



〔清〕張爾岐 著
周立升 點校

周易說略

齊魯書社

出版說明

《山左名賢遺書》原為齊魯書社編輯部編輯，一九八五年起改由齊魯書社編輯部與山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合作編輯，並由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山東省教育廳、山東省古籍整理規劃小組在整理與出版方面分別給予一定資助。

編輯出版這套《遺書》，目的是提供學界研究清代以來山東樸學家的學術源流及其貢獻。收輯範圍以知名學者的經學、史學、文字學、地理學、博物學、金石考古學等方面的未刊重要著作為主，雖已刊行但不易得，有重印價值者，也酌情輯入，經過重新整理予以出版。其規模暫定二十餘家，四至五十種書。屬大家者盡力收齊，名家者只收代表性著作一至二種。

這套《遺書》的主編人為山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安作璋教授和齊魯書社編輯部蘇昭民同志。

希望熱心于保存傳播文獻書籍的專家學者多提寶貴建議，幫助我們把這套叢書編好印好。

齊魯書社

點校說明

《周易說略》四卷，張爾岐撰。張爾岐，字稷若，號蒿庵，山東濟陽人，生於一六二二年（明萬歷四十年），卒於一六七七年（清康熙十六年）。張氏一生主要是做「鄉里句讀師」即私塾先生，這使他有機會潛心著述，著作達七、八種之多。顧炎武曾說：「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實，張爾岐不僅獨精三禮，他對《周易》和《老子》也很有研究。他長於考據和義理之學，對天文、算術等也都有所涉及。

《周易》是我國古代的一部百科全書，歷代學者對它都很重視，其注疏之多，可謂汗牛充棟。張爾岐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因象析義，銷釋偏滯，撰成《周易說略》一書。《說略》的最大長處是文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從而為初學者提供了方便。但是，由於其過分因襲傳統，有些觀點點當然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

為了弘揚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現據清乾隆壬午年重刻三與堂藏版《周易說略》

進行點校，以便研究和閱讀《周易》者作為參考。原書無目錄，為便讀者，增編了目次。

周立升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目次

周易說略卷之一

乾	五
坤	二〇
屯	二九
蒙	三四
需	三八
訟	四三
師	四七
比	五一
小畜	五六
履	六〇
泰	六四

周易說略卷之二

否	六八
同人	七三
大有	七六
謙	八〇
豫	八
隨	八八
蠱	九二
臨	九六
觀	一〇〇
噬嗑	一〇四
賁	一〇八
剝	一一三
復	一一六
无妄	一二〇

大畜	二四
頤	二八
大過	三三
習坎	三六
離	四〇
咸	四三
恒	四八
遯	五三
大壯	五六
晉	六〇
明夷	六三
家人	六七
睽	七一
蹇	七五
解	七九
損	八三

益.....一八八

周易說略卷之三

夬.....一九三

姤.....一九七

萃.....二〇二

升.....二〇七

困.....二一一

井.....二一五

革.....二一九

鼎.....二二三

震.....二二七

艮.....二三一

漸.....二三四

歸妹.....二三八

豐.....二四三

周易說略卷之四

旅 二四六

巽 二五〇

兌 二五四

渙 二五七

節 二六二

中孚 二六六

小過 二七〇

既濟 二七四

未濟 二七八

繫辭上傳 二八三

繫辭下傳 二八八

說卦傳 三五〇

序卦傳 三六六

雜卦傳 三七六

周易說略

序

濟陽稷若張氏，性至孝，文篤實，洞悉天人理數，常恥帖括剿襲之弊。當崇禎癸未間，痛父變，即棄舉子業，而以羽翼經傳為事任。生平著作甚富，如《儀禮句讀》則勾勒明確而節次了然；《春秋傳義》則矯誣別謬而四傳會歸；至於蒿菴雜作《性命》等篇，又直登理奧，而數百年未傳之秘賴以傳焉。及讀《易》復病時講之陋，本《本義》而為《說略》。因象析義，銷融偏滯，非不言事而言事之理，非不言理而言理之象。迹其不沾沾指事略矣，而理無不包；不斤斤辨理略矣，而象無不該。此其寧為略而不為詳者，正乃所以為詳而恐涉於略也。又何至如時說之言事則掛一漏萬，言理則泛舉失旨者之真為略哉！讀之者誠依以為揲策，可不失宓義、周文、孔子之本義，而依以為文章，即天下事物繁賾之狀亦多能核其真。占法制義，庶幾兩得之矣。吳門顧亭林先生，閱其書而遺之以詩，有云：「緇帷白室覩風標，為嘆斯人久寂寥。」又

曰：「長期六籍傳無絕，能使群言意自消。」則其操行之卓越，著述之淵源，不概可知乎！惟惜什襲已久，未嘗公世。戊戌冬，偶創磁刊，堅緻勝木，因亟為次第校正，逾己亥春而《易》先成。既喜其書之不終於藏而人與俱傳，且並樂此刻之堪以歷久遠也，遂為一言以識之。

康熙己亥四月 泰山後學徐志定書於七十二峯之真合齋

周易說略序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而致用則萬。聖人欲舉一以示人，而一無容示也，萬又不可勝窮。於是卦以象之，爻以倣之，統於六十四，析為三百八十四，而天下之人皆在其中，天下之物皆在其中，天下人物之成敗盈虧、以至一動一息，無不在其中，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天下人物之成敗盈虧、以至一動一息，其數不可勝窮矣，而舉不出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已具天下人物一切動靜之影似也。天下之人物與人物之一切動靜，質言之則不可勝窮，而擬其影似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可必者。質言則專，專則滯，故愈詳而愈多失。擬其影似，則略於事而言理，略於理而言理之象。於是乎事所不得兼者，理得而兼之；此之理不得兼彼之理者，理之象則無不得而兼之也。宓義之畫，文王、周公之辭，孔子之翼，無二致也。朱子作《本義》亦但依貼卦詞，銷釋凝滯，寧為略不為詳者，亦曰求不失其為影似者而已。世之為舉業者，遺天下之人而專言一二人，遺天下之物而專言一二物。甚之，

舉數卦數爻，無不屬此一二人、一二物。其言此一二人、一二物也近於詳，而於天下之人與物則荒矣。夫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各指一人、各指一物，且不可況，舉而屬之一二人、一二物，豈四聖之作《易》，專為一二人、一二物設哉？予自四十讀《易》時，取以授子姪門人，每病俗說之陋，而《本義》又不易讀，乃本其說，稍為敷衍，名曰《說略》，以便童蒙。倘讀者因此以得朱子之說，復因朱子之說以求四聖人之說，庶幾見聖人設卦、繫辭，待用於無窮者，果非實言之所能詳。而依其影似，隨事擬議，以盡變焉，將不容言之旨，亦依稀可睹矣乎！

康熙六年九月朔 濟陽張爾岐序

周易說略卷之一

周易上經

古《周易》，上下《經》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為卷。當時無諸曰字，亦無諸傳字，漢費直初以《象》《象》之翼，附各卦之後，如今本乾卦之體。鄭玄、王弼又分《象》之翼附於卦辭後，《象》之翼附於諸爻辭後，增入乾、坤《文言》，始以《象》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之，即程子據以作傳者。《本義》云，「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蓋指此也。晁說之始考訂《古經》為八卷，東萊呂氏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於《象》、《象》、《文言》等篇，各加傳字。朱子所云，乃復孔氏之舊者，故據之以為《本義》。至永樂間，修《大全》，乃從程《傳》，而分《本義》以附其後。民間單行《本義》亦用其式，非朱子之舊矣。故朱子原本《本義》，所謂《上經》、《下經》，單指義、文、周公之《經》而言也。今本《本義》所謂《上經》、《下經》，則兼《象》、《象》、《文言》三傳而言也。

三三三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昔伏羲畫一奇以象陽之實，畫一偶以象陰之虛。至三畫皆陽，則名為乾。乾者，健也。又自八卦重為六十四卦。此卦上下皆乾，則陽之純，健之至者，故仍名曰乾。文王繫辭於卦下，謂之《象》辭。以為人之柔者，不足有為，剛健則有能為之資。凡酬酢日用，經理事物，皆運用有餘，而物莫之阻。乾則健之至者，自然當得大通。凡陽剛者必正，陰柔者必邪。乾，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故筮得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又利在正固。必擇夫理之至當不易者而固守之，乃所以善用其健也。

初九，潛龍勿用。

凡畫卦者，皆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凡陽數，九為老，七為少。揲著者，陽爻得九數，即老而當變，故以陽為九。周公以文王雖繫卦辭，恐尚不足以盡天地事物之變，故於每爻下繫之辭，是謂爻辭。此爻陽而在下，未可有為，故其象為潛龍。龍本有變化之能，當其潛時，正當以不見為神，故占得之者，當隱約待時，不可輕有作為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以剛健中正之德，而當出潛離隱之時。聖人而居大臣之位，治安之澤，必乘時而施，澤及於物，此物之所利見也。故其象為見龍在田，而其占為利見此等之大人。龍見於田，而霖雨必隨之，故以取象。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重剛不中，過剛之資也。居下之上，又履具瞻之位，而當憂患之衝，其位又危，本當儆戒者也。其性體剛健，又有能儆戒之象，故周公本其象以戒占者曰，君子當此位，惟終日自強不息，乾而又乾，不敢少有惰弛，至於日夕，猶惕若恐懼而不懈，則其所行必皆以道，而無苟且恣肆之失，雖居危厲之地，亦得无咎矣。

重剛不中，時說以重剛為乾之純，不中以時位言，恐非本旨。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以德而言，九陽志於進也，四陰又不果於進。以位而言，居上可進也，居上之下，又疑於未可進，所謂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龍之或將躍而向乎天，又不遽躍也，而尚在於淵。人若能隨時詳審如此，庶幾無躁進之失，而可以无咎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而居尊位，以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君子於此觀光，小人於此歸極，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故其象為飛龍在天，而其占為利見大人也。

上九，亢龍有悔。

陽極於上，進之極也。上而不能下，伸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如是以應天下之務，必至有悔。故其象為亢龍，而以有悔戒占者。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六爻皆老陽而用九，則陽變而為陰，是剛而能柔。善用其剛而不過者，吉之道也。故其象為羣龍无首，言陽性本剛，今却變而柔，如龍之不見其首也。人能如是，吉可知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彖之翼，古本別為上下兩篇。鄭、王既取而附於《經》，始加曰字。晁、呂復古本，始加傳字。故《本義》云，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今《經》雖從鄭、王本，尚不設此二語，亦前輩慎重之意也。

夫子釋文王卦下之彖曰：伏義以乾卦象天，文王繫之以「元亨利貞。」自今觀之，大矣哉乾之元乎！天道之運，惟是一氣，而一氣之始動即為元，萬物皆取此一元之氣，以為生生之始。氣機既動之後，即漸長而為亨，遂成而為利，結實而為貞。不過此一元之氣，流行貫通而無間，則乾之元乃統備乎天德而無遺者也。乾元何其大乎！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之亨何如乎？方物之資始也，僅有其氣而無其形，及至雲行而雨施，品物得其滋潤，莫不暢然各流其形而生生不已，出之不窮矣，是所謂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夫元亨之理，不特天道為然也。聖人大明乾元之終始，其非元無以始，非貞無以終，非終無以為始，非始無以成終者，無不洞悉。知易之六位，始於初而終於上者，亦惟以時而成，其

進退消息，各有攸當。至其見於行事，則時乘六龍以御乎天道，或潛、或見、或躍、或飛，應用不窮，變化無迹如此。此即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天道之利貞何如？乾之為道，變焉而漸進不已，化焉而為氣各殊。氣機之推遷，自率其常也。而萬物得之，各為一性，各為一命，物物得宜而不相害，又各自保合此太和之氣，舉向之各正者，飽滿具足，翕聚不散焉。此乃天道之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若聖人在天子之位，高出庶物，其推行之妙，亦如乾道變化。而萬國之人，各得其所，亦如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非聖人之利貞乎？乾之四德，在天者如此，在聖人者如此，可見乾德無物而不具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此則夫子所作之《傳》也。夫子說，乾之為卦，所以象天，此卦內外皆乾，是象天之運行，無時或息，非至健不能也，君子以之而自強不息。純乎天德之剛，無人欲之累，則在我之健，一如天行之健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爻辭所謂「潛龍勿用」，以其陽爻而在下位，故取象於潛龍。見非有為之時，示占以勿用，

告以養晦之道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所謂「見龍在田」，言大人出潛離隱，其德化所施，已普遍乎物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所謂「終日乾乾」者，反復踐履乎當盡之道，而不敢少肆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四之「或躍在淵」，是可以進而不遽進，其進必以時矣，故其進為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飛龍在天」，言大人之乘時而起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龍有悔」，言物之盈滿必當有變，不能久於其位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用九以陽而變陰，而辭曰吉者，以陽剛之德，不可為萬物先，故剛而能柔則吉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篇，朱子舊本為《傳》之第七。文者，釋也。言者，舊文也。如云，解釋先聖舊文也。蓋

孔子申明乾坤二卦象象之意，以例其餘也。《文言》曰，乾之四德，有見之天道之生成者，

有見之聖人之治化者，又有見之君子之躬行者。今自人之具於性者言之，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即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此心得之最先，是之為元。人有此天地生物之心，而後禮以節之，義以宜之，知以守之，以次而集，則元者豈非衆善之長乎？由此一念之善而通之，使之條暢，是之謂亨。善念暢發而後，則倫常日用之間，莫不有思以相維，有文以相接，三千三百，燦然大備，豈非嘉美之所聚乎？由是善之通達而宜之，使之各得，是之謂利。利者，即人性裁制之義之能協乎事機、適乎人情而和者也。至於善之既成，而返而自守，於正理所在，知之甚明，守之甚固，是之謂貞。人有此定見，而後事物到前，方能有所執持而不至傾仆，則貞者是即應事之主幹也。乾之四德，不即人性而備具乎？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人各具是四德，而不必能全是四德。惟君子能無一念不仁，無一事不仁，與仁渾合無間，而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覆育之下，而足以長人矣。君子事無不善，善無不全，嘉美乎事物之會，凡綱常倫紀以至動靜語默，無不盡美，於吾性本然之禮，無不合矣。天下之物各有定分，君子以物付物，使之各得其所，則義之裁制，截然而不可犯者，皆適得人情之安而無所乖矣。天下之事，本有正理，君子知之甚明，而守之甚固，則經權常變，但出吾心之所灼見，預定者以應之，而事皆依之以立矣。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人同具此四德，惟君子以自強不息之心，而體仁、嘉會、利物、貞固，以行此四德，能至健何以能之？故曰「乾元亨利貞。」惟乾能元，惟乾能亨，能利、能貞，正以惟君子之至健為能行此四德也。

此第一节，申彖傳之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爻辭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所謂潛龍，蓋言其有神明不測之德而隱者也。夫君子生衰濁之世，而不為世所易以變其守，雖懷才抱德，而不事表暴以求成乎名。不易乎世而遯世，宜之於悶也，君子獨恬然忘之而无悶，不成乎名而不見是於人，更易至於悶也，君子亦恬然忘之而无悶。苟其道與時遇而可樂也，則出而行之，當其道與時忤而可憂也，則去而違之。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其所操持確乎其不可拔者，則真所謂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爻辭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此爻所言，蓋以神明不測之德，而不潛未躍，位正乎中者也。所謂龍德正中者如何？庸言若無事於信也，而亦信焉；庸行若無事於

謹也，而亦謹焉。庸言亦信，庸行亦謹，若無事於閑邪矣，而猶且閑邪以存其誠，恐其發於言行者，猶有不信不謹也。夫如是，是既善於世矣，然不敢自以為善於世而或伐也。其所以閑邪存誠者，常欬然不自足也，此純亦不已之誠也。德至此，自普施廣被而物無不化焉。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人君之德已備乎此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爻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所謂君子終日乾乾者，謂其進吾性分之德，使之高明，修吾職分之業，使之成立也。其進德修業者如何？忠焉而自盡，信焉而以實。主乎中者，無一念之不誠，自能漸漸充滿，日新不已，是即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行願其言，使言不妄發，則事皆可成，終身循之，常而不厭，是即所以居業也。人之所以不能進德者，以其不曾有進德之實心耳。君子知德之如何為至，而其心必欲至之，便可與剖析義理之幾微，而德日進矣。人之所以不能修業者，以其不曾有修業之實功耳。君子知業之如何為終，而用力以終之，則事物當然之義，皆與我相安，可以存之而無失，而業可居矣。德業既盛，是故在上位而不至於驕，在下位而不至於憂，無往而不得其宜也。君子既乾乾因時而惕，則可以无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四爻辭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四之不果於上，而又不安於下，其无常如此，似乎求進而為邪矣，然其實非為邪也。四之不果於進，而又不安於退，其无恒如此，似乎不安於潛、見、惕之群，離之而獨進矣，其實非離群也。君子平日進德修業，欲及時行乎天下，恐失可為之機耳。進以其時，又何咎之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九五爻辭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天地間，凡物之同聲者，必此唱彼和而相應；物之同類者，必此往彼來而相求。水性潤下，故流乎溼，而溼者先濡。火性炎上，故就乎燥，而燥者先燃。龍興則雲生，而雲從乎龍。虎嘯則風起，而風從乎虎。凡物皆然。聖人作於上，則自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觀聽，而萬物皆快覩之矣。所以然者，以物之本乎天而生者，則自親乎上。物之本乎地而生者，則自親乎下。則各從其陰陽之類也。聖人之於民類也，其位乎天位，安得不利見之乎？」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

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爻辭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上九居一卦之上，至貴者也。凡所謂貴者，以其有位也。彼則亢矣，故雖貴而无位。亦至高者也。凡所謂高者，以其有民也。彼則亢矣，故雖高而无民。九五以下諸爻，布列其下，是賢人在下位也。凡樂有賢人在下位者，以其為我輔也。今則以上九之亢，而莫有肯輔之者。无位則無以安其身，无民則無以承於下，无輔則無以自立於上。身孤而業廢，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第三節，申象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第三節，再申釋象傳。若曰，所謂「潛龍勿用」者，言其以龍德而居下位也。「見龍在田」者，言雖離乎潛，尚未得大用於世，故止為見龍在田也。「終日乾乾」者，進德修業，行所當行之事也。「或躍在淵」者，未遽有為，姑試其可進與否也。「飛龍在天」，言以聖人之德，居上位以出治也。「亢龍有悔」，以盈滿之極而致災也。乾元之「用九」，言君道剛而能柔，則天下自此而治也。

案：《文言》三、四節，與《象傳》同例，俱上句述經文，下句解其義。則「乾元用九」句，亦當祇云乾元之用九，自陽變陰，是剛而能柔，君道如此，天下可治矣，於義似順。

諸說多以乾元即為君道，用九即為剛而能柔，即《蒙引》亦主此說。然於愚心終不安，故記之以質知者。詳《本義》及小註，元字不特解，似只宜輕帶過。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第四節，又申釋象傳。若曰，「潛龍勿用」，言陽氣潛藏於下，正君子養晦之時也。「見龍在田」，言大人出潛離隱，天下被其德化而成文明之俗也。「終日乾乾」，言時當進修即能隨乎時而進修不息也。「或躍在淵」，言乾道至此離下而上，變革之時，故詳審而未敢遽進也。「飛龍在天」，聖人至此，乃位乎天德之位而道始大行也。「亢龍有悔」，居卦之上，時既極矣，又以亢處之，是與時偕極，故動而有悔也。乾元之「用九」，言盛德之剛而能柔，天道之法則於此可見，不特可見聖德君道而已。

時說，「乾元用九」，以統天之德，剛而能柔，天則之妙，不外此而見。取其便於作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第五節，以天道明乾義，而以聖人配天道，所以申釋《彖傳》也。若曰，夫乾元者，固以始乎物也。然不特始之而已，既始之而即大為發舒以亨之者也。至於利貞者，舉前之發舒者復收斂歸藏，生意各足，實理渾全，是即乾之性情也。始而亨，固乾始之所亨也，至於利貞而性情見，亦乾始之所成就也。是乾始不特始而亨，又能以嘉美之利遍利乎天下，使各得

其性，各成其形，而究竟斂於無迹。不自表暴其所利，則乾元豈不誠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由四德觀之，大哉乾乎，豈一言所可盡乎。氣機之為通、為復，無所屈撓，蓋剛也。其通、復之一往一來，未有止息，蓋健也。其相為交接也，皆循序適均而不偏，一何中也。其自為分段也，則各成一氣而不倚，一何正也。其剛健又極其至而不雜乎陰柔，又何純也。其中正又極其至而不雜於邪惡，又何粹也。且其所為純粹者，又至微至妙，無聲臭形象之可言，又何精也。乾之為乾如此，豈常人之所能測者乎！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惟聖人以乾之六爻發揮之，乃所以旁通乎乾之情，使四德之旨，昭然而無餘蘊也。聖人既洞悉天道，故其因時而乘潛、見、飛、躍之六龍，以行此天道也。德澤之被乎人，如雲之行，如雨之施，隨處洋溢，而天下已無不遂生復性而平矣，聖人之德不與天為一乎！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第六節，復申釋《象傳》。若曰，初之「潛龍勿用」何也？君子以已成之德，為經邦立事之行，斯計日而有可見之成績也。今夫潛之為言也，身方隱而未見，故其行因而未成。有德而無時，則業無由立，是以君子但當養晦以待時而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之為「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也？君子以天下之理，散於事物之間，或在方策之上，非一端也，則廣搜博覽以聚之。然所聚之理，有精粗本末焉，有是非得失焉，不易明也，則訪師質友以辨之。至於是非得失，精粗本末既了然於心，則復寬拓其心胸以容受之，使衆理之蓄於吾心者，淵涵海納而不知其涯際也。至於事物之來，其所以措置之者，又皆大公而無私，至當而不易，此自修之全功也。有天德斯有王道。《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雖非君位，而人君之德已備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之為爻，重剛而不中，其德易有咎也。又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其時位又易得咎也。惟其陽剛之資，能自警戒，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之為爻，剛而不中，資本能疑者也。其位又上不在天，未居元后之尊也，下不在田，身居百僚之上也，中不在人，無事進修之力也。正進退未定之會，故上不遽上、進不遽進而或之。或之者，正詳審其可否而疑之也。其不肯輕躁如此，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九五爻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夫大人者，大以道耳。覆載之德，莫大於天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照臨之明，莫大於日月，大人與日月合其明。序而不忒者，莫大於四時，大人與四時合其序。吉凶不爽者，莫大於鬼神，大人則與鬼神合其吉凶。有天所未曾顯示，而大人創為之，先乎天也。雖先乎天而實合乎天，亦自推行將去而天不違。有天所已顯示，而大人依而為之，遂奉天之時而不失。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安得不遠有望而近不厭也。況於鬼神乎！安得不山川效靈，卜筮具依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上爻之為「亢龍有悔」何也？亢之為言也，知身之宜進矣，而不知其亦宜退而一於進；知位之見存矣，而不知其亦宜亡而恃其存；知物之既得矣，而不知其亦宜喪而自矜其得；所以動而有悔也。其唯聖人乎？知進之必有退，存之亦易亡。能處之以道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乃能之乎！夫子於《乾》卦彖、象之辭，重復申明，所以明易理之無窮，不可執一端以求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一者偶也，陰之數也。三畫皆偶則為坤。坤者，順也。言陰之性順也。陰之成形者，莫大於地，故其象為地。此卦上下皆坤，則是陰之純、順之至者，故坤之名不易。文王繫辭以為，坤者，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能虚心而順應，循物而無違，其於天下何行而不得？其占當得大通。然以順而始者，又貴以順而終。故利在牝馬之貞，當固守其貞而不失，如牝馬之順而健也。君子如有所往，任己而先物則迷，居後而從陽則得。其所主者，在於順利而不在於斷制。若往西南之陰方，則有同心同德之助而得朋。若往東北之陽方，則從非其類而喪朋。夫後也、利也、西南也，坤道之貞也。君子能安乎貞而不遷，則事可成、朋可得而吉矣。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夫子以地道釋卦辭曰，至極而無以加者，其坤之元乎！方資始之時，僅有其氣，及坤元發育，則氣肇而為形。坤元者，萬物之所資以生其形者也。其所以資生乎萬物者，豈坤之自生乎物哉？乃順承乎天之施，氣至則生耳。坤之元亦乾之元也，此坤元之所以為至也。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所謂亨者如何？坤之厚無一物之不載，其載物之厚德真能上合天之無疆。何以見其厚德載物？方其化機之將出未出，則停蓄於內而無所不有，德之所蘊者何厚也。及化機之既發，則

日新於外而無處不被，德之顯設者何厚也。厚德如此，是以品物當其光大之會，無不暢茂條達而咸亨焉。

厚載物，就德說不就形說，要切亨意，言萬物皆在其長養之內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何以曰「利牝馬之貞」也？蓋以牝馬屬陰而又行地，是地之類也，其性之順可知矣。然其行地能不息而无疆，是順而且健也。坤之德承天之施而發育不違，何柔順也。而所以為柔順者，又能克底有成而未嘗止息，柔順而利貞也。是以不徒曰利貞，而曰利牝馬之貞也。坤之德如此，誠君子所當體而行之者乎。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君子攸行」者何如？坤之占可考也。所謂先迷者，以其居先則失坤之道也。後得者，坤在後則為順而得其常也。西南得朋者，西南陰方，以陰從陰，是柔順與柔順者同類相助以行也。東北喪朋者，以強暴者不可與共事，若能反之西南以就柔順之人，則終有慶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夫坤之為道，先非貞而後為貞，東北非貞而西南為貞，君子心安於貞而無所勉強，自能常得朋而吉矣。君子攸行如此，是坤道此健順，君子亦此健順，與地之无疆者，不相應而不一乎！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夫子釋坤卦之象曰，坤為地，上下皆坤，是地之為勢高下相因而无疆窮，乃至順極厚而無不載者。君子體坤之象，知萬民之托乎君猶萬物之托乎地，其德之積於中与含弘者同體，其德之發於外與光大者同用，仁漸而義摩，禮陶而樂淑，使天下之物皆有以遂其生、復其性，斯其為應地无疆也乎。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陰爻之名。著數六為老陰，八為少陰，故謂陰爻為六。此爻一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為方履乎霜知堅冰之將至。如小人之初進，若不足為患，其後必至滋蔓披猖，流毒無窮。君子當早見預圖之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夫子釋爻下之辭曰，初六而曰履霜堅冰，以其為陰之始凝也。若不早為之備而因循漸積，其勢則必至於堅冰之盛矣，君子可不制之於其微哉！

夫子釋經，契力在「馴致」二字。從來小人用事，直自漸漸挨來，人不及覺。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柔順中正之主乎內則為直，廓然大公而無邪曲之私。柔順中正之見乎外則為方，物來順應而合至當之則。其直也，無一念之不直。其方也，無一事之不

方。又何其大也！六二之德如是，却又自然而然，非有所矯而後直也，非有所制而後方也，其直與方非有所擴而後大也，不待學習而自利於內外之間矣。占者有如是之德，則其占當如是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當其靜時，不可得而見也。及其一動，則存乎內者見其無私而直，發乎外者見其當理而方也。凡德之待乎勉強也，未為盛也。六二之「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矣。地道至此，不極其盛而大光乎？

地道就人上說，言人之全乎地道者，至此為極盛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以陰而含陽，是有經綸濟世之美，而自韜晦，宜固守之以待時者。然居下之上，進用有機，豈終於含藏者？時或出而從王之事，始雖不敢專成，而後必能終君之事。凡君之所倡之於先者，皆代終之於後也。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爻所謂「含章可貞」，非終隱其能也，乃待時而後發耳。「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以其知之光大，知分之不可以越，知職之不可不盡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重陰不中。重陰是人之能收斂者，不中則又當閉藏之時，故其象占為括囊，言謹密韜晦，如結囊之口然。如此，則不敢任天下之事者，亦不敗天下之事，何咎之有？不能成天下之功者，亦不能享天下之名，何譽之有？

括囊者，一心只圖无咎而已，无譽非所計也，故《象傳》只說无咎。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云「括囊无咎」者，以其能慎，故不害也。慎於為則無敗事，慎於出則不辱身也。

六五，黃裳，元吉。

六五以陰居尊位，陰性順而五得中，其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凡一言一動、發政臨民之際，無往而非中順，無頗無僻，不驕不亢，所謂居尊而能下人者也。如此則治化大行，人心愛戴。故其象為黃裳，其占當得大善而吉也。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文王之徽柔懿恭，正所謂「黃裳元吉」者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之「黃裳元吉」，一言一動、出政臨下之際，無非中順之所發越，其文可謂盛矣。然豈得之自外哉？此文也，乃在中者也，本之於中而暢之於外者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陽統夫陰，陰承夫陽，此定分也。上六則陰盛之極，其勢必與陽爭，故為龍戰於野之象。夫

陽既衰而與陰之盛者爭，勢固必敗。然陰不循其道而與陽爭，亦豈陰之利哉？故必兩敗俱傷，而其血或玄或黃也。此正堅冰之禍，君子可不謹於履霜之時與！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所以「龍戰於野」者，以陰之道昔之所馴致者，至此極盛，故敢與陽戰也。若早制之，則無此禍矣。

用六，利永貞。

六陰皆老而用六，則陰變而為陽。夫柔順不能固守，今變而陽，則剛以濟柔而能永貞矣。故占者利於永守此正道而不貳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六何以能永貞也？蓋《易》之理，陽大而陰小，在陰之小本不能固守，今以陰之小而終為陽之大，則其剛健之操，足以有守而永貞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文言》之申明坤卦者曰，坤之彖辭所謂「利牝馬之貞」者何如哉？夫坤之為道，退然無為，至柔也。柔則嫌於無力而不剛，然乾之施一至即能翕受而敷施之，生成之機沛乎莫遏，何其剛也。寂然無事，至靜也。靜則嫌於無別而不方，然其生成之德，陶鎔萬類，各有常形而不可移易，何其方也。至柔，順也。至柔而動剛，則順而健矣。至靜，順也。至靜而德

方，則順而健矣。此所謂牝馬之貞也。至柔至靜，其本體也；動剛德方，其發用也；皆一時事。

後得主而有常。

坤以順而健為貞，是以君子之安貞應地者，後得而不敢先物，主於利而不肯斷制。非特一時為然，而以為一定不易之常道也。

時說多就坤說。從《蒙引》，主君子說。

含萬物而化光。

自坤之亨言之，坤自資生而後，萬物生意皆包含於內，充積者甚裕也。及其發達於外，則形形色色無不暢遂，其功化何光顯乎！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吾觀夫坤之為道，其天下之至順者乎！其所以資生乎萬物者，一惟承乎天之所施而時行之，不先時而有為，而後時而不為，所以為順也。

有分貞利元亨說者，本之雲峰胡氏。《蒙引》破其說，今從《蒙引》。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坤之交辭曰，「履霜堅冰至」者何也？天下事未有不有漸積而成者。自人家道之興衰言之，

積善之家，不特身受其福也，必有餘慶及其子孫；積不善之家，不特身受其禍也，必有餘殃及其子孫。此常理也。又以變故之大者言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其所由來者有漸，亦莫不由積而成也。若為君父者，當其初萌之時而早辨之，則不至有弑逆之禍矣。惟其辨之不早，至於時勢既成然後起而裁之，則禍立至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人當於其漸者而慎之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所謂直者，即人心本然之正也。所謂方者，即人心裁制之義也。皆其固有，而非外鑠者也。君子當主敬以直其內，以不失吾本然之正。守義以方其外，使協乎本然之義。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能方外而不能直內，皆孤也。敬義並立，則内外交養。不偏於一善而德不孤，不期大而大矣。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則以體用全備，無適不宜，其於行事坦然而無所疑惑也。

《蒙引》云，「直其正也」二句，似「元者善之長」以下。「君子敬以直內」二句似「君子体仁」以下四句。時講多載「直其正也」二句為六二之成德，君子以下為進德。欠確當。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六三之義，蓋言陰之為道，雖有才美，但當含之而已，不宜自炫也。以此而從王之事，即鞠躬盡瘁，亦弗敢有其成功也。所以然者何哉？地之道當如是也，妻之道當如是也，臣之道當如是也。夫地之為道，其於天無有專成而但承天之施，以代之有終耳。妻道、臣道從可知矣。此其所以含章而无成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六四何以言「括囊」？夫世運之盛，天地交感而變化，雖草木亦蕃，則賢人可知。及世運之衰，天地閉塞而不通，則賢人必隱。君子出處之隨乎時如此。《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天地閉塞之時，當謹避而不出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之取象於「黃裳」者何也？君子中德渾然在內，萬事萬理無不貫通而有以盡其大，一事一物各有條理而有以極其微，此所以取象於「黃」也。五為尊位而順德所著，乃溫恭接下，平易近民，而不以尊貴自居，是身正人君之位而居在下之體，此所以取象於「裳」也。夫此中順之德，固有內外之分，然合而言之，惟中德之美充乎其中，因而暢於四支，而動容周旋之間，無非溫恭之度，發於事業，而經世度物之際，無非和平之化。夫充積不厚，不可言美。發越未盛，亦未可言美之至。今中德充於中，而順德著於外。如此，誠美之至極而無以加者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上六之義何也？陽大而陰小，陽尊而陰卑，何敢與陽敵。上六，陰盛之極。其氣勢，近似乎陽。在陰，必不肯安其分；在陽，亦有所難堪。勢必至於戰。時勢至此，疑於無陽矣，故爻辭稱「龍」焉，以為陽雖微，陽之名分，固自在也；又以陰雖盛，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稱血焉，以明其為陰也。陽與陰之名既正，使天下曉然知大義之所在，所以扶陽而抑陰也。其曰「玄黃」何也？夫玄黃者，陰陽之相雜揉也。天之色本玄，而地之色本黃。今兼舉之，所以明其俱傷也。惟不辨之於早，故至此。君子可不思謹其微哉！

時說，講「天玄而地黃」以為明陰陽之定分，終不可得而淆。只取便於作文，其實非本旨。讀者酌從之。

三三三
坎上 震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之為卦，內震外坎。乾坤之後，一索而得震，震為乾坤始交。坎以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故為險陷。此卦以震遇坎，是乾坤始交而遇險陷，物之始生而未通。其在世運，正草昧之初，天下未定，名分未明之時，故其卦為屯也。屯者，鬱而未通之謂也。震以一陽在二陰之下，其德為動。震動在下，而坎險在上，是在險中而能動，不為所束縛者。人有此與衰撥亂、摧

陷廓清之才，自足以宏濟時艱，何屯之不可濟？故其占為元亨。然方在險中，必須從容觀變，未可見小欲速而輕有所為，故利於守正，而勿遽有所往也。夫屯難之世，固宜立君以圖治。卦之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其德又足以得民而為可君之人，故利於衆建諸侯使各有統治，以濟此屯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此是以卦之二體釋卦名義。孔子說，屯之為卦，內卦震以一陽在二陰之下，是剛柔始交。外卦坎以一陽陷二陰之間，是為難生。天地之氣初交而尚有險陷，是萬物初生而未能伸，如天地初闢而世難方殷者，故名曰屯。

動乎險中，大亨貞。

卦辭何以曰「元亨利貞」？夫震之德為動，坎之德為險。以震遇坎，是以奮發有為之才，而當艱難禍變之會，能動乎險中而不為所困者，才足有為，故可以濟屯而大亨。然方在險中，未可輕有所為，故尤利在守正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卦辭又曰，「利建侯」，何也？震之象，雷。坎之象，雨。雷雨交作充盈兩間，其象如天運雜亂晦冥，天下未定，名分未明之時，正宜立君以統治，而又當常存戒惧以圖治而撥亂，未可遽以為已安寧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交作而未成雨，是世運屯難之象，故其卦為屯。君子當此之時於以經之而治其大綱，綸之而理其條目，使未定者由此而定，未明者由此而明也，屯可濟矣。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總引其緒，如凡事先正其大綱也。綸者，隨其條理而合之，如凡事理其節目，使彼此相宜也。皆借用字。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九爻當屯之初，世難方殷，未可遽進之時也。以陽在下，陽雖有可進之資，而在下則無上進之勢。又，居動體本有欲進之志，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却無同德之助，故其志雖欲進以濟屯却不得進，而有遲回却顧之象。然以陽居陽，居得其正，故其占又利安處於正，守道待時而不妄進也。初九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而為民所歸，君之象也。故占者能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象曰，人多以難進而躁動失正。初九雖盤桓難進，然其志則在於行正，有救人之心而未嘗無守身之節，故曰「利居貞」也。其曰「利建侯」者，以其有超群出類之才德，是貴也却能下乎賤，其所念慮所作為，皆安人利物之圖，舍己便人之事，如此則大得乎民心，而君侯之位不能舍之而他往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陰柔中正，與五為正應，其君臣之分已定。以其逼近於初，為其所難而屯如，遂不能遽合於五而遭如，其所乘之馬，東西布列而不得前，夫此初爻之逼六二，實匪為寇而欲害之也，欲為婚媾以厚我耳。此人情所易暱而喪其守者，六二乃能守正不許，如女子之貞而不字於人，直至十年之久。數窮理極，妄求者去，正應者合，乃字之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之遭邇難進者，以其乘初九之剛為其所難也。十年乃字者，二五相應本理之常，向也為初所難而失其常，今也數窮理極，正應者合而復其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陰柔居下，不中不正，內無濟屯之資，上無正應，外又無共濟之人。然其陰柔而不中正，必不可進而躁於進，非惟不得遂其進而反以取困，故為逐鹿而无虞人以為之導，惟陷於林中之象。君子而知進退之幾，不如舍而无逐可也。若往逐而不舍，則必至於羞吝矣。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爻辭所謂「即鹿无虞」者，以躁進者心貪乎利，而惟知從乎禽也。君子則能舍之。若往而不舍，則羞吝而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居大臣之位，有濟屯之責。以其陰柔才弱，不能上進以濟屯，故有乘馬班如之象。初九以陽剛之才，守正居下以應於己，即吾之婚媾也。若能下求之以自輔，則往足以濟屯，而吉无不利矣。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知己之不足，而下求初九以自輔而往，是可謂明也已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以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是有才、有德而且有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則國勢已危，天命已去，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能為援，是輔相無人。又，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是人心已他有所屬。如此則九五坎體之德澤，無由而布，為屯其膏之象。占者值此時勢，以處小事無關成敗之大者，則守正猶可得吉；若處大事欲大有作為，則雖守正而亦凶矣。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亦將若之何哉？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所謂屯其膏者，以時勢已去，其德澤雖欲施而未能光大以及下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六居屯之終，本有將濟之機，但陰柔無應，既無其才，又無其輔，人已而不足恃，其何能濟？但見其進無所之，惟有憂懼而已。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言當屯極而不能濟，則必至喪亡也。

程《傳》云：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案：程子發此言於屯卦之末，教人以學《易》之法。如，屯是一事；六爻則各言其所以處是屯者。然據各爻所取是一義，自六爻彼此相取又一義，有難以執一者。如屯初爻是成卦之主，固處屯之最善者，自二爻視之則為強鄰相逼，自五爻視之則為新造之主，於義殊有未善，自四爻視之則又為賢人之在下而可相輔者。他卦亦然。所謂不可為典要也。

䷃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者，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坎下艮上。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其象為山，其德為止。今以坎遇艮，是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而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卦為蒙。文王繫之辭曰，人之蒙者有亨道焉，愚可明，柔可強，不終於蒙也。蒙之所以得亨者何也？九二以剛居中，善於發蒙者也。其教人也，匪我往求童蒙，乃童蒙求我而後應之，是謂不往教而蒙知所尊。人必竭其精一，如初筮之誠而後告之，若其心不誠，而至再至三，是瀆也，瀆則不告矣，是謂不輕教而人知所勉。善教如此，蒙所由以亨也。然其所以教之者，又利於以正，啟

之以當知當行之理，而異端曲學不得入焉，此尤教者所當謹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蒙之為卦，自其象言之，山下有險，以峻絕之處而下有坎陷，人將手足莫措，是蒙昧之地也。自其德言之，內險而外止，存乎內者，机阻而不安；見乎外者，又窒礙而不利，是蒙昧之意也。故其卦為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辭云「蒙亨」者，九二以能亨人之道而行，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既非無本之教，且其教人也，又得時之中而適當其節焉。何以見之？以彖辭下文觀之，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言六五之志來應乎我而後施教也，是以亨行於立教之始而得時中也。所謂「初筮告」者，以其剛而得中，故教人有節也。「再三瀆，瀆則不告」，九二之意以為至再三而亦告之，則匪但蒙之瀆我而我亦瀆蒙，故不告也，是以亨行於施教之日而得時中也，蒙之所以亨也。彖辭所謂「利貞」者，當其蒙時而養之以正，則聖人之域由此而馴致，是即作聖人之功也，養蒙者可不加之意乎！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正而已矣。故養蒙以正，即作聖之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以涓涓之微，壅於沙石，未能遽達，是之謂蒙。君子知蒙之不可不養也，果其行焉，凡理之體於身者，勇往直前，不敢以怠心乘之；育其德焉，凡理之得於心者，優游厭飫，不敢以躁心乘之。内外交養如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終於蒙乎？

《蒙引》云，果行育德，只承蒙字言，不必粘着山泉。又云，果行育德，有内外，無先後。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以陰居下，是人之至愚暗者。占者遇此，當開其蔽，矯其偏，以發其蒙。發之道當何如？陰柔最下之質，非寬容優裕所能喻也，利用刑人以威之，使之知懲。然又不可一於嚴，又必脫其桎梏以寬之，觀其自新。若一循夫嚴之道以往而不舍，則在彼既有所不堪，而吾之教亦有所不行矣。何吝如之。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法有不正則人情易玩，爻所謂利用刑人，所以整肅其防範規矩，使之知畏，則吾教易入耳。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群陰，是當發蒙之任者。以理言之，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概敢必，固當有所包容也。然爻之德剛而不過，又能有所包容者，故為包蒙之象。人無賢愚，皆受其益，其吉可知。又，以陽受陰是納婦之象，陽得陰助，家道有成，故其占亦

吉。又，以剛居下位，而任上發蒙之事，不負所托。如為子而任父之事，而克荷其家，故為子克家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如其占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爻所謂子克家者，不特二之才足以濟也，亦以五能任用乎二，剛之與柔，情義相接，故二得以伸其才耳。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陰柔不中不正，錮蔽之甚，不可化誨者也。占者遇之，勿用取女。以此女見有金之夫，則不自有其身而往從之，取之何所利乎？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爻所謂勿用取女者，以此女之行，邪僻而不慎也。

六四，困蒙，吝。

蒙者全賴明者以發。六四之陰柔，既遠於上、二之陽，不得賢明之君子近之，又應初六之陰而無正應，無所親之賢者以為之助，則蒙無自而發，而困於蒙矣。困於蒙則終於下愚之歸，吝孰甚焉！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陰待陽以發其蒙，今六四困於蒙而致吝，以其獨遠於陽剛之實德而不知親賢，其終於蒙也宜。

矣。

六五，童蒙，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蒙之純一而不雜者也，有虛己之誠而無自用之失，則賢者得以盡其啟沃之力，德性以明，治功以成而吉矣。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之得吉者，以其有純一不雜之順德，以巽而聽於人之開導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以剛居上，是治蒙過剛者，故為用威擊蒙之象。擊蒙雖非治蒙之善，亦顧所用何如。若用此剛治之法，而責蒙以未能知、未能行之事，實反為蒙之害而為寇也，何利之有？惟用威嚴以捍其外誘而全其真純，雖過嚴密，乃所謂養蒙以正者，何利如之！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以擊蒙之過嚴而利用御寇者，上施之則為養蒙之正，下受之則為作聖之功。上下各得其宜而順，故曰利也。

二二二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卦以乾之剛而遇坎之險。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恒易以知險，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以

待，故卦名為需。文王見此卦九五，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又坎水在前，而乾以剛健臨之，故繫辭以示占者說，人於當需之時，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誠然者，非能需者也。必需而有孚，實心以需而無欲速之念，是真能以義命自安者。利害計較之私，不得擾亂其腦中，其心之光明而亨通為何如？然所需之事若又得乎正道，則事無不宜而得吉。即臨大難，亦必得濟而利涉大川矣。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夫子釋之說，卦名曰需，須待之義也。其所以為需者，坎在上，乾在下，是有險在其前也。凡性之陰柔者，多有躁動之失，而乾以剛健臨之，則能從容靜俟而不冒險以進。觀其處險之義，自當能濟，而不至於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卦辭所謂「需，有孚，光亨，貞吉」者，何取哉？以卦之九五位乎天位，而德備乎正中也不徒有尊勢，而能正且中，則無苟且僥倖之事，又無欲速期望之私，而「有孚光亨貞吉」者，在是矣。其言「利涉大川」者，以其既有孚而且貞，則沉毅以觀變，慎密以謀幾，何險之不可出？是以往而有功也。

「以」字，當作而字看。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象傳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為，惟待陰陽之和而自雨，需之象也，故為需。君子體此象，遇事之當需者，亦更無所作為，惟飲食宴樂，亦俟其自至而已。

飲食宴樂，只形容居易俟命之意，非真教人宴樂也。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

初九未近乎險，世變雖殷，而身在事外，有需於郊之象，然恐其不能固守而中變也。九之陽剛，又有能恒其所之象，故戒占者利用始終一致，恒久而不變，則不降不辱，身名俱全，何咎之有？

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爻所謂「需於郊」，言其超然事外，不冒險難而行也。「利用恒无咎」者，言其安靜自守，若將終身不失其處需之常道，故得无咎也。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

九二漸近於坎，是需於沙之象。雖禍未有及身，而不免小有言語之傷。然九二剛中者也，剛則有沉毅之操，中則有善處之術，終必出乎險而得吉矣。

「終吉」，以本爻之德言，占在言外。

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需於沙」，漸近乎險矣。然有剛中之德，能以寬而居中不急進也，故雖小有言而究竟

得吉也。

衍字，貼剛字、中字，即《本義》剛中能需之中。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

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所處之地既濱於險，而又以過剛不中趨之，其能免於害乎？故為需於泥致寇至之象，其視初之无咎、二之終吉，遠矣！

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九三之需於泥，言災害即在外卦，與己甚相近也。其言致寇至者，以九三過剛而不能需，寇害之來實自我致之，使其能敬慎而不妄動，則雖需於泥而亦可以不敗也。豈可謂近險而無善全之術乎？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

六四爻坎體，己身入乎險矣，有需於血之象。然柔得其正，能需而不妄進，故終自險而出，為出自穴之象。占者若在險地而能如此，則險可出而身可保矣。

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六四雖需於血，然有柔正之順德，而聽乎機會之自至，故終免乎險而出自穴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而需於尊位，凡所當為之事，已無不克盡。至此惟安以待之，不復更有作為，

有需於酒食之象，即所謂有孚而貞者也。占者若能如是而貞，則無需不獲而吉矣。貞吉，為占者言。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所謂酒食貞吉者，以其居上卦之中，得陽位之正，中則無計較之私，正則無僥倖之舉，需之盡善者也。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陰居險極，無復可需，是已陷於險，為「入於穴」之象。夫既陷於險，若無可為矣，所幸下應九三，初二陽又與三同類，相與需機並進，同欲出險，卒然與之相遭，為「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象。上六陰柔，必能虛己以順之，為「敬之」之象。如是則終必得陽之助，可以出險而吉矣。占者若於力無可為之時，猝遇共濟之人而能順之，必賴其力以出險矣。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所以有不速之客敬之終吉者，以陰居險極，才與時尼，固為不當位。然遇賢而能敬，終賴人以濟，雖不當位，於需之道尚未為大失也。

《蒙引》云，六爻吉凶，不全繫於去險之遠近，只在能需不能需之間耳。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此卦乾剛而坎險。自上下言之，則為上剛以凌其下，下險以伺其上，自一人言之，則為內險而外健；自彼己言之，則為此險而彼健。皆致爭辨之道，故其卦為訟。文王以卦之九二中實而無應，為有孚見窒之象。坎為加憂，卦變自遯而來，剛來居三而得中，有惕而得終之象。上九剛過，有終訟之象。九五中正，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有不利涉川之象。故繫之辭曰：訟之為卦，蓋以有孚實之心而見窒於人，理直而受枉，因不得已而訟。既訟矣，將何道以處之？必心存恐懼，可止則止，而適得其中，則不終於窒而吉矣。若求勝不已，而必欲究竟其訟，則禍將不測而致凶矣。必往見中正之大人以辨其是非，則理可直而利矣。若以求勝之心而冒險以進，則必致敗而不利矣。如此則吉，如彼則凶；如此則利，如彼則不利。占者有窒而求伸，可不審所處哉？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卦之所以為訟者，以其以坎遇乾，是上剛而下險、內險而外健、此險而彼健。上以剛制下，則下有所難堪；下以險伺上，則上為其所脅。內險既有深賊之術，外健又有悍驚之才。此險則能挾彼之短以為詞，彼健又有敵我之勢而不屈。此皆致訟之道，故為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彖所謂「訟有孚窒惕中吉」者，以卦變自遯、剛來居二而得下卦之中也。剛而得中是善用其剛，而無恃壯之過，故其訟能惕而得中也。所謂「終凶」者，以訟之一事，揚人之惡，增俗之偷，原非美德。以理言之，非君子之所宜成者也。所謂「利見大人」者，取九五中正有大人之象，是能聽訟者，故言利見之也。「不利涉大川」者，以乾之剛實而履坎之險陷，是自入於淵也。

剛來而得中，是言九自三來居二而得下卦之中，就爻位言。惕中與《本義》「懼而得中」，是言訟者可止而止得理之中，就事體言。二中字雖相因，其所指則不同，不可混。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而水下，其行相違，是為訟象。君子知訟之所自起由於人情之相違，故其作事也謀之於始，必求當乎物理、合乎人情而不至於相違，則訟端絕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六陰柔，本非終訟之資，居下又無終訟之勢，故為不終其所訟之象。既不終訟，其始也雖小有言語之傷以致訟，其終必無訟而得吉矣。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不永所事，夫訟本不可長，初六固未為失也。如此則初雖小有言語之傷以致訟，終必辯明而得吉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是能裁度事理者。又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既知理之不當訟，又知勢之不可訟，故其象為不克訟。乃歸而逃避，以卑約自處，其邑人僅三百戶。能退讓不競如此，斯免災患之道矣。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所以「不克訟歸逋竄」者，蓋二本非五敵，若不知退避而自下訟上，則禍患之至，實自取之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非能訟者，但享其平日之常分而不與人爭，可謂能守正者。以其質弱，不免為人所侵而有危厲，然能含忍不報，終必得吉，雖厲不能為害也。陰柔質弱則短於有為之才，或出而從王之事，亦必无成功矣。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之惟食舊德、而從王事則无成者，以其陰柔不當自主事，必在上者主之於先而已從之，乃得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剛而不中，有訟之象，幸其居柔，故其象為能以理自制。不克訟而復就於正理，且變其

奸勝之心而安處於正，真能改過自新者，吉之道也。

「復即命」，以事言。「渝安貞」，以心言。有內外，無先後。《蒙引》解初六之終吉、九二之无咎、六三之終吉與此爻之吉，俱作象說，不作占說。以其為爻德所自有，非以告占者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之「復即命渝安貞」，初有欲訟之失，後乃能自新如此，則立心行事皆返於無過而不失，故曰吉也。

九五，訟元吉。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此爻，若訟而有理，則必得見如是之人，以伸其枉，達其情而得大吉矣。

訟者元吉，非九五元吉，爻與占者相為賓主。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之所以元吉者，以九五之中正故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有孚而窒者遇之，自然獲伸，所以元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以剛居訟極，是健訟而必欲取勝者，故有時倖勝而或錫之鞶帶。然以訟而得，豈能安

久，雖售欺於一時，是非曲直自當有辨，終朝之間而已三禡之矣，終訟者亦何利乎？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夫子說，不必計其禡與否也，即其以訟而受此服，得不以道，服之不稱，甚矣！雖章服在身，亦不足敬也，況又終必禡之乎！

一一一坎下
一一一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此卦下坎上坤，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有寓兵於農之象。又，九二以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為衆之象。六五以柔居尊，下應九二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為師。文王繫之辭曰，人君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若不得其正，則兵出無名而事不成；若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棄其衆。故用師者必名義甚正，實為伐罪去殘之舉，而又使老成之人以將之，是真能帥師以正人，則民悅而從，戰必勝，攻必取，而得吉矣，又何咎之有？用師之道如此，占者可知所遵矣。

《大全》朱子解吉无咎與无咎吉，精確可玩。《本義》「師貞丈人」不貼出九二來，不知其說。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孔子釋之曰，卦辭言「師貞」者何也？夫師者，衆之義也，即伍兩卒旅之屬也。貞者，正之

義也，言去暴而非為暴也。九二以一陽在下卦之中，上下五陰皆順而從之，是能倡率衆人而動必以正者，所謂仁義吊伐之師也。將能如此，則任將者天與人歸，而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所謂「丈人吉无咎」者何也？自卦體言之，九二剛中而應六五，則是威而不暴，勇而有謀之人，且得君甚專，委任甚衆。自卦德言之，坎險而坤順，則是行兵凶戰危之險而能御衆有道，合乎人心，此丈人之所以為丈人也。以此德而行師，雖供役之繁，犯難之危，不無害乎天下。然其害之者，乃所以安之也，而民皆悅而從之矣。如是，則人和既得，三軍用命，有不戰而屈人兵者，其吉可知。而窮兵黷武之咎，亦以免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水寓於地，即兵寓於農之象，故為師。君子體之，於平日無事之時，善其政教，厚其生聚，以容保其比閭族黨之民，即所以蓄聚其伍兩卒旅之衆也。蓋民生既厚，一旦有事而用之，不患於吾衆之不足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六在卦之初，為師之始。故周公教以出師之常道曰，三軍之命繫於將，大將之權在於律。凡師之出必以律，號令嚴明，部伍整肅，使坐作步閱之間，次舍出入之際，皆有常度，所謂有制之兵，此師之臧者也。而不以律而否臧焉，不惟不可以制勝，且將以卒予敵而凶矣。占者

可不慎哉！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爻言，師出必當以律，苟失律而否滅，則必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是勇足克敵而不徒恃其勇，威足制勝而不純任其威者。以是德而在師中，則足以成平定之功而无黷武之咎矣。二之德固足為國家用，又上應於五，是為人君所信任而委以閫外之重，錫以寵命至再至三，威望隆而人心服，九二所出以有成功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之「在師中吉」者，以其承人君之寵有專征之權，故致有成功之吉也。王之寵九二至於三錫命者，以其懷念萬邦不忍其危亂，故寵任大將，使之去其殘暴以安之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以陰居陽，則才弱而志剛。不中不正，則犯非其分。以此而任行師之責，不惟不足制勝，其師或大敗而輿尸矣。凶何如乎！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而輿尸，无功之大者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陰柔不中，其才不足克敵，與六三類也。然居陰得正，明義理而識時勢，與六三殊矣。故為知其不勝而左次以避之象。雖無戰勝之功，然能全師以退，可謂无咎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而曰无咎者，知難而退，本行師之常道。左次但不能克敵耳，未為失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用師之主，至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或有敵加於己為生民之害，乃不得已而應之，為田中有禽侵暴之象，利於搏執而取之。費自彼生，端不在我，何咎之有？然任將又貴得人，惟九二剛中，有才有德，所謂長子也，使之帥師可也。若復使弟子如三、四者以參之，則長子之委任不專，動而有制，不免於輿尸。雖有執言之正，而亦凶矣。占者可不知戒哉！

長子即丈人。自衆尊之曰丈人，自六五視之則曰長子。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所以必用長子帥師者，以其有剛中之德而行也。使之帥師，使得其當矣。若夫弟子之輿尸，則是使之不當也。輿尸之凶，非盡弟子之過，而使之者之過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師之終、順之極、武功告成，天下已定，論功行賞之時也。大君於是有賞功之命，功之大者則命之開國而為諸侯，功之小者則命之承家而為卿大夫。然師旅之興，所用之人不一，此封建之賞惟君子可以當之，若夫小人雖有功，但當優以金帛，厚之祿秩，不可用此占而使之開國承家也。

朱子《語錄》云：「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又云：「勢不容不封他得，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此說與《本義》異。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有開國承家之命，所以正其功之大小，使各得其分也。又言「小人勿用」者，以小人而有國家必驕恣殘暴而亂邦也。

二二二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此卦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有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其卦為比。文王繫辭說，比之為卦，以親輔為義，筮者得此，當為人所親輔而吉。然人之比我，比其德也。必當再筮以自審，果有元善、永長、貞固之德，然後足以為人所比而无咎。不特近者悅之而已，其未比而不得所安者，亦將聞吾之德而來歸之。彼後至

者，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自失所比而得凶矣。可見，人能盡比天下之道，而後為人所比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孔子釋之曰，卦名為比者，謂相親輔之義也。於卦何所取？蓋以九五居尊而五陰從之，是下順從乎上，故名比。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卦辭之言「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也？以九五之剛而得中也。剛則不屈於欲，中則不倚於偏，故能體仁而為元，悠久而為永，守正而為貞，德足為人比如此，乃得无咎也。「不寧方來」者，以卦體上下五陰皆與九五相應，是率土歸心，敷天向德之象，故曰「不寧方來也」。「後夫凶」者，九五有如是之德，而尚有執迷頑固者，是自外於德化，其來比之道於是而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之與地比而無間，故其卦為比。先王觀此象，於是有所以比天下之道焉。以為天下至大，一人不得而親之也，乃建立公侯伯子男之萬國使為諸侯，制為巡狩述職、朝聘往來之禮以親之，則下情可以上達，君恩可以下究，不有以比天下而無間乎！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爻是與人相比之始，故告人以比之常道云，凡人之相比，必中心誠信而不欺，則於比之道不失而无咎矣。若其誠信之心，自一念積之至於念念皆然，充實於中，若物之盈缶焉，則不特无咎而已，且有意外之他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此卦之初六，有孚而盈缶者，故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柔順中正，則其德先正也，故能比夫正。所應者，顯比之君，則所比者又正，如是而自我以比乎人，有相得之美，無失身之累，比之至正而得吉者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之自內而得正，則不自失而吉矣。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陰柔不中正，而承、乘、應皆陰，是以暗昧邪僻之資，而在耳目之前者。舉非正人，自然入其流而不自知矣。故為比之匪人之象。其不言凶，凶不假言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而匪其人，所喪實多，不亦可傷也乎！此言所以深警之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六四以柔居柔，外比九五。夫以柔居柔，是柔順得正者也，故能比夫正。所比者五，是顯比之主也，則所比者又正，明良相遇，一德相資，比之至正而得吉者。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四外比於九五之賢，蓋以五為人君，以臣事君，義無可逃，故往從之也。不特為慕德之誠，而且為尊君之義，所以為貞而得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以一陽居尊位有中正之德，而為群陰之所歸，是顯明其比天下之道者。以公溥之心為蕩平之治，未嘗暴其小仁，違道干譽，以求天下之比己也。如王用三驅之法以取禽，而失其前去者，即邑人亦不相誠備而求必得。如是，則不屑屑求天下之比，而天下將無一人之不比，吉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吉可知矣。

《本義》：「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是言三驅之法如此，不曾正解三驅字。《大全》徐氏之說不通。案：《周禮》「中冬，教大閱。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鼓人三鼓，車徒皆行，及表乃止。又三鼓，車聚徒趨，及表乃止。又三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坐作如初，遂以狩田。既陳，乃設驅

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鼓人皆三鼓，車徒皆作，遂鼓行。——其疾徐疏數之節，《經》雖無文，當一如前。每表一止，故為三驅也。

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旆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一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九五顯比之吉，以五得陽之正而居上卦之中。正則無私，中則不倚，是王德克備而有純王之心者。故見之政事者，皆公溥蕩平而為純王之治，是以顯比而吉也。所謂失前禽者，以王者之三驅舍其逆而來者，取其順而去者，惟聽其去來，是以失前來向己之禽也。邑人不誠者，惟上之人大公無私如此，故群下化之，亦去其偏私之心而不逐逐於利，是上之德有以化其偏而使中也。

時講「不誠」，作不待告誡來歸說，仍程說，非《本義》。

上六，比之无首，凶。

陰柔居上，是無元永貞之德，不足為人所比者。將見衆叛親離，不能久居人上，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三三三 乾下
巽上

比之不足居上而為无首者，始雖居上，其後則无所終也。此不能比人者，勢所必至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德為巽、為人，其象為木、為風，陰卦也。此卦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六四一陰而畜上下五陽，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畜而不能固，為所畜者小之象。文王繫之辭曰，小畜之卦，陽雖為陰畜，然幸所畜尚小，又卦德內健外巽，有能為之才，卦體剛中志行，有可為之勢，故其占當不為陰制，猶能安其位行其道而得亨。此時陰道未成，正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君子所以當得亨也。

玩《本義》，「然畜未極而施未行」一語，似以密雲之象屬亨者。《蒙引》亦主之。今但据《大全》、《朱子語錄》就陰道說。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所以名小畜者，六得四之位，而上下五陽皆與相應，是以陰之小而畜陽之大，陰柔秉權，群賢受制，故曰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陽為陰畜，似無亨理，而繫辭曰「亨」者何也？蓋以自卦之德言之健而且巽，健則有不屈之操，巽則有善入之道。自卦體言之，二五以剛德各居一卦之中，身當事任，志猶可行。其德

其勢，皆有可為，乃所以得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繫辭言「密雲不雨」者何也？言陰之畜者小，未至於極，陽氣猶得上進於天也，是以密雲雖自我西郊，而雨之施尚未得行也。卦之辭，為陽幸也，亦為之危矣。

「尚往也」，雖單承上句，實兼解三句。「施未行也」，只複說不雨而已。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此卦乾下巽上，是風行乎天之上，能畜而不能固，故為小畜。君子觀此象而則之，以為積厚而遠施，乃畜之大者，若夫美其文德，使威儀有度，言語有章，乃德之一節發見於外者，是即所謂小畜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初九體乾得正，前遠於陰，是有剛正不屈之操者。雖與四為正應，其勢可相扳援，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陽性本上進者也，此爻之上進，則循乎上進之正道者。占者如是，則無辱身之咎，而得正己之吉矣。

《蒙引》云，不為陰所制，就是无咎，就是吉。蓋自其不辱身言，則為无咎，自其進身合理言，又曰吉，不必如正己正人之說。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當小畜之時，能不為陰畜而復自道，其進身之義，為得其正而吉也。

九二，牽復，吉。

九二亦欲上進，而漸進於陰，若為所畜矣。然以其剛中之德，與初九之剛正者合，故能與之連繫上進，同德而升，陰不能制，何吉如之。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之牽復，以其有在中之德。故初不自失，而二亦與之不自失也。

不自失即吉字義，不陷身小人之群，是人生最慶幸事。即此象辭，愈知上交吉字，即不為陰制而非他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者，然剛而不中，既無可貞之守，迫近於陰，又有暱近之勢，且非正應，但以陰陽相悅而藉其力以干進，將必為其所制而不能自遂，如輿之說輻而不能行焉。然以其志剛，則又不堪其阻抑而與之爭，又為夫妻反目之象。不能自守而與之比，又不能相安而與之爭，則三之進退無據矣。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之夫妻反目，以其不能以道正其室，故妻得而乘之也。其為陰所需而至於爭，乃九三之所自致耳。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以一陰而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者也。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有孚信以感人，故二陽感其孚而來助之。既得二陽之助，則傷害可免，憂患可消，而不至有不勝之咎。占者有是德，則當如其占矣。

此爻不作小人看，却以乾作強梗者，《易》不可為典要如是。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之有孚而能惕出者，以五、上二陽與之合志畜乾，故傷患可免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而九五居中處尊。居中則誠信足以感人心，而人之相信者攣固而不忍離。處尊則富厚足以合群力，而人之服從者緩急惟其所需。以是畜乾，蔑不濟矣。然必得心之同，乃可得力之同。在占者必有孚，乃可以其鄰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爻辭言「有孚攣如」，可見，五之合群力以畜乾者，特有誠信以為感召之本，不獨特其富厚之力足以使人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小畜至上九，畜極而成陰陽相矣。故昔之不雨者，今乃既雨，昔之尚往者，今乃既處。其所

以此者，惟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夫此陰盛之時，在小人為志得意滿之會。然以理言之，陰而加陽，終非其分，婦人得此，雖事之正者，亦必有危，不可不慎也。然月已將至於望，陰既盛而抗陽矣。為君子者，正宜斂退待時，若復有所行，必至於凶矣。

此爻只就畜極而成說道理，而兩示其占。既雨句，狀小人之盛也；尚德句，咎君子也；婦貞句，危小人也；月幾二句，曉君子也。《本義》「陰陽和矣」，亦只言陰盛而陽退聽，非慶幸語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既雨既處，由於尊尚陰德，積而至滿，故然也，可不預防其始乎？君子征凶者，以陰盛抗陽，苟有所行，必有疑礙，可力爭以取困乎？

三三三
乾上 兌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以一陰見於二陽之上，其德為說，其象為澤，卦之至柔者也。此卦以兌遇乾，是以至柔而履至健者之後，蓋身蹈危機履非所履者也，故其卦為履。文王繫之辭曰，履之為卦，蹈危而進，宜見傷者也。然以卦德言之，和悅以躡剛健之後，自有以消其暴厲之氣而遂其進，有履虎尾而不咥人之象。占者如是，則處危不傷而亨矣。

《參義》云，兌之所履，亦順其正理而已，固非邪媚以免禍一段，得聖人言外之意。

彖曰：履，柔履剛也。

卦之為履，以兌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履非所履，故名之曰履，危之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卦之危如此而彖辭乃曰「亨」者何也？以卦德能說以應乎乾，恭順不失，則剛暴可格而進不見傷，是以雖履虎尾亦不咥人而得亨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所以得亨者，又不特此也。卦之九五，以剛中正之德而履帝位，德與位稱，而心無所疚，將見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而盛德之輝，著於四方矣。何光明如之！非亨之至者乎？

時說，多以帝位貼虎尾，如所謂遺大投艱者。《蒙引》非之，為當。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在上，澤在下，尊卑有定而不可易。人之所履當如此，故其卦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上下之等，使爵位祿享各有定分，而不可以僭踰，所以定衆人之志；使尊卑厚薄各安其分，而不敢有妄求也，法天澤之象以制禮。如此，何天下之不可治哉！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以陽在下位而當方進之始，是能安其見在卑下之常，而不顯乎外者，人能如是而往，又

何咎？

此爻，時說作不改平日所履。覺未安，故斷從程《傳》。愚意，此爻只據初爻說履道之常，如師、比二卦初爻之例。但先儒不曾言及，不敢自信為然。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人之率其見在之常分而往者，是獨行己之所愿，一切外誘皆不足以奪其志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剛中在下，無應於上，是有德而不見用於世者。既有剛中之德，自能獨行其道而無入不自得，故為履道坦坦之象。此所謂幽，獨守貞之人也。若占者以幽人而遇此，則得潔身之貞而吉矣。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所謂幽人貞吉者，以九二之有中德不以富貴利達自亂其心也。

不自亂，即坦坦之故。人心一為勢力所動，便有許多不安恬處，何得坦坦？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

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是才德不足而妄欲有為，如眇不能視也乃自以為能視，跛不能履也乃自以為能履。斯人也，出而任事，動與禍隨，則是履虎尾而遭咥人之害者，其凶可知。其躁率自用，又為剛武之夫為於大君，得志而肆暴之象，又豈能久居人上乎？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於大君，志剛也。

眇者自以為能視，然終不足以有明也。跛者自以為能履，然終不足以有行也。如是而妄欲有爲，可乎？其致啞人之凶者，以其位不當，而不中不正不足以履乾而免害也。其又取象於武人爲於大君者，以其柔而志剛，如武人之無德而肆暴人上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有履虎尾之象，可謂危矣。然九四以剛處柔，是剛而能柔，故又爲愬愬終吉之象。其心常存畏懼，則自處無過而猜忌可銷，始雖危而終不危，始不得進而終遂其進矣。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愬愬終吉，則遂其進而志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剛中正則有能爲之資，履帝位則挾可爲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又所遇皆將順恐後之人，於是果決其履事無疑礙，可謂得遂其志矣。夫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忽。九五夬決於所履如此，雖得其正而亦厲，況未必正乎。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之夬履貞厲，以此爻之位有正德而當帝位，恃之太過而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九居履之終，是人所履之事既成也。占者於此，當視其所履而考其休咎之祥。若所履者，徹始徹終，盡善盡美，周備而無闕失，則必獲大吉矣。

《大全》胡氏解「其旋元吉」甚暢。朱子云，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語更可味。祥字，兼休咎言，禍福之朕兆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若元吉而當履之終，是乃大有慶也。

三三
坤上 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此卦乾下坤上，天地交而二氣通，有通泰之義，故卦名為泰。文王繫之辭以為，陽大而陰小，今卦體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卦變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皆為小往而大來。是小人在外而退聽，君子在內而用事。占者有陽剛之德，則進無所阻，大行可期，吉而且亨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孔子釋之曰，卦名為泰，而辭曰「小往大來吉亨」者，則是天地之氣交，而萬物無不遂生而得通也。上下之情交，而興道致治之志無不同也。故謂之泰也。以卦體言之，則內陽而外陰，是陽進而陰退也。以卦德言之，則內健而外順，是君子之道也。推之人事，是內君子而信任之專，外小人而斥逐之遠。君子之道，方日長而用事；小人之道，方日消而退聽也。故曰，小往大來吉亨也。

此段解內陽外陰二句，本之程《傳》及《蒙引》。時說，或以為造化，或以為人事，每苦其葛藤。得介夫卦體、卦德二語，為之一快。然《蒙引》未免旁出，何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乾位乎上而在下，坤位乎下而在上，是天地之氣交，貞元會合，氣化隆盛，故為泰。然非天地無以開一代之治運，非聖人無一成一代之治功。元后致泰之道當何如乎？氣化之自然者，天地之道也。然渾淪相續，不能無過，后則為之治曆明時，分疆畫野，使之各有限制，而不至於過焉。時勢之當然者，天地之宜也。然滯於形氣，未免有不及，后則為之順生養之氣以成功，隨土地之產以盡利，使之各得成遂，而無有不及焉。后之為此者，以天地能生物而不能使之遂其生，其所以裁成輔相天地者，皆以左右吾民也。

時說兼養教，此斷從程《傳》、《蒙引》。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初九以陽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三陽同體，一陽進而衆陽與之同進，猶拔茅而其茹自以類而起也。占者如是而行，則群賢同升，而輔泰之功可成，仕進之言者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九有拔茅之象而為仕進之吉者，以三陽之志皆在天下國家，而欲大行其道，所以為拔茅，所以為征吉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行中道者也。占者果何如而後能尚之乎？當泰之世，人情安肆，瑕類易生，用猛則見以為激，用寬則見以為馳，必也待物以恕，處事以寬，能包含荒穢矣而又能用馮河之勇。凡人之當去，事之當更者，斷然行之而不疑焉。舉及側陋，慮及幽隱，能不遐遺矣，又能亡朋比之私。凡人之狙於近褻，事之習為故常者，脫然絕之而無累焉。是用剛而不偏於剛，用柔而不偏於柔，合乎九二之中行，而治泰得其道矣。

象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

人之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其心之光大，明足以照而察夫中，器足以容而體夫中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

九三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故周公戒占者曰，從來運數無有平而不跛者，無有往而不復者。今三爻將過中，乃世道平而將跛，陰類往而欲復之會也，不亦甚可慮乎？為今之計，惟有艱難守正以處之，則得保泰之道而无咎。審能如是，將見天命可挽，不必憂其必跛必復之孚，而泰之福可以常享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爻辭云「无往不復」，以此爻乃陰陽消長之交際處也，人可不艱貞以處之哉？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四已過乎中，泰已極而否將至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厚之力而自能以其類，不待戒令而自相信。陰類合交以害正如此，為君子者，不亦危乎？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三陰翩翩不富而能以鄰者，以其皆居上位而失陰分之實也。據非其分，各有不見容於君子之懼矣。故不戒以孚，合交以害君子，乃其中心之所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以應九二，下賢而不有其尊，有帝乙歸妹、不有其貴之象。如此則賢人効用，治安可保，以受福祉而得元吉矣。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之以祉元吉，由其有柔中之德，以行其下賢之願也。柔中則心無私累而虛己以聽，故保泰有人而以祉元吉也。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上居泰之終，泰極而否，所謂平者已陂矣，往者已復矣，如掘隍土以為城，城傾則土復於隍者。然當此時而欲用師以力爭之，不可也。但當自反以修吾之政治，如人自其私邑告之教命，庶可持其危而不墜也。然不能保邦於未危，制治於未亂，雖行皆得其正，而亦不免於羞吝矣。

象曰：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城復於隍，雖天命之自然，實其政令之亂有以致之。苟能告命以修人事，則時事有可為也。

二二二二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此卦坤在下乾在上，天地不交，二氣閉塞而不通，故為否。文王繫之辭曰，泰者，人道之常。否與泰正相反，非人道也。其占則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君子之道於否時非所利也。何也？以卦體則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卦變則自漸而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大往而小來，是小人用事之日也，故不利於君子之貞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

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卦辭云「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者，蓋卦至於否，則是天之氣不交於下，地之氣不交於上，而萬物之生皆不得暢遂也。上之意不孚於下，下之情不達於上，上下乖離，不相維繫，雖有邦若無邦也。世運至此，豈人道乎？且其卦體，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在人事，則內小人而用事，外君子而退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也。此所以為大往小來，所以不利於君子之貞也。

若據程《傳》，釋「內健外順」作君子之道，則「內柔外剛」作小人之道，亦得。但諸家無及之者。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上地下而不交，其卦為否。君子當此之時，收斂其德，韜光晦迹，使人不知其有德，以避小人之難。而人不得以祿位榮之，蓋德不能斂，則為人所物色而祿至，祿至而禍隨。以小人道長，決不利於君子也，故君子意在避難。因以斂德，而祿無自而加之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在下，當否之時，連類而進，其象為拔茅而其茹以彙而起。然初之惡尚未形，猶可以反於善，故戒之以能改而從乎正，則亦君子之徒也。上焉不為國家之患，下不失在己之庇，吉而得亨矣。是在六之心，一轉移間耳。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六拔茅貞吉，是小人變而為君子，則心以愛君為心，而不計其身家之私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陰柔而中正，小人中之君子也，故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然在大人，則不可因其包承，遂為所染而失其所守，必安守其否，則身雖困而道則亨矣。

《蒙引》云，否者，斂德避難之意。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所謂大人否亨者，以其雖見包承，終能自守，而不入於小人之群也。

六三，包羞。

六三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之志欲傷害善者，故為包含羞辱之象。不善之事，在小人亦知其可耻也。以其包而未發，故無凶咎之戒。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之包羞，以其所居之位，不中不正，是所為不以道者，故曰包羞也。

所謂「不以道」，本程《傳》。包羞，是以欲傷害善為羞，非以未能為羞也。《本義》「未能」字為包字作解，非為羞字作解也。時說，乃以為才弱不能遂其惡為可羞。解經如此，不幾為蹻、蹠之鼓吹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至於四，過中而將濟之時，是天有轉否為泰之命矣。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又張弛合宜而无咎者，如是則足以承天休命，而否可遂泰。豈惟九四之福，疇類三陽，皆獲其福矣。占者乘時而有其德，則獲福當如此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四有命无咎，是天有其時，而人能應之，可以轉否為泰，而志大得行矣。疇類之福，不言可知。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有能為之德而居得為之位，是能休息天下之否以馴至於泰者，乃大人之事也。若有德位之大人，遇此占則吉。然禍亂每生於所忽，不可以否既休而遂自肆也。必常常戒懼曰，其亡乎！其亡乎！則所以制治者無不至，防亂者無不周，而所復之泰，如繫於苞桑之固而不可拔矣。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大人所以有休否之吉者，以其爻位德則甚正，而位則當尊也。德位兼隆，故能休否而吉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九以陽剛居否極，否極固當傾，而濟之以陽剛之才，是能傾天下之否，而反之於泰者也。占

者值此，方否之未傾，固不免於否；及其既傾，則亨通之日矣，不其有喜乎！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泰相為循環，否至於終則其勢必傾，豈有長否之理。人亦相其機，以成濟否之功可也。

三三 離下
乾上

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此卦離下乾上。離之為卦，以一陰麗二陽之間，其象為火，其德為文明。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性之同也。六二得位得中，上應九五，德之同也。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情之同也。故為同人。同人者，與人同也。文王以為同人之道，貴於公而且正。此卦之乾，能不繫乎私，且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皆合乎正。故繫之辭曰：同人者，能曠遠而無私，若於野然，則足以致人之親輔，來人之信從，何舉不遂，何往不濟，故有亨道，雖大川之險，亦利於涉矣。然利在君子之貞，其所同者，必合乎君子之正道乃為於野，乃得亨而利涉也。

江元宿曰：於野，就與人同之心言，周而不比也。所同之人，不能無多寡，而同人心，原不生畛域。又曰：於野中便有君子貞，不貞則不得為於野。必又言君子貞者，特用戒辭，恐其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漫以同流合污，藉口為於野之同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夫子釋曰：卦名同人者，以六二得位之正，居下之中，而上與九五為正應，是柔得中正而應

乎乾之中正，有同德同心之美者也。大同之道，無以加此，故其卦曰同人。

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所謂「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者，以其有乾健之行也。剛足自勝，能克其有我之私，故能同人於野，足以致亨而利涉也。所謂利君子貞者，蓋以卦德文明以健，卦體中正而應。文明則能明和同之辨；以健則無比黨之私；中正則我以道孚乎人而未嘗植黨而應；則人以道應乎我而不為樹交。是皆君子持身接物之正道也。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不同而理同。惟君子能得其正，斯能合天下之志，通之而無間矣。如是而後為於野，如是而後可以亨而利涉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故為同人。君子觀此象，知天下之人，貴賤賢愚，各有其族。天下之物，文質隆殺，各有其物。不能類之辨之，則雜揉而不得其同矣。君子即貴賤賢愚之族，類而別之，使各得其分；即文質隆殺之物，區而辨之，使各當其用。此族與彼族有別，此物與彼物有別，所以極天下之異也。族各安於其族，物各安於其物，實所以致天下之同也。

初九，同人於門，无咎。

自位言之，則同人之初。以爻言之，則以剛在下。自應爻言之，則上無繫應。是方與人交而

無所私主者也，有德可親則親之而已，為同人於門外之象。同人如是，則无偏私之咎矣。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而有私暱之偏，咎所由生也。今出門而同人於外，則公溥無偏黨矣。誰其咎之？

六二，同人於宗，吝。

同人貴無私繫，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則有私繫矣。有私繫則情有偏主而不能大同於人，故為同人於宗黨之象。同人如此，亦甚狹隘而可羞吝矣。

象曰：同人於宗，吝道也。

同人而僅於宗，斯固吝之道也。

江元宿曰，彖舉全體，但言二五相應便是該一卦之全，便足以見大同。爻言一節，據此爻看，只見與五同而不能與他爻同矣，故為於宗之吝。此所謂不可以孔子之易為文王、周公之易也。諸彖、爻相異處，俱以此法解之。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剛而不中，上無正應，欲強二而與之同。然二本以中正與九五相應者，九三欲奪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伏戎於莽，升其高陵，將以備五而攘二。然義既不正，勢又不敵，終莫可發，故至於三歲之久，終莫之能興焉。九三圖非已有，徒勞而無功，其象如此。

象曰：伏戎於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之伏戎於莽，以所敵者剛，故為此以備之也。三歲不興者，以義既不正，勢又不敵，安得而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剛不中正，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乘三以攻二，為乘其墉之象。幸其以剛居柔，故能自反。以二自是五之正應，己之奪之非義也。乃止而弗之攻，是能悔過遷善，可以免禍患而得吉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既乘其墉矣，而又弗克攻，非力之不足也，特以為義所不可而弗克耳。其所以得吉者，以其能困心衡慮而反之於法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剛二柔，皆以中正相應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其始離而終合，為先號咷而後笑之象。六二柔弱而易凌，三、四剛強而難制，五之與二何以遂相遇也？必用大師以克之，然後間我者去，正應者合矣。不然，何以能同哉？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以五以中正應六二，其理本直也。義理所同，物莫能間，故始離而終合也。大師相遇者，言能克去三、四之間隔而後相遇也。

上九，同人於郊，无悔。

上九居外無應，是孤介獨立之士。荒僻自守，物莫與同者，故為同人於郊之象。既無所同，則雖無同人之益，亦無同人之累。二之吝，三、四、五之爭，皆無之矣，故无悔。

象曰：同人於郊，志未得也。

君子本以大同為志，今同人於郊，虽無可悔，然於大同之志，為未得也。

此爻甚似蒿菴。

三三三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此卦，離居乾上。火在天上，無所不照，君臨萬國之象。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天下戴仰一人之象。故其卦為大有。大有者，所有者之大也。文王以為，大有者，勢也。享其所有者，則在德也。卦德乾健離明，卦體居尊應天，皆治有之善者，有亨之道矣。占者能有是德，則凡所以處大有者，盡善盡美，動無不順，而得元亨矣。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卦之大有以卦體六五之柔得尊位。大中有天子之位，立極之德，既德位兼隆，足以統御天下矣。而上下五陽皆與之應，是百官萬民皆翕然從化，而四海之大皆為所有，故曰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卦辭曰「元亨」者何也？蓋以卦德乾健文明，卦體居尊應天。是其德之存乎中者，剛健足以勝私，而文明足以察理。其德之施於外者，又應乎天而時行，動靜張弛，各當其可。如此，則盡政教之善，極推行之利，而得元亨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明無不照，是為大有。君子當大有之時，而思有以治之，惟遏人之惡使不得行，揚人之善使無不達，刑賞各當其則，以順上天休美之命焉。蓋天之正理本有善而無惡，今於惡者遏之，善者揚之，則合乎天理之本然，而有之大者可以常亨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當大有之時，自有涉害之理。然初九以陽居下，是有剛正之德而未履乎盛滿，上無繫應則不泊於私交，在事之初則未移於習俗，故未涉乎驕侈之害，本无咎者也。苟以為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故必難以持之，兢畏挹損，常恐入於驕侈，則終无咎矣。占者當知戒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而當初九，乃以陽居下，上無繫應而在事初者。德既能守，人世又淺，則驕侈之心未生，而不涉乎禍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二剛中在下，得應乎上，是有才德之人為君所信任，天下大事皆實成於其身，為大車以載之象。占者有攸往而任天下之事，若剛中得應如九二，則可以勝任而不至於有咎矣。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所謂大車以載者，以其既為大車雖重載積於其中，自勝任而不至於敗也。有剛中之德者，出而任天下之事，亦如是而已矣。

九三，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居下之上，有剛正之德，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為九三者，必感知遇而輸悃誠，舉平日所蓄者拜獻明主，猶公侯之朝見於天子也。占者必有此德，乃克當之。若小人無剛正之德，有何謀猶可以入獻，自不克用此占矣。

此爻用近說。

象曰：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害也。

當大有之時，必德如九三，乃為公侯之賢者，可用享於天子。苟小人而得近於君，必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以惑人主，適足為害而已。此所以弗克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九四以剛近柔中之君，有僭倖之嫌。然以其處柔，故能安為臣之分，深自挹損而不極其盛，

則無僭偏之咎矣。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

九四之匪其彭无咎者，以其明尊卑之分，識盈虛之理，故不極其盛而得无咎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世，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是以誠而任人也。上下歸之，是以誠歸我也，此其信孚之心，上下交孚而無間矣。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又當以威濟之。柔順之中必有果斷者存，凡遇惡揚善，一斷於義而不牽於私，則人懷其德者，復畏其威，而大有之盛，可以常保而吉矣。象占如是，所以備示君道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之厥孚交如，固臣民之志與君相信而無間矣，其所以能然者，由於六五任賢圖治之誠，有以發其上下相信之志也。又曰威如吉者，以君道貴剛，若無威則人將忽易而無戒備之心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當大有之世，剛而居上，滿而易溢之地也，乃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乎賢，人君之盛德也。自克當天心而自天祐助之，景福備至而吉，推行威宜而无不利矣。

《蒙引》云，六五雖君，自上九觀之則六五在下，只當得賢者，不可泥君位矣。履信思順，

不可謂履六五之信、思六五之順，只是下從六五便是他履信思順處。

下從六五者，以上下五陽皆與五相應，故言上九下從乎五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九能得吉，以其滿而不溢，德合乎天，而自天祐之也。

二二二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卦名為謙，有而不居之義，是有德而不以德自居，有功而不以功自居也。此卦，艮下坤上。卦德內止外順，心不肆而行不驕，謙之意也。卦象山屈於地，以至高而下至卑，謙之象也，故名曰謙。文王以為，人而能謙，則人皆樂與，行無不遂，豈不得亨？然不特一時之亨也已，君子而既能謙，始雖不居其有，終必不沒其有，始雖卑而終益尊，始雖晦而終益顯，其有終何如乎！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孔子釋象曰，夫謙之可亨，觀諸天地而可信矣。天雖居高，而其氣常下降以濟萬物。惟其下濟，故氣盈而萬物以生，氣縮而萬物以成，其道何光明也。下濟者，天之謙也。光明，則亨矣。地道，居後代終，至卑順也。然惟卑也，故能承天時行，以上配乎乾，其道則上行也。

卑者，地之謙也。上行，則亨矣。謙之必亨，在天地且然，人不從可知乎！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卦辭言「君子有終」何哉？觀夫天道，其陰陽之往來，則虧盈而益謙矣。觀夫地道，其高下之變遷，則變盈而流謙矣。觀夫鬼神，其禍福之徵應，則害盈而福謙矣。至於人道，遇滿假者必同惡焉，遇卑巽者必同好焉，其惡盈而好謙則又人生大共之情也。謙為人之所尚如此，故人而能謙，位居其尊，則德以謙而愈光。位居其卑，則德以謙而人莫之能踰。其始不自居其有也，而後乃加顯，加崇焉。君子之有終，蓋如此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象傳曰「地中有山」，是以卑下而蘊其崇高，其卦為謙。君子觀此象，知人之處世不可自高而卑人也，故有持平之心焉。凡人多見在己者多而自恃甚高，在人者寡而視之甚卑，是以處物多不得其平。君子則損抑己之多，增益人之寡，稱量物之所宜，而施於交際者，使適得其平焉。其體乾之功何如哉！

《蒙引》云，謙者，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謂也。或者過於禮遜，是謂足恭矣，非謙之本意也。

朱子小注問者亦有云，是損高就底，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此皆曲暢聖教，預防旁出之

辭。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以柔而處下，是以遜順之質而又有下人之心，謙而又謙之君子也。人而如此，不特可以處常也，即用以涉大川而亦獲吉矣。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爻所謂謙謙君子者，言其能以卑遜，自養其心，故不驕不亢，而成君子之行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盛者也。由是而聲聞大著，是謂鳴謙。然其鳴謙，乃積於中而著於外，非違道以干譽者。是貞也，謙道所孚，自然行無不得而吉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之鳴謙貞吉，以其柔順中正，本於中心之自得，故不求聞於人，而聲聞自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九三以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為上下所歸，是位高德盛而勳業顯著者。謙卦得此，是謂勞而能謙，君子而能如是，將見功莫與爭，而位可長保，有終而吉矣。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謙之君子，功高天下而不自以為功。盛德之至，尤人所難，誠萬民之所尊服也。

六四，无不利，撓謙。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正能謙者也。如是，則上安下服，而无不利矣。然位居勞臣之上，又當發撓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乃為善也。

象曰：无不利撓謙，不違則也。

六四以謙而无不利，乃又撓謙，似過乎謙矣。不知推賢讓能，理所當然，未為違乎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以柔居尊，虛中而能謙，則臣民愛戴，而從之者衆。是不自恃其富厚之勢而能以其鄰也。設於此而猶有不服者，利用侵伐以正之，必能使之服從。又，不特侵伐之利也已，且凡有所為，无往不利。能謙之效如此。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利用侵伐」，夫征伐豈謙德之主所尚哉？蓋以人之不服者，非文德所可懷，不得不征以服之耳。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處謙之終，是謙之至極者，故以謙著聞而鳴其謙。謙而至於有聞，人之所樂與者，即用於行師亦必利也。然質柔而無位，故不足以昭聖武、服遠人，但可征其邑國而已。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雖以謙有聞，然質柔則德不足，無位則力不足，其有為之志未得也。故雖利用行師，但可征其邑國而已。

二二二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者，人心和樂之謂。此卦九四一陽，上下應之，是人心和樂以應乎己之象。卦德內順外動，是以順而動，又有可以致人和樂之德也，故卦名為豫。文王繫之辭曰：天下事，必得人心而後可以有為，今此卦所謂得人心之和者，占者即以之建侯行師，亦必利矣。建侯而人豫，則樹屏得人。行師而人豫，則敵愾有功。二者乃人事之大，尚利為之，餘事可知矣。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釋之曰，卦名為豫，以卦體九四之剛，為上下所應而志得行，是人心和樂以應乎上也。卦德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是舉措合理而施無不當，足以致人心之和樂者也，故其卦為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豫之卦德為順以動。夫順以動，故天地且與之協應而不違，而況建侯行師。人豈有違之者乎？何不利之有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試即豫之道而極言之，天地以順動，化機本乎自然，故日月循度而不過，四時循序而不忒。聖人以順動，舉措當乎人心，則刑罰不用而民心自服。夫卦之所遭者時也，所托者義也。有其時即有其時之義。豫之時義，在天地者如此，在聖人者又如此，其時義顧不大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而奮，所以鼓天地之和氣，而發萬物之生意，和之至也，故為豫。先王取雷之聲與和之義，制而為樂，自昭布其德，使其蘊為心德，發為事業者，皆象之於節奏之間。其用是樂也，無處不然。而其最盛者，則用之郊而荐上帝，用之廟而配祖考焉。自昭明德，又上格神明，體豫之功至矣。

初六，鳴豫，凶。

初六以陰柔而與九四為應，是小人而有強援，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喪敗立至，故其占當得凶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之鳴豫，以志意盈滿之極，故自鳴其豫，斯為致凶之道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主於樂，最易溺人。六二中而且正，是於人所易溺者。獨能以中正自守，泊然無欲，確然不移，介於石者也。惟其介如此，是以靜而能明，安而能慮。凡事得失成敗之幾，可以立判，不俟終日而後決矣。占者如是，則得持身之正而有惠迪之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二之不俟終日而得貞吉者，以其有中正之德，不以逸欲動其心，故其心中常自光明，而敏於見幾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而近於當時主事之四，故上視於四以取寵利，而恣其豫焉。所為如此，本宜有悔者，占者當速改圖可也。若稍因循而不改，則禍敗及之，而悔不能免矣。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豫有悔，以其位之不當，無中正之德，故為此辱賤之行以取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以一陽而為上下所應，是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衆人皆由我而致豫，則我之志可以大行，所得孰大於是。然任大責重，難以獨理，必得賢以自輔，乃可勝其任。若能盡其至誠以求助而無所疑，則同心同德之朋合而從之矣。共理有人，何豫之不可保乎？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所謂「由豫大有得」，以能使天下和樂，則濟世之志大行而無歎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當豫之時，六五以柔居尊，沉溺於豫者也。九四方以陽剛得衆，五居其上，而力不能制，德薄而力孤，貞疾之象也。然以其得中，則善道猶有存者，未至於大失人心而至於亡也，故為恒不死之象。即象而占在其中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之貞疾，以其柔而乘剛，德不足制下也。又言恒不死者，以其中德未亡，故人心未大失而尚擁此尊位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以陰柔居豫極，是安危利菑、昏冥於豫之象，然以其為動體，故又為既成而能變之象。占者若因一念之偶覺而改其縱欲之失，是真能補過者，可无終迷之咎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豫而在上，其樂已極，災咎將至，何可長久而不知變乎？

隨，元亨，利貞，无咎。

此卦內震外兌。卦變本自困來，或自噬嗑來，或自未濟來，皆剛來下柔，是相隨之象。卦德為此動而彼說，亦相隨之義。是其德足以致人之隨，而天下之人皆來隨已也，故其卦為隨。文王繫之辭曰，人而為物所隨，則合力協謀，何事不可立，何功不可成，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其所以致人之隨者，出於義理之正，則其隨也非淫朋比德，乃无失己失人之咎也。若所隨不正，雖大亨而不免於咎矣。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彖傳曰，卦之所以為隨者，以卦變言則剛來而下柔，是才智之士來相服從。以卦德言則此動而彼說，凡有動作人心樂附。皆我能致隨，人來隨我之義，故其卦名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固可以大亨，而卦辭必兼言「利貞无咎」，何也？蓋天下之心，本同一理，天下之理，同出一正。正者，通天下之志者也。吾之所以致隨者，果出於至正，則遠有望而近不厭。盡天下之人，皆來隨之，何咎之有。夫天下至大矣，惟隨而得正，斯致天下之隨，則隨之時義不其大矣哉。

隨之時義，只一貞字贊隨義之大，正贊貞之大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人宴息。

澤中有雷，是雷藏澤中，隨時休息，故其卦為隨。君子體之，當日嚮晦之時，必入而宴息，收斂休養，不擾於私。所謂靜存以裕動發之根，無為以立有為之本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是主乎隨者也，故曰官。既有所隨，則有所偏，而變其平日廓然大公之常度矣。人不能無所隨，即官而有渝亦何害，顧其正與不正何如耳。誠所隨者正，則因不失親而得吉矣。然一於偏主，則交不廣而無由有功，必不係於私而出門以交。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己之所以取於人者不為限，則人之所以資於己者亦無窮。何德不可立，何業不可成，斷乎其有功矣。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主於隨人，則有偏而渝，亦自無害。惟所從者正，則得吉也，交之不可苟如此。出門交則有功者，以其能集衆善，而無所遺失也，交之不可隘如此。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陰必從陽，物之理也。此爻陰也，而在隨，其從乎陽必矣。然初陽在下，自二視之，小子之象也。五陽在上且二正應，自二視之，丈夫之象也。據理而言，則二當惟五之從，非初可得

而即者。但初近而五遠，二陰柔之性，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係戀初之小子，而遺失乎五之丈夫。隨非所隨，凶咎不言可知。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係小子，何以遂失丈夫？蓋人之所與，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既係乎初，則必失其正應，勢不得以兼與也。隨之者，可不一於正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三亦以一陰從陽，近乎四而遠乎初，故為係丈夫、失小子之象。夫四居大臣之位，方得時用事而三隨之，則凡有所求，其勢可以必得。然非正應，不免有邪媚之嫌，故君子自處，不可以求必得而苟於求也。必重道義，惜名節，而自處於正則利矣。不然，雖得所欲，以道義律之，不足為得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六三之係丈夫而失小子，非獨以勢之弗兼而然也，以志在於一從四而舍乎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大臣之與君同德者也。以是而隨君，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故其占當有獲。然君位太盛，勢凌乎五，故所為雖正，而不免於疑忌而凶。君子當此，惟內焉有孚，存諸中者皆忠愛之誠；外焉在道，見諸事者無幾微之失。如是其明，而識定分、察事理也，則

可以無逼上之嫌。上安下從之矣，何咎之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雖隨而有獲，以勢凌乎上，其於君臣之義，當得凶也。有孚在道則凶可免者，以其明足以識定分、察事理，故有保身之功也。

九五，孚於嘉，吉。

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君臣之間，同美相信，是孚於嘉也。如是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其吉可知。

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

孚於嘉吉者，以九五位乎中正，有中正之德，故能信乎六二之中正。不然，無其德而勉為信，必始信而終疑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於西山。

上六居隨之極，其相隨之極，固結而不可解，如物之相屬，既拘係之，又從而維之焉。誠信之極如此，王用是以享於西山，當亦無不來格者矣。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所謂拘係之者，以其居卦之終，隨之至極而不容二者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者，壞極而有事者也。其卦以艮之剛而居上，以巽之柔而居下。卦變自賁來，自井來，自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是上下不交也。卦德為下卑巽而上苟止，皆不足有為也。如此，則積弊日深，成法大壞，故其卦為蠱。文王繫之辭曰，治亂相循，亂每生治，當壞極之時，便有復治之機，其占當得大亨。然非可無所作為而得亨也，必急乘其將治之機而有所事，用涉大川之勇以治之，則利矣。其治蠱之術當何如？於事之過中而將壞者，則取先甲三日之辛以更新之，使舊弊盡釐，而不至大壞；於事之既新者，則取後甲三日之丁以丁寧之，詳審圖全，使之盡善，而不至速壞。斯盡治蠱之道，而元亨可得矣。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卦所以為蠱者，以卦體，卦變皆剛上而柔下，是上下不交，無同心共濟之美。卦德下巽而上止，下卑巽則逡巡委靡而無敢為之志，上苟止則因循怠惰而無必為之志，其勢必至於庶事盡廢，而不可勝救矣，故名之曰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而曰元亨者，以蠱本有復治之理，若治之而至於元亨，則壞無不修，廢無不舉，即天下亂而復治之象也。所謂利涉大川者，以當蠱之時，必往而有事於治，乃克有濟也。至於治之道，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固人事之宜蠱者也，實則亂之終即為治之始。天運之返覆而為治者，即此而在，則其先甲後甲正時至而事起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振動飄拂，萬物撓敗，壞而有事之象也，故為蠱。君子之治之，則有道矣。以蠱之時，教化凌夷，風俗頹敗，必有以振作之，使一變其舊染之污習，又以自新乃新民之本。昏昏者不能使人昭昭也。故必育己之德，不使有人欲之戕害焉，本自治以治人，則治蠱之能事畢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當蠱壞未深之時，能飭治而振起之，事尚易濟，故有幹父之蠱之象。占者能如此，是為有子而其考可以免過而无咎矣。初雖蠱未深而事易濟，然既謂之蠱，亦已危矣。不可以蠱未深而以易心處之，必知其危而深自兢惕，為先甲後甲之圖，然後蠱可治而得終吉也。

幹者，支持担当，使百事依我而能立，如木之幹，為枝叶之所依以立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之能幹父蠱者，以其志在於承當父事，置父於無過之地也。若無祇承之意，必不能為此

振作之事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五陰居尊，而九二以剛中之德上與之應，故為子能幹母之蠱之象。然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未免有拂戾之嫌，故又當巽順以處，從容以諭，使之身正事治而已。不可固執陽剛之常道，必伸己志而至於矯拂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能幹母之蠱，以其剛而得中，故幹得其宜也。

案：得中道，只釋爻辭上句，於不可貞無涉。時說，兼該之。誤。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以陽剛之才，居下之上，子能幹父之蠱者也。然過剛不中，則任其明作之才而銳於更張，不免有拂戾之病，其心當有小悔。自其巽體得正觀之，巽則能制其剛而處之審，正則能輔其不中而合乎宜，其於治蠱之道，未為有大過咎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幹父之蠱，雖以過剛不中而有小悔，然巽體得正非率意妄為者，故能成幹蠱之功。不但无大咎，實終得全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當蠱之時，而以陰居陰，才弱不足有為。其於前人已敗之緒，樂因循，憚更變，是寬裕以治父之蠱者也。夫治蠱者，當如救焚拯溺，猶恐緩不及事。今乃裕以治之，則蠱將日深。如是而往，必見羞吝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蠱當用幹而乃裕之，則往而無得於治蠱之事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中居尊而下應九二，賴賢人贊勸之力，以之起弊更化，可以幹父之蠱，而用以成令名於無窮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之幹父蠱而用以得譽，因九二承之以剛中之德也。用賢之效大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陽剛居上，在事之外，其象為有賢德而不任事之人，不肯屈節以事王侯，但自尊德樂義，高尚其治身之事而已。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之不事王侯，真能以道自守不累于俗，其所存之志，可為士君子守身之則也。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此卦二陽浸長以逼乎陰，在人事則君子日盛，小人退聽，進而凌逼之義，故為臨。文王繫辭曰，時當剛長，既有可為之勢，其卦德則說而順，卦體則剛中而應，又有善臨之道。占者值此，則陰類漸去，吾道大行，當得大亨。然不可以時之方亨而妄為也，利於守天理之正，使合此卦之善，而後元亨可得也。況陰陽消長，時運之常。今日陰消陽長，固為可喜，自此而往數至八月，則陰長陽消之時又至矣，寧免於凶乎？君子不可不防之於未然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卦名為臨者，以前此復之一陽，其勢尚微，至於二陽，則浸浸乎日進而不可禦矣。陰自衰微退聽，不能並立，是有相凌逼之意，故名曰臨。

說而順，剛中而應。

卦辭云「元亨利貞」者，蓋以自卦德而言，則兌為說而坤為順，雖挾剛長之勢，而立心和平，舉事協理，無特壯用罔之為也。自卦體而言，則九二剛中而上應六五，雖挾剛長之勢，而在己者不過剛，在人者有共濟，無恣己即戎之失也。此皆臨陰之善道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當剛長之時，而又有此善，故其占大亨。而又云必以正，誠以天之為道，本自如此也。說而順，剛中而應，合乎天道，斯正矣，斯元亨矣。

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又云「至於八月有凶」者，以為今之陽長，固為可喜，然消之期不久即至，當預為之備，不可徒諉之天運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以地臨澤，自上而臨下也，故為臨。君子觀此象，而知臨下之道焉。民性之當復也，君子則有以教之，漸之以仁，摩之以義，勞來匡輔，有加無已，必欲天下之同歸於道。其教之思，臺臺而不可極，直與兌澤同其深焉。民生之當遂也，君子則有以容受而保安之，近而畿甸，遠而海隅，統御有道，撫綏有方，必使天下無一人之不得其所。其容保之者，浩浩而不可限，直與坤地同其廣焉。二端交盡，臨下之道備矣。

初九，咸臨，貞吉。

初、二兩爻本卦之所以為臨者也。初九以陽剛而值侵長之時，凡群陰之類，皆其所凌逼擯斥者也，故為咸臨。苟自處者，一有不正，非臨之善者也。此爻剛而得正，是咸臨而貞者也。故占者值此，若其所以臨乎陰者，皆出於義理之正而非意氣之私，則正可勝邪，吾道可行而得吉矣。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之咸臨貞吉，以其志在行正，故足以勝邪而得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以陽剛當浸長之時，則群陰皆其所臨，故為咸臨。然剛而得中，則舉動合宜，而臨之者得其道。勢又上進，則權力日盛，而臨之者易為功。占者如之，則正可勝邪而得吉。且天下之事，惟吾所為而无不利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之咸臨吉无不利，以小人所為，未順乎天理之正，故咸臨以去之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陰柔不中正而主兑體，居下之上，近乎二陽，為小人在上位，以甘說臨君子之象。非道之說，豈足以動君子，亦何利哉？若能知其非正而憂之，改邪媚而順正理，則无咎矣。此本《大全》小注及《蒙引》。近說，多主泛言小人之臨人，無實惠而務小喜，亦通。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爻言甘臨，以其爻位不當，無中正之德，故以甘說臨乎君子也。既知憂之，則改不正而為正，其咎不至於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六四有柔順而正之德，下與初九之剛正為應，同德相契，內外全孚，相臨之篤至者也。非私暱，亦非貌親。得正人相與之道，何咎之有？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之至臨无咎，以其位當而柔順得正也。苟無是德，則不能與初相臨如是之至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六五以柔中而居尊位，下應九二之剛中，不自用而任天下之賢以治天下之事，善積其聰明而不蔽於私小，是有明哲之德以臨天下者也。誠得人君執要之體，而為大君之所宜矣。將見賢才輔而衆化理，教不必自己出，養不必自己施，而天下已治。何吉如之。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爻所謂「大君之宜」者何哉？蓋以不自用而任賢，乃人君當然之中道。今六五柔而得中，必能不自用而任賢，而行乎中矣，故以為大君之宜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以臨二陽，自始至終而無他，有厚道焉，故曰敦臨。用厚道以臨剛德，其於事則得吉，而於理則无咎也。

本程《傳》，與《蒙引》稍異。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敦臨之吉，以其在內之二陽，而念念與之相順，厚以臨人，如此，吉可知矣。

時說，泛指臨民，亦善。但「志在內也」一語無着落，乃以內為天下國家之內，不知何事是天下國家之外，穿鑿，不辨可知，故斷從程《傳》及《蒙引》。案：先儒解經，必本象傳，今「志在內」句既指二陽，則爻辭「敦臨」，當亦是臨二陽無疑矣。《蒙引》於爻辭則泛言，於象傳則指二陽，參互如此，偶未及定耳。

二二二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荐，有孚顒若。

觀者，德足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此卦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居表正之位者也。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有表正之德者也。故其卦為觀。文王繫辭曰，觀之為道當如何？必致其潔清，而視聽言動之間，皆慎重而不敢輕用，如祭祀上盥以自潔而不荐，則其孚信在中而著於外者，顒然而可仰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卦名為觀者，九五在上而四陰仰之，是以至大之儀表，首出乎上，則位足以為觀矣。卦德內順而外巽，是順以宅心而和平積乎中，巽以制事而裁酌當乎理，德足以為觀矣。德位兼隆，而九五一爻中而且正，是其所為，無一不合乎大中至正之道，可以觀視乎天下而為之法也。

觀，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卦辭云「觀盥而不荐，有孚顒若」，言為觀而能以中正示人，如此則下之人，皆觀之而化，歸於中正矣。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自觀之道而極言之，觀夫天至神之道，其默運者不可測識而氣化順布，為慘為舒，毫髮不爽，此天之所以為觀也。聖人之為觀，亦以其不顯之德、神妙自然者，設而為中正之教，而萬民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無不服者矣。聖人之為觀，不與天道有同揆乎！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象傳曰，風行地上，遊歷周覽，遍及庶物，無遠不至，觀之象也。昔者，先王法此，則巡省方國以觀夫民俗，而因民俗以設教，使天下同歸於中正之道也。

觀民設教，如《書》「人用三德」，及《禮》「國奢示儉」之類，即其事。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九五為四陰所仰，四陰之觀於五者，以相去之遠近為所見之明暗。初六在下，去五最遠，況陰柔質下，不能自振拔，而觀大君道德之盛，故為童觀。言其所見至近，如見童稚也。此其占在閭閻細民，則无足咎耳。若在君子，則甚可羞吝矣。

象曰：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童觀，此小人之道耳，豈君子所宜？

六二，闕觀，利女貞。

陰柔居內而觀乎外，當聖人在上，萬物咸觀之時，而伏處一室，所見有限，道德之全，制作之盛，未能遍觀而盡識也。此如不出戶庭，而外闕以觀，所見者幾何？惟在女子，則為正耳。豈丈夫之所宜乎？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以士君子而闕觀，僅為女子之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三居下之上，夫上則在進可矣，而猶在下之上，亦可以退。然則何所取衷哉？惟觀吾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而已。行之而通則已有適用之具，便進而任國家之事，可也。行之而塞是已無其具，亦退而自治，可也。審進退之幾者，不必觀九五也，內度其身而可耳。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人能觀我生以為進退，則可以進而進，可以退而退，而不失其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六四最近於五。五方以中正觀天下，其禮樂政教，燦然明備，為國之光輝者，四皆得而觀見之。占者遇此，利用作賓於王家。已仕者則朝覲以述職，未仕者則進身以行義，如四之觀光可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四之觀國之光，以其志在得君行道，而尚慕乎賓禮之盛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正所謂中正以觀天下者，君子之象也。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之所行，果能如九五之陽剛中正而全乎君子之道，則自足以觀乎天下而无咎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所謂「觀我生」者，不但自觀一己之得失也，必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民無不中而後信己之能中，民無不正而後信己之能正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陽剛居尊位之上，是賢人不當事任，而道德為天下所仰者，亦君子之象也。居此位遇此占者，必觀其所行，果能居仁由義，尊德樂道，言動可法，容止可觀，如上九陽剛之君子，則可以為人所矜式而无咎矣。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之必觀其生者，以人方觀其德以為法，雖不在位，其志亦當常自慎察，不可安肆而忘戒懼也。

周易說略卷之二

震下
三三
商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嚙也。嗑，合也。物有間之者，嚙而合之也。此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四以一陽間於其中，必嚙之而後合，故名噬嗑。文王繫辭以為，凡事之不得如意者，必有物以間之。此卦既噬而合矣，則其占當得亨通也。又，卦體、卦德、卦兩象及卦變，有威明得中之美，為利用獄之象。夫獄之未決，猶物之間而未合，今威足以斷，明足以照，又得其中，而明不至過察，威不至過暴，以之治獄，則有以服人之心而非立判，亦如嚙物之間者而得合也。是就卦中有此善而斷其然，非謂欲去物之間，必利於用獄以治之。雖先儒有此說，覺與彖傳不合。《蒙引》所判甚明，謂治獄亦有噬嗑之義，則可，謂噬嗑之得亨全在用獄，則斷不可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卦名為噬嗑者何哉？以卦體上下兩陽而中虛，為頤之象。九四一陽間其中，為頤中有物之象。頤中有物，必嚙之而後合，故曰噬嗑。凡事有強梗為之間，必待治之而後合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占之得亨者，事有間則不通，既噬之而合，是間者已去，則得亨矣。又言利用獄者何哉？凡治獄之道，必威明得中乃為可貴，今卦體三陽三陰，剛柔均平，是剛不至暴，柔不至縱也。卦德震動而離明，是威足以斷，而明足以照也。其威明各至，非特卦德為然，在兩象為雷電相合而章，是威與明相濟而益顯也。其剛柔不偏，非特卦體為然，在卦變自益而來，柔自四進而居五，為得中而上行，是剛柔相調而適宜也。卦中有此數端之美，雖卦變以柔居五為不當位，既威明得中，於治獄之道盡矣，故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與電合，威明相須，故為噬嗑。先王取其象，以明著其大小輕重之罰，使人知罰所由加，而不疑於所坐。所以振動大剛小犯之法，使人知法之當守，而不敢輕有所犯也。

案：先王以立法者言，則明罰勅法都立法時事。《大全》吳氏「一時」「平日」二語，非是。以其誤以法字當罰字也。程《傳》云：「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蒙引》云：「明罰即所以勅法。」又云：「如此者，所以振勅法紀，以警有衆，故為勅法也。」細讀可知罰字、法字之別矣。

雷電相合，有噬象，不及噬字義，此《蒙引》說也。愚謂：雷電亦所以去陰陽之間而使之合者，似可兼此二字。但前輩不曾言及，未敢遽入講中。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九無位，為受刑之象。而初在卦始，罪薄，過小，未應得重刑。又在卦下，人之足趾亦處身之最下，故為屨之以校，滅其足趾之象。初惡方萌而遽懲之，則惡由是而止矣。故其象得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所謂「屨校滅趾」者，蓋趾所以行，今禁之早而屨以校，則初必懲而不進於惡矣，故謂之滅趾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二有中正之德，以治獄，存心不偏，聽斷合宜，故其得人之情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則中順有餘而剛斷不足，其所治者又強梗之徒，不免於勞心力、費辭說，而有滅鼻之傷矣。在彼既所當治，在我又能善治，終當使之心服而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二之「噬膚滅鼻」者，以其乘初九之剛，強梗之人難以遽服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既無剛斷之才，又不得用刑之道，故治人而人不服，有噬腊肉而遇毒之象。治獄如此，豈不小有羞吝乎？然時當噬嗑，彼實有罪當治於我，於義為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之遇毒，豈人之難服哉？由爻位之不當，陰柔而不中不正，不足以服人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以剛居柔，寬猛相濟，得用刑之道者，故雖治所難治，如噬乾肺之難噬，亦有以得其情而服其心，有得其金矢之象也。然治獄亦非易事，利於艱難其心，常恐一毫之不明，正固其守，惟恐一毫之不公，則刑當其罪，而人以不冤，乃得吉矣。

得金矢、黃金，只是治人而人服之象，不必作堅直之喻，亦不必作納金矢以求聽，只是聽訟時，原有鈞金束矢之事，故借為人服之象耳。王永啟曾有是說，今從之。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四雖艱貞而得吉，然去刑措之風遠矣，其於治道，未為光大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是慈祥而不流於姑息者，以此治獄，人無不服，故為噬乾肉而易噬，人願納其黃金之象。然刑豈易用者哉？必正以自守，而不敢有所私，危以自持，而不敢有所肆，庶幾刑罰得中而无咎耳。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所謂貞厲无咎者，以用刑者必貞厲以處之，然后所治得當而人始服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以陽剛而過極，是負固怙終，聞言不信者，故至罪大惡極而不可解。又在卦上，當何校之位，故其象為何校滅耳。其占則凶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所以何校滅耳者，正以治其聽之不明也。若能審聽人言，而改圖之於早，則無此凶矣。

二二二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謂人之相接有儀制倫叙之文，以為之飾也。卦變自損來，自既濟來，皆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交錯者，文也。卦德內離明而外艮止，文明以止者，亦文也。故其卦為賁。文王繫詞以為，柔來文剛，是陽得陰來為之助，且內文明則能灼見事理，而達於物情，皆亨道也，故其占當亨。剛上文柔，是剛反以柔為主，而往為之助矣，且艮止於外，雖不失於妄動而不足於變通，是皆不能大有為，故其占但小利有攸往。

柔來文剛、剛上文柔，据《蒙引》說。如此推之人事，則以剛柔交錯作尊卑往來說，以賁之為賁，本在人相相接處見之也。多有以剛柔作文質解者，則《彖傳》當解云，文來而文質，質上而文文，似不及蔡說為順。柔來文剛，如《詩》美諸侯來朝，曰「為龍」、「為光」是也。剛上

文柔，如《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而晉文以霸」是也。推之父子、夫婦，各有此相文之事。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象傳謂，賁之為卦，以卦變言之，自損來，則柔自三來而文二；自既濟來，柔自上來而文五。是皆柔來而文剛，陽為主而陰來助之，得相從之正理，成倫叙之嘉會，故卦辭曰「亨」。然自損來者，又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剛自五上而文上，又皆分剛上而文柔，陰反為主而陽反為之用，可藉榮於一時，非共遵之儀法，故卦辭曰「小利有攸往」。夫此剛柔交錯，即是在天自然之文也。日月之運行，星辰之經緯，無非一剛一柔之相錯而已。文明以止，人文也。

以卦德言之，內離為文明而外艮為止，文明而得所止，是即在人的人文也。上下尊卑，內外彼此之間，燦然有文以相接，實確然循分而各盡。在人之文，不過文明以止而已。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卦之剛柔交錯即天文，人但觀卦之天文，而所以察四時之推遷者，不外此而得之矣。文明以止即人文，人但觀卦之人文，而所以化成天下之道，不外此而得之矣。賁道之大何如乎？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火之光輝照耀乎山，故其象為賁。夫山下有火，明為山所限而不及遠，故君子體之於庶政，則用吾明以明之；凡簿書期會之間，無不立辨，使各有條理，至於刑獄，民命死

生之所繫，則務加慎重，而不敢輕用其明以折斷焉。

明庶政无敢折獄，只是說君子有用明處，有止而不用處，非以此為君子病也。俗講多云，折獄，事之大者，非明之遠者不能。非是。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剛德明體而處下。夫剛德，則所守者固，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明體，則出處之分明，有見幾而作之義矣。是有以自賁於下者也，故為賁其趾之象。所謂賁其趾者如何？謂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九之舍車而徒，以義不當乘，故舍而弗乘也。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人之砥行立節，所以自賁也。

六二，賁其須。

六二陰柔，不得不附九三之陽剛。二中正而三得正，則其相附也非為邪，且皆無應與，彼此黨孤勢宜相附，故二附三以動，相與以有成，猶須之附頤而動，故曰賁其須，言其相附麗而成美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

所謂賁其須，以二之與上俱興起而有為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一陽居二陰之間，二陰為之順承，是得陰之賁而潤澤其身者也。然陰能賁乎陽，亦能溺乎陽，為九三者，豈可溺於所安哉？故必長守其剛正之德而以禮自持，則不敢彼不遜之心而賁濡有常，乃得吉也。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所謂永貞之吉，以三能固守其正，則人將承順恐後，終莫敢陵侮之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四與初九，陰陽正應，本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則不成其賁而皤如矣。四終不忘乎初，其相求之心甚切，有不容稍緩者，所乘之白馬如飛翰之疾焉。然三之求四，其心非有害於四，亦以地近易親而欲與之為婚媾耳。但四之求初甚切，故終不肯顧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之為三所隔而不得與初相賁者，以其所當之位與初遠而與三近，疑若有可求者，故來三之求也。三之求四本非為寇，而求婚媾，四能守正而不與，則亦終無他患，四何疑而不決於從初乎？

自二爻至四爻，道之賁在人已應達者也。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有柔中之德，為賁之主。柔則務為收斂，中則不過其則，故敦本質，尚誠實，為賁於丘園之象。此得禮之本，賁道之善者。然陰性吝嗇，故儀文簡略，為束帛棗棗之象。人而如此，亦可羞吝。然禮者寧儉，有以奢而窮者，未有以儉而敗者，故得終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之終得吉者，以衆方逐末而能務本以為之倡，則公不至於犯禮，私不至於傷財，誠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居賁之極，是當文盛而敝，人心思質之時。能還淳返樸，舉紛華靡麗之習一洗而空之，猶物本有色而返於無色，故為白賁。夫文勝則質衰，本有咎也。今能返之於質，善於補過矣，故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厭文返質，上之志也。今能白賁而得无咎，則澆風可挽，上之志豈不既得矣乎。

五、上二爻，賁道之在儀文度數者也。《蒙引》云，白賁視賁丘園為益還淳而返本矣，二爻還要說得不同：夫五之賁丘園，但務本真尚儉約耳；白則盡革浮文，止用本質。此其不同者也。亦以五之時，文雖盛而未極；上九，則文已極而不容不返也。

一一一一一 坤上
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此卦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故名剥。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時固當止也。而卦德坤順艮止，又有能順時而止之象。古言值此，惟當斂德辟難，不利有所往也。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

卦名為剥者，言陽剥落而將盡也。陽之所以剥者，柔進於陽變剛者使為柔也。勢將使陽盡剥而為純陰之世矣，故名為剥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卦辭云「不利有攸往」者，以卦體言之，五陰盛長於下，小人之勢正長也，固已不宜往矣。以卦德言之，坤順艮止，為順時而自止之象，人又當觀此象而不往也。夫君子之一行一止，皆尚乎消息盈虛，誠以天運如此，人不可違也。剥之時乃陽消而陰息、陰盛而陽虛之時，若猶有所往是違乎天運矣。何利之有？

「順而止之」一段，若云以卦德言之，坤順艮止，必順而止之乃為能觀象也。文勢更順。

象曰：山附於地，剥。君子以厚下安宅。

山本高起於地，今乃反附於地，有摧落之象，故為剝。夫地也者，山之所附以為安者也。凡為人上者，當體此象，厚其在下之人，以自安其所居之位。下不受剝，而上以永寧矣。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

陰之剝陽，自下而上。初六在下，方剝去一陽，是陰惡方形於下，有剝床以足之象。禍雖未迫，而上進之勢則不可遏，其占為必至於蔑去正道而凶，惟見幾而作可也。

剝者，將中傷床上之人而先剝足，及辨其未有漸。小人將去乘權之君子，其事亦有漸，或沮其一事，或害在一人。久之氣焰漸盛，遂大肆排擊，以至正道滅息矣。

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所謂「剝床以足」，以陰方滅陽於下也，其勢必漸進而上矣。

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凶。

六二剝陽之勢漸進而上，其惡漸熾，有剝床而及其幹之象。其上為將來必至滅正而凶，君子所當急避也。

象曰：剝床以辨，未有與也。

剝床而及辨，亦云危矣。然尚小人未有與時事也，至其黨與既成，禍不至此矣。思避禍者，尚可緩哉。

六三，剝之无咎。

六三與上九為正應，羣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是自去其黨而從正人，在剥之時為无咎矣。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所以在剥之時為无咎者，以其獨應乎上而失上下群陰之黨也。

仁義何常？背小人而從君子，斯君子矣。何咎之有。

六四，剥床以膚，凶。

六四陰長已盛，剥陽甚迫，為剥床而及其膚之象。君子至此，何所逃小人之禍，故其占為凶也。

象曰：剥床以膚，切近災也。

所謂「剥床以膚」，言小人之害已迫，實君子切近之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六五群陰之長，當率其類以受制於陽，如貫魚之有序，而以宮人承寵者。然則國有君子，禍敗可挽，而小人亦受其庇矣，何不利之有。

此爻本剥陽之首惡，聖人開以遷善之門。云，若能如此則无不利。无不利三字，正以開誘乎五也。《本義》占者云云，當在言外。剥之无咎，亦指爻說。與此略同。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小人而剥君子，固其尤也。能改而率其類以歸於正，則其始雖有尤，終得无尤矣。聖人蓋深

嘉其自新之美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諸陽剥盡，惟上九一陽在，是尚有一君子存也。此一君子乃善類，人所賴以復興而開治平者，則果實盡落，唯一碩果尚在木末，未為人所食，剥未盡而能復生之象也。若占者果君子也，則當為衆陰之所承載而有得輿之象。若小人得之，則必盡剥君子乃已。君子既盡，彼亦自失所庇而不免於禍，是自剥其廬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所謂「君子得輿」者，君子在上，民所尊養而承載之者也。小人害君子而自剥其廬，則時事終莫可為矣。豈小人之福哉？

二二二二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陽復生於下也。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繫辭以為，陽既往而復反，在人事則正道既絕而復續，善類久塞而復通，有亨道矣。卦德震動坤順，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為：己之出入可無沮滯之疾，而朋類之來亦獲祉而无咎。陽之消始於姤，歷七爻而一陽始

復，天運之自然如此。故其占為：往來循環之期，七日當得來復。又：剛德方長，其占為：吾道大行之機，凡有所施為，皆无不利也。

彖曰：復亨，剛反。

彖傳曰，復之所以亨，前此皆陰長陽消之日，陽無可亨之理。今陽剛既往而復反，是善類復用，正道復行，故有亨理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其「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者，以卦德震動坤順，陽之初動以順而上行，是其施為之際能相時度勢，不激不聚，順乎義理而行，是以在己之出入得以无疾，而朋類之來者亦可以連彙而進，而无咎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所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蓋以自始卦一陰初生而陽消，經歷七爻陽始來復，其自消而息乃天運循環之自然也，豈人之所能為哉？

利有攸往，剛長也。

所謂「利有攸往」者，以陽德既復勢必漸長，以至純陽衆賢用事，吾道大行，何所往而不利乎！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夫天地生物之心，亘古今而無間者也。方其陰盛之日，肅殺方行，生意閉塞，天地之心疑於滅息矣。至此一陽來復，其所以資始乎萬物者於此復萌，而後知化育之機，固無時而息也。不可以見天地之心也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初動於地中，陽始復之時，其卦為復。先王觀此象，以陽之微而當安養也，遂立為法制，於冬至之日閉關，使商旅不得行，而為后者亦不省方，上下皆安靜以養微陽。先王之順天時而贊化育，此其一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九，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又居事初，是人心一念之失，未至離道之遠即復於善，而不至於有悔。如此則天理日純，聖域優入，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失不遠而即復，所以修吾身也。人能知其不善速改以從善，修身之道，豈有他哉！

六二，休復，吉。

六二柔順中正，近初九之賢而能下之。資其善以自輔，則力不勞，志不苦，而學以成，德以進，休美之復也，何吉如之。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之不遠復，克己復禮之仁者也。二能虛以下之，故休復而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制行已不善矣。又處動極，躁而無常者也。以其居復之時，故為頻失頻復、復而不固之象。惟其頻失也，故其占為將陷於惡而厲。幸其頻失而能復也，故其占又為可返於善而无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雖不免於厲，然既能復，是過而能改，於義為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六四柔而得正，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陽為應，是與衆俱行而獨復於善。非特立之士，其誰能之？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四之中行獨復，以其處流俗污世之中，獨能唯道是從，而不繫於其類也。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是居尊而好善，勉勉循循而巳者，為篤實以復善之象。如此則事無過舉，无悔之道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之敦復无悔，以其處中而體順，本有是中德，能敦篤其志以中德自成，故可以无悔也。

《蒙引》云，初九之不遠復，乾道也。六五之敦復，坤道也。愚謂，不遠之復，顏子以之。敦復，曾子以之。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上六以陰柔居復終，陰柔則不能振厲以復於善，居復之極則反而不復。故為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所謂凶者如何？必有自外之災，自己之眚焉。所謂災眚如何？假使用行師也，終有大敗；敗而不已且以其國君凶，甚至於十年之久亦不克征。唯其怙終不悛，故其禍至於如此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迷復之凶，以其反乎君道也。君道固在乎能復也。

一一三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實理自然之謂。此卦變自訟，九自二來居初。以剛在內，心之實也。又，為震主，動而不妄者也。存發皆實，故为无妄。文王繫之辭曰，无妄者，正而可亨之道也。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皆正而可亨者也，故其占為大亨。誠能動物也，又必利於正，

正乃謂之无妄也。苟不然，而匪正則妄矣，必有眚而多災咎，不利有攸往而多沮滯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夫子釋彖曰，无妄之為卦，以卦變言，九自二來居初，是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道心為主，心無不實也。以卦德言為動而健，是勇於義而不牽於私也。以卦體言，則九五之剛健中正而應六二之柔順中正，同德相信，不接以偶也。合而觀之，是內外、人己之間，無一不正也。故其占大亨而必以正，以天命之當然本自如此也。合乎天命則天祐之，故利耳。若夫所謂「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蓋以无妄者正而已。既云无妄，而乃有匪正之往是妄也，將何之矣？妄則逆乎天命而天命不祐，尚得有所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象曰，天下雷行，振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善順天時，養育萬物，使萬物各遂其生，亦因其所性而不為私。聖人與天，總一无妄之理而已。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以剛在內，為卦之主，是存發皆實而无妄者也。如是而往以應事，則誠能動物無適不宜，何吉如之。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无妄而往，則志無不得。感應之定理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六二柔順中正，但因時順理而為所當為，至於利害得失之間，全付之度外，而無所作為於前，無所冀望於後，有不耕亦不獲，不菑亦不畲之象。占者能不謀利、不計功如此，則何人不可處，何地不可居，何事不可為？隨所往而皆利矣。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所謂不耕獲者，言其因時順理，為所當為，而未嘗計利之心稍存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本亦无妄，但所處不得其正，在人事則為所居非其地，所遇非其人，所遭非其時，有莫之致而得災者，故占得此者，為有无妄之災。其无妄之災如何？如或繫之牛，行人牽之以去，而邑人反遭詰捕之災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而為邑人之災，此所謂无妄也。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能自守者也。下無應與，又宜自守，故其占可固守其正而不輕有所為，則无妄動之咎矣。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可貞无咎，以其能固有此理而不失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有純粹至善之德，而得位行道者也。下應六二中正，又有同心同德之臣也。君臣道合，內治已修，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或有無故非意之事，但當從容安靜不必為之勞攘，久當自定矣。故其象占為无妄而得疾，可勿藥而有喜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已无妄，乃以意外之疾而欲藥之，則反為妄矣。恐且因藥以致疾，豈可輕試乎？從來國家以輕舉妄動而召禍敗者，皆此類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本亦无妄者，但以處時之極而不知變，有不當行而行者。故雖无妄而行有眚，无攸利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以无妄之行而致災者，以其窮極而不知變通也。

《蒙引》以為，極而不知變，如尾生、孝己之行。夫所謂變是變其執一，非變其无妄也。无妄自是上九好處，世豈有宜變无妄而為妄者乎？无妄者，貞也。窮不知變者，諒也。觀君子

貞而不諒，而致災之上九，窮則知无妄解矣。

二二二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此卦以艮畜乾，為畜之者大。又，所畜者乾，為所畜之大。又，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能日新其德。既為畜止之大，又為蘊畜之大，故其卦為大畜。文王繫之辭曰，大畜之道，利於以正。以畜止而言，禁奸制暴，必以正法；以蘊畜而言，積學修德，必以正道，乃得通利也。然卦體有尚賢之象，故占又為不食於家而食於朝，吾道大行而吉也。六五不應於乾，為應乎天之象，故占又為能濟艱拯變而利涉大川也。

程《傳》，利貞以下，單指蘊畜之大，相承說去。今據《蒙引》，兼畜止說。分占為三，實《本義》意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孔子釋彖曰，卦名為大畜者，以內卦為乾，是內之存主剛健而不屈於物欲。外卦為艮，是外之踐履篤實而不浮華，有光輝之不可掩。由是內外交養互發，理之得乎己者，日進而不已，而德為天下之至德矣。所畜之大，孰過於此，故名為大畜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卦辭云利貞者，以卦變言之，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是以剛德進而居師保之位也。以卦體言之，上九之陽在上，而六五居其下而尊尚之，是尚賢也。以卦德言之，又為止健，是畜止強梗之人也。夫剛自下而上，苟非大正則德不稱位，而人莫之戴；尚賢，苟非大正，能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者不能；健者，至難止也，苟非大正，則自反不直而人有不服。三者皆非大正不能，故曰利貞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卦辭云「不家食吉」者，以六五尊尚乎賢，必能養賢以誠，賢者見用之會，故云吉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又云「利涉大川」者，以卦體六五下應乎乾，是其所為能順乎天，則得時措之宜，斯足濟艱難、拯陷溺而不困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象傳曰，以天之至大而在山中，為大畜之象。君子觀此象以大其蘊畜，多識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而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於以畜成其德焉。蓋德雖具於吾心，而實大備於古人之言行。古人之言行，即其德之散見者也。吾識而得之，則萬理會於一心，而一心統乎萬理，德之量於是而全，斯其為大畜也已。

畜之為義，兼畜止、畜聚。大象單言畜聚，六爻單言畜止。

初九，有厲，利已。

乾為艮所畜，故六爻以相應為相畜。初九陽剛欲上進者，六四居上得位而畜乎己，勢不可敵，故其占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利在止而不進也。初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占蓋戒辭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爻言「有厲利已」，以已而不進，則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輶。

九二陽剛足以有行者，為六五所畜而不可進。以其處中，能審平時勢，自止而不進，有輿說輶之象，時止而止者也。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九二之為輿說輶者，惟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至於有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以陽居健極，極則難畜；上一陽居畜極，極則不畜，故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同類相從，同德相濟，故不相畜而俱進。於是三逐上而進，有良馬逐之象。然為九三者，不可輕於進也，利於艱難以審幾，正固以自持，真見其可進而後進。且日閑習其用世之具，凡所以為載為防者，無一不備。以是而往，則相時而進，進而不窮，成器而動，動而不括。何不利之

有！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九三所以「利有攸往」者，以上九與之合志，同欲行道而濟時，故相汲引而不沮抑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六四，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當其微而早畜之，所謂禁惡於未發之時，猶童牛而即加牯以制其舐觸之性也。如是則我无禁制之勞，彼無捍格之患，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制惡而有刑禁力制之勞，非為上者之所快。六四之止惡於初而得元吉，用力甚少而成化甚易，固其心之所喜矣。

六五，豮豕之牙，吉。

六五畜九二，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柔中則有善處之術，居尊則有可為之力。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於是察其機，持其要，塞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若豮豕之牙然。夫二剛躁之物，其猛利在牙，強制之不能也，惟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禁惡而得其機，會如此則天下無不可止之惡，吉何如之。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制惡有道，遂能止惡而得吉，斯誠天下之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居畜之極，畜極而通，豁達無礙。前此正畜之時，常求通而未得矣，至此何其若天之衢，任雲氣飛鳥之往來而無所阻蔽也。其為亨通何如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爻謂「何天之衢」何也？謂其道之鬱積而不得施者，至此乃得大行也。

此爻只作畜極而通說，既不可說畜止之人，亦不可說受人畜止，似自為一義。時說，作強梗盡化、天下順治之象。非不可通，然不如《傳》義之圓滿矣。

䷗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口旁也。此卦上下兩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故名為頤。頤，食物以自養，故為養之義。文王繫之辭曰，養之為道，必得正則吉。蓋人之所養有二，一則養德，一則養身。當觀所以養德者，果能寡欲以養心，集義以養氣，不以異端亂正學，不以曲學害大道，則得其正矣。當自求其所以為口實以養者，果能窮不為苟得，達不為倖獲，不以饑渴害其心，不以嗜欲汨其性，則得其正矣。得正如此，乃得吉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彖傳曰，卦辭云「頤貞吉」者，言人之養，必能順天之理，循物之則而得其正，則吉也。云「觀頤」者，言人之養，一在養德，當觀其所養，果在道德仁義而為正者乎？抑在異端曲學而為不正者乎？故云觀頤也。云「自求口實」者，言人之養，一在養身，當觀其自養者，果合乎義理而為正者乎？抑徇乎私欲而為不正者乎？故云自求口實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試即頤而推言之，頤之為道，不特在人養德、養身之間而已也。天地之施氣化以養萬物，此養也。聖人用爵祿以養賢，因之施恩澤以養萬民，亦此養也。頤之時不既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象傳曰，山下有雷，元氣鼓動，萬物得養，故為頤養之象。君子觀此象以自養，以為養德者，不止在言語也，而莫切於言語，故慎頤之所出而不敢妄發。養身者，不止在飲食也，而莫切於飲食，故節頤之所入而不敢濫進。君子於養之道，為得其要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初九陽剛在下，本能自守而無所羨慕於外者，如靈龜之咽息而不食。然居動體而應六四之陰，見可欲而動矣，是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也。既動於欲，則必失其所守，而敗節喪義，無不為矣。故凶。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固守不終如此，可貴者安在乎？

六二，顛頤，拂經於丘頤，征凶。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者也。若顛倒而求食於初，是以上求在下，既拂乎經常之道而不可行矣。若向乎上而求頤，則又非其正應。上之勢力雖足以養人，而非其所與，必不見聽，往必取辱而得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之征凶，以卑下之流，既無可求之理，勢要之家，亦非宜求之人。初與上皆非其類，故無所往而不困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陰柔，不中正而處動極，是以昏昧之質，制行邪僻而躁於動者也。其所以為頤，皆徇利而害義，縱欲而滅理，拂乎頤之常道矣。雖其事屬天理人情之正者，亦縱肆之極，不免於凶。至於十年之久，終不可用而无所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凶而至於十年勿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乎頤之理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陰柔，不能養人，而居上則有養人之責。然柔而得正，庶幾知所以求塞責者，況所應又

正，乃初九之陽也。故賴其養以施於下，雖自上求下，為顛倒乎頤而實吉。然其下賢之心，又恐其不專也，必如虎之視下，眈眈而不他求食，逐逐而相繼。則於人為不二，於己為不怠，乃可以養人而不窮，而无負責之咎矣。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之吉，以六四賴賢以養人，則賢人之功皆其功，而上之德施，光顯於天下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居尊位，以養人為常者也。乃陰柔不能養人，而賴上九以養，固拂為君養人之常矣。然為君而才不足，賴有賢師傅而順從之以養人，是以其正道也。苟能守此正道而不變，則惠不必自己出，而人賴其養，斯吉矣。若不度己之才而自用以冒險，若涉大川以求濟，則斷乎不可也。

拂經，全在不能養人上，其賴上九之養，只帶言耳。不可連賴上九之養，亦為拂經。講居貞，雖從不能養人說起，亦不可並不能養人亦為貞。立言全在抑揚輕重。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所謂居貞之吉，能巽順以從上九之賢，而委之以養人之任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居大臣之位，六五賴其養以養人，是物皆由之以養也。任大、實重如此，必危厲自持，

不敢暇逸，乃勝任而吉。然上九以陽剛而在上位，有能濟之才，又有可濟之資，於以濟天下之艱危，而施養人之功亦無不利，固無負於由頤之任者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厲吉者，居由頤之任而知危厲，則無人不得其養，而福慶大被於天下矣。

二二三 巽下
兌上

大過，棟桡，利有攸往，亨。

此卦之體，四陽居中而過盛，故為大過。其在時事，為當有大過乎常之事。文王以為，時當大過，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也。而卦之上下二陰，不勝其重，其象為棟桡才弱者，不堪任大事也。然卦體為剛得中，卦德為巽而悅，是有可行之道，故其占為利有攸往而得亨。才德過人，乃克有濟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夫子釋之曰，卦名為大過者，陽為大，卦體四陽聚於中，大者過盛，故為大過也。

棟桡，本末弱也。

卦辭云「棟桡」者，以卦之初與卦之上，皆陰柔而才弱，不足以任天下之重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卦辭又云，「利有攸往亨」者何也？以卦體言之，則剛雖過而二、五得中，是剛斷雖若有餘，而能裁之以中，發必適宜。以卦德言之，則內巽而外說。內巽則其心善入，於人情物理而知之深。外說則有和悅之氣，而不乖乎物。以此而任大事，則道有可行，利於有所往乃亨矣。

大過之時，大矣哉！

由此觀之，人當事宜大過之時，必得剛中巽說之才，而後可濟。其為時義，不亦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本養木，乃至滅没乎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而為大過之行，獨立於衆人之中，而守其至正，雖為流俗之所不與，而未嘗懼；至於舉世不合而遯世，則亦怡然自得，而未嘗有所悶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當大過之時，初六陰柔能慎者。巽體尤能慎，且居巽體之下。巽而又巽，過於畏慎者也。為藉用白茅之象。夫物而藉之，可謂慎矣。必藉之以茅，且藉之以白茅，慎之至也。率此術以應天下事，尚何咎之有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六之取象於藉用白茅，以其陰柔而在下位，畏慎之至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當陽過之時，與初六密比而相與，是其剛稍過而得柔者以濟之。為楊已枯而復生稊可以復榮，老夫而得女妻可成生育之象。如此則無過極之失，其占當无不利也。

二、五爻辭與象各自為義。程《傳》復援剛中立解，不如《本義》之洒落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所以取象於老夫女妻者，言陽過之始而得柔者相與以濟之，則過而不過也。

九三，棟桡，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有棟之象。九三以剛而居剛，過之甚者也。動則違乎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其象為棟桡，而占則凶也。

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之過而致棟桡之凶，則人不可以輔助之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以陽居陰，剛柔得宜，過而不過者也。以當天下之大任，足以負荷而不桡屈，如棟之隆起，吉之道也。乃下應初六之陰，而復以柔濟之是有它也。則柔之過而必至於廢事，必致羞吝矣。

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棟隆之吉，言其勝任而隆起于上，不桡敗乎下也。

此及九三象傳，並據《蒙引》說。時說釋「不可有輔」，言過剛之人不受輔助。釋此節，作不桡於初六之陰柔。並本自程《傳》，亦自可通。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陽過之極，已過於剛而失當矣。又比上六過極之陰，又過於柔矣，欲相助以成功，必不能濟。如枯楊之生華，無益於枯；老婦之得士夫，終不能育也。不足有為如此，无僨事之咎，亦无匡時之譽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生華，華雖暫榮終不可久，無益於枯也。老婦而士夫，不惟不能育，求助而得此人亦甚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乃不避險難，過涉而滅頂，其事誠凶矣。然於義則无咎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之凶雖與事無濟，仁至而義盡矣。豈可咎責之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坎之為卦，一陽陷于二陰之中。其象為水，其德為險、為陷。此卦上下皆坎，故名為習坎，重險之象也。文王以卦體中實，有有孚心亨之象。故繫之辭曰，人處重險之中，必能有誠信之心以安於義命，始終不為僥倖苟免之圖，則中有定主，不為得喪所驚、禍福所怵，而身常亨通。身處險而心亨，則能靜觀時變，熟察事機，遇理有可為、勢有可乘，必成出險之功，而可尚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

卦名習坎者，險而又險之義也。所謂患難交至之衝，艱危並集之會，最難處者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卦辭言「有孚」者，何取也？以坎之象為水，其流也，每足乎此即通乎彼而未嘗盈溢。其流乎坎中而行險也，率其不盈之常，萬古一致而未嘗失其信。人之處險中有定主而不妄動者，正與相似，故云「有孚」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卦辭云「維心亨」者，以卦之二、五以剛在中，是有誠實之德存主於內，身雖處險而心自亨。

也。卦辭云「行有尚」者，以處險而心亨，則安而能慮，可以往而有出險之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試即險之道而極言之：天之險，其高不可升是也。地之險，山川丘陵是也。王公知險之可以自防也，亦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保衛民人而守其國焉。天、地與王公各有其險，險之時用不誠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為水。水流洊，仍而至，是為習坎。君子觀此象，取其重習之意。以之治己，則常其德行，日新又新而不厭；以之治人，則習其教事，朝厲夕飭而不倦。以為德行必習而後純，教事必習而後安也。

初九，習坎，入於坎窞，凶。

初六陰柔，既非濟險之才，居重險之下又值難濟之勢，其陷必益深矣。故其象為當習坎而遂入於坎窞。其占為凶也。

時說，多作「由習坎而入於坎窞」。《蒙引》不從。然於習坎二字殊少着落。今玩《經》文，重在入字，則習坎只帶說耳。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之習坎入坎何也？蓋濟險之道，在有孚而心亨，惟剛中者能之。今初六陰柔，正與相

反，失其道矣，乃居重險之下，安得不凶乎？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在坎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則有孚而心亨者，雖未能大有為，猶可以求小而得也。九二非才德之不足亨，命之未亨耳。

坎字亦輕帶說，如初爻習坎之例。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剛中如九二，乃僅求小得者。以其未出乎險中，雖有才德，未能大有為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六三陰柔，既非濟險之才，不中不正，又非柔善之行。以此而履重險之間，安有自出之理？故來亦坎，往亦坎。往則上坎在前，是前遇乎險矣。來則下坎在後，是後又枕乎險矣。前後皆坎，進退維谷，吾見其坎日有甚焉，將入於坎之窞而不能自出矣。占者得此，決不可用，惟當退避耳。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之坎坎，是終无出險之功也。此其所以不可用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居尊，而六四近之，有君臣之分。而當在險之時，為君者有求賢共濟之心，為臣者當有

委曲求濟之道。故其所以上交於君者，但當盡其誠悃，不必拘繁縟之文也；但當求其感悟，不必拘進諫之正也。如人之交際，無八珍九鼎之富，而但樽酒與簋，無饗飧牢禮之盛，而但貳之以瓦缶，無曆階升降之儀，而但以此禮自牖以進結。積誠以動則疑者可格，因明以通則迷者可悟。始雖以在坎而多艱阻，終能與其君成濟險之功而无咎矣。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四之但用樽酒簋貳者，以在險之時，剛柔相依以共濟。故上之情下接，下之情上交，不必拘禮文之末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尚在坎中，大難未解，是坎陷之地尚未盈滿之象。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德與勢皆可為，且當將出之時，將來必成治安之功而險者以平，是坎陷之地至既已平坦之象。占者如此，則險陷可出而无咎矣。

九五陽剛中正，是能有孚心亨者。坎不盈，是坎陷之地尚未滿，滿則為平地矣。與《象傳》水流不盈不同。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當坎不盈之時，雖有中德，為時所厄而不得為大，久必至於既平而後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置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陰柔居險極，無濟險之才而處至厄之地，其陷益深，終難自出。為係之以微纆、置於叢棘之中，至於三歲之久亦不得脫之象。其占如此，凶可知矣。

微纆，索也。三股曰微，兩股曰纆。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陰柔，與有孚心亨者相反，失濟險之道矣。故其凶至於三歲之久，非但時勢之難也。

三三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附麗也。卦名為離者，取陰麗於陽之義。此卦上下皆離，故其名不易。文王以為，物之所麗，利在得正，如臣之委贄，士之托交，以至一事一物之間，莫不有所所麗，皆貴得所處之正也。得其正，則可以亨矣。既麗於正，必得柔順之道，如畜牝牛則得吉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谷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象傳曰，卦名為離，取附麗之義也。如日月則麗乎天，百谷草木則麗乎土。在天地之間者，無無所麗之物也。其在人道，為君臣必皆有明德以麗乎君臣之正位，則以正朝廷者正萬民，可以化天下而成大正之風俗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卦辭言「利貞亨，畜牝牛吉」者，何也？蓋卦體二、五以柔麗乎中正，是所麗得其正而貞矣，故亨。且以柔而麗乎中正，是柔順之道既得矣，是以云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離象為日月之明相繼而作，重明之象。大人法此以明其明德，使德之本明者繼續而無間，由是發為光輝，著為事業，以照於四方，一如大明之照下土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初九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剛則不安於下，明則有可進之才，故其志在上麗而急於進，有履錯然之象。謂其舉動紛錯，失其常度也。此惟不知敬之故耳。占者若能敬之，詳其義理，持以慎重，則无此錯履之咎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戒履錯者以敬，所以辟此躁動之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柔順居中得正，是其所附麗者得其中而合乎正，是為黃離。此離之大善而吉者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之黃離元吉，以其得中道而無偏倚。故象為黃離，占為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三居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為日昃之離。言盛過當衰，如日下昃之光也。夫盛衰循環，理所必然，達者安常以自樂，聽其自至可也。若或不缶而歌，則不能自處，而唯大耋之嗟矣，何益乎？適自速其亡而凶耳。

鼓缶而歌，只是安常自樂之象。缶是常用之器，故借為常義。大耋之嗟，只是以衰為憂之象，亦不拘定是憂老死，此所謂占之象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何可復久，虽憂無益。君子所以貴乎順理自安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處上卦之初，後明將繼之時也。凡繼人以有事者，當和緩詳密，乃能有濟。九四乃以剛迫之，急遽而無漸，有突如其來如之象。必至激變生災，而焚如、死如、棄如矣。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當繼人有事之初，而突如其來如，則其身必至於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柔居尊，柔麗乎中。己之所處，可謂得其道矣。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二陽，是時勢所遇有不得其安者，必以不保其位為憂而出涕沱若、戚嗟若，則危者以平，終必保其位而吉矣。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之以憂懼而得吉者，以其所麗者王公之位，憂所當憂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而能及遠，則威震而刑不濫，王者用此道以出征，有嘉美之功在折其首惡。所執獲者，匪其醜類。此王者吊伐之師，无殘暴之咎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者用剛明以出征，以寇賊奸亂我邦國，不得已而征之也。豈殘民以逞者哉？

三三三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此卦上兌下艮。以卦體言，柔上剛下而交相感應。以卦德言，艮止而感之專，兌說而應之至。以卦象言，又為少男而下少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咸者，交感也。

文王繫之辭曰：觀咸之成卦，知人有感必有應，感而應則無不通矣，其占固當得亨。然其所以感者，必出於正，方能利而無不通也。苟能以正，即取女一事而言，亦當得吉。可見，貞之必利而感之，不可不出於正也。

彖曰：咸，感也。

卦為咸者，交相感之義也。天地無無對之物，此感則彼應，所應復為感，自然之理。卦有此義，故曰咸。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卦辭曰「亨利貞取女吉」者，何也？蓋以剛上柔下，本其定位。今卦之二體，兌說在上，艮剛在下，是剛柔之二氣，此感彼應，以交相與，固已見感應之理矣。卦之德，艮為止而兌為說，止則感之專而無他，說則應之至而樂從，人已相感之善者也。卦之象，又為以艮之少男而下兌之少女，男下乎女既非瀆倫，以少配少又非過時，男女相感之善者也。感而如此，必通之道，至正之理也，有然矣。是以能亨而又曰利在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

《蒙引》云，二氣，指剛柔兼造化人物言。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自感通之理而極言之：天地之氣交相感，而萬物即於此而化生，聖人以同然之理感乎人心，而天下即成親遜仁讓之風而和平。夫天地之感，感也，萬物化生，則通矣。聖人感人心，感也，天下和平，則通矣。即此而觀，可見天地有天地之感通，萬物有萬物之感通。無無對之物，亦無不應之感。誠於此，即動於彼。天地萬物，總一致而已。則天地萬物之情，不於此而可見乎。

天地感，時說，作天地感萬物，詳文理似不如是。斷從程《傳》，作二氣相感。《蒙

引云，萬物化生，還是天地之感而通處，通屬天地。此句蓋為《本義》「極言感通之理」下解。又，《本義》「感有必通之理」句，通字似貼亨字。與通天下之志及人口頭所言感通者不同。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卦象山上有澤，是以澤之潤而感乎山，以山之虛而受乎感，咸之象也。君子體之，知人心，一為私意所蔽而不能虛，則先人者為主，而感應之機窒矣。雖有至者，亦捍拒而不能受。故虛其心，使中無私主以受人之感焉，則無感不通而物來順應。亦如山之受澤之感也。初六，咸其拇。

此爻居咸之初，是感於最下而所感淺，如孤寒之士、疎遠之臣，勢分之接於上者，無相親之便，情意之投於上者，又無相得之雅。雖欲感乎人，而人未為之感。自人身取象，正如感人而以其拇，雖欲進而未得遂其進也。

《本義》云，「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實通卦之鈴轄。《蒙引》以為，即虛以受人之理。最宜玩。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所謂「咸其拇」者，言物之志欲外感乎四，雖感之淺而未足以進，已非虛以受人之道矣。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六二在初之上，在人為當腓之處。陰柔而不能固守，是不能虛以待物，躁妄先動以感人，為感以其腓之象。腓之為物，欲行則先自動者也。感而如此，則有自失之凶矣。然二又有中正之德，是氣質雖躁而心則知義順理者也。能居其所而不妄動，則吉矣。此爻有是病，又有是德，占者隨所處以為吉凶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雖凶而能居則吉者，以六二之中正順德也，順則不妄動以取害矣。

九三，咸其股，勢其隨，往吝。

九三有陽剛之才，而為主於內，宜自守以正者也。乃以初、二兩爻皆欲動之，故三亦不能自守，如股之隨足不能自主者然。其所持循，惟知隨人而動，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不克自樹者也。如是而往，則業廢而功墮，名敗而節喪。何咎如之。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所謂「咸其股」者，三因初、二妄動，乃亦不能自處，故象乎股也。其志惟在隨從乎人，不能自立。所執如此，亦甚卑下而可羞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居股之上，膺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也。心者咸之主，其感物當正而固。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周公為之戒曰，人心之為感也，若能於應事接物之間，一

視乎理之當然，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且確乎其如是而不可移，正而固如此，則雖不期於得人之從也，而信從者衆矣，何吉之不獲，而悔之不亡乎！不然，而憧憧然以往來，方一心以為感也，而又一心以求應，一心以為應也，而又一心以為感。失其廓然大公之正而著意以感物，所感者能幾何乎？惟其朋比之人，乃從爾之所思而已。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所謂貞吉悔亡者，凡人不正而感則有害，既正而固矣，是未嘗有不正之感以致害，故吉而悔亡也。若夫憧憧往來者，既以私感物則不能及遠，而於道為未光大也。未光大，一作其心私小說。

九五，咸其脢，无悔。

九五在心之上、口之下，當脢之處。脢在人身，與心相背，而不能感物者也。公繫之辭曰，咸而以其脢，是孤介絕物，舉世莫與之人。自感道言之，固為未善，然終不至於招咎而取尤，尚可以无悔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萬物之理，皆在吾性分之內。今乃一無所感，其志如此，亦末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陰柔，不能感人以實者也。居說之終，則務為媚說。處咸之極，則當口之處，而兑又為

口舌，故為咸人而以其輔頰舌之象。感人不以實，而但為利口以取悅。此小人之恒態，豈足以感人乎？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所謂咸其輔頰舌，謂其徒滕口說，未嘗有感人之實也。

三三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此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為分之常。震雷、巽風，二物相與，為氣之常。以巽而動，為應事之常。陰陽皆應，為人情之常。四者皆理之常，故其卦為恒。文王繫之辭曰，人而能恒，則所行當得通達而無過失。然其所謂恒者，必利於得經常不易之正道而守之，乃可謂之恒有必然者，然後設施之際，无往不利而得亨无咎也。

《蒙引》云，恒亨无咎，已是指貞者言，但未說出貞字。下句方丁寧出，利有攸往即是亨无咎意。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象之傳曰，恒者常而不變，久於其所之義也。以卦體言之，震剛在上，巽柔在下，是尊者統於上，卑者承於下，各得分位之常也。以卦象言之，震雷而巽風，夫雷動則風發，二者相

須，交助其勢，氣之常也。以卦德言之，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人之動作一有不順，則理勢俱礙，本其巽順以為發用，乃人事之常也。又，以卦之體言之，在二體則震剛巽柔之相應，在六爻則內外剛柔之相應，是尊卑之際，彼此相須，情義相孚，乃人情之常也。四者皆理之常，故卦名曰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固能亨且无咎，而又言利貞者何也？蓋言恒不以正則久非其道，利貞者久於其當然之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亦惟理之當然者而已，況在於人而不利於貞乎？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其言利有攸往者何也？蓋言人能久於其道而有終，自無往不宜而有始也。有大涵養則有大設施，守之也固則行之也力，理有不可誣者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試極言恒之道：日月之附屬於天也，能久照矣，是照臨其所恒也。四時之寒暑推遷也，能久成矣，是成歲功其所恒也。聖人本純一之心為悠遠之政而久於其道，天下因而化之以成美俗矣。是道者，聖人之所恒也。觀其所恒，而知天地自有天地之所恒也，萬物各有萬物之所恒也，天地萬物之情不可見乎！

朱子云，有个人在此，决定是有个羞惡、辭讓、惻隱、是非之情。《蒙引》云，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動者常動，靜者常靜，飛者常飛，潛者常潛，常常如此。不如此者，謂之變恒。

愚案：日月句，不重得天，重久照。四時句，不重變化，重久成。聖人句，重久於其道，不重天下化成。以此段是言其所恒也。或講云，日月久照以得天也，四時久成以變化也。失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與，交助有常，故其象為恒。君子體恒之義，其立身也，一於大中至正之道，而不變易其方所焉。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與四為正應，本理之常也。在此爻則不然。自初而言，則居下而在初，勢分開而情意疎，未可深有所求也。自四而言，四震體而陽性，震善動而陽好上，其情不下接也。況又隔於二、三，其勢又有所阻，是四應初之意異乎常，而尤不可以常理求之矣。惟明者乃能見幾而作。今初六柔暗不能度勢，又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施欲其報，必竭其忠，必盡其歡。如此，雖其所以求乎四者亦理之正，必且起隙生怨而得凶，无有所利也。甚矣，浚恒之不可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恒之得凶，以其位在恒之始，而求乎四者過深，不能度勢以自全也。

九二，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是處非其位、遇非其時者，本宜有悔也。然在恒卦而居下體之中，是能久於中道，處置得宜而守之無失，則其悔可亡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宜有悔，而悔亡者，以其能久於中道故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以九居三，正得其正，本有德者也。然過剛不中，質近躁而養未純，故志從乎上，心慕富貴利達，而不能久於其所。初志雖可觀，而晚節頓改，則人皆賤之而奉之以羞恥之事矣。其象如此，占者若貞而不恒，則必吝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人而不恒其德，則無所往而不得辱，何所容於天地之間乎？

九四，田无禽。

九四以陽居陰，處非其位，不當久者也。不當久而久，徒用力而無功，故為田而无禽之象。占者田則無獲，而凡事亦不得所求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久而非其當處之位，雖久無益。安能得禽也乎？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六五以柔中應九二之剛中，而在恒卦是常久其順從之德而不易者，可謂正而固矣。然此乃婦人之道也，故婦人占之則為吉。若丈夫則非所宜矣，故夫子得此則為凶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之貞如是則得吉者，以婦人之道，當順從一人以終其身者也。若夫子立身行己，則當以義自斷制。若從乎婦人之道，而以柔順為常，必得凶矣。

上六，振恒，凶。

上六在全體則居恒之極，在上卦則處震之終。夫恒極則反而不恒，震終則動而過動。又，陰柔之性，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為速動其恒之象。躁率失常，所為必敗，故其占為凶也。

案：諸家多作以振為恒。愚意欲以浚恒之例。浚恒者，深求以常理也。則振恒者，亦當作變動其常道也。未知是否。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振恒而在上，豈能有所成乎？故大无功而得凶也。

此本程《傳》，與《本義》「居上非其所安」句義協，故從之。

三三三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此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文王繫之辭曰，方一陰之生，陰猶獨未群也，及二陰浸長，小人之交合矣。雖九五當位而有應，其勢已危。為君子者若能順時而遯，則能自伸其志於隱約之中，道雖不亨於天下，而猶亨於一身也。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遂侵凌君子。自古小人之害君子，未有能獨免者也。聖人蓋不獨為君子謀矣。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卦辭曰「遯亨」者，謂身既遯而道乃得亨也。其所以能遯以致亨者，以九五之陽剛中正，而下有六二之應，小人之惡未形，便自見幾遯去，是能與時偕行也，此所以得亨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卦辭又曰「小利貞」者何也？以二陰浸長，將恃勢以凌君子，故告之正道以止之。

遯之時義大矣哉！

夫此陰方浸長之時，勢必害正。失此不去，則悔將無及。其處之之義，不亦士君子立身之大節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天雖無意於絕山，而山自不能及乎天，遯之象也。君子體之，以遠絕乎小人，未嘗用盛氣厲聲之惡也，能使之自不得近，殊為甚嚴。蓋君子平日自守之道，非法不習，非禮不動。小人自有心折神服，而不敢近者，亦如天之與山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此爻居遯卦之下，是遯而在下乃遯之尾也。夫遯貴及時，今為遯之尾，恐將有不及避之災，亦甚危矣。占者但當晦處靜俟，庶可免患，慎勿有所往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尾之厲，惟不知早遯而尚往耳。如不往，則何災之有。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以中順自守，當遯之時而能收斂其德，不自表著，以期於必遯，人真能以利祿榮名移易其心，是自固以黃牛之皮，莫能有解脫之者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所謂「執用黃牛」者，自固其必遯之志，而人真能移奪之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戀，不果於遯。有疾如此，恐將及於禍，亦甚危矣。夫此係戀

之情，惟用之以畜臣妾則得吉耳。豈可用之他事也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遯之可危者，以其有比暱之疾，志氣固憊而不能自振也。畜臣妾吉者，言此係遯之情，惟此為宜，不可施之於君子出處之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四下與初六為正應，是其所好愛者也。然乾體剛健，其象為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惟以理自克之君子，乃能如此，則身遯而道亨，可得吉矣。夫小人不能絕其所好，則不應此占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惟君子，雖有所好而能遯。小人則不能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德望隆盛之人也。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初無忤害之意，九五見幾最早，不待小人有言，便決於遯去，全身全節，不辱不殆，遯之嘉美者也。占者能得出處之正，如是則吉矣。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所謂「嘉遯貞吉」者，以能正其志，則動必以正而不為苟容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上九陽剛，則有果斷之明；居卦外，則陰禍未及其身；下無繫應，則無所牽累能得意於遠去，是遯之從容自得，綽有餘裕者也。占者如此，何不利之有。

《蒙引》云，嘉遯如張子房，肥遯如四皓。一是嘗在位而隱，一是逸民。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所謂「肥遯无不利」，言其處之甚裕，坦然而無礙也。

三三三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此卦四陽盛長，陽德方壯，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文王繫辭以為，時當大壯，固君子有為之日，苟恃其壯而妄為，或失正，或正而不固，則勢有餘而理不足，何利之有？占者能正而固，則其所為皆合乎道，而進無不遂矣。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傳曰，卦之名為大壯者，以卦體陽長過中，是大者方壯也。以卦德言，乾剛而震動，是挾能為之資，而濟以必為之志，則為必成，而進必達，此其所以為壯也。

程《傳》云，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卦辭云「大壯利貞」者，言當大壯之時，有陽德而大者必當以正也。夫此正大之理，睽天地之情亦不外乎此。觀其為復、為載、為生、為成，總無纖毫私曲，亦只是正大而已。天地之情於此可見，則大壯者豈不利在貞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象傳曰，雷作於天上，其聲烈烈，其威赫赫，勢甚壯也，大壯之象也。君子體之，凡非禮之事不肯踐諸身，是能自勝其人欲之私矣，何壯如之。

初九，壯於趾，征凶有孚。

初九以陽剛之資而處下位，則不安於下。又當壯時，其力足以進，是在下而銳於進者也，故為壯於趾之象。夫在下而銳于進，則拂於理而忤於勢，必遭裁抑而致困窮。行而得凶，有可信者矣。

象曰：壯於趾，其孚窮也。

在下而特壯以進，信乎其必窮也。

九二，貞吉。

九二以陽居陰，不得其正，是其所為不免於特壯矣。然所處得中，則其宅心平恕，不肯為過甚之舉，故猶可因以變其特壯之為而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以因中求正，則能遂其進而得吉也。

此據《本義》之說。程《傳》云，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此說直以居柔處中為貞，不作因說及戒占者一層。江元宿主用之。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之所以貞吉者，以其處中，故因以得正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過剛不中而當壯之時，是在小人則用壯，憑恃血氣，而不顧理之是非、勢之可否，在君子則用罔，蔑忽人世而不見有足以介意之事，足以難我之人。占者如是，雖正亦厲，況不正乎！所謂「貞厲」者如何？如羝羊之觸藩，而羸困其角者然。蓋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也。

羸，只是摧困不能透過之意。蔡氏以為拘繫纏繞。記之俟質知者。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此一爻，在小人則用壯，在君子則用罔，有不困敗者乎？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

大壯之道，利在於貞。今九四以陽居陰，為失其貞，宜有悔者也。然惟以陽居陰，則不極其剛，故雖不貞而有可轉而貞之理。故戒占者曰，若能正固而不恃壯以進，則得遂其進而吉，而失貞之悔可亡矣。其吉而悔亡者如何？藩決不羸，而前無所阻，壯於大輿之輹，而進無不

利。

藩決句，是人阻我。壯於句，是我自能進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之藩決不羸，言其能轉而貞，尚可前進而無所阻抑也。

六五，喪羊於易，无悔。

卦體似兌，有羊焉，故能皆牴觸以進。六五以柔居中，柔則巽懦而不敢進，中則知安常分而不輕進，是忽然失其牴觸之壯矣，故為喪羊於易之象。夫困敗之辱，每由壯進而致。初之征凶、三之貞厲、上之不能退不能遂，是也。今雖失其壯，然亦可无悔矣。

象曰：喪羊於易，位不當也。

六五之喪羊於易，以其柔而居中而莫能進於大壯之位，為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上六在全體為壯之終，在外卦為動之極，其志壯矣。然質本陰柔，其才弱矣。志壯則好進喜事，而不能以義自安，才弱則所為多阻，而不克有濟。如羝羊之觸藩，既妨乎角而不能退，又碍乎身而不能遂，進退皆不可也。所為如此，何所利乎？然猶幸其不剛也，能知變計而艱難以處之，待事機之可進而後進，則得吉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之不能退不能遂，以其所以自處者不審慎而致詳也。艱則吉者，艱難以處則審慎而致詳矣。故不能退遂之咎，可以免而不至於長也。

三三三
坤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此卦之象，為日出乎地之上。此卦之德，為順而麗乎大明之君。又卦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皆上進之意，故名為晉。晉者，上進也。文王以為，日出地上，是明盛之時，順而麗乎大明，是有致主之德，柔進而上行，是虛中納賢之君。當是時，有是德而遇是君，其占為康國之侯，用以得大君之寵，錫馬衆多，而晝日之間三次接見也。

彖曰：晉，進也。

卦名為晉，上進之義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卦辭云「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以卦象為明出地上，天下明盛之會也，卦德為順而麗乎大明，是臣有順德忠貞以效職也，卦變為柔進而上行，是君有柔德虛中而禮下也。當明盛之時，以忠貞效職之臣，而遇虛中禮下之主，故為康侯以功見寵，多受賞賚而顯被親禮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照臨萬國，物莫能蔽，其象為晉。君子觀之，而知吾德本明，不可使之有時而昏也。於是乎格物致知以啓其機，誠意、正心、修身以致其實，使吾德之本明者，煥然超出於物欲之表，莫有能蔽之者，亦如日之出乎地上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六以陰居下，當方進之始，其應又不中正，故為進而見摧之象。占者遇此，亦惟以道自重而守其正，則得吉。蓋在下而始進，未能遽信於上。苟不見信，亦惟雍容寬裕以處之，無急於求上之信，則无咎矣。不然，欲信之心非汲汲以求進，則悻悻以傷義，豈君子自守之正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當進而見摧之時，但當獨行其自守之正，而不為利達所移也。裕无咎者，以初未受官守之命，故不見信而可以寬裕自處。若有官守，則非所宜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

六二中正，其德可進也。而上無應援，莫有汲引之者，故欲進而愁。占者遇此，不可以無援而急於求進也。但歛此德而靜以俟之，此君子自守之正也，則中正之德久而必彰，自遂其進而吉。為六五柔中之主之所寵遇，而受茲大福於其王母矣。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之受茲介福者，以其有中正之德，自當見用於世，故始雖愁而久自彰也。

六三，衆允，悔亡。

六三不中不正，其德不足有行，宜有悔者。以其志在上進而欲順乎上，與下二陰之志同，是以為衆所信而得其助，則可以有行而悔可亡矣。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所信乎三之志，以其欲上行也。蓋晉之時，士君子皆欲進而有為，而三之志與之同，故皆信之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九四不中不正，而在上體，是德虧行僻之人而進據高位，非其宜矣。其患得患失、貪而畏人之情狀，有鼫鼠之象。雖其位出於君之所與，非不正也，德之不稱，終必失之。故其占為雖貞亦危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四之為鼫鼠貞厲，以其不中不正而處高位，為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以陰居陽，宜有悔矣。然居離體之中，是以大明之德而在上也，坤居其下，是下皆順從

也。其明德足以得民，而多助之至如此，何為不遂！故其占為悔可亡也。夫當晉之時，人情易於計較得失，占者若能盡其在我，而去其計功謀利之心，於或得或失概勿之恤，則往而得吉而無不利矣。蓋德既足以得民而為人所順從，自有不求而至者，何必計利而後得利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以六五之德為下所順，而又能盡其在我，去其計較得失之心，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往而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上九以極剛而處進極，恃強好進之甚者也，故為晉其角之象。占者若以此而任大役，重則不可，惟治其私邑則雖危而猶得吉尚无咎也。夫以悻悻之剛而勝夫統治之小邑，其視大有為之略何如？即其所據之理非不正也，亦甚可鄙矣。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剛進之極，而維可用以伐私邑，其視明德之盛，足以安天下定四海者遠矣，於道為未得光大也。

䷢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此卦下離上坤，明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文王以為，人當暗者在上，明而見傷之時，自失其正不可也，直遂其正亦不能，惟利於艱難以守其正而已。收斂其德，使人不知其明而明者自在，則為善處明夷之時者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卦名為明夷者，以離火之明而入坤地之中，明為地掩，故為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以卦德而言，離之文明而在內，坤之柔順而在外，是內有文明之德而外則能柔順，以當大難而無患。昔者文王當紂之時，實用此道矣。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卦辭所謂「利艱貞」者，言當明夷之時，宜自掩蔽其明德，不使外見也。於卦何取？蓋以六五一爻，近上六之暗主，是其難在內而不可避也。五以柔中自守，是能正其志而不失其明也。昔箕子為紂至親，卒以全身而全德者，用此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離在坤下，是明入地中，其象為明夷。君子觀此象以臨莅衆人，不察察以為明也，常自韜晦以含容之，而實則至明，於人之賢奸、事之當否，無所不照焉。此為合於明夷之道矣。

初九，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明而見傷則不得上進，故為于飛垂其翼之象。占者之君子，當於行以避之，雖困窮而至於三日不食亦可也。然傷之之始，事尚未顯，惟知幾之君子能識之，衆人固不識也。故當其舍祿位而有所往，則主人訝其去之早而有言，君子豈以世俗之見怪而遂遲遲其行哉？

此據程《傳》、朱子《本義》作一串說。若云，於行則不食，有攸往則主人有言，所以不合，無適而可也。

象曰：君子於行，義不食也。

君子之於行義，當去則去，雖至於不食，亦以為義而安之，不以為意也。

六二，明夷，夷於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以至明而漸近暗體，見傷必矣。然較之三之正應，四、五之同體，則為尚遠，故傷而切，有夷其左股之象。人之用足，任右不任左，故傷左股，為未切之象也。當此之時，必須拯而免之。其所以拯之者，又須馬壯速速拯之，如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乃可身名兩全而得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之所以得吉，以其柔中得正。有此順德，故能審時觀勢，當傷之未切而急救之，得處明夷之法則也。

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三以剛居剛，是有剛正之德者。又在明體之上，是以天下之望，而在具瞻之位者。乃與上六暗主為正應，而屈於其下必遭疑忌而見傷。豈特使三之明德不得展，且肆其昏德而播惡於下矣。為九三者，若前進為民除害，當無不克，故為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之象。然放伐大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若上六之惡一日未稔，則天命一日未去，臣節一日不可不守。故又戒占者，不可以急疾為正而輕為之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以在下之明而去在上之暗，必實有為民除害之志，如狩之去害苗者，而不以天下為利，乃可成大功而大有所得也。

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

六四坤體，坤為暗處，故為人於左腹之象。言人之居污朝，事暗君，已在隱憂之處也。所幸者，以柔正居暗而尚淺。柔正則其德足以去，居暗尚淺則其地得以去。故猶可得遂其遠害之心，於出門庭而遠去也。

象曰：入於左腹，獲心意也。

既入於左腹矣，猶能出門庭而遠去，是得其免患之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以柔中之德，居暗地，近暗君，有不可避之難而能艱難以正其志。箕子之明夷如是，貞之至也。占者遇之利於貞，如箕子而已。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所謂箕子之貞者，外雖暗，其明之在中者固自在，不可得而息也，故謂之貞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上六以陰居坤之極，是為極暗。在諸爻之上，是為暗主。故其象為，不能自明其德甘為欲蔽而至於晦。初也登於天，據高位以傷人之明；後也入於地，自傷而墜厥命。觀於象，而知帝命之靡常、主德之宜慎矣。

象曰：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

初登於天者，言其位之無所不統，足以照臨四國也。後入於地者，惟其德之至暗，失為君之法則也。

二二二 巽上
離下

家人，利女貞。

此卦九五、六二各得其正，是一家之人內外皆正，家道於此而成，故為家人。文王繫辭以爲，一家之人固欲其無不正，而最難正者莫如婦人。故正家者，利在先治其內，謹閭內之教

而使女得其貞，則內正而外無不正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一卦，其辭曰「利女貞」者，蓋以六二柔順中正而在內卦，是女得女之正而正位乎內；九五陽剛中正而在外卦，是男得男之正而正位乎外。男女各得其正，豈細故哉？乃天地陽健陰順之大義也。此卦辭之所以欲先治乎內而利女貞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自二、五兩爻觀之，二以柔順中正而為主於內，有母之象；五以陽剛中正而為主於外，有父之象。乃知一家之中欲其皆正，必有嚴君以主持整飭之焉。所謂嚴君者，父母之謂也。父母以各正者，端範於上則無不正，而家道成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自諸爻推之：上為父，初為子，是父得父之道，子得子之道也。五為兄，而三為弟，是兄得兄之道，弟得弟之道也。五與四為夫婦，三與二為夫婦，夫得夫之道，婦得婦之道也。一家之中，內外、尊卑各得其道，而家道已正。天下者，家之推也。既已正家，則風化有原，而天下可自此而定矣。若非先正乎內，何以使各正如此哉？此卦辭之所以云「利女貞」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上巽下離，是風自火而出，如風化自家而出，故為家人之象。君子思所以正其家，則不徒求

之家也，而先脩其身。一言也必有其物，而非虛誕無稽之言；一行也必有其恒，而非游移不常之行。如是則身修矣，身修則家齊，而風化之本端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以陽剛當有家之始。初之時當閑，九之剛又能閑，為閑有家之象。蓋乘衆志之未流而立為法制，明長幼之節，立男女之坊，篤其恩義使不相夷，正其倫理使不相陵。閑之如是，則無嘻嘻之失，而亦不至有嗃嗃之傷，而悔可亡矣。不然，至其既變而後制之，悔何可免？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之閑有家，以此時家人之志猶未變，當及是時而閑之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凡事皆稟承於夫、子，無所自遂，惟在中，主飲食饋餉而已，是女子之正也。自能宜室家，成風化，而得吉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之得吉，以其有柔順之德，以巽從乎夫、子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以剛居剛，雖正而不中，治家而過於剛者也，故有家人嗃嗃，不堪其嚴之象。治家而過

剛如此，少傷其恩矣，故必有悔而厲。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一於寬而恩勝義，致使婦子嘻嘻然，笑樂之無節，雖一時歡洽，而家道必敗，終不免有羞吝之事矣。治家者，與其縱而廢禮，寧嚴而使之知畏也。

《蒙引》云，嘻嘻，非九三嘻嘻，家人嘻嘻也。程《傳》云，與噉噉相類。又云，卦無嘻嘻之象，蓋對嘻嘻言。

象曰：家人嘻嘻，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過剛，以致家人嘻嘻，雖少傷恩，然於治家之道，尚未為失也。若婦子嘻嘻，則失治家之節制而家必亂矣。

六四，富家，大吉。

六四，以陰居陰而在上位。以陰居陰，是順乎正道有能致富之資，而在上位，是利權在我，又挾能致富之勢。自能開財源，節財流，而富其家，大吉之占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之富家大吉，以其有順德而又在上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在已既有刑家之德，而又得內助之賢，以德配德者也。王者以是道而至於其家，則正家而天下可定，不用憂恤而吉可必矣。

至於其家，猶言施於家。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者，五愛二之柔順中正足以內助，二愛五之陽剛中正足以刑家。一德相孚，是以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陽剛，能治家者也。居上則為家之主，卦終則有家也久。故言正家久遠之道，能有孚以篤其恩義，又能威如以正其倫理，則既無嗃嗃之悔，又無嘻嘻之吝，終吉而無凶者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爻辭所謂威如之吉，非作威以加諸人也。乃反身自治，使一言一行皆出於正，人自畏服之謂也。

二二三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之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物之睽也；中女、少女，志不同行，婦人之睽也。故其卦為睽。文王繫辭以為，人情乖異，不可有為之時也。然以卦德言之，則內悅而外睽；以卦變言之，則柔進而上行；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應乎剛。有是三者之善，故其占雖不可大事，而小事之無甚賴於衆力協同者，猶可有為而得吉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象傳曰，卦之名為睽者，蓋以卦象取之。自物取象，則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物性之睽者也。自人取象，則中、少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人心之睽者也。故謂之睽。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睽則不可有為矣，而卦辭又曰「小事吉」者何也？以卦德而言，則和悅之德與文明之德相麗而並著，是存心和平而又達於事理，可小事之本也。以卦變而言，則自離而來、自中孚而來、自家人而來，皆柔進而上行，是柔而得進，可小事之機也。自卦體而言，則六五之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在我有柔中之德而所應又得其人，可小事之勢也。有是三者，是以雖不可大事，而小事猶可得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人知睽之為睽，而不知睽之適所以為合。試即睽之理而極言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睽矣，而化育之事則同也。男位乎外，女位乎內，睽矣，而倡隨之志則同也。此為此之物，彼為彼之物，睽矣，而應求之事則類也。靜而別則睽，動而交則合，此理之自然也。睽也者，各正以立本，合同而成化。睽之時用，不其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卦象上火下澤，二卦合體而性不同，是於同中有異也，故為睽。君子以之處世未嘗不同也，而能持其理之至正介然不苟，則同而實異矣。不肯絕物，亦不肯徇物，君子其善體睽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當睽之時，以有合為善。初九上無正應，有悔者也。然九四雖非其正應，而實與之同德。同德相應，戮力共濟，其悔可亡矣。初以無正應而失所以行，繼以同德相應而可以有行，為喪馬勿逐自復之象。當睽之時，又不特同德者當與之黨也，即非同德而為惡人，亦不宜拒絕之。當其相遇，亦與之接見，乃可以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初九之見惡人，非本心欲見之也，聊以辟咎而已。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

二、五陰陽正應，宜相遇者也。當睽之時，則不相遇而相戾矣。然以其相應也，即為君者或失於下接，而為臣者終不可以自外，必盡其匡救，感以至誠，委曲相通而得遇，如遇之於巷者然，則睽者合而无咎矣。

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求之太殷，事之太勤，疑於為邪。然本其正應，所謂君臣之義不可廢者，即委曲相遇，未為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二陽皆欲與之合。故見其輿後為人所曳，其牛前為人所掣，而為上九者，遂疑其為二陽所污也。猜狠方深而欲絕之，故其人有去髮劓鼻之傷焉。有正應而不得合，是無初也。然邪不勝正，妄求者必無所得，無其事而見疑者，其疑必釋，故終合於正應而有終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之象為見輿曳者，以其位居二陽之間，不得其宜也。无初有終者，邪不勝正，二、四之求自去，而得合於上九之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陽而無陰為之應，睽而孤立者也。然初實同德，是遇元善之夫，而與之相交孚信，則睽者合而共濟有人矣。當睽之時，難合而易離。必常存敬慎，而危厲以處之，乃可保交孚之美而无咎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之交孚无咎者，言既有同德者與之相信，則可以有為而其志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六五以陰居陽，則才不足以濟，有悔者也。雖然有是悔而終得亡之，何也？蓋六五有柔中之

德，而下有九二之應，時之方睽既有彼此相求之勢，而五之柔中又有虛己下賢之誠，其於二也，若噬膚之易合矣。如是而往，同心共濟，何功不成，尚何咎之有？此所以悔亡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五之合其宗黨，如噬膚之易，是睽者不睽，則往必有功而得福慶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九與六三為正應。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睽而孤立者也。其疑六三也，以為必受污於二陽，見其若豕之負塗，且以無為有，如載鬼之盈車，於是遂欲決去之而不與偶，先固張之弧以待之矣。然本無是事者，其事必白，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後則說之弧矣。蓋知其匪寇而實婚媾也。由是而往，至於和暢之至而遇雨，則睽者合而孤者不孤矣。豈非吉乎？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遇雨之吉，言平日之多疑至此亡去，故睽者合而吉也。

二二二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此卦下艮上坎，見險而止，故為蹇。蹇者，足不能進，行之遇難而不前也。文王繫辭以為，

卦固見險而止，然不可終於止也，必當有以處之。其處之之道，則宜向平易而不宜向險阻。又，卦變自小過來，陽進居五而得中，是向西南而得所安之象。若退而人艮，則限於陽而不能進，是不宜走險之象。故其占利西南之平易，而不利東北之險阻也。當蹇之時，必得大人以為依，乃可以濟難，又必守正而不為僥倖之時，乃可得吉。而卦之九五，陽剛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爻以上，皆得其正，有貞之義。故其占利於見大人，依之以濟蹇，所以濟蹇之事，必守正而不要為，乃吉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彖傳曰：蹇之為義，難而不進也。此卦之所以為蹇者，以坎德為險，而坎居上，是險在前也。艮德為止，而艮居下，是見險在前能自止而不進也。夫見險知止，非有定見者不能，誠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卦辭所謂「蹇利西南」者，以卦變自小過來，九進居五而得中，是陽入坤順平易之地而得所安，故曰「利西南」也。所謂「不利東北」者，以卦變自小過來，若下入於艮，則阻於陽而不能進，其道窮而不通，故曰「不利東北」也。所謂「利見大人」者，以卦體九五剛健中正，大人也，往而依之，則蹇可濟而有功也。且卦體自二以上，皆得正位，有貞之義，故曰

「貞吉」。能貞吉則不特可以濟蹇，即以之正邦可也。夫當蹇之時，必往西南，貴乎審勢也；必見大人，貴得所依也；又必得正，守道不二也。如是而後，得乎所謂處蹇之道，而蹇乃可濟。蹇之時用，不其大矣哉！

卦變自小過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是本卦所具之象，未嘗有退入於艮之事也，特設言之耳。凡卦變自某爻入某爻，皆指一爻，彼卦在彼處，此卦在此處也。今小過與蹇，下體皆艮，豈有可自彼入此之理？故設言之，以入艮為冒險之喻，以無可安頓處為道窮之喻。說家每略而不言。竊為此說，未知是否。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本峻阻，上復有水，人所難盡，蹇之象也。君子觀此象，知行有不得，是吾身之蹇也。惟反求諸身，自修其德，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而蹇可濟矣。

初六，往蹇來譽。

初六陰柔在下，而當蹇時，無濟蹇之才，亦無濟蹇之位，犯難而往，適以得蹇。能退處而不往，則有見幾識時之譽矣。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所謂「往蹇來譽」者，非謂其終於不往也，宜待時而動耳。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精忠盡節之臣也。正應在上而在險中，大君在難也。以是臣遇是事，不避萬死一生之難以求濟之，是王臣之蹇而又蹇者也。其蹇而又蹇，凡以濟君之難而已，初非以其身之故也。臣節至此，良可嘉矣。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王臣之蹇而又蹇，其成敗利鈍未可逆料，縱使不濟，亦終无可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有陽剛之才，而不當事任，切近坎險，又大難方殷之時，若欲往而有為，則必遇蹇。惟退而反就二陰，乃得其所安矣。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三之宜反就二陰者，蓋以下二陰愛慕九三之才德，而樂與之相依，此三所以宜反就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六四居大臣之位，而陰柔才弱，欲獨往濟險，必至於蹇矣。然柔順得正，能退而連九三剛正有為之人，與之合力，則險庶可濟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之往蹇而必來連者，以九三當位而實也。當位而實，才德具備，故宜與之連，以濟國家之蹇也。

九五，大蹇朋來。

九五君位，而在險中，其蹇乃國家安危、宗社存亡所繫，天下之大蹇也。然以其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足以致天下之賢俊，必有同心同德之朋來助之者。將見智者效謀，勇者效力，而蹇之濟不難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之大蹇而得朋來者，以其有中正之節著於天下，足以感激賢才之心，而使之來助也。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才弱而當蹇極，若欲自往，益以蹇耳。惟來就九五，附陽剛中正之主而與之濟蹇，則險可出而有碩大之功，吉可知矣。占者值之，利於見有德有位之大人，從之以出險而圖功也。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之「往蹇來碩」者，以其志在乎九五而欲與之同心共濟也。云「利見大人」者，言大人有德有位所謂貴也。人之欲出蹇圖功者，宜從乎貴以有為也。

二二二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此卦下坎上震。卦德居險能動，動而出乎險之外，是禍難已散，故名為解。文王以為，難之

既解，乃否極泰來之初，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且卦變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皆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之義。故占者利於西南，以平易之道，培生理於凋瘵之餘，保元氣於方復之日，使其時无所往也，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以休養之，必享無事之福而得吉。即其時尚當有所往也，亦宜早往早復，不致久擾以滋多事，亦必成安寧之功而得吉矣。此善處解之道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卦名為解者，以卦德言之，是當險之時能動而有為，既動而有為，遂能易危為安而免乎險，故名為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卦辭云「解利西南」者，以卦變自升來，三往居四而入坤體，坤德平易而卦畫又為得衆，是往以平易之道與民休息而得衆心也。云「其來復吉」者，以卦變九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能合處解之道，來復以得吉也。云「有攸往夙吉」者，以九二得中則審於時，宜能蚤往蚤復以成處解之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自解之道而極言之，不特在人事有解也，天地之氣鬱閉既久則必發散，是天地解也，於是奮發和暢而雷雨作焉。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然後百果草木皆從而甲而生意以萌，從而坼而生

意畢暢矣。天地之所以成化功者，亦不外此。解之時，不其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交作，是天地所以解萬物之屯者，故為解。君子體此義，於人無心失理之過，則赦之而不問，於人有心為惡之罪，亦宥之而從輕，亦所以解萬民之難也。

初六，无咎。

難既解矣，初六以柔在下而上應乎剛，是自處得剛柔之宜也。難既解而自處得宜，何咎之有？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與四應，剛柔相際而不偏，既不至有多事之擾，亦未嘗有廢事之害，難既解而處之如此，於義為无咎也。

程《傳》：主自處得宜說，於象傳義字較切。今從之。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夫解難之功，每成於君子而敗於小人。九二上應六五，是以剛中之德而操舉措之權者。卦中六五為君位，餘三陰則小人也，九二能除去之，因以得中行直道之君子，有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此臣道之正也，占者若能守此正道，以去邪任賢，則朝廷清而天下定矣。何吉如之。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之所謂貞吉，以其得剛中之德，好惡不偏，故舉措自當，是之謂貞，是故得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不中不正，而居下之上，是無才德而竊據高位者。當草昧之時，位浮於德者固多。至於難既解而公道昭，則據其非分之人固黜辱所必及者也。故為其人本宜負物而乃乘車，遂致寇奪者至之象。方其得此非分也，即不出於營求攘奪而近於正，然非其德之所堪，亦可羞吝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負而且乘，彼固自以為榮，自識者觀之，亦甚可醜也。其得而必失也，乃德不稱位而自致此害，將又誰咎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九四與初六皆不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當解去者也。四陰初陽，其類不同，四亦庶幾能解之者？四若能解去其在下相屬之陰，如解爾之拇指然，不同類者既去，則同類之朋自至而與之相信矣。苟不能決去不正之應，知幾之君子方將望而避之，欲其至而一心相信，得乎？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之必欲其解而拇者，以其不當位而相應乃不正之私交，不可不解去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則未免與小人共事。人君而與小人共事，其害可勝言哉？故教占者曰：君子必有以解去小人，乃得吉也。五既陰類，與小人易相比溺，安能必其果有解也？此惟信之於小人之退耳。蓋君子有解，則小人必退。苟其未退，則是君子尚未有解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而有解，則小人必退矣。小人不難去，患君子之未能解耳。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上六以陰居卦之上，小人而據高位以禍天下，隼之在高墉之上者也。占者能解而去之，有射隼獲之之象。夫權奸既去，則善類獲安，朝廷清明，元元有慶，无所不利矣。

《蒙引》云，六五言人君之解小人也，上六言大臣之解小人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所謂「公用射隼」者，以小人亂國蠹民，悖逆已甚，必當解而去之也。

二二三 兌下
震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此卦卦體，損下卦之陽以益上卦之陰。卦象損兌澤之深，以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剥民奉君之象。剥民奉君，民固損矣，民貧則君不能獨富，君與民俱損也，故卦名為損。文王繫辭

以為，損之為卦，乃於常賦之外而別有所取，本拂乎人情之事，固難得吉而无咎，不可以貞而利往也。誠能損所當損，必萬不得已而後為之，是損之不妄而有孚信者，則民皆諒其心之不得已，故其占國事可濟而得元吉，謗讟不興而得无咎，雖出一時權宜，而萬世救時之法不能外乎此，是可貞也。推而行之無所阻抑，且利有攸往也。既損乎下而取之矣，其用之之法何如乎？必當凡事節約而後可，即祭祀之大事，二簋之薄，可用以享焉，他可知矣。不然，取之於下本出於不得已，而用之者則得已而不已，豈不公私俱困乎？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卦之名為損者，以其卦體下卦本乾，上卦本坤，損下卦之陽以益上卦之陰，其為道有自下而上行以益君之象，國事之損者也，故謂之損。

時說多云，損下以益上民固損也，其損之道實上行而君亦損，故謂之損。其說亦巧。細詳語意，殊不如是。民損君亦損，意尚在其道上行之後。故斷从程《傳》。若作文，則任便可。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非人君之美德，而有吉占何也？損雖不美，而能有孚是不妄損也，則人皆諒其心之不得已，故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也。其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不幾於尚儉而失之固乎？夫二簋之用，應有其時，惟損之時而然，非可以為常法也。試以卦畫言之，固損下卦之剛益

上卦之柔矣，豈凡為剛者皆在所必損，凡為柔者皆在所必益乎？損剛益柔亦自有其時耳。極之萬物之理，其損也益也？益之極，其盈也；損之極，其虛也。孰非與時偕行者乎？然則二簋之用，亦時焉而已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象傳以為，山下有澤，下深而上益耳。損下益上之象，故為損。君子體損之義，知吾身之當損者，莫如忿與欲。故於忿則懲之，戒其過而使之中節；於欲則窒之，防於微而使之不流。二者既損，而身無不修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以陽剛而應六四之陰，能益乎上者。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急公而忘私，於義為无咎矣。然居下而益上，分有所限而情易以疎，必當酌量其交之淺深，而自損以益之乃可耳。既欲其有忘私之忠，又欲其知納忠之節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之已事遄往者，以六四求益之志與之相合，故速往以益之也。使其志方他屬，而不與合，雖欲往益而無從矣。此又益上者所當酌也。

《象傳》「尚合志」上承已事遄往，其實並「酌損」義俱明出。聖人化工之筆，真不可及。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志在守正，不肯妄進，故占者利於守道義之正。若其不貞而妄有所征，則降志辱身，其凶必矣。夫立身剛直，不肯妄進之臣，不過自守而無所損耳。然能上起君心之敬憚，下為有位之儀型，振風俗之頑懦，折奸雄之逆萌，其益人國家，為何如乎？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之利貞，言其守剛中之道以為志，不肯變其操而妄進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一爻，正卦之所以為損者，下卦本乾，損上爻以益坤，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之象。人之相與，雜則不專，故貴於有所損也。一陽上而一陰下，是一人行而得其友之象。人之相求，專則無間，故能得友也。此爻所言，致一之道也。

說家多以「三人行」為一人損去，與《本義》不合。

象曰：三人行，三則疑也。

三人行則當得友，若三則雜而疑其所與矣，故當損去也。

一人、三人，非以人數言，只同道不同道之喻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陰柔不立，是其疾也。乃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疾，所謂以友輔仁，從善克己之道。

也。然改過貴勇，遷善貴速，誠能急於損疾，使初過來相益，則雖柔必強而有喜。占者如是，亦无咎矣。不然，徐徐圖之，何能有瘳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無疾，人之大慶。有疾，而能因人以損之，復於無疾，則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柔順虛中以居尊位，而當損之時，是人君能虛己以受天下之益者也，則天下誰不損己自盡以來益之。故賢者各効其德，出於心之誠然，如或益我以十朋之龜而不能辭者。賢才輔則天下治，大善而吉之道也。

此本程《傳》，較任土作貢之說為優，終不及《本義》渾妙，但難敷衍耳。據《漢書·食貨志》有大龜、公龜、侯龜、子龜四等，皆以兩為朋，又皆以十朋為數，而差等其值，是數龜者以十朋為數之盛也。故云「十朋之龜」，大寶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之得元吉，實本其柔順虛中之德，為天所祐。故受天下之益而不能辭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惟以天下之利而惠天下之民，當無不被其澤者，不必有所損乎己也而所益已大矣。為人上而能如是，可無負於代天子

民之責，而无咎也。然其所以益民者，又必出於愛民之誠而無功利之私，以純正之心行純正之政，貞之至也。所行皆得而吉，澤可遠施，而利有攸往矣。益下之道如此，則人心咸悅而得人之臣服，無遠近、内外之限矣。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為人上者，能無所損而有益於下，是其道大行，天下皆被其澤，利人濟物之志，至是乃大得也。

䷩ 益
巽上 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此卦之體，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有人君自損以益民之象。民富則君不獨貧，君民皆益之道也，故其卦為益。文王繫辭以為，益之為卦，固恩澤下寵之時，卦之九五中正，六二亦以中正應之，君臣一德，益民有道，將行無不得矣，故其占為利有攸往。又，巽震二體皆木，為舟楫之象，濟險有具者也。故即以涉大川，其占亦無不利。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卦之名為益者，以卦體損上卦之陽，益下卦之陰，是損君之有餘，以益民之不足，民自感惠

而說无疆矣。夫此所以益下者，實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德意出自朝廷，而徧於窮簷，天下之民，無不被澤，豈小惠私恩之可比，其道不大光乎？上不自益，而自有其益，此卦之所以名益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卦辭云「利有攸往」者，以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其所以益民者，無非良法美意，而有民說道光之慶也。又云「利涉大川」者，以巽震二體皆木，舟楫之象，涉險之具也。有是具而當益時，其道乃行而利涉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進而言之：夫益之為卦，其德為動而巽，既有有為之才，而又有漸入之功，其德業日進於无疆而莫之能限矣。此人事之益也。卦體上卦本乾，其陽畫自上而下，天之施也。下卦本坤，其陰畫自下而上，地之生也。天施其氣，地生其形，舉萬物而並育之，其益周溥而無方所矣。此造化之益也。凡此皆時之所為也，即推之一切人事、物理，凡其由退而進，自虛而盈，其道亦皆本乎理勢之自然，無不與時偕行者。時未至，不能先；時既至，不能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之與雷，其勢相益。君子觀此象而求益，於己之事，見有善也則遷而從之，遇有過也則懲而改之，能遷善則過益寡，能改過則善益純。二者之相益，亦猶風之與雷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震動之主，才足益下。虽居下位，當益下之時，而有六四之應，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無所報効，利於大作益天下之事。其大作也，又必大善而吉，乃无過咎。若未能大善而吉，則猶有負於上，未免有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之必元吉乃无咎者，以凡在下者本不當任重大之事，今初九以受上之益，不得已而任其厚事，已非在下之分矣。苟不大善而吉，何以塞責而免咎乎？

象曰「下不厚事」，爻曰「利用為大作」，二義相左而實相承。不厚事者，在下者之定律也。利大作者，在下而受上益者以義起之變例也，必元吉乃无咎。在下而受上益，大非易事，若無初九震動之才，何以處此？惟有避寵辭祿一着耳。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

六二當益下之時而虛中處下，是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者，自受上寵錫，雖欲辭之而不得，故為或益之以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然爻位皆陰，陰柔者每不能固守，故以永貞為戒。能固守其虛中處下之德而不移，則保有其益而得吉。然是虛中處下之德，又不特人臣以之受益於上也，王者以是而享帝，則誠能格天，亦必得吉而受益於天矣。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受益於上而曰「或益之」者，言六二之虛中處下，本以自盡，非有求益之心，而益自至。見其自外而來，故或之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概當得益。居下之上，其地又危，故為益之以凶事之象。所益雖凶事，警戒震動，實亦益之。占者倘因其艱阻而補過遷善，則可以无咎矣。然其所以无咎之道，必其制行者以實心而合乎中，以此自靖自獻，上副君實望之心，如告公用圭然，則陰柔不中正之失可改，而咎真可无。受益何大乎！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人而用凶事者，以乘彝之善人所自有，溺於安樂則不免因物而遷。今益以凶事，所以使人警戒震動，庶其所自有者，為其所固有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六四居大臣之位，有益下之實而不得中。故因占設戒云，為六四者，若其所為，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以之告於公而必見從。雖主張遷國之大事以益民，亦无不利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之告公而見從，以其有益下之志，故為上所信而從之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有陽剛中正之德，當益之時而居尊位，是有真實愛下之心也，勿問而知其大善而吉矣。蓋上既有真實愛下之心，則下之被其澤者亦皆真實以愛上之德矣。上感而下自應，故其元吉可不問而知也。

惠是愛，不作恩澤說。若作恩澤說，則「惠我德」句，說不去矣。德厚方是恩澤。出之自上則為心，被之於下則為德也。《蒙引》云，「勿問元吉」是占，「有孚惠我德」是申其所以勿問元吉。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君能有孚惠心，則元吉可勿問而知矣。以下感其惠而惠我之德，君之志於是大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以陽剛居益之極，陽性務進，又居益極，求益不已，貪而無厭，莫有益之者，且有擊之者矣。占者若立心不恒，而專利如此，則必有或擊之凶也。

立心勿恒句，朱子小注云，此處可疑，且闕之。時說云，益下者，上人之恒。今乃專利，是不恒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爻辭云「莫益之」者，猶自其求益之一偏而立辭也，未及究言其弊也。究而言之，則所謂或擊之者，言人求益不已，擊之者不期其來而自來，豈但莫益而已，本求利而反得害。甚矣，專利之不可也。

周易說略卷之三

三三乾下
兌上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此卦五陽盛長，一陰將盡。三月之卦也。以五陽之盛而去一陰之微，決之而已，不勞餘力也，故其卦為夬。夬者，決也。文王以為，君子之決去小人固自有道，必聲揚其罪於王庭之上，使其惡狀顯著，衆人曉然，知其當去，又必盡誠以號呼其衆，相與協力而共去之。然君子之防小人也常疏，而小人之窺伺抗拒夫君子者常密。彼之罪雖著，吾之力雖齊，尚有危厲在，不可安肆也。必當告命自其私邑，以之自治，使之無隙可乘，無過可議，務有以大服其心，而不可專尚威武以取快。夫如是，則我之去彼者有道，彼之伺我者無間，小人可得而決，而利有所往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卦名為夬者，決去之義也。以五陽之剛而決一陰之柔，去之不難也。其卦內乾外兌，是君子之德既剛健而又和說。故其決小人也，不緩縱以失機，亦不猛厲以生變，處置合宜而甚和也。

「健而說」二句，和字內兼有健說，不以決對健、和對說。

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卦辭云「揚於王庭」者，以一柔而乘五剛，是小人而加於衆君子之上，竊據高位，是即其罪也。「孚號有厲」者，言決小人者必危懼以處之，其道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者，專尚威武，則致窮困而不利也。「利有攸往」者，言決小人而用此道，則剛復一長而陽道純矣，陰無遺類矣，故云利有攸往也。

《蒙引》云，剛長乃終，猶是利有攸往前一段，其意若謂小人既決，君子滿朝，則吾道大行而无往不利也。時說多遵用。而卦辭「利有攸往」，則尚主小人可決說。是二說參互，覺未安。愚謂，二義未知孰勝，但前後歸一即可耳。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其勢必潰決而下，故為夬。夫澤決而下，則下得滋潤之利。故君子觀此象，以之施其恩澤遍及於下，亦若澤之自天而潰也。苟居其恩澤而不肯施，則失待下之道，而為在上者之大戒矣。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

初九當決之時而居下任壯，為勇於其前趾之象。夫決去小人，自有其道，壯非可任者。況居

下位而任壯，是以新進之人而欲快志於一擊，凡所謂揚庭、孚號而告自邑者皆所不足，而一於即戎也。如是而往，必以不能勝而成咎矣。

前輩講為咎，多云「自為咎」。愚以為，不必只輕說。以不勝成咎，而自取之意自見。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君子之決小人，必事出萬全而後可。今初九未嘗有可勝之道，徒任壯而往，斯其自致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剛而居柔，性即不過乎剛，又得中道，於凡事又能酌得其宜，以此而當決之時，為能警惕號呼以自戒備。雖有事出非常，如暮夜之間猝有兵戎，亦以有備可以無患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之雖有戎而勿恤，以其剛而在下卦之中，是能得中道處事合宜者，故知戒備而可以無患也。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三當決之時，而剛過乎中，為欲去小人而壯見於面之象。在衆陽之中而獨與上六為應，又為獨行遇雨之象。公教以處之道曰，君子欲去小人，而剛壯之氣見於其頄，則事未成而機先露，必為小人所乘而有凶矣。人之待小人，顧其本心為何如耳。君子之心，果能決而又決

以去小人，則雖暫與之合，如獨行而遇雨，至於相入之深而若濡，以致善類之愠怒，終必能決去之，而无比昵匪人之咎。不愈於壯於頄而有凶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能決而又決以去小人，則終不為其所浼而可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失其剛而無有為之才。不中不正，劣於德而無善處之術。故當決之時，居則不安而志欲進，以剛有不足，又雖進而不能進，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惟其欲與衆陽競進，故有此悔耳。若能讓衆陽前行而已隨其後，如牽羊然，庶乎得進而無悔矣。此誠轉危為安之道也。然為九四者，方志在於進，雖聞此言，必不能信也，將奈之何哉？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之其行次且而不能進者，以其以陽居陰，無剛決之才也。不能進則宜安處其後矣，而又聞言不信者，以其無知言之智，而聽之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九五當夬之時，為夬之主。有決去小人之責者，而切近上六之陰，既與之比則為其所入者必深，如莧陸二物之受陰氣也。若能不繫於私，決而決之，期於必去，其去之道又不過暴，而合於中行，則不受陰邪之累而无咎矣。

《大全·小注》朱子云，莧陸是兩物。莧，馬齒莧。陸，商陸。《本義》作一物則承程《傳》之說，似不及《語錄》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夬夬而合於中行，固无咎矣。然特以義之不可而決之，其中心實有所私繫而未能光也。中未光，中字即指中心。不必依程《傳》作中道解。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見決而有凶矣。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无號之凶，言小人至此，无復可長久之理。昔之播惡，流毒灼天熾地，不可響邇者，將燼滅而無遺矣。在小人豈意其至是哉？

三三
巽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陰爻盡則為乾，四月之卦。至此卦一陰生於其下，為五月之卦。向也本純陽之世，今忽有一陰萌蘖於其間，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其卦為姤。姤者，遇也。文王繫辭以為，姤之為卦，陰邪偶遇，已非正道，又以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者。取以

自配，必害乎陽。故占者不可用以取女也。

《本義》、程《傳》俱主取女一事言。《蒙引》以為人事之占，是也。誠齋楊氏云，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便自推開說去。近說云，姤者，一陰卒起，非人意料所及，又以一陰而遇五陽，一小人之才辨、智力，足以抵當衆君子，女之壯者也。君子當制之於微，不可昵近、信用，而自貽害也。則女壯二句，純是象，而占在內。近日舉業於家說《經》，便徑大率如此矣。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姤之為義，非所望而相遇也。此卦以一陰之柔而遇五陽之剛，是陽明之世而一陰忽至，非人情所期望者，故謂之姤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卦辭言「勿用取女」者，以取女本欲其終身與偕以成家也。女德不貞而過壯如此，不可與之長久，故戒以勿取也。

近說云，勿用取女者，小人害正，暫與共事且不可，況與之長乎。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遇之為道，又自有其善者。自卦體觀之，陽與陰遇，是天地之氣兩相遇合以成變化，則品物長養，而形形色色無不章明矣。此造化相遇之善者也。

《本義》云，「以卦體言」。指陰陽也，一與五字，在所略矣。近多用《大金》張氏之說，

以為五月夏至一陰生，萬物相見乎離。其說亦巧。然是以卦氣言，非以卦體言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自九五觀之，其德則剛，其位則中正。以如是之德而遇如是之位，則德以位顯，而大行於天下矣。此人事相遇之善者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若夫姤之為卦，一陰始生，其端甚微也，而其漸則將不及制，非見幾識微之士，早為之防，禍有不可言者。其時義不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無物不遇，姤之象也。人君體之，以施其命令，誥諭乎四方，使聞言者皆曉然知上之意，亦無一民不與君遇也。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當純陽之世，初六以一陰始進，陽之勢猶盛而陰之勢尚微。為初六者，若能自止而不進，如車之繫於金柅然，是能守正也，則吉矣。若不知自止，進而有所往，以害君子，則立見其凶矣。自古小人害正，未有不及於禍者，況當方微之日乎！然在小人之心，未有不欲害君子者，如羸弱之豕，未能跳躑也，其中心則誠在乎跳躑矣，直須時耳。君子可以其尚微，而不早為之防乎？

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之欲其繫於金柅者，以陰柔之勢欲進而害乎君子，故止之使勿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二與初比而相遇，是小人在其統御之內，惟我得而制之，為包中有魚之象。若能制之，則禍萌可銷而无咎矣。失此不制而待賓制之，機會一失，賓且無如之何，其害寧有既乎？故曰不利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而有魚，我有制小人之機，宜急盡制之道，揆之於義，不當更待乎賓也。

《本義》「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句，所言遇衆，似言小人得結納乎衆人，故說者以得時乘勢貼之。《蒙引》云，我失不制，他人莫奈他何矣！似另一解。予據《蒙引》衍之。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性躁而欲有所遇者也。下既遠於初，上又不應於上，上下皆無所遇也。故居則欲進而不安，行則勢孤而不進，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進退失據如此，可謂危矣。然有得於陰者，亦恒失於陰。今雖無所遇而孤危，當不累於陰邪而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之其行次且，以其上下皆無所遇，行而未能進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九四為正應，則初六者，九四所屬之民也。今初六已過於二而不及乎四，是民心離叛，為包中无魚之象。民心既失，難將作矣，凶所以自此而生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者，己之民也。何以无魚而起凶乎？惟所為不道，自遠絕乎民耳。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主卦於上為衆君子之長，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如以高大堅實之杞，而包甘美必潰之瓜也。其防之道當如何？必能韜晦才美不使外露，靜觀其勢而密為之圖，則能消患於方萌，而陽道之欲消者，倏然而復，如隕之自天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之能含章者，以其有中正之德也。使無中正之德，必不能深自斂藏而靜以制陰矣。其有隕自天者，以其所存之志，不違乎時運之常，體陰陽消長之機，察其幾微而含章以挽回之。故造化可以回，而有隕自天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上九以剛居上，而當姤之時，為求遇於人而以其角之象。角之為物，剛而居上者也。夫人之相遇，必降志相從，和氣相接，乃能合也。上九高亢如此，誰其與之？亦可吝矣。然既無所

遇，則亦無陰邪之傷，故雖吝而无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之姤其角，以其以剛居上而致窮，故吝也。

二二二 坤下
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此卦坤順兌說，君民之情聚也。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君臣之情聚也。澤上於地，津潤上行，發榮滋長之象，又萬物之聚也。故名為萃。萃者，聚也。文王繫辭以為，萃之為卦，王者可以是以格於有廟，蓋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子孫之格之也，又必先聚己之精神，乃可以聚祖考之精神而承事之。萃卦之義為聚，故為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當萃之時，利於見大人以得亨。其萃也，又利在於貞。蓋物既聚矣，必得大人以為之主，苟不見大人，則物之聚者亂而無統，無統則爭，安得亨乎？使所聚不以正，則聚為苟合，亦不可以見大人而致亨，故又利於正也。其祭祀也，用大牲乃得吉。以時當其萃，百物富有，禮不可以儉也。人之欲有為者，利於有所往，以德至於萃，則應用不窮，故往而必利也。

《大全》朱子曰，彖辭散漫說一段，甚可玩，知四項不必相承。《蒙引》卦辭四項，皆從萃之一字來。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彖傳曰：卦名為萃者，聚之義也。以卦德言之，為順以說，下順以從上，而上和以御下，君民之情聚也。以卦體言之，九五剛中，而六二應之，君推誠於臣，而臣效忠於君，君臣之情聚也。合君臣上下而連為一體，故謂之聚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卦辭云「王假有廟」者，謂聚己之精神以致孝享於祖考也。「利見大人亨」者，言其衆之聚本出於正而非苟合，故利見大人以為之主而致亨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物既聚矣，而後用大牲，德既聚矣，而後有攸往，皆順乎天理之正，故云吉與利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之道，又不盡乎此。試即所聚而觀之：天地高卑有定位矣，而乾施坤承，未嘗不聚也。萬物性命本各正矣，而類應志通，未嘗不聚也。天地萬物之情，不於此可見乎！天地萬物皆同于萃，萃之道何大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津潤上行，萬物繁殖，故為萃。君子以為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當萃之時，人聚物多，則爭所由起，不有以防之可乎？故修治戎器以戒備不虞，而萃可以常保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為九四正應，本有孚以相與者也，而隔於二陰，為其所惑。當萃之時，志在求萃而不能自守，於是前之有孚於四者不終，乃亂其常度而妄萃於二陰，是其咎也。為初計者，當何如而可？此時若號呼以求正應，則必一握為笑。夫見人之守正而笑，本世俗之恒態，不足計也。能不恤衆笑而堅意以往，則无「乃亂乃萃」之咎矣。

注一握，程《傳》云，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為笑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之亂而妄萃，惟其志為二陰所惑，不能自主而淆亂也。若非志亂，則必萃于正應，而不苟聚于比近之陰矣。

爻下及象「乃亂乃萃」，亂字只據行事上說，變常失守也。若作志亂，則「其志亂也」句，為複語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既不可繫於二陰而失九五，亦不可獨萃九五而遺二陰。唯牽引二陰，皆効其忠以萃於五，得以人事君之道，吉而无咎矣。夫二之萃於五也，二中正柔順，虛中無私以上應，五剛健中正，誠實不疑以下交，是下之孚有以感上之孚也。故卜祭者而有孚，則雖禴祭而受福矣。

或以事君不用煩文，而上諒其誠，貼利用禴。此意在爻德內，在孚乃利用禴之前。用禴本

占，若以事君貼之，是象非占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之引吉无咎，以其中心應五，未為二陰所變，故引而萃於五也。不然，將不來萃矣。况引人以同萃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無應與，而求萃於近，才德既不足取重於人，而無端而自往，故人莫之與而求萃不得，其萃如也！嗟如矣！何利之有？然三之視上，本其正應。為三計者，惟往從於上，可以无咎耳。然不得其萃，困而後往，則是以窮來歸而非其本心，復得陰極無位之爻，雖與之萃，亦不足得志，故小有可吝也。然近舍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質之於義，畢竟無過，雖小吝亦所不恤矣。所惜者，見之不早耳。

求萃於近，程《傳》指四與二言，同一上也。曰無應與，自俱是六言也。曰正應，自爻位相對言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往无咎者，蓋教三順從乎上也。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上比九五而與君萃，下比衆陰而與民萃，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得為正，則其所以

萃乎上下者，得無有枉道而合，非義而得者乎！如有之，不得為大吉，不得為无咎矣。故占者得此，必其萃於上下者，一出於正而大吉，乃得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爻辭云必大吉乃无咎者，以其以陽居陰，於位不當而有不正之嫌，故戒之如此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陽剛中正而人信之，當萃之時而有尊位，德與位稱而无咎也。若或居此位而人有未信者，則是德有未至也。但當反己自修，果其德能元而有長人之善，且永而無間，貞而不雜，則何不可信之有？而匪孚之悔亡矣。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萃之時而有位，必德稱其位而後可。其或德未至而人匪孚者，則其志猶有所嫌而未光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上六處萃之終，陰柔無位。夫陰柔則質弱，无位則望輕。以當萃終必散之時，雖求萃於人，而人莫之與矣。故必憂懼之甚，其聲齋咨，其狀涕洟，乃僅可自保而无咎也。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齋咨涕洟，以求萃不得，故不能自安。於萃之終如此，此其所以得无咎之道也。上，即萃終。

䷭ 巽下
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此卦自解而來，柔本居三，今進而上居於四，是柔以時升也，故名曰升。文王繫辭以為，升之為卦，以卦變言，既柔以時升矣。且卦德內巽外順，是德之利於進也。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又機會之利於進也。其占當得大亨。所謂大亨者如何？用見大人，則必一德相孚而勿憂其不合，前行以求進則必遂其進而得吉也。

他卦《本義》於卦名多兼取大象，此獨不取地中生木，不知其說。
彖曰：柔以時升。

卦之名為升者，以卦變自解而來。柔之居於三者，今以時而進居於四，柔德乘時而登用，故名為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其占「元亨」者何也？以卦德巽而順，卦體剛中而應。夫內巽則其心善酌乎事理，外順則所行不失乎時宜，有剛中之德也。以誠心上交而見信於上，又有可升之機也。是以其占當得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既曰「元亨」，又申之曰「用見大人勿恤」，言其必相契合而有慶也。曰「南征吉」，言必能達其道而志得行也。此升之所以為元亨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巽居坤下是地之中有木，伏其生意，發達而上，為升之象。君子體之，以慎持德。敬以直內，而念念皆慎；義以方外，而事事皆慎。始自一念之善，積而至念念皆善；始自一事之宜，積而至事事皆宜。由下學之功，漸累而上，遂窮神達化，盡性至命，而高不可企，大不可量焉。其德之升，亦如木之根伏地中，自下而上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柔順居下，為巽之主，有溫恭之德者也。當升之時，而巽乎二陽之賢，為二陽所重，挈之而進，其能升必矣。占者如之，則為君子所汲引，信能升而大吉也。

大吉即指允升，不必推開說。程《傳》：允者，信從也。與《本義》異解。今多用之，殊便於敷衍。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據初六之才似不能升，乃允升大吉者，以其巽乎上之二陽而與之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剛中之臣，誠實而上交六五柔中之主，虛中以下應，君臣一心相信者也。卜祭者能有誠

信如此，利用薄祭而得无咎矣。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以己之孚致上之孚，君臣相信則道可大行，澤及天下而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九三以陽剛之才，而當升之時，本可相進者也。進臨於坤，又遭逢坦易，故其升也莫之或阻，為升虛邑之象，而占如之。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所謂升虛邑者，言其進无所疑阻也。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无咎。

六四正柔以時升者，以柔居柔，柔順之至，是人臣能積其誠意以升而事君也。斯君無不格，而志無不行矣。王者用是而亨於岐山，故有受福之吉而无咎也。

象曰：王用亨於岐山，順事也。

言王用亨於岐山者，以六四有順德，能積其誠意而有事於升。其可以上通乎君者，即可登祭乎山者也。

「亨於岐山」與二爻「利用禴」，談家多以為象。《本義》於二爻曰「義見萃卦」，於此爻曰「義見隨卦」。彼兩卦皆以為占，故此處亦當作占。象傳《本義》曰，「以順而升，登祭

於山之象」。又不知何說，俟實解者。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以陰居陽，不正也。當升時而居尊位，欲升其治化，登之上理，難矣。故公戒之曰，必反其不正以歸於正而能貞，則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治化可興而得吉，其升也如升階之易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云貞吉升階者，言其能貞，則治可定，功可成，大得其康濟天下之志也。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

上六以陰居升極，是昏冥而升，沉酣於勢利而不知止者也。終身盡力於外物，甚可惜也。夫義禮之正，乃人道所當不息者，是為不息之貞。若移此心於不息之貞，日循夫天理而孳孳不已，將積小以高大矣。何不利之有？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在上而不知止，恐其進之之極，唯有消而已，終不能有所加益也，冥升亦何利乎？固不如移其貪求無已之心，轉而進德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此卦坎下兌上，坎剛為兌柔所掩，九二為二陰所掩，四、五為上六所掩。陽為陰蔽，窮而不能自振，故為困。文王繫辭曰，困之為卦，卦德坎險兌說，是在險而能說。卦體二、五剛中，有大人之象。占者能於困時，守義安命，處之泰然，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困而能亨，則得處困之貞矣，此惟大人乃能如是吉而无咎者也。夫人當困時，靜默自悔，乃其宜也。若復輕有所言，則人莫之信，益增其困矣，又處困者所當戒也。

諸說多云，困而有言，則非處險而說，困亨而貞矣。是以言為求以免困之言。愚意以為，只泛說為是。求以免困之言，困不可即泛常憂時感事，自抒所見，而嘵嘵向人，亦非有道氣象。世固有身不見容而強聒効忠者，未有不取笑而貽譏者也。

彖曰：困，剛揜也。

卦名為困者，以卦體坎為兌掩，四、五為上掩，二為初、三掩，皆剛為柔所掩也。剛既被掩，不能自伸，故為困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矣何以曰「亨」？以卦德險而說，是身雖困而心之亨者自如，未嘗有所挫損而或失，常人不足以與此，其惟君子乃能之乎！曰「貞大人吉」，以二、五有剛中之德，故能以理自信，而困不足以移之，此所以得處困而亨之，貞所以為大人也。曰「有言不信」者，以人當困時，本宜靜默，乃尚口而有言，誰復信之者？徒取困窮而已。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之象也。君子之處困，惟視乎義之當然。義所當為，在所必為，義所當守，在所必守。委致其命而有以遂吾欲成之志，志遂而生，幸也！志遂而死，亦所安也。此其困而亨之道也。

初六，臀困於株木，人於幽谷，三歲不覿。

初六以陰柔之才，居困之下，是當困時而處至卑，且在坎體之下，又為昏暗之甚，其才、其地、其時，皆不足以有濟者也。其困而處卑也，為臀困於株木之象。言其在下而不安也。其昏暗之甚也，為人於幽谷三歲不覿之象。言其迷無所見，日久而不能自出也。

象曰：人於幽谷，幽不明也。

人於幽谷者，言其幽暗而不明也。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九二剛中，是有濟困之德者，上有剛中之主，道同德合，與之相應，則倚任甚專，賢勞獨

萃，為困於酒食之象。而上之龍錫之者，日新不已，為朱紱方來之象。占者遇之，惟利於盡其誠實以上交，如亨祭者然，則雖所遭非時，不免於以征行致凶，而於義為无咎也。

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當困時，乃有酒食朱紱之慶者，以其有剛中之德也。

《蒙引》云，困於酒食，舉爻辭一句。中有慶，則困該下句矣。

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不善處困者也。居四之下而欲推乎四，四之剛堅而不動，是困於石也。居二之上，欲藉二以為安，二之剛不能承伏於其下也，是居於蒺藜也。上為四所困，下為二所困，進退狼狽，來之坎坎矣。如是則身危而家不可保，故為人於其宮，不見其妻之象。凶可知矣。

象曰：據於蒺藜，乘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之據於蒺藜。言其所乘者二之剛，不可據以為安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者，言其不善處困而益以困，如是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

九四與初六為正應，九四處不當位，才不足以拯初之困而初又為九二所隔，是四之來拯乎初者未能遽至，而初又受困於人，不能自拔以前，故為來徐徐困於金車之象。此惟四之才弱，

不足以拯其正應，故至此。其占亦可羞吝矣。然邪不勝正，要其終固有必合之理也。

《易衷旨》云，凡爻以下為來，以上為往。則來字當指四爻言。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之來徐徐，其跡似乎坐視初之困而不恤矣。然其志則實在於拯下也。故雖不當位，而才弱不能有濟於初，終必相遇而與之合也。

九五，剝剝，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掩而受其蔽，下則乘剛而為所逼，於是用以奉我者，皆適足以困我矣。故為既剝且剝，則赤紱無所用而反為所困之象。然九五有剛中之德而又說體，剛中必能除其蔽，去其逼。遲久之後，有喜說之事，而困者不困矣。且剛中為誠實之意，誠實則無所不格，占者以之祭祀，亦無不利也。

象曰：剝剝，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剝剝者，陰掩則蔽，乘剛則危，受困如此，其志為未得也。乃徐俟之，又得志而有說者，以其中有中直之德，發應節而動順理，故能濟困而有說也。利用祭祀者，以其剛中則誠無不格，而祭必能受福也。

上六，困於葛藟，於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以陰柔處困極，才本弱而當窮時，故其象為困于葛藟，束縛而不得解也；為於臲臲，危

動而不能安也。曰動則輒有悔，無所往而不困也。如此，則不可以征矣。蓋由陰柔處困極，自失其處困之道而至此耳。然物窮則變，故占若能悔咎前之非而改前之為，則可以征而得吉，無復葛藟、臲臲之悔矣。

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之困於葛藟者，以其處困者有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為吉行也。

䷮ 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此卦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有井之象，故名為井。文王繫辭以為，井之為物，居其所而不遷，邑可改而之他，而井不可改。井既不改，則無所失於舊也，無所增於舊也。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而得其用矣，是道之經常不易者。他事或可變通，而此則斷不可改，不改則人皆賴之以利濟也。然守舊之道，貴於能敬以要終。若汲井者，汔至於出井矣，乃未盡其繙，而羸其瓶，則凶矣。是人之保其常道者，不敬以守之，至於幾成而敗，則所喪必多而凶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卦名為井者，以卦象言之，巽入乎水之下，而水上行於木之上，有似乎井，故名井。夫井之

為井，致養乎物而不窮者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辭云「改邑不改井」者，乃以二、五有剛中之德。剛則有守而能久，中則不偏而善因。故不改而人得其井也。汔至亦未繙井，是養道未成，尚未有功之時也。乃不能敬慎以至於羸其瓶，則常道既失，所喪必多，是凶也。

味《傳》「是以」字及《本義》「所以」字，羸其瓶只是敗壞舊法之象，凶尚在後面。言既壞舊法，將來喪失必多，不可便以羸瓶為喪失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君子體井養之義，知民之不可不養也，為之制田里，教樹畜，以安存慰藉之，又教以族閭相親，患難相恤，勸勉之使交相輔助焉。上既有以養民，又使民交相養，君子所以為井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陰柔，則無泉而無利濟之德，居下，則無位而無及物之功。德位俱劣，為世所棄，故其象為井有污泥，人不之食。不惟人不之食，此廢棄之舊井，雖禽鳥亦莫之顧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不食者，言其陰柔居下，澤不及物也。舊井无禽者，言其不能濟物為所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德足養人者也。然上無正應以為之汲引，惟下比初六之窮交，故其功不上行。其象為井谷之泉，惟射注井中之鮒而已，汲水之甕敝漏，而莫之汲也。

二句相連說。鮒，小魚，一名鯽，宜畜井中者。甕，汲器，瓶之屬。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之惟能射鮒，以上無正應為之汲引，故功不上行，非其德有不足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以陽居陽，德之純也。居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為井清潔而人不之食，為吾人之所心恻。其恻之也，以為井之可汲如此，使遇王者之明，必汲之以濟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矣！其如未遇何也？

《蒙引》云，《本義》所謂施者指王明，受者指民，非謂九三是施者，乃汲井之施也。蓋賢者不用則已，用則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矣而不食，此行道之人亦為之心恻也。有德如此，但求有王明，則必用之，而上下並受其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六四陰柔，無及物之才。然居得其正，能自修治，不污於濁俗，其象為井之甃治不使腐壞。而其占為雖功不及物，亦可自善而无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井甃无咎者，言六四之自修，如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九五以陽剛之德居中正之位，德以位傳，功及於物，其物其象為井之清潔，而其甘寒之泉，為人所食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之所以見食者，以其位之中正，故利濟有機而成及物之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以上出為功，上六居卦之上而坎口不揜，是澤及於物而出之不窮也。為井見汲取而不覆蔽之象。占者若能有是德而其施不窮，亦如井之有泉而出不窮，則人無不濟而大吉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之占在卦之上者，以其出也有源，而人無不濟，為井道之大成也。

二二二 離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此卦兌澤在上，離火在下，水火互相滅息，中女少女同居，而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革者，變革也。文王以為，變革之事，民情所駭，必待已革之日，真見其有利而無害，乃始信其為可革也。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理勢然也。故革之可已者，且須已之，其萬不可已者，雖初有未孚而亦不恤也，要期於革之當耳。卦德內文明而外和說，故其占為有所變革。元亨而推無不準，利貞而事無不正，則所革皆當，而妄革之悔可亡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卦名為革者，自其取象於物言之，澤上火下，火燃則水乾，水決則火滅，物之革者也。自其取象於人者言之，中女少女合為一卦，是為同居，少上中下，倫序有乖而成仇隙，是其志不相得，人情之革者也。故曰革。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卦辭云「已日乃孚」者，言革而取信於人之難，至革之已定而人始信之也。其占為「元亨利貞悔亡」者，以卦德文明以說。內文明，則能灼義理，而其革也不苟。外和說，則能順時

勢，而其革也不驟。故其所革，推行皆準而大亨，合乎道義而以正。如是以革，則非不可革而革者也，亦非尚可不可革而遽革者也，革而當矣，故人皆信之，而妄革之悔，乃可以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自革之道而極言：天地之氣，陽極而陰，陰極而陽，寒暑相革，而四時以成矣。湯革夏之命而為殷，武革殷之命而為周，實上順天心作君作師之定理，下應小民厭亂思治之大情矣。天道變改，帝祚遷移，皆不外乎革。革之時，不其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火為水滅，革之象也。君子體革之義，以為革之大者，莫過乎四時，故推日月星辰之遷易，治為歷法，以明分至啟閉之時，使之不爽焉。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九當革之時，若可有革也，然居初無應。居初則位卑而不當事任，無應則上無援而不得自伸。故占者未可輒有所革，惟當以中順之道，堅確自守而不妄動，如鞏之以黃牛之革，則善矣。

鞏用黃牛之革，占之象也。初九，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順，故教之如此。《蒙引》云，自革言中順之道，只是安常守分，凡事且仍舊貫之意。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九之宜「羣用黃牛」者，以其居初無應，不可以有所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德可以有革也。有應於上，勢足以有革也。然革終非可輕議者，占者必當從容相審，至已確然可革之日，然後革之，則其所行有更化之吉，而無紛更之咎矣。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見可革之日而後革之，則其所行有嘉美之功也。

《蒙引》釋「已日乃孚」云，「已日」，已革之日也。知「已日乃革之」，當是已確然可革之日。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於革而不審者也。占者以是而往革則凶。雖所革者，在所當革而得其正，亦不免於厲也。然其時則當革矣，所病者躁而不審耳。若譏革之言至於三就，則酌之者既審，斯有以取信於人而可革矣。

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是商量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饒革之言，至於三就，則是非成敗之際，酌之已審，可革必矣。又將何所往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以陽居陰，陽德不純，革之資未善也，宜有悔矣。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正當革之時，而剛柔不偏，革之用為得其中，故其革不乖事理，不拂人情，而悔可亡。使在義雖可以革，而在人或未之信，則亦未可革也。必人皆信從而有所孚矣，然後舉其政令之未善者盡改之，則銷前事之蔽，收更化之功而得吉。占者如之，則應其占矣。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而吉，以上下皆信其志，在於善治宜民而非好為紛更也。

《蒙引》云，據九四之位，有在上者，有在下者。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為革之主。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制禮作樂，修正明刑，舉一世而更新之，皇風丕變，人文宣朗，如虎之希革毛毳，文彩大著也。占而得此，當有此應，然實未易能也，必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未占有孚」，《本義》作占法說。程《傳》則以為，「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占字是卜度之意。胡氏云，「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又似作未舉事而先見信於人說。胡氏說，人多用，以便敷衍，實不如《本義》之確。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所謂大人虎變者，言其以聖德而為革之主。天下一新，其文炳然明盛而不可掩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居革之終，革道已成，所謂治定功成，化行俗美之時，無一人不在所革之中者。其君子則遷善儆德，光輝外著，如豹之變。其小人則畏威遠罪，雖未革心，而亦革面焉。革道至此，不可更有所事矣。況上六陰柔，唯守文為宜。使其上有所行，則必以紛更致凶。唯安守其正，則得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所謂君子豹變者，言君子從化遷善，根心生色，其威儀言動之文，蔚然而可觀也。小人革面者，言其雖未必革心，亦順以從君之教令，而不敢梗化也。

三三三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鼎之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文王繫辭以為，卦象為內巽順，而外聰明，有德也。卦變自巽來，陰進居五，有位也。卦體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陽，有助也。故其占為大善。

而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卦名為鼎者，以卦之全體有鼎之象也。自二象觀之，以木入火中，烹飪之象，有鼎之用也，故名為鼎。極其大而言之：聖人亨以享上帝者，此鼎也。而大亨以養聖賢者，亦此鼎也。

「以木巽火」，木指下體巽卦言，巽字則作活字用，為入義。《蒙引》云，聖人是指為人君者，聖賢是指為人臣者。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其占曰元亨者，自卦象言，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內巽順而外聰明，有其德矣。自卦變言，鼎自巽來，柔自四而五，是柔進而上行以居尊位，有其位矣。自卦體言，以柔居五，既得中道，而下應乎九二之剛，得人以為輔矣。以是德，居是位，而有是輔，是以大善而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巽木入離火之下，而致其烹飪，鼎之象也。夫鼎，法象之器也。其體端重，而中受物實。君子體之，正其所居之位，使內之所存，外之所發，無一不正。以凝其所受乎天之休命，而不失墜焉。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故無所謂覆公餗之愆，而舊日否惡之積，今因其顛趾而出之，則反為利矣。如此，則人之得妾非正也，而因以有其子則利也。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何咎之有？

近說，顛趾是陰柔不勝任。出否是戒懼以自新。極便作文，殊覺不如《本義》之圓。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悖矣。然而實未悖也，蓋以利於出其否耳。夫趾顛矣，乃云利於出否者，以其得九四之應，而上從乎貴，有取新之義，故云出否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以剛居中，實德充積，鼎之有實者也。與初陰密比，未免為所迫求，彼之意雖非不善，然相求而不以正，則共陷於惡而適為我害，是我仇也。二能以剛中自守，則我仇雖有陰邪之疾，終不能就我而相浼矣。人有德而能自守，則雖近小人而不陷於其黨，吉之道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而有實，則宜自愛而慎其所之也。能慎其所之，則我仇雖有疾，終不能浼我，而使我不至於有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過剛不中，故五本可從也，今越五應上而遊於事

外。夫五為鼎耳，鼎之所由以舉移者。今越五應上，則鼎耳與吾不相屬，且居下之上，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變革，不可舉移，而其行塞也。如是，則雖上承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為人所食，懷才不遇，膏澤不下，所以有不足之悔也。然五有聰明之象，三終上進之物，方將陰陽和合而為雨，則塞者可行，不食者可食，而虧其不足之悔矣。占者如是，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蒙引》云，此爻是個賢者在下，剛介壁立，而不遇於其君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之所以革者，以其過五應上，失其裁制之宜也。

或以為，失君臣之大義，恐太貶。今從《蒙引》。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任用小人，與之共事，則必不勝任而致敗，猶鼎折其足，覆公家之餗，其形沾濡而渥然也。夫為大臣，當重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如此，其凶可知矣。

愚案：「鼎折足」三句，俱時象。則其形渥句，不宜屬人，如受刑、赧汗二說也。姑演舊說，以質知者。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夫君之用大臣，與大臣之見用於君，其始未嘗不以康庶事、寧兆民相期也。今為大臣者，誤

用小人，致敗國事如此。向者相期之信，今竟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五虛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中德之君得賢人，而任之專、信之篤者也。為鼎黃耳，而實之以金鉉之象。在占者則利在守正而任賢，勿二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五為耳，爻言鼎黃耳者，言中乃其實有之德，故云黃耳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如鼎之玉鉉然。人惟剛而能溫，則張弛不偏，變理得宜，自然動與吉會矣。故其占為大吉，為无不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之取象於玉鉉者，以其以陽居陰，剛而節之以柔，如玉之溫潤而栗然也。

震上
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卦以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為雷，其屬為長子，在人事為遇變而震動不安也。文王繫辭以為，震有亨之理，危者使平，天之道也。所謂震亨者何如？人若能

安不妄危，於平日常若震驚之來，兢兢然周旋顧慮而不自寧，則必獲安寧之福，而笑言啞啞矣。縱使變出非常，如雷之震驚百里，亦能不失所守之重，如主祭者之不喪匕鬯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則自有亨理矣。其曰「震來虩虩」者，謂其能安不忘危，以為致福之道也。曰「笑言啞啞」，謂其常能戒懼，則其後不失其常度而安樂自如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驚百里」者，言變故之來，如雷之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者，言長子當此，能不失所守，其出而承國家之重，可以常守宗廟社稷而為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聲洊至，為重震之象，天威之最著者也。君子以之上畏天威，常存恐懼之心，而修其德，省其愆，以為格天之實事焉。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為震之主，當震之初，能懼之於始者也。故其始常若震來之虩虩，而後則笑言啞啞，其吉可知矣。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其恐懼正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言其後能不失其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以陰柔之質乘初九之剛，故其當震之來不免危厲。抑不但危厲，且喪其貨貝，且遠避而升於九陵之上，其不遑安如此。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其所遭雖不幸，其所存自不亂。故雖不能禦震之來，而時過事已，則有以復其常，而所喪者不待追求而自復矣。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之震來而厲，以其以陰柔之質而乘剛，所遭之不偶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六三以陰居陽，當震之時，而居不正，是在危懼之中，而為行險之行者也。必至於失其所守而蘇蘇然，緩散自失矣。占者若能因懼而行，以去其不正，則能轉危為安而无眚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之震蘇蘇，以其以陰居陽，於爻位為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九四以剛處柔，既失有為之才，不中不正，又無可守之德。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處震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奮。是當震時，而遂滯溺者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所謂「震遂泥」者，言其局促曖昧而未能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以六居五，陰柔而居上位，已非其所任，而處震時，則又危急存亡之會也。故往來皆厲，無時而不危也。然以其得中，則才雖不足以制變，而德足以自守，則能无所喪，而又能有興理之事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言其為危懼之行也。其能有事者，以其在中，故能自守而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以陰柔之才，處震動之極，故震懼之甚，志氣索索而欲盡，顧視矍矍而不寧，以是而行則先自亂，而無以制事變，其凶必矣。所以然者，以不能圖之於早也。若於震未及其身，而於其鄰之時，早能戒懼，則不至於索索矍矍而致凶矣。然其才本陰柔，雖戒懼之早，終不免有不意之事，如婚媾本相親愛而反有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六之震索索者，以其中心未得而自危，故見於外者如此也。其雖凶而无咎者，以其能畏懼於鄰方戒備之時，是以獲免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者，止也。其卦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山亦止而不進者，故其卦為艮。文王繫辭以為，艮卦之義為止，人必能止於其所當止之地，如止其背然。既止於所當止，則於其身之利害得喪，皆不暇恤，是為不獲其身。夫既止於所當止而不有其身，則於人之是非予奪，亦不暇顧，是為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也。如此，則靜固止也，動亦止也。事事物物各當於理，又何咎之有？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卦名為艮者，止之義也。所謂止者，一依乎理而已。時而當止則止，止固止也；時而當行則行，行亦止也。行止惟時，則一動一靜，皆不失其當動、當靜之時。順乎義理之公，絕乎私欲之累，其道不光明乎？

其道光明，只就動靜適時上細參可見。《大全》「定則明」一段，未定之說。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卦辭所謂艮其止者，謂止其所當止之所也。此卦何以取此義？蓋凡卦，陰與陽應，陽與陰

應，則此往彼來，不能自止。艮卦上下之體，陰陽敵應而不相與，有止其所之義也。夫惟能止其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並峙，各止其所，重艮之象。君子體之，以思不出其所居之位。蓋人各有所處，處各有所宜，是以為位。若當止而行，當動而靜，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是為出其位矣。君子酌其當然之理，以為持循之經，則知所當止而得其所止，而位於是乎不出。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以陰柔居艮初。艮初位卑，為趾之象。陰柔才弱，性務退守，艮其趾之象也。夫陰柔，才不利於進，艮初，時未可以進。占者能不進，如艮趾，則无咎矣。初之不進，初之貞也。使其陰柔之性，不能固守，始之不進者，繼而妄進，何利之有？故利於永守其貞而終不進也。

程《傳》作止於動初說。萬歷間談者又作念之方動說。此据《蒙引》在下說。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時止而行，非正也。在下而艮其止，是未失其正也。初之所當求者此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當腓之處，而居中得正，為能自止其腓而不動，如此則於已得矣。但三居二上，乃二所

隨者，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以己之中正拯三之不中，則是危不持，顛不扶，己之職有未盡，故其心有不快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不拯其隨，固六二才弱之故，然亦以三之過剛不中，剛愎自用，不能退听乎二之過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止道貴乎得宜。九三當限之處，而過剛不中，確於止而不知變，為艮其限之象。限為人身屈伸之閫，本不宜止者，今不宜止而止，則上下判隔，列開其脊脊而不相屬，危厲之事薰灼其心，而不自安矣。言其不知變通，與物睽絕，必有憂危之撓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不宜艮而艮，故危懼薰其中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以陰居陰，時止而止者也。能安靜緝晦如此，則无妄動之咎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身者，止其躬而不妄動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當輔之處。輔者，言之所由出也。艮其輔，則言不妄出而有序。言輕發而無序，則有悔。

止之於輔，則妄言之悔亡矣。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之所以艮其輔者，以其有中德，故言不妄出也。

上九，敦艮，吉。

上九陽剛，德性篤實堅定者也。居止之極，則動靜合宜，久而不變，是敦厚於艮也。占者如之，則為全德而得吉矣。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忠也。

上九有敦艮之吉，以其陽剛居止極，不特能善其始，而又能厚其終，所以得吉也。

三三三
艮下
調上

漸，女歸吉，利貞。

此卦艮下巽上，是方其在下則自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迫切，進不遽進，故名曰漸。文王繫辭以為，漸之為卦，有女歸之象。蓋女子之歸，六禮備而後行，是進不遽進者，故其占為女歸。如是，則無失身之嫌而得吉也。然其為卦，自二至五，位皆得其正，故凡人之進固貴以漸，而又利於得正也。

女歸，或作仕進者如女之歸。占法殊不然，且其義已兼在漸字內。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彖傳曰，卦名為漸者，以漸而進也。女歸如是，則得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卦辭云「利貞」者，以卦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得爻位之正，則所為必成，往而有功也。其有功如何？人能進以正，自能以己之正，正物之不正，而可以正邦也。進之當以正何如乎！

「進得位」，亦是說得位之正，但就爻位說。至「進以正」句，則就人說，以明其所以有功也。

其位，剛得中也。

以卦變言，三、五固皆得位之正。自卦體言，九五一爻，其位又以剛而得中也。有剛中之德者，進豈有不正者乎？此卦辭所以云利貞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若夫漸之所以為漸者則何如？以卦德下止而上巽，在下能止而無求，上進能巽而不苟，如是而動，自不至於致窮也，故謂之漸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本高於地，木之生其上者，又以漸而高，故其象為漸。君子體之，以居賢德，則日積月累

以至於有成，德以漸而畜也；以善俗，則仁漸義摩以待其自化，俗以漸而善也。

初六，鴻漸於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六始進於下，名位既早，無應於上，又失所憑藉，故為鴻漸於水涯而未得所安之象。新進之小子占之，不免於危厲而有言語之傷。然時命不偶，非其所致，於義為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子之厲而致人言，乃位卑無應之故，非己有以致之。揆之於義，未嘗有咎也。

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

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德能稱位者也。上有九五之應，得君而達其道者也。如是則有尊安之世，而自適其適。故為鴻漸於磐，飲食衎衎之象，而占則吉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爻所謂飲食衎衎者，言六二以中正之德，遇中正之君，而進之以漸，將行其道以及天下，非薄功而厚享者，故處之安而衎衎也。

九三，鴻漸於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過剛不中而無應，率意冥行而失勢者也。為鴻去水而漸陸，非其所安之象。在丈夫則悻戾莫與，有所往而不復，在婦人則陰陽失和，雖孕而不成育，其凶如此。然以其過剛也，以之禦寇則威足折敵，猶為有利耳。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者，言其以過剛而失羣類也。「婦孕不育」者，以其過剛不中而無應，失生育之道也。其凶如此。而乃「利用禦寇」者，以其過剛則能與衆同心協力以致死，不至畏怯而自潰，其於禦寇之道為順，而能相保也。

六四，鴻漸於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阴柔而乘九三之剛，以善弱之質而遇艱險，不得所安矣。為鴻本不木棲，而漸於木之象。然六四柔順而巽體，雖所遇不善，而猶巽順以處之，猶可以無虞。又為鴻得木中之平柯，而僅安者也。占者如之，則无咎矣。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之為「或得其桷」者，以其巽順而與物無忤，巽入而計出善全。故雖遇不安之地，而猶可以吉也。

九五，鴻漸於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居尊，為鴻漸於陵之象。正應在下，而為二、四所隔，未能即合，為婦三歲不孕之象。然二、五正應，三、四雖能阻於一時，終不能奪其正，久必相合而吉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所謂「終莫之勝吉」者，得賢以輔治，九五之所願。三、四雖間之於始，而終莫之勝，則明

良相遇而得其所願矣。

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上九漸極至高，出乎人位之外，是高尚其志，不事王侯，賢達之高致也，爲鴻漸於雲路之象。其人不爲世用，若無益於世者。然其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爲世標表，又爲鴻之羽可爲儀飾而不爲無用也。占者能如是，則吉矣。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之可用爲儀而得吉者，以其志卓然，富貴不得而亂之也。

二二二 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此卦以少女而從長男，所從已非其偶，其情又爲以說而動，又非待禮而行者，故爲歸妹。文王繫辭以爲，歸妹，固已非正矣。以卦體言之，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爻又皆以柔乘剛，皆違道背理之象。故其占固非女子於歸之所宜，而凡急於求合而不以正者。有所行則必凶，而无所利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卦名歸妹，夫男室女家，本天地陰陽之大義也。天地必交，而後萬物蕃育。如天地不交，則

化機窒塞，萬物無由而興。歸妹者，乃女之終而生育之始，實為人道之所終始，亦如天地必交而後有萬物，非天地之大義而何？

說以動，所歸妹也。

歸妹固為天地之大義，而此卦之所以名，則非男室女家之正也。自其卦德而言，為以說而動，徇情欲而忘義理，男女固皆不正，而女子尤為可醜，此卦之所以為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辭云「征凶」，以卦爻自二至五，皆與爻位不當，是行不以正，失待禮而行之經，節虧名辱，其凶必矣。云「无攸利」者，以三、五兩爻，以柔乘剛，剛柔易位，婦制其夫，惟家之索矣，何利之有？男女之合，雖本天地之大義，而此卦則不得其正，聖人之所深戒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雷動則澤應之，如女之感於男而動，為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始合之不以正，於其永終之時，必知有敝。始於苟合者，終必乖離也。君子重以為戒，而於凡事，無不謹其始以杜其敝焉。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而無正應，歸妹而為人娣者也。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以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女君而不能以及遠，故又為跛能履之象。雖止於承助其君，然於其分則已善，故為貞之吉。

也。

六爻或俱主仕進者說，不過取其廓樣，便於作文。以斷從《本義》為是。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雖歸妹而為娣，然質本陽剛，乃能以恒久之德者也。其云跛能履吉，正言其不能自主事，僅以恒德而相承助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其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其象為眇者之能視，言不能及遠也。占者得之，亦利於守幽人之貞而已。幽人無賢君，正猶九二無賢夫，惟抱道隱居，乃利也。不然，亦終不能有為耳。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所謂利幽人之貞，謂抱德守正而不改其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故為歸妹無所適而須於家，乃反歸而為人娣之象。可賤已甚，吉凶不必言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之歸妹以須，以其陰柔不中正，於位未當，故為人所棄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上體而無正應，其象為女之有賢德而不輕從於人。其歸妹也，至於過期而尚未歸，非不歸也，其志將待可歸者而後歸，固自有其時耳。

遲，待也。古語多以待人為遲，與遲緩之義小異。《象傳》「有待而行」及《本義》「以待所歸」，皆正替遲歸二字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之愆期而未歸者，其志欲得良偶，有所待而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尚飾。其象為帝乙歸妹，服飾不盛，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為美好也。夫貴飾者，女子之恒情。今貴德而不貴飾，如此必能孝不衰於姑舅，敬不忽於夫子，慈不略於妾媵，恩常同於姻族，輔佐君子而不為牝雞之晨，正位乎內而不致內顧之憂。凡女德之所宜備者，各極其盛，如月之幾望然。占者如是，必有宜家之吉矣。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爻辭云「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何也？以其位在中，是有中德之貴者，方以可貴之中德而行嫁。人世歆艷之事，自不期輕而自輕，此其所以不尚飾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無應，女無賢德，時已過而人莫之取者。女子之嫁，將承筐以供祭事，而今則无實。士之取妻，將與之刲羊以祀先，而今則无血。是約婚不成，未嘗有共祀之事也。占而得此，无攸利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之无實，言其所承虛筐而已。約婚不_成，未嘗有共祀之事也。

三三三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此卦離明震動，明無不照，動足有為，政教四達，其勢盛大，故謂之豐。文王以_於

豐，固已亨矣，然盛極當衰，又有可憂之道焉。王者至此，勿用徒憂為也，但能守常不使_過剩，常如日之中然，則豐可永保矣。

程《傳》云，「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是言豐之所由成。《本義》云，「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玩勢之一字，是就現成說。與程《傳》異。即《彖》傳「明以動故豐」，亦不似推原。但成說既久，不敢相破耳。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豐者，盛大之義也。此卦之德為明以動。明則照臨者大而莫之能蔽，動則振作者大而莫之能

禦。本其所明以為動，何功不成，何事不立，故能致此盛大之勢，而卦謂之豐也。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夫豐亨之時，治功盛矣，蕃聚蕃矣。王者至此，必將志欲日廣，凡所以供耳目之需，聳朝野之觀者，不期修而自侈矣，是即盛之極而衰之始也，甚可憂也。卦辭乃曰「勿憂，宜日中」何也？以王者至此，徒憂無益，惟宜以其心照乎天下，於民物之休戚、政治之得失，時存於心，不敢自有其豐而使之過盛，則算數不萌，而豐可以常保矣。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其不可使過盛何也？試觀日既中未有不昃者，月既盈未有不食者，是皆盛極而衰也。非惟日月，即天地之大，其氣機或盈或虛，亦與時消息，未有能常盈而不虛者也。而況於天地所生之人乎！況於天地間變化運動之鬼神乎！其能盛而不衰乎？則處豐者，安可不以過盛為戒也哉！

食只是望後虧缺，非交食。天地盈虛，就氣機進退上統言之。鬼神，則天地之變化運動者，如風雲雷雨，凡陽嘘陰吸之類皆是，要說得與天地不相犯方妥。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其勢盛大，為豐之象。君子體之，以折獄而察情實，惟明克允也，致刑而懲奸惡，惟斷乃成也。威照並行，亦如雷電之皆至焉。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與四相應者也，而皆陽剛，才德相匹，是遇其配主也。夫謂之配則旬矣，若不能相下者然。當豐之時，明動相資，彼此交助，故雖均敵而无咎也。豈惟无咎，以是而往，同心共濟，且可以保日中之治而有功矣。

无咎，只是無不相下之失。《蒙引》：說未當。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才力均敵，而相下不倦，故雖旬而无咎。若萌一上上之心，於旬之中而過求，則兩賢相阨，其災必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當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陰暗，為其所蔽。其明，抑而不伸，為豐大其障蔽，方日中而見斗之象。為二者若往而開其蔽，則反得猜疑憎疾矣。惟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庶其心可格而豐可保，斯為吉也。

愚意，豐蔀、見斗諸象，只就六五身上說其昏暗，不必說是蔽二之明。以四爻剛明，明字終覺添設耳。愚於此卦諸說，多有疑義。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發若者，言以己孚信之心，開發上人之志意，此事暗主之要道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九三極明者也，而上應上六之極暗。我之明為其所蔽，為豐大其沛，方日中而見小屋之象。我雖有明，至此亦廢而無用矣，又為折其右肱之象。此但所遇非其主耳，於我實无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賢才必遇明主而後可以有為。今以明而受蔽，則不能有為以濟大事也。折其右肱者，言其為時所廢，終不見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而近六五之暗主，亦明而見蔽者也。故亦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初在下而與之同德相應，是其等夷之主。為四者下遇於初，與之協力匡扶國家之事，可以共濟而得吉矣。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爻之所為豐其蔀，以其位近六五之暗處，非其地而為所蔽也。日中見斗，言君德之幽暗而不明也。為四者遇其夷主而與之共濟，則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柔暗而為豐之主，固不能照臨天下者也。若能招來有明德之人而用之，則群賢之功皆其功也，自有盛大之福聖明之頌矣，何吉如之。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之吉，以其能來天下之明德，則福及於天下。而天下之福，皆其福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闔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滿假躁動，自恃其明而歸於至暗者也。其象為豐大其屋，適以自蔽其家。其障蔽之甚，雖自闔其戶，而亦若闔其無人，至于三歲之久，尚無所覿，凶可知矣。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闔其戶，闔其無人，自藏也。

所謂豐其屋者，言其矜高侈肆，如屋之高大，翔於天際也。闔其戶闔其無人者，言其驕侈之心，自為障蔽，故一无所見也。

二二二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此卦山止於下，火炎於上，去其所止而不處，如人之客旅於外者，故為旅。文王以為，旅當寡親之時，宜无亨理。然卦體六五得中而順乎剛，卦德止而麗乎明，占者如此，猶可以小亨也。夫柔中順剛，內止外明，即旅之正也。旅而能守其正，如此則為善於處旅而得吉矣。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卦辭云「旅小亨」者，以卦體六五，柔德中乎外卦，而順乎上下二陽之剛，卦德艮止而離麗乎明。既有柔中之德矣，又順附乎陽剛者而得所依，內既靜專而不妄動矣，外又灼乎物理而得其宜。是以在旅猶可小亨，而處旅者守正如此則吉。

旅之時義，大矣哉！

夫人當旅之時，居非所安，人非所習，一於剛則招尤，一於柔則取辱，處之合宜為最難，其時義不誠大矣哉。信非柔中順剛、內止外明者，不足處此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為旅之象。君子以明慎用刑，使之確當不移有似於山，是非已定，即為決斷而不留獄有似於火。君子之善體《易》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旅之志意猥下，規模局促者也。如是，則人莫之與，而侮辱者至。斯其所以自取災咎，而非自外至者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之旅瑣瑣，以其志趣猥陋局促，故致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六二，柔順中正。柔順則與物無忤，中正則處置得宜。以是處旅，安往而不善。故旅之中居

有次也，二則居其次而居安矣。用有資也，二則懷其資而用裕矣。服役有童僕也，二則得童僕之貞信而服役得其力矣。蓋惟二全處旅之道，故其象占備旅之善如此。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處旅當寡親之時，而得童僕之貞信，則即次、必資，皆得所賴而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三過剛不中，則暴厲。而所處適當居下之上，則高亢不能下人。以此而處旅，未有不致困者。故其象為旅焚其次而失其所安，喪其童僕而一無所賴。即其初心亦非有邪也，而焚次、喪僕如此，亦甚危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而焚其次，亦以傷矣，況又喪其童僕乎！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其義當喪，非其童僕之罪也。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當旅之時而用柔能下。故其在旅也，雖不能如即次之安，而亦得其所可旅之處，雖不能如懷資之裕，而亦得其資斧以自防。然非其正位，又上無陽剛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旅豈能盡如所願？故僅有於處資斧之善，而我心有所不快也。

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雖旅於處，實以陽居陰，而未得其正位也。故雖得其資斧，而心終未快也。

「未得位」句，以起下文，非釋「旅於處」。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有雉之象。得此爻者，當得文明之美，如射雉然。雖目前有亡矢之費，而終必得雉。旅人觀光上國，雖有旅遊之費，終必有美譽令名，升聞於上也。

六五文明，為雉象。射雉是占者，非六五也。與解上六射隼，射隼是占者，同例。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所謂終以譽命者，言其令名上達於朝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

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高亢自處而失所依。初則志得意滿，後則傷嗟無及。其象為鳥焚其巢，在旅人為先笑後號咷。其所以致此者，正以失其柔順之德，如牛喪於忽然之頃，故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以旅之時而在上，自高如此，其義當得焚巢之患也。又，言「喪牛於易」者，言其驕氣方盛，喪其順德而不自聞知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之為卦，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其象為風，亦取入義。此卦上下皆巽，故名巽。文王繫辭以為，巽卦以陰為主，陰之才力不足而不能大有所為，故其占但可小亨。所幸初、四，皆以陰從陽，資陽之才力以自助，故利有所往。然所從又不可不擇也，而九五剛健中正為大人之象，故又利見大人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孔子《彖傳》曰，巽為人義，人君之人人者，莫重于命令。此卦重巽相繼，在人君為丁寧反復其命令，務以人人之象也。

朱子小注，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詔令之人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卦辭云「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者，以卦體九五本剛也，巽順乎中正之德，而其志得行。人君以剛健之資，建中表正於上，而所為必遂，是所謂大人也。卦之初與四之柔又皆順乎剛，柔本不足有為，資陽之才以之自助，亦足以有為矣。是以其占當得小亨，利有所往，

以柔皆順乎剛也，又利見大人，以九五之為大人也。

巽乎中正，言能從容和順於中正之道也。或作深入說，太吃力。或云，只取卦名帶過，又太輕。觀程《傳》「巽順於中正之道」句，可以折衷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相隨而至，為重巽之象。君子以之申重其命令，反復誥諭，使上無不盡之情，下無不喻之隱，而後行其政事，亦如風之入人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者也。其象為於處事之際或進或退，而不能自果，何以能成天下之務乎？占者若能以武人之貞處之，以振其懦而作其氣，則事可濟而有利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爻辭所謂「進退」，言其志之疑惑而不能決也。「利武人之貞」者，言能果決如武人，則有以矯其偏，濟其不及，其志之凝者，已修治而不疑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二以陽處陰，而所居在下，不能自安，過於巽者也。以其居中，故雖過巽而不至於已甚。其占為巽在牀下，但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其誠，如祭祀用史巫紛若者，則可以自安而吉，且不至過於卑屈而无咎也。

古者，尊者坐於牀上，卑者拜於牀下，故以自卑為巽在牀下。史於祭祀時，贊幣贊命，若今讀祝者。巫主禱祀。皆達誠意於神者也。人不自安，而道達其誠意於人，亦猶是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二用史巫紛若而得吉者，以其得中，巽而不至於已甚也。

九三，頻巽，吝。

九三過剛不中，既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挾上人之勢，本非能巽者也。其巽也，特勉為之而不出於誠。不誠則不可久，故頻失而頻巽。巽而不能恒，吝之道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有頻巽之吝，以巽非本心，雖勉強於一時，其不巽之志，每窮極立見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陰柔無應，承乘皆剛，宜有悔者也。當巽之時，用柔能下，則所承乘之剛，不惟不之侵而反為之助，雖無應而有應矣，雖陰柔而有陽助矣。故其占不但悔亡，而田之所獲，足以供三品之用，有所求而必得也。

田獲三品，亦占之象。《本義》：「一為乾豆，炙之使乾，以為豆實而奉祭祀也，「一為賓客」，為奉賓客之用也，「一為充庖」，以之自奉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獲三品，言其得陽之助而有功也。

時講，作相臣巽以下士，而賢才畢集，則功及國家說。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九五以巽居尊，未免有因循苟且之弊，宜有悔也。其性體剛健中正，能奮力改圖以復於正而得吉，吉則悔亡而无不利矣。其有悔也，是无初也。其貞吉悔亡而无不利也，則有終矣。然其改圖以得貞，未易言也。必先庚三日，丁寧於變之前，而詳審以思其理。必後庚三日，揆度於變之後，而顧慮以要其成。乃能更前之不正以歸於正，成今日之正而永無不正。此所謂貞也，此所以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之得吉，以其爻位中正也。正則意見不偏，中則施為允當。故善於變更而得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九以陽居巽之極，過於巽而失其陽剛之德，故為巽在牀下而喪其能斷之資斧之象。其懦而無立如此，縱使施於當巽之地，亦取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此爻之巽在牀下，在巽之上而極乎巽者也。過於巽而至喪其資斧，則期於必凶也。

兌，亨，利貞。

兌之為卦，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又以坎水而塞其下流，其象為澤。澤者，所以說萬物，故其義為說。文王繫辭以為，兌卦之體，剛中而柔外。剛中則其說必以正，柔外則未免有不正之嫌。占者誠能和說以處事接物，則人情和樂而事皆順應，自有亨理。然所說者必利於貞，皆合乎天理人情之正而後可，不可以妄有所說也。

說字，兼我說人、人說我二義。

彖曰：兌，說也。

卦名為兌者，陰居陽上，喜見乎外，人以和說相接之義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辭云「利貞」者，以卦之為體，剛中而柔外。剛中則自持者必正，柔外則接物者以和，說之利貞者也。說而能正，是以所為之事，上順乎天理，下應乎人心。以說之正而率先乎民以從事，則民說其將以逸我而忘其勞。以說之正而率民以犯難，則民說其將以生我而忘其死。夫說必以正而不違道於譽以求歡虞。說之大也而民即忘勞忘死，民其勸矣哉！此說之所以利

貞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彼此滋益，有相說之義，故為兌象。君子觀澤之相益，而以朋友講理習業，在人者有以裕乎己，在己者亦有以及乎人，亦如而澤之相益也。

《蒙引》云，講習只是一件事，講而又講也。愚不能無疑，姑以講為明理，習為習業說。習業，如學禮、學射之類皆是。

初九，和兌吉。

初九陽剛居下而無繫應。陽剛則不失於柔媚，處下則不失於上求，無應則不繫於私累。故其說也，本乎性情之宜而無偏黨之私，說之得其正而和者也。如此，則達之天下而無不通，吉可知矣。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和兌之得吉，以所行皆出乎正，坦然順理而未有疑累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本有可悔之事也。然剛德在中，有誠信之心，而說非僞為於外者也。誠則自能動物，得君得民，順親信友，無往不宜，當得吉而可悔之事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孚兌之吉，以其說出於誠信之志也。

六三，來兌凶。

六三陰柔不中正，妄說者也。為兌之主，深於說者也。上無所應，而反就二陽以求說，勢孤援寡，而強取媚於人，汙賤可恥甚矣。況二陽剛正剛中，又難說之不以道者，故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來兌之凶，以其爻位不當乎中正，不足於德，故妄說而取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上承九五中正之賢君，而下比六三柔邪之小人，心知非正而樂其說己，隱自商度所說而未能自事，此天理人欲、公私之界也。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疾惡柔邪，絕小人之私交，而上說乎中正之君。其不染於邪而得事君之正如此，甚可喜也矣。

《蒙引》不以九五作賢君說，只說九五是君子，六三是小人，四居邪正之間而擇所從，其說甚渾圓。解「介疾有喜」，引《參義》云，如大臣之絕私黨而忠君，學者之遠損友而親仁賢，皆可喜也，亦快意於此。姑從常說敷衍而附其說於後。《蒙引》之說，蓋本程《傳》。但《傳》解「有喜」，作得君行道、福慶及物說，為異。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之喜，言其去邪守正，有可慶幸也。

九五，孚於剝，有厲。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而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小人之妄說乎人，以壞人心術，喪人事業者也。斯所謂剝也。為九五者，若不能察其說之非正而誤信之，則必有危厲矣。

象曰：孚於剝，位正當也。

九五之孚於剝，以其位得正而當尊，自恃其所長，以為密近小人不足為害，斯其所以致危也。

《蒙引》云，爻辭是戒辭，非指實說。象傳則指實說，與爻辭不同。

上六，引兌。

上六以陰柔為兌之主，處說之極，務為邪媚，引下二陽與之為說，人之從不從，固不可必，而彼之可賤甚矣。

象曰：引兌，未光也。

上六引人為說，其心術未為光明也。

二二三 坎下
震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此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有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文王以為，時至於渙，散者不易聚，離者不易合，苦難得亨。據卦變而言，本自漸來，九來居二而得所安，有可據之地矣。六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柔而能剛，既有其才而且有助心之助矣。如是則濟渙有日，當得亨也。夫天下之渙，皆在所當聚，而王者之所重，則莫如聚祖考精神之渙，當立為宗廟，以時至於其中而祭享之，此聚渙之大者也。又坎水巽木，舟楫之象，濟險有據，故利於涉大川也。渙固可亨矣，宜假廟矣，宜涉川矣，使一有不正，則又不可必。利於守正，使其亨者不為倖致，假廟非以徼福，涉川非以行險，而後可也。

時文多講云，所謂亨渙之道如何？當渙之時，九廟震驚，祖考之精神渙矣，則假廟以聚之。神州陸沉，天下之陷溺深矣，則涉川以拯之。語儘冠冕，按之書理則不爾，所謂只好隔壁聽者也。張氏承業云，假廟以理言，涉川以象言。二語甚確，象辭只亨字，緊承渙之時來。至王假有廟，則就祖考之精神上見其渙，不必是渙之時。若云世道已渙，方去祖廟祭享，求以濟天下之渙，此必無之理。即此一節，便知時文之破壞經義矣。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渙之能得亨何也？蓋以卦變自漸，九來居二而得中，是得其所安而不窮困也。柔上居三，得陽之位而上同於四。柔得陽位，是柔而能剛也。上同於四，得同心之助也。夫當渙之時，得所安則進退有據矣。柔而能剛，則調劑得宜矣。得同心之助，則共濟有人矣。其渙將有必

濟之理，故得亨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卦辭云，「王假有廟」者，言王在廟中以承祭祀，所以聚祖考精神之渙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云「利涉大川」者，以卦有舟楫之象，涉險有具，則往而有必濟之功也。

《傳》之義本渾淪，作文則不妨說濟渙，聊以諧俗。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風行水上，離披解散，其象為渙。先王觀渙之象，知渙不可不合也，以為萬類至渙而統於一帝，故聚己之精神以享於帝，而萬類皆聯為一體矣。祖考之精神已渙而存者在身，故聚己之精神以立廟享親，而先後通於一氣矣。其仁孝誠敬之至，合上下，通幽明，先王之能合其渙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初六陰柔，本非濟渙之才，但能上順九二之剛中而托以濟渙，是拯渙而得壯馬也。夫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而又得致遠之才以為之用，渙必濟而得吉矣。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九二之剛中，借其力以拯渙，故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二一爻，正剛來而不窮者。九而居二，失其故居，宜有悔矣。然當渙之時，剛來得中，是奔而就其所安之處，如人之憑机以為安者，然則離居之悔可亡矣。

此爻據卦變解。愚意，以九二在險中為有悔，以得中不過剛，為奔机而悔亡，亦似可通。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當渙之時，人皆有欲安之心。今九二來就所安，非得願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

六三陰柔不中正，本有自私之悔者也。以其居得陽位，能散其謀身之私，而志在濟時。其能濟與否，雖不可必，為人臣而心不在私，亦可以无悔矣。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所謂渙其躬者，志在匡濟天下，而不在乎為己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六四近君之臣，當濟渙之任者。夫天下之渙，每起於為臣者各締私交，不顧國事，於是權分于下，人君孤立于上，而渙之勢成矣。六四居陰得正，下無應與，能散其私黨而專心事上，誠大善而吉也。夫私黨既散，則在朝之士，各開誠布公，盡心王室，其散者合歸於一而為大群如丘陵然，此豈常人思慮之所及哉？

散其群，或作散天下之朋黨說，此蓋本《大全》小注。味《本義》「下無應與」，還自六四自渙其群，其能散天下之朋黨意，却包在渙有丘內。渙有丘，是滿朝有同寅和衷之美，所謂舜以二十二人為一朋，周以三千人為一朋者也。若非朋黨盡散，何以能然？若非大臣先不植私黨，亦必不能然也。匪夷所思，贊之之辭。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渙其群而得元吉者，能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此臣節之光明正大者也，所謂匪夷所思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而欲濟之，宜散其號令，使天下之人皆曉然知王之心。然空言而無實惠不可也，又宜散王之居積，使四海皆被其澤，則人心之散者可復聚，國勢之離者可復合而无咎矣。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之渙其大號與王居而得无咎者，以其陽剛中正而居尊位也。不然，無是德則不能渙，有是德而無是位，亦欲渙而不能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以陽剛居渙極，陽剛則有能濟之才，渙極又當可挽之會，故能出乎渙。以渙其傷害則已

去，換其憂懼則已出，換無不濟又何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之渙其血去逖出者，言其能出乎渙而害已遠也。

三三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者，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名為節。文王以為，節之為道，裁制得中，自可通行而無弊，固當得亨。且卦體又有剛柔不偏，陽剛得中之象，故其占當得亨。所謂節者，節之使不過而已，非欲其過節而至於苦也。若過節而苦，則違其性情之正，人不能堪，不可守以為常道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彖之傳曰，節固自有亨道矣。自卦體言之，剛柔平分，是無偏剛偏柔之失也。二、五皆剛而得中，是節之中而不至於過者也。人之立身制用，裁制合宜如此，安得不亨？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所謂苦節不可貞者，言節而至於苦則違性情，乖倫理，其道必至於困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自卦德卦體言之，此卦兌說坎險，是方說而行遇險也。夫說則易流，一遇險難，則止而不至於流矣，節之義也。而九五得位以主節於上，其所節者又皆中正而不至於苦，是以通行於天下而無弊也，此節之所以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推節之道而極言之：天地之氣，寒暑相序，有節而不過，而四時以成，天道固有自然之節也。聖人知人欲之無窮也，而節之以制度，使費用有一定之經，則不濫用而傷財，因以不過取而害民矣，此亦當然之節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所容有限，為節之象。君子觀節而知制用，立身，皆當有以節之也。於是制立數度以為之等，於服物采章之類，莫不定其多寡，立為隆杀，使賤者不得踰尊，下者不得侵上，而應用者有節矣。議度德行，以求其當於存諸心者，見諸事者，莫不因時制宜，求合天則，使不失之於過，亦不失之於不及，而立身者中節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初九居節之初，未可以行之時，陽剛得正，能節而不出，時止而止者也。故為不出戶庭之象，而其占无咎。

馮氏云，前有陽爻閉塞，一不可出，四為坎體，應則入於坎宮，二不可出，剛在下而無位，

三不可出。似亦有理。《本義》「居節之初」，只取其無位一端而已。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九之不出戶庭，能知時之通塞者也。初，當塞而未通之時，故不出則无咎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居下之中，出潛離隱之地也。乃失剛不正，又無應與，但知自守之節，而不能乘時以有為，有不出門庭之象。道有可為之時，坐失之而不為，凶之道也。

朱子曰，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

建安邱氏，以九二前遇陰爻為無窒塞，其合講初、二兩爻甚可觀。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之不出門庭凶，乃失時之至極者也。有其時而失之，亦可惜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行己無節，則蕩而失檢，而無以自立。制用無節，則靡而不經，而無以為繼，後必至困窮而嗟若矣。此皆其所自致，无所歸其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自以不節而致嗟，又將誰是咎乎？

六四，安節，亨。

九五以中正之道主節於上，六四柔順得正在其下而承之，不作聰明而稟受成法，凡其立身制用之節，皆順乎中正之道而無所勉強，安於節者也。如是則行無不經，用無不宜，自可致亨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四之安節得亨，唯其柔順得正，能承順九五中正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以中正之道，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其所制之節，非以矯世絕俗，因情依性，無過不及，人之率是節者，皆樂易而無艱苦，節之甘適可悅者也。節之善至此，天下古今，可通行而無弊，故吉。以此而往，必化行俗美，而有可尚之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有甘節之吉者，以其居尊位而得中道也。節中道，則不苦而甘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六居節之極，節之過而至於苦者也。事雖當節而出於正，亦非天理人情之所安，是亦凶也。然禮奢寧儉，究之於理未為大失，其悔終得亡矣。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節貞凶，言節道至此，窮而不可通行於天下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此卦二陰在內為中虛，二五之陽皆得其中為中實，皆孚信之象。又，下說而上巽，亦為上下交孚之義。故名中孚，言其中心誠信也。文王以為，中孚則誠能動物，即有難感之人如豚魚，亦可感之而得吉；即有難處之事如涉大川，亦無不利而獲濟也。夫信至可以感無知、涉險難，則天下無不可感之人、無不可處之事矣。然其所信者，又利在於正，信其所當信而後可。苟有不正，則又非所謂中孚也。

《蒙引》云，至信可以涉險難者，不僥倖以苟免，不欲速以冒進，言忠信，行篤敬，明則人與之，幽則鬼神福之。《參義》曰，信不以正，尾生、白公亦謂之信矣。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卦名為中孚者，以卦體言，二柔在一卦之中而中虛，二剛得二體之中而中實。夫中虛是其心無私主也，中實是其所有不妄也。人能一私不容，而萬事皆實，則孚信在中矣。以卦德言，下說以應乎上，下之孚上也；上巽以順乎下，上之孚下也。上下交孚如是，乃可以化及萬邦，而無不相孚也。

中虛、中實，不是兩事，只是一個誠信。就其無私而言便是虛，就其無妄而言便是實，此理

可默驗而得。下說從乎上，是其信上而不疑也。上巽順乎下，苟非真心實意愛其臣民，何能所施皆當而不至違拂其心，即其巽順，便見上之實心在下也。下字，兼指臣民，就近在所統者言。邦，是萬邦，舉天下而言。以上下為專指君臣者，非是。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卦辭云，「豚魚吉」，言其孚信之至，感及於豚魚也。云「利涉大川」者，以卦體木在澤上，有乘木之象，外實內虛，又為舟虛之象。人至誠可以涉險難，如舟楫具而可以涉大川，故云利涉大川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而教以利貞者，人固貴乎信，使所信者出於意見之私，信非所信矣。信而正，則其事乃應乎天道之本然也，故曰利貞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風感而水受，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之象。君子以至誠惻怛之心，反覆詳慎，議人之獄而求緩其死，苟有可生之路，必不置之於法，此君子存心之最篤、感人之最切者，是即中孚之意也。

緩死，是為尋生路，求寬其死，非延遲日月之謂。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初九當中孚之始，與六四為應。四本可信者也，初能與之相信，信之始，度其可信，而遂一意以信之。合必以正，正而能久，吉之道也。若既已相信矣，而復有他焉，我之心既二於彼，彼之心亦必不能一於我，交既定而生疑貳，豈可安之道乎？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虞吉，言其相信之志能審定於初，至於久而不變也，若變則為有他而不燕矣。

諸說皆云，初於志未變之時，度其可信而信之，蓋本程《傳》。覺於文義未安，姑衍數語，以待質問。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中孚之實，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一誠相感，彼此交孚，如鶴鳴於幽深之地，其子遙聞而和之者。然其所以交孚如此者何也？蓋以二有中德，為吾心之所愛慕，如好爵為我之所，吾與爾皆繫戀之也。上下之交孚，由於一德之相感耳。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之鶴鳴而子和，以二之懿德，為吾中心之所願慕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三陰柔不中正，居說之極，本性行無常者也。又與上九信之窮者為應。以我之無恒，而應彼之不通，是以凡事不能自主，或鼓而前，或罷而止，或悲而泣，或喜而歌。不自信而唯所

敵是信，故顛倒無定，一至此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之或鼓或罷，雖以信其敵之故，實以居位不當。陰柔而不中正，故不能自主如此，使其所居當位，則自信有方，雖所應不善，亦不至如此顛倒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以是德居是位，權不張而自大，勢不招而自集，有月幾望之象。人臣貴盛，易於植黨自私，六四以柔正之質，而膺權任之隆，則乃心繫王室者也。初本與四相應，是馬之匹也。今不顧私交，而上信於五，為馬匹亡之象。為國大臣而公爾忘私如此，何咎之有？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馬匹亡者，言自絕其類應之私交，而上信於君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有中孚之實。居尊位而為孚之主，下與九二之賢，同德相應。其有孚也，固結莫解，如攣繫者然。君臣相孚如此，而治化成矣，何咎之有？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之應二，何以有孚攣如？蓋以五有中正之實德而當尊位也。有是實德，與賢人一德相

孚，故相信之篤如此也。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

上九居信之極而不知變，但執有定之理，不能審時度勢，而必欲為之，信非所信者也。猶之翰音而欲其登於天，何可得乎？即其所信者，未嘗非理之正，亦必違時拂勢，而至於凶矣。

象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翰音而欲其登於天，信非所信甚矣，何可以長乎？

二二二二二
震上 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此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故名小過。文王以為，小過之卦，陰過乎陽，以義而言，陰固不可過陽矣。以勢而言，則既過乎陽，亦可以亨。然未免有妨於義也，故利於守小過之正。所謂貞者如何？卦體有可小可大之象，又有飛鳥遺音之象，處小過者，但可小事而為陰柔者之所能為，不可大事而強為陽剛者之所為也。其為小事也，又如飛鳥遺音，不宜高亢而上，但宜斂抑而下，則行無不善，事無不宜而大吉。此處小過之貞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卦名小過者，卦體陰多於陽，是小者過也。因其過而善用之，亦可以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小過而戒以利貞者，言時當小過即安處其分，而不敢失其正，是能與時偕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卦辭云「可小事」者，以卦體二、五柔而得中，柔本非有為之才，得中則柔而不過，為能隨分而為所當為，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又云「不可大事」者，剛本可以有為者也。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居上之下，是失位而不中。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善虧，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又有取於飛鳥遺音者，以卦體內實外虛，有飛鳥之象焉。其言「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以小過之時，上懷高亢之心則為逆，下守退抑之分則為順，是以如飛鳥之音，不上而下，則大吉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其聲小，過於常，故為小過。君子有時而小過，則或行過乎恭焉，或喪過乎哀焉，或用過乎儉焉，此皆立身之常，而不關天下國家之大。所謂小者之過也，皆卑抑之節，而無高亢之累。所謂過於小而不過於大也，且皆小過而不甚過也。時當小過而小過，過而未

嘗過矣。

初六，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上應九四，性躁而復有強援，志欲上行，且當過時。又欲上行而至於過，故其躁進自高，如鳥之飛然。上而不下，不順甚矣，致凶之道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六不安於下，而急於上，有飛鳥之象，而因以致凶，此實自取之災也。雖欲救之，亦不可如何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過而不過者也。過三、四之陽，進而遇六五之陰，是純德之臣，不入強臣之黨，而一心承順乎柔中之君，為過其祖而遇其妣之象。如此則不凌逼乎上而及其君，乃適合臣節之當然而得其臣也。為臣如此，可以无咎矣。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之不及其君而適遇其臣者，以為臣之道，自有當然之則，不可以過而及乎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三以剛居正，為陰邪所疾，況小過之時，陰多於陽，又小人道長之日，必過為之防乃可免害。三乃自恃其剛，而弗過防之，小人必乘其隙，從而或戕之矣，凶道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以自恃其剛，而從或戕之，凶將如何可免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四何以无咎？蓋以時當小過，能弗過於剛，乃適協其宜也。若往而用剛則致危厲，此人所必當戒者。然亦自有用剛之時，又不可以過恭為常守之正道也。

弗過遇之，「弗過」一讀，言弗過剛，乃適遇之。遇之者，合乎機宜也。一說，「弗過遇之」一讀，謂弗加意以待之，如是而往則致危厲，人所當戒。《本義》原有此二說，釋句異而理則同。解末句則參近說。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不可長也。

剛而弗過，乃適遇之，以其以剛居柔，位不當而為過恭之行也。「往厲必戒」者，以往則過剛而必敗，不可長久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以陰居尊，又當過陰之時，不足以成大事，故為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在己固不能有為矣，乃取六二以為之助，為公弋取彼在穴之象。陰柔之才，豈能共濟大事乎？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陽合和而後成雨，今者但過盛之陰已在乎上，而已豈能為雨？甚矣，陰過者之不足以成大事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處事不能合宜，而一於驕亢而過之。且過之之遠，如飛鳥之遠離乎人，而不可得見。亢滿離道如此，天人所惡，必當得凶。夫無妄之災非災也，惟此自致之禍，是乃所謂災眚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夫小過之時，不宜上宜下之時也。上六之弗遇過之，則已太亢矣。豈可乎？

二二二離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事既成。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彼此相為用，事之所以濟也，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所處無不正，亦事之所以濟也，故名既濟。文王以為，既濟之時，凡事之大者，皆已有成功，惟小事尚須潤色，其可以得亨者，小事而已。此時正當固守其正以保盛治，不可以既濟而忘戒懼也。所以然者，以盛衰相循，自然之數。方既濟之初，固無不吉，及其終也，覺孽一萌而亂生矣，可不知戒懼而固守其正哉？

他說亨小利貞，多云盛時將過，殊礙初吉終亂句。張氏承業以為，既濟之時，原無大事，予思若云尚有大事未定，不得言既濟矣。若既濟後別生出大事，又是終亂之時。殊覺張說有理，故從之。初吉終亂以時言，至《彖傳》則兼人事言。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彖傳》曰，卦辭云「既濟亨小」者，言惟事之小者，當得亨通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云「利貞」者，言卦之體，剛居剛之位，柔居柔之位，各得其正而位皆當也。用剛而正則勵精保治，而不好大以生事；用柔而正則持重守成，而不好逸以滋弊。此保既濟之正道，故戒以利貞也。

初吉，柔得中也。

云「初吉」者，以六二柔而得中，當濟之初而以柔中處之，則能持盈以守成，謹畏而不怠，故既濟可保而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云「終亂」者，非終之遽亂也，人於其終而有止心，憂勤衰而怠荒起，此亂所由生，治道至此而遂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水在火上，水受火熱，火能熱水，各得其用，是為既濟。君子知盛極而衰，理數之自然，故於此即思將來之患而預防之，使之有盛而無衰。蓋一治一亂，雖天運之常，聖賢自能防微杜漸，維持於不敗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九當既濟之初，治功方成，豐孽未萌，苟能謹慎而不敢輕舉妄動，如車將行而曳其輪，狐將涉而濡其尾者，可以保其濟而无咎矣。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居濟之初，能戒懼而曳其輪，所謂預防者也。揆之於義，必无致亂之咎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六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而九五居既濟之時，治功成而怠心生，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不得遂其行，如婦之喪其車茀者。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為二者不用急於求行也，俟其時之既過，則自當得行矣。如喪茀者不必逐求，七日當自得之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所謂七日得者，以中正之道在我，人君欲保既濟，必不能舍我而他求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既濟之時，以剛居剛，是据全盛之勢而用剛者也，有高宗伐鬼方之象。夫高宗當殷道之盛而興伐國之師，宜往而必克矣。然必三年而後克之，甚矣，用剛之不易也。有國家者不得已而用剛，必慎於擇人，小人則斷不可用，苟誤用以伐人國，勝則窮兵以毒民，敗則喪師以辱國，其害可勝言哉！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伐人之國，三年乃克之，其勞力費財，亦以困憊矣。兵豈可輕用者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既濟之時，六四以柔居柔，能思患預防者也。制治保邦之略，無不備具，其心猶不敢安而忘戒懼，如乘舟者慮其繻也，預備衣袽以防之，猶恐溺至而不及覺，終日戒懼，防之又防，不敢以衣袽已具而遂自安也。預備而戒懼如此，可謂深於保濟矣。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六四之終日戒，言其心有所疑懼而不敢自寧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其象如東鄰殺牛以祭，反不如西鄰之薄祭而實得福。人雖有盛極之勢，時過則不可復挽，若能思患預防，當無此失矣。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雖殺牛，不如西鄰之時，方為天命人心之所繫屬，實受其福。言其吉慶，方將大來而未艾也。

上六，濡其首，厲。

居濟之極，在險之上，正所謂終亂之時也。即陽剛者極敬畏之力，猶懼不克，乃以陰柔處之，不知敬慎，將亂自生而險不可免，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危亦甚矣。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濟之極而至於為濡首之厲，灭亡將至，何可久也。

三三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為卦，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是作事而無人同心協力之象。六爻之位皆失其正，事不以正，何以有功，亦為未濟之義，故卦名未濟。文王以為，未濟者，終必濟，此天運之常。故將來有亨之理，然必敬慎以濟之，乃克致亨，所謂盡人事以俟天運也。設如小狐未知畏懼而勇於濟，必至汔濟而濡其尾，則不得濟矣。何所利之有乎？

小狐，程《傳》曰，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象傳》曰，卦辭云「未濟亨」者，以六五之以柔得中也。柔而得中，則能小心慎密，而未濟者以濟矣，故亨。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小狐汔濟，是尚未出乎險中也，正宜敬慎以求濟。乃云「濡其尾无攸利」者，謂不能以敬慎之心繼續於終，故致濡尾而無成也。要此卦之大略而言之，爻位不當，此其所以為未濟也。雖不當位，而剛柔相應，有互相為用之道，是事雖未善而有協力之人，以剛濟柔，以柔濟剛，則未正者可反於正，始而未濟，終於必濟，濟則亨矣，何至汔濟而濡尾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故為未濟。君子見水火異物，各居其所，知天下之物莫不各有其方，慎以辨其尊卑、貴賤、親疏、大小之別，使之各居其方，得其序而不亂，守其分而有常，亦如水火之炎者自炎，潤者自潤也。

初六，濡其尾，吝。

初六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無才無位，而又值難濟之時，乃不自量而冒險以進，究不能濟而濡其尾，可羞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之濡其尾，亦不知其窮極而自取之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上應六五，以陽剛之臣而事陰柔之君，易有僭逼之嫌。惟其居柔得中，能於難危未濟之時，極其恭順以事君，退遜自處，不敢輕進，如曳其輪然，得為臣之正而吉矣。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之才勢，嫌於逼上。乃得貞吉者，以其居柔得中，宅心忠順，故能以義理自閑而行臣道之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陰柔不中正，無才無德，不能濟世者也。當未濟之時，欲往以求濟，鮮不败矣，故凶。然以柔而乘九二之剛，是能順從剛德之人，而藉其力又將出乎坎，與未出中者不同，故為利涉大川之象。言藉人之力以出險，猶乘舟楫以涉川也。為六三者，自用以輕進則凶，用人以共濟則利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之未濟征凶，以其爻位不當，陰柔不中正，無能濟之才德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九四當未濟過中之時，居大臣之位，任濟世之責，乃以陽居陰，失其剛健不能為，是不得其正而宜有悔也。若能自勉而貞，固守其正以濟天下，則吉而悔可亡矣。然以不貞欲勉而

貞，非易事也。必大有振作，克之以斷而持之以久，乃有成功。古人用力之勤而且久，考莫若伐鬼方一事，若其勉而之貞，能震動用此伐鬼方之力至於三年之久，則有成功而受賞於大國矣。

爻辭純是占，震用二句，是占之象。言其極力自勉於貞，如伐鬼方之勤且久，不是說要他征討。

象曰：征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之貞吉悔亡，言四固有志濟世，以居陰不正，則不能行，若能自勉於貞，則濟世之志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亦氣質之偏者。然為文明之主，則能自悟其失，又居中應剛，虛心求賢以為之助，故能自反於正，有成德之吉，而无悔矣。由是，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各極其盛，而為君子之光。其所著見者，又皆本乎實德，誠意自為流行，而非襲取偶為，則盛德積於中，大業著於外，未濟者可濟矣，何吉如之！

《蒙引》於貞吉无悔，就現成說。玩《本義》亦非正也。故得貞而吉二句，似宜作自反於正，但異於四之為戒辭耳。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之光，言其德充於內而光散於外，故吉也。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剛明，有能濟之才，居未濟之極，將濟之時。以是才值是時，人事既盡，天時自至。占者於此，復何為哉？惟宜自信其可濟，飲酒自養，以俟天命而已，此无悔之道也。若幸其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如狐之涉水而濡首，則自信之過，而失其至當之則矣。何以克承乎天命哉？

象曰：飲酒濡首，不知節也。

飲酒自養，非不可也。至於濡首，則不知節而過矣。

周易說略卷之四

繫辭上傳

繫辭本謂卦爻下之辭，此則其傳也。後人多誤指此為繫辭，亦猶之誤以彖傳為彖辭，象傳為大象、小象也。朱子《本義》已正其失，而人讀之不詳，故為拈出。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章夫子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首節是從有易之後，追論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夫易有乾坤、有貴賤、有剛柔、有吉凶、有變化，此等名物，皆非聖人有意為之也，不過據六合中所有者摸寫出耳。觀夫天以至健而尊，地以至順而卑，易之所謂乾坤者，先定乎此矣。天地人物之屬，有卑者，有高者，布列兩間，易中卦爻之次，所謂上貴下賤者，先位乎此矣。陽動陰靜，凡物之稟性于陽者，其動有常；稟性於陰者，其靜有常。其動者決由於所性之剛，其靜者決由於所性之柔，易之所謂剛柔，已先分判於此矣。事情所向為方，或向於善，或向於惡。向於善則善事連彙而至，向於惡則惡事連彙而至，是方以類聚也。人有邪正，物有美惡。邪正不同道，美惡不共器，是

物以群分也。其聚而分者，為善則吉，為惡則凶，易之所謂吉凶，已先於此而生矣。觀日月星辰之屬，成象於天，其升沉盈縮，无停機也；山川動植之屬，成形於地，其成虧榮枯，無滯跡也。其象與形之消，即陰之所以變，其象與形之息，即陽之所以化。易之所謂著策之數，或自陰變而為陽，或自陽化而為陰者，已先於此而見矣。《易》書未作之先，天地原有自然之易如此。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節言聖人作《易》之事。聖人見天地間，觸處皆易，要之不過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於是設一畫連亘而實者為剛，設一畫中斷而虛者為柔。以剛柔二畫，交相摩盪而成四象，四象又交相摩盪而成八卦。八卦既成，於是每卦與其餘七卦，交相推盪，則一卦之上，各生八卦，而為六十四卦，而易卦之變化備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下二節，言《易》之既作，造化在易。承上文言《易》書既備，凡天地中之變化，何者不見於其中乎？以變化成象者言之，鼓之雷霆而振作萬物，潤之風雨而膏澤群生，日月運行而代明，一寒一暑而成歲，皆見於易之中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以變化之成形者言之，體實而性健者乾道也，凡人物之生，其得乾之道而成者則為男。體虛

而性順者坤道也，其得坤之道而成者則為女。細繙變化，萬類紛紜，皆見於易之中也。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此下二節，承上文言成男成女，遂極言乾坤之理，以明其為人所當兼備也。若云乾坤之成男成女既備於易，其所以化生萬物之妙，又有可言者。夫乾知大始也，凡物之生，胚胎朕兆，皆乾主之，氣始萬物之形，理始萬物之性，不但成男而已。坤則受乾之所始者，為之醞釀成就，氣成萬物之形，理成萬物之性，亦不但成女而已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夫乾始盡萬物，若甚難矣。然乾健而動，氣機一發，萬物俱生，何嘗有心於生物，其知始也，以易而知也。坤成盡萬物，若甚繁矣。然坤順而靜，不過因乾之氣而翕受保合之，非有增益區別於其間，其作成物也，以簡而能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此言人之兼體乾坤者，勉強而能，則為賢人，乾坤之理如此，豈非人之所當兼體者乎？人之所為，若能體乾之易，存乎中者，一主乎理而無艱險之私，則心事明白洞達，無纖芥可疑，豈不易知。體坤之簡，見於事者，一循乎理而無紛擾之累，則作事平坦直截，人人可以遵守，豈不易從。人既易知，則人皆相信，而與之同心者多而相親附。人既易從，則人樂為

用，而與之協力者衆而功可立。人既來親，則吾之一心，愈自信不惑，常存主於易而終身不變，便自可久。人既協力而有功，則兼衆人之有以為有，而兼濟一世，便自可大。可久雖未純乎不已地位，然亦異於執德不恆者矣，豈非賢人之德乎！可大雖未到巍乎成功地位，已非一善成名者矣，豈非賢人之業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言體之而至不思不勉，則為聖人。承上文，言賢人德業如此，過此以往，則吾之易即乾之易，吾之簡即坤之簡，自然而然，無待勉強。天下之理，不過易簡盡之，一完了易簡分量，而天下之理，豈尚有餘蘊乎？天下之理，既統會於心，則不但可久而已，而其久也無疆，不但可大而已，而其大也無外，豈不可與天地並立而成位乎其中乎？到此，易之理又不在天地，而在吾心矣，方是學易之全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夫子說，伏羲既立卦爻，然有畫無文，非顯蒙所能喻，故文王、周公二聖，取伏羲之卦布列之，觀每卦每爻，各有本然之象，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繫之以辭，以明卦爻之吉凶，所以決嫌疑，定猶豫，使人知所趨避而不迷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承上言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者，正以卦爻之剛柔，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則此卦有此卦之象，彼卦有彼卦之象，此爻有此爻之象，彼爻有彼爻之象，其變化無常，其象不一，不繫之辭，則吉凶不見，何以使人知所趨避哉？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自聖人既繫之辭而易道備，天下之理，有一不具於其中者乎？是故易之言吉言凶者，即人事順理而得，逆理而失之象也。言悔言吝者，即人事困衡而憂，安肆而虞之象也。此節象字輕，猶曰是此樣子，與上文觀象之象不同。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易之陰變陽、陽化陰者，即造化氣機，退極則進，進極則退之象也。其既變而剛，則陽當時用事，即為晝象。其既化而柔，則陰當時用事，即為夜象。是剛柔之既定者，即晝夜之象也。六爻之陰變陽、陽化陰，一陰復有一陽，一陽又有一陰，循環而不已，天道固然，地道亦然，人道亦然，六爻之變化，即天地人至極之理也。易道之至備至精如此，人可以不學乎？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隨身之所處，安於其中而不違者，易中所載事理當然之次第也。終身所遇不一途，所為不一事，總是循此易理而已。所喜樂玩味而不厭者，爻之辭也。卦爻各有辭，而卦爻之辭，則各隨其一節之變而言之，其為道屢遷，至動而不可亂，尤所當玩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君子之專心於易如此，其功用豈復有間哉！是故君子當靜居未筮之時，則既觀諸卦爻之象而玩其辭。其動而將有為也，則即所得之卦，觀其所變之爻而玩其占，以為推行化裁之準。如此則或居或動，所向皆吉，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之理，即天之理，君子無往非易，即無往非天，思若啟而無不通之志，行若翼而無不成之功矣。此君子學易之極功也。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首章言伏羲畫卦，次章言文、周繫詞，此章則釋繫辭之通例。若云，文王周公既繫卦爻之辭，其例有可言者：卦下之彖辭，言乎全體之象也，爻下之辭，言乎一節之變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卦爻之辭或吉或凶者，言乎卦爻中之得失也。其失時不當位而失者，則繫之以凶，其順時當位而得者，則繫之以吉也。卦爻之辭，有曰悔曰吝者，言卦爻中之小疵也。悔者將向乎吉而猶有小疵，吝者未至於凶而已有小疵，故繫之悔吝以明之也。卦爻辭有言无咎者，以卦爻中雖已有過，而能改圖轉移，故繫之无咎以善之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聖人繫辭之例如此。是故列貴賤者，存乎爻上下之位。辨定其以陰為主而小，以陽為主而大

者，存乎卦陰陽之體。至若辨明卦爻之吉凶，使人知所趨避者，則存乎卦下爻下之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易辭之憂其悔吝而示以儆懼預防之道者，則存乎善惡初分之介。震動激發之使歸於无咎者，則存乎知其誤舉而悔。聖人繫辭之法如此，皆卦爻中之所本有者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是故卦有以陰為主而小者，有以陽為主而大者。聖人所繫之辭有言凶、言悔吝而險者，有言吉、言无咎而易者，豈卦自卦而辭自辭哉？辭也者，各指卦爻之情之所向耳。所向者險則繫以險，所向者易則繫以易，非聖人故為是險易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章極贊易道之大，足周聖人之用。首節總言易道之大，二句本一意相足，不是兩層。若云道莫大於天地而易與天地齊準，所以於天地之道，能彌之而極其周密，凡道之全體無不包括。能綸之而極其分晰，凡道之條理無不詳明。物理、人性、天命，無不備於卦爻之中，而聖人用之，如下文所云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試以聖人以易窮理之事言之：天地之或幽或明必有其故也，聖人以《易》書陰陽之理，仰觀天文而考其晝夜上下之異，俯察地理而辨其南北高深之殊，則知所以幽者自陽而陰也，所以明者自陰而陽也，幽明之故以《易》而知之矣。人物之有生有死必有其說也，聖人以《易》書陰陽之理，推原人物之始何為而生，反觀人物之終何為而死，則知始之所以生者氣化之聚，自陰之陽也，終之所以死者氣化之盡，自陽之陰也，生死之說以《易》而知之矣。造化之為鬼為神必有其情狀也，聖人以《易》書陰陽之理，而觀造化發育之功用，方其始也，陰精陽氣妙合而凝而物以之成，及其終也，精氣銷殞魂魂漸遊散而物以之變。則知精氣之聚，神之來而伸也，陰變陽也，遊魂之變，鬼之往而屈也，陽變陰也。鬼神之情狀，以《易》而知之矣。夫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皆理之難窮者也，聖人無不於《易》而窮之。

《易》道之大，於此可見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試以聖人以《易》盡性之事言之：人性與天地本一理，性有未盡，便與天地不相似而有違矣。聖人體《易》理之彌綸天地者於一身，則性無不盡而與天地相似。惟其相似，則在吾心之理與在天地之理，渾合無間，何違背之有。何以見其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也？天地之理，仁智焉盡之。聖人之智，周徧乎萬物，於其隱微無不畢照，而即有道以濟之，一一處置，使之

得所，是智而行之以仁，有真見者，即有實用，則其智不過，而非空虛玄遠之智矣。遇事之不可以常法處者，聖人能委曲通變，是旁行也。然不泥於經，亦不畔乎經，其所行者，終是天理人心之不可易，而不至於流盪無歸，其旁行者，權行之智也而不流，則守正之仁也。然聖人之知，又不特周物旁行己也。其於天理之當然，樂之而不厭，與命數之適然，知之而不疑，則利害得喪皆不足以動其心，何憂之有？智至不憂，則知日深矣。聖人之仁，又不特道濟不流己也，凡人為境所動，而私意未化者，則自利之念多，而愛物之意反薄，聖人隨所處而安，雖境遇不齊，只是純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雜乎其中，便能物我無間，視人猶己而能愛矣。仁至於無所往而能愛，則仁益篤矣。聖人之智且仁如此，此其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也，而實於《易》得之。《易》道之大，此亦可見矣。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至於聖人至命之事，亦無不本於《易》者。夫天地之化，惟一氣流行而已，不能無過也。聖人以《易》為之節宣裁制，使之各有定法、有常度，如治曆明時以經天，體國經野以緯地，節雨暘之變，適寒燠之宜之類，皆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萬物紛紜不齊，多不能自成，聖人以《易》委曲成就之，如於人則各為之養、各為之教而無不得其所，如於物則各遂其生、制其用而無不得其宜，知之甚明，處之咸當，而不至有一物之或遺也。凡天地人物之

所以聚散屈伸，循環而不窮者，是所謂晝夜之道也。人多執其粗迹，滯於一隅而不能通知。聖人深體乎《易》之理，則動靜無端，陰陽合德，上下與天地同流，於晝夜之道莫不灼見其循環之妙，而默契其迭運之機，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聖人之範圍、曲成、通知者如此，其所造直與天命為一。故聖人存主之神，妙萬物而無不周，不可以方所求也；聖心流行之易，成萬物而無其迹，不可以形體執也。聖心之神，即天命之神，聖心之《易》，即天命之易，是所謂至命也。至命如此，則窮理盡性，要其至矣，而皆於《易》得之，《易》之與天地準，不可見乎？

命是理性之源頭。至命者，聖人知所能，直到道理源頭處，與之為一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章是夫子指道體之妙以示人也。說《易》為明道之書，夫所謂道者何也？道本不離乎陰陽，而實不倚於陰陽者也。若分言陰陽，只謂之陰陽，不得謂之道，惟是靜則為陰，動則為陽，既一陰而又一陽，動靜無端，循環不已，是即太極本然之妙，乃所謂道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固動靜無根，陰陽無始者也。方其靜之終而動之始，以陽之發舒，繼陰之貞靜，斯時氣方萌動，而理乘以行，全是天道之本然，無一毫渣滓雜於其間，是可目之為善也。此理在天曰

善，及其氣之既凝，成為形質，則此理遂付於人物，人得之而為民彝，物得之而為物則，則所謂各正之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由繼善而成性，則君子之道，即所謂一陰一陽者。在人之道，即在天之理，豈尚有偏而不全者乎？但纔落氣質，便有偏全，於是有稟陽氣之多而為仁者，偏於動者也，却不知其為偏於動，以為道之全體只在於仁，而不復知有智。有稟陰氣之多而為知者，偏於靜者也，却不知其為偏於靜，以為道之全體只在於知，而不復知有仁。至於稟陰陽之駁雜者百姓也，雖日用此仁知，而不著不察，并仁知之見而無之。仁者知者之偏如此，百姓之蔽又如此，何怪乎君子仁智合一之道，鮮能於天下乎。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夫此一陰一陽之道，當元亨之時，自內而達之於外，氣於此運，理於此行，造化之功，昭然可見，是顯之於仁也。當利貞之時，自外而斂之於內，氣斂於無朕，理隱於無名，機緘之妙，杳乎莫窺，是藏之於用也。顯仁所以鼓萬物之出機，藏用所以鼓萬物之入機，而一出於無心，非若聖人之憂勤而後有以生成乎萬民也。夫仁之顯可以觀德，顯仁而萬物以出，德何盛也。然且為無心之德，即聖人之德，不足以擬其盛矣。用之藏可以觀業，藏用而萬物以入，業何大也。然且為無心之業，即聖人之業，不足以擬其大矣。其盛德大業，不其至極無

加乎！

時說云，此與下節，就化機之出入，以明一陰一陽之道，語欠圓。上三節自天說到人，語意已完了，此下又從頭另說耳。化機出入，正是一陰一陽，其所以然者即道，即可云就此以明彼乎。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大業發見在外，藏用則內矣。何以謂之大業？蓋方其藏用之時，此理無所不備，萬物歸根復命，而生生化化之機，都收斂在內，是雖未發，一發則其業不可限量，故謂之大業。德充積在內，顯仁則外矣。何以謂之盛德？蓋方其顯仁之際，此理發見彰著，源源而出，生意流行，與日俱新，此雖發於外，若非蘊蓄盛大，何以續續不窮如此，故謂之盛德。藏用陰也，而即為大業則陽矣。顯仁陽也，而即為盛德則陰矣。所謂一陰一陽者如此。

生生之謂易。

其顯仁藏用，陰陽互根如此，由是一陰一陽，生而不已，天地之消息盈虛，人物之枯榮動靜，何非陰極生陽，陽極生陰，相禪於無窮乎？其自陰而陽，是陽易乎陰，自陽而陰，是陰易乎陽，推遷變化，不可執一，斯乃謂之易矣。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若物之得此陰陽以成形，則有自微而著之序，方其始生，胚胎始露，朕兆方萌，纔略成形象，

此則輕清而屬陽，故謂之乾。至其既生，形者已形，色者已色，其詳細之法象，都呈效而可見，此則重濁而屬陰，故謂之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即推之人事，亦莫不有是一陰一陽之道。於人事變方來，心未有定向，以著問《易》，極七八九六之數，因其所值之卦爻，而知將來之吉凶，此所以決其事也，是之謂占。夫占者，事尚未成，陽之屬也。既筮之後，吉凶已明，即其所占而見之於云為，吉則趨，凶則避，以通其變，此所以成其占也，是之謂事。事則占之已決，陰之屬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而觀之，無非陰陽，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在陽，陰陽迭運而道無不在。一屈一伸，一往一來，無在無不在也，無為無不為也，其不測如此，是乃所謂妙萬物，無方所之神乎！道之妙如此，故非《易》之書，不足明之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夫子據《易》之書而贊其理，說《易》之為書，其中之所含，無一不有，則誠廣矣。外之所統，無一不盡，則誠大矣。其廣大之狀何如？自遠言之，則無遠不到，而莫之隔限，如四海萬世，其理皆充周的去。自近言之，則不待安排布置，而自有各當之理，即幾席瞬息，隨

處皆足而不偏，以言乎天地之間，萬事萬物，紛紜靡窮，則事事物物之理，無一之不備焉，其廣大為何如。

此節是形容廣大的模樣，廣大之實在第三節。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易》之所以廣大者，蓋有由也。天地本皆以生物為心。夫乾之為道，方其靜而利貞也，未見其生物也，而生物之心常存而不他，其靜時何專一也。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中達外，沛乎莫禦，其動又何直遂也。靜而專，動而直，是以物之受其氣者，無不資之以為始，其生物也，不已大乎！夫坤之為道，其靜而利貞也，許多生意，都收斂在內，是所謂翕也。及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至，就能承之以生物，許多生意，一齊發散出來，其動又何闢也。靜而翕，動而闢，是以物之受其氣者，無不資之以成形，其生物也，不已廣乎！乾坤之廣大如此。《易》則模寫乾坤之理者也，安得不廣大乎？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試舉其廣大之實：廣大者莫若天地，而《易》之廣大，無所不有，無所不包者，則配乎天地。變通莫若四時，而《易》之陰變陽，陽變陰，往來而不窮者，則配乎四時。天有日月，各有攸司，懸象著明者也。而《易》所言奇而稱陽，偶而稱陰，其義各有所主者，何以異此？人性有至德，

原易而無難，簡而不煩者也。而卦爻之陽者，有健之道，其德恒易；卦爻之陰者，有順之道，其德恒簡。其易簡之善，與人性之至德，何以異乎！《易》之廣大之實如此。

前廣大字，兼變通、陰陽、易簡在中。此節廣大，對變通等字言，不可如時說，以首句統下三句也。

右第六章

案：胡氏以易與天地準，是贊《易》之書，此是贊易之理。甚支離惑人。前章說書，亦是書中之理，此章亦是據《易》書而言其理，不是懸空說理，如「生生之謂易」之類。若只言理不言書，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正其理之著見流行處，不必以配言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章言聖人體《易》之事，以贊《易》也。夫子說，《易》之為道，其至極而無加矣乎！何以見其至？於聖人之用《易》見之。德之崇、業之廣者，無如聖人，夫《易》即聖人之所以崇其德而廣其業者也。聖人之以《易》崇德廣業者如何？德起於所知，若識見不高明，德何以崇？故聖人體《易》之理於心，而所見日超。業基於所行，若踐履不篤實，業何以廣？故聖人循《易》之理於身，而所行日篤。其崇也，無一理之不察，上同天之高明，而崇者至矣。其卑也，無一事之敢忽，下同地之厚重，而卑者至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位上，地位下，而陰陽變化即行乎其中。聖人知崇如天，禮卑如地，則其本來已成之性，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而性中所具道義，隨時流出而各當其則，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相似矣。德豈不崇，業豈不廣乎？而皆以易崇之廣之，故曰易其至矣。

此易指造化而言，與上文言《易》書之理者不同。成性，是一成之性。道義，是性中所固有的。道是統言，義其條件也。道義之已成者，便為德業。知禮，是功夫名目，與知行相似。天地設位二句，是引起下二句，說聖人之知行交至，與天地設位相類。道義從性中流出，與易之流行相類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章言卦爻之用。先言卦爻所由立，遂示人以用卦爻之法，而舉七爻以為例也。首節云，《易》有六十四卦之象。如何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甚多，皆不離陰陽之變化，於是將天下之賾者，在心上比度，何者是陰，何者是陽，何者是兼陰兼陽，或純或駁，或進或退，各將他形容，細細體察，乃畫成卦以象其物之所宜。如擬天之形容，是純陽至健之物，則畫為三奇以象之。擬地之形容，是純陰至順之物，則畫為三偶以象之。以至雷雨水火之類，莫不皆然，是卦乃以象天下之賾也，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如何謂之爻？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雖不一端，要各有至當之理，于是即事以觀其理之所聚，求其通達無礙者，以立為經常不易之法。繫辭於各爻之下，於爻之循此典禮者，則繫之以吉，於爻之悖此典禮者，則繫之以凶。是爻辭乃所以效天下之動者，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聖人因天下之賾以立象，是象所以表著天下之至賾也。至賾宜可厭惡矣，然其物宜之象，皆天下所當有，自當理會去而不可惡焉。聖人因天下之動以繫爻，是爻所以表著天下之至動也。至動宜可雜辭矣，然其吉凶之斷，各有定理，而不可亂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夫卦爻之不可惡不可亂如此，則一言一動之理莫不具於此矣。故君子之於言也，必擬於《易》而後言，其於動也，必議於《易》而後動。觀象玩辭於未言動之先，觀變玩占於將言動之際，使言之淺深詳略，動之仕止久速，各隨時適宜以成其變化焉。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欲擬議於《易》，果如何擬議之耶？如中孚九二爻辭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邇靡之。」今即此爻而擬議之，有鳴者，即有和者；有好爵者，即有靡之者。蓋言誠信感通之效也。乃知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而有不應乎？居其室，出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而有不違乎？言一出乎身便加乎民，行一發乎邇便見乎遠，可見言行是人己感應之樞機也。樞機纔一發動，或應或違，立時即至，樞機之發，誠取榮取辱之主也。豈特榮辱而已，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其召祥召殃，亦在此也。感人心而動天地者，皆惟言行，則君子之於言行，可不慎乎！即此爻擬議之，則知言行之當謹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如同人九五爻辭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今即其爻而擬議之：蓋言始異而終同也。君子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若不同也。然此特初就其迹以觀之耳，要其終而論之，則此二人各隨其分而安於義，其心實同也。其心既同，則雖至堅之物如金者，亦不能間之，是其利可以斷金也。於是我之言，彼覺其有味；彼之言，我亦覺其有味，而無不相入者，同心之言，不其臭如蘭乎。即此爻擬議之，則知大同之道，不以迹而以心矣。

斷金者，二人心事既同，彼此精神貫通，即金之堅亦不能間，如利刃之遇物使斷也。以金字當隔礙之物，斷之則通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如大過初六云：「藉用白茅无咎」。今即是爻而擬議之：凡置物者，苟錯諸地，可以為安矣，而又藉之以茅，更何顛覆之咎乎？此誠慎之又慎，慎之至極者也。夫茅之為物甚薄，而足以將其敬慎之心，免顛覆之咎，是其用可重也。事有謹於細微而獲全者，此類是也。苟慎斯藉茅之術以往，則防微杜漸者，無所不至，將見禍敗無自而生，其亦無所失矣。即此爻擬議之，知人之處事，當以慎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如謙九三爻辭云：「勞謙君子，有終吉」。今取而擬議之：人之勤於事而不自矜伐，事既成有利於人而不以德自居者，其器量宏深遠，是厚之至也。今謙九三云「勞謙」正言人之有功而能下人，所謂厚之至者也。夫此勞謙之心，蓋及人之德，欲其盛而無人之不被，自持之禮，欲其恭而無念之敢矜，所以居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怨，則謙也者，自致其恭，而位即以之存者也，此君子所以終吉也。即此爻而擬議之，知人之當以功下人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如乾上九爻辭云：「亢龍有悔。」今取而擬議之：乾上爻以陽剛而居卦上，其象如人之貴倨而不安其位，高亢而不恤其民，賢人退居下位而莫肯為輔，孤立於上，禍敗立至，是以動而有悔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可見人之不可亢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以言語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如節初爻云：「不出戶庭无咎」。今取而擬議之：節初惟能不出戶庭，乃得无咎，可見戶庭之不可輕出也。言語者，即人身之戶庭也。凡禍敗之所生，更不在他，惟言語輕發，遂為亂階也。君有當密其言而不密者，則必貽害於臣而失其臣，臣有當密其言而不密者，則人必中傷而失其身。至於凡事，有利害伏於機微，成敗繫於毫忽者，尤當謹密。若一不密則必有阻其謀、撓其事者，即功在垂成，亦必敗之。是以君子凡事皆慎密而不輕出於口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可見言語之當慎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今取解之三爻擬議之：作《易》者其知盜之情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蓋以負也

者，本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則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竊非其據，才德不任，適足起謀利者攘奪之心，盜思奪之矣。小人而竊據高位，上必慢其君，下必暴其民，罪惡既彰，則謀利者皆借以為辭而伐之矣，其能久有其位乎？奪之伐之者，雖是盜，而致之者，實自小人。如慢藏而不知防者，是教人使盜，治容而好自炫者，是教人以淫，何莫非自致哉！《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蓋以解三以陰柔而居大臣之位，適足為盜之招也。即此爻擬議之，可見人當量才度分，不可據非其有也。由此推之，則全《易》之卦象爻辭，何者非言動變之資乎？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昔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有自一至十之數。其位則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遂緣此以作《易》。後來人徒知其為河圖之數，不知其為天地之數，雖知其為天地之數，亦不知其何者為天何者為地，故天於一一指出以示人曰，河圖之數，即天地之數也。天體圓而數奇，圖之一，奇數也，故屬天。地體方而數偶，圖之二，偶數也，故屬地。由是而三之奇亦屬天，四之偶亦屬地，五之奇亦屬天，六之偶亦屬地，七之

奇亦屬天，八之偶亦屬地，極而至於九仍屬天，十仍屬地，其可分別指出者如此。今總而計之，一、三、五、七、九皆奇，則皆天數，是天數五；二、四、六、八、十皆偶，則皆地數，是地數五。夫此五位，以其次第言之，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奇偶乘承，以類而相得也。以其配合言之，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奇偶相感，各有所合也。若以天之奇數積而計之，一三五七九共二十有五數；以地之偶數積而計之，二四六八十共三十數。以天數之二十有五，合地數之三十，凡天地之數，共五十有五。夫天地生物，不過一氣之運，自其生成言之，是謂變化；自其屈伸言之，是為鬼神，而其自微而著，為消為息之分限節度則有如此。此五十有五之數，非即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乎？造化之秘，不出乎此，此易數之所以祖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聖人作《易》，制為蓍策大衍之數，蓋以河圖中宮之天五為生數之極，地十為成數之極，遂取而衍之，以五乘十則成五十，即以五十為蓍策之數。然五十者數之成，成則不動。故於五十策之中損其一策，而為用者四十有九。由是以此四十九策，分而為二，其左以象天，右以象地，是象兩儀也。次取右之一策，挂于左手小指之間，則左象天，右象地，所挂之策以象人，是象三才也。次取左手之策四，以數之於先，右手之策四，以數之於後，以象天時之

運，必以四而成歲功也。既以四揲之，左右之策各有奇零，則先以左手之策，扚於左手無名指間，後以右手之策，扚於左手中指之間，以象曆法之必有閏也。閏者積月餘日以成月，五歲之間，再積餘日，而再成閏月，然後別起積分，故蓍策既扚左之餘策，復扚右之餘策，然後別起掛一以再揲也。其致用之準於造化者如此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一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蓍既揲矣，於是陰陽老少之數可辨也。少陽進而未至於盈，其數可不計也，至於餘三奇而九，是為老陽，其過揲之策，則四九三十六，以三十六計乾六爻之策，共得二百一十有六。少陰退而未至於虛，其數亦可不計也。至於餘三偶而六，是為老陰，其過揲之策，四六二十四，以二十四計坤六爻之策，共得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策，當期之日。蓋歲氣常盈，歲朔常虛，雖有多寡，而三百六十日乃其大較，乾坤之策，適與之配，其合乎周天之數者如此。合上下經而通計之，陽爻百九十有二，每爻三十六策，得六千九百十二策；陰爻百九十有二，每爻二十四策，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二篇之策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足當物之數也。其合於萬物者又如此，是蓍策之數，無往而不合也。

案：《本義》「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四句，是推以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之所自出，三奇則九，三偶則六，乃朱子從揲法中推出。其實經文所言策數，只是過揲之數而已，不必兼

帶三奇三偶，亦覺輕爽。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著策之全數如此。至其所以成卦，則自有次序也。是故揲著者，自分二而掛一揲四而歸奇，凡四營而後或得五而為奇焉，或得九而為偶焉，而一變於是始成矣。每三變為一爻，至於十有八變，而後成六十四卦之一卦焉。自四營之易以至十有八變之卦，此易之大成也。然成卦之序，自內而外，方其九變而成三爻，僅得八卦中之一卦，內體方具，外體未備，僅可謂之小成而已，必待加重而後大成也。其成卦之序如此。

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至於卦既成，而後視其卦之陰陽，老少以為變動，自本卦之體，引而伸之於他卦，則一卦可為六十四卦也。凡六十四卦，同此變之類，皆可以此去相長於無盡，每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也。自一卦為六十四卦，自六十四卦而為四千九十六卦，易卦之變化至此無以復加矣。天下之積實待虛，通志成務之能事，不畢矣乎！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著卦之變既備，將見道本無形，而卦爻之辭一一示人也，其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皆自易有以顯之。德行難於變通合宜，而著卦之數，一一可推也，凡人之趨吉而避凶，有得而無失，皆易有以神之。如是則明有以決人之疑，有問必答，而可以酬酢矣，幽有以佑

乎神，凡神所不能言者，皆代為之告矣。功用之大何如乎！此言蓍卦之用。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夫子曰，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此所謂變化之道也，此皆理勢之自然，乃神之所為也。但此變化之道，人自不易知耳。人有知變化之道，於數則知其若何而生成屈伸，若何而乘除損益，會其迭運之機，於法則知其若何而進退離合，若何而往來交錯，皆默契其屢遷之用。則知數也者，一氣機之往來，法也者，一奇偶之積分。若或使之然，而實非有以使之然也。雖欲不然，而不得不然也。其於無心之化，自然之理，不有以真見而無疑乎！甚矣，人之宜究心於數法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承上章，言變化之道備見於易，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也？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欲以易而言者，取其辭而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欲以易而為舉動者，則取其變而動無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欲以易而制器者，則取其象而作事有成規矣。斷其得失者，易之占也。以易而決疑者，則取其占而臨事有確見矣。此言易之用。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

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惟易之辭占可尚如是。是以君子將見諸身而有為也，將措之事而有行也，必揲蓍求易而擬議之，以處所為所行之事，則易受人之命而即有以告之，如響之應聲，不計其時地之或遠或近，造化之幽，人心之深，皆能遂知其未來之吉凶，而悉以示人，應之速而知之周如此，蓋由其辭占之理，上窮天道，下析民故，極其細微確盡，可以稽實待虛耳，苟非天下之至精而無以加者，何以與於此哉！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試言其尚象、尚變之事，君子之揲蓍求卦，方其四營之時，既考左手歸奇之策，復考右手歸奇之策，兩相參伍而一變以具焉。及三變既畢，既錯置歸奇之策于三，而或左或右之，復總挈歸奇之策於一，而一低一昂之，則七八九六之數可稽焉。參伍以變，僅一變也，自此通之，合三變而皆參伍，或為老陰，或為老陽，或為少陰，或為少陽，不遂成天地之文乎。錯綜其數，僅一爻也，至於合十八變而皆錯綜焉，則極七八九六之數而卦爻以成。或動焉，或靜焉，或動在一爻焉，或動在全體焉，人事吉凶之象，不於此而定乎。所以然者，正以易蓍之為道，圓神不滯，惟變所適，能為奇、為偶、為老、為少而極天下之至變也。若非天下之至變，而稽有所滯者，其孰能與於此。當其變即君子化裁之準，其變既成則君子制事之矩。

安得不尚其變，尚其象乎！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辭占極天下之至精，象變極天下之至變如此。進而求之，易本无心之物，无思也，无為也，方其未嘗問之求之也，則寂然不動，及其奮動於分揲掛扚之時，卦成於十有八變之後，幽深不隔，而吉凶立判，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蓋生於理勢之自然，不然其所以然而然者，天下之至神也。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无思為之迹，而極精變之妙如此乎！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易至精至變而至神如此，乃知夫易者，聖人以理之深者，人不易見也，而立為辭占以極之，使至深者，無不可推之使出。理之幾者，人不易辨也，設為象變以研之，使理之在幾微者，皆研究其所必至而剖判甚明，是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然則辭占所在，即深之所在也。唯深也，故能應問如響，遂知來物，天下之志有滯塞而未通者，悉於此通之矣。象變所在，即幾之所在也。唯幾也，故可為化裁之則，制器之準，天下之物有欲成而未成者，悉於此成之矣。辭占象變，皆神之所寓，則深與幾皆神也。唯神也，故其通志成務甚速，莫知其所以速也，人見其至，莫知其所以至也。不待疾而自速，不須行

而已至，又孰測深與幾之所以然哉？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正以易為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而實至神，故以為聖人之道也，則易之功用甚大，誠學者所當盡心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章言卜筮之事。首節言《易》為卜筮而作。子曰，夫《易》更三聖而成，果何為者也？夫《易》本為卜筮而作，以人之未有知識也，使之知何者為吉，何者為凶而開乎物；以人之欲有作為也，使之趨其吉，避其凶，而成乎務。物與務之當然者皆道也。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統括於其中，《易》之為用，如斯而已。是故聖人作《易》，非有他也，以通天下之志而使之開，以定天下之業而使之成，以斷天下之疑而使之皆合乎道也。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此節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承上文言《易》之為用如此，當《易》之未作，其理實具於聖人之心，是故著之為德也，老少無定用，動靜無成質，惟變所適而不可預擬者，何其圓而

神也。卦之為德也，是非有定指，得失有明斷，物宜所昭，確乎不容紊者，何其方以知也。六爻之為義也，因所居之位而道各殊，隨所處之時而言各異，不可為典要，而吉凶以明者，何其《易》以貢也。著、卦、爻之德如此。聖人當未作《易》之時，已體備此三者之德而無一塵之累，蓋以是三者洗濯其心也。其靜而無事也，則斂於無形，而人莫能窺，所謂寂然不動也。及其動而有事也，則與民吉凶同患。而神以知吉凶之來，知以藏吉凶之往，又見其感而遂通矣。其孰能與於此哉？惟古之至聖，聰無所不聞，明無不見，叡無不通，智無不知，具著、卦、爻之理，而不假著、卦、爻之物，如神武足以服人，而不假於殺伐者，乃如此矣。朱子曰，所謂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神以知來，是吉凶之未來者，其神足以知之。知以藏往，吉凶皆有定理，如何便吉，如何便凶，皆理之已然而不待推者，所謂往也。聖人之智，皆藏得此理，而了然在中。神武不殺，是譬喻不可作真實說。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此節正言聖人作卜筮之事。承上文言聖人之德如是，是以一氣之運，消息不齊者，天之道也，聖人能明之。天下之紛紜不一者，民之故也，聖人能察之。明天道則知神物，具陰陽消長之理，而可制以為法。察民故，則知天下之動，皆以理之順逆為吉凶，而人多不知，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於是肇興神物，制為卜筮之法，以開先乎民，使之用以趨吉避凶。聖人於此

卜筮之時，其心湛然純一，肅然警惕，以考其占，使其德神明不測，亦如鬼神之知來焉。
《易》之為用不大著乎！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節即聖人之興神物而詳其始末。承上文，聖人既興神物以前民用，夫此神物，實生於造化，而後制自聖人以用之天下也。是故天地間，一氣流行而有動靜。當其靜而闔戶，則為陰之事，而謂之坤。當其動而闢戶，則為陽之事，而謂之乾。其一闔為斂其終，其一闢以開其始。動靜相推而互易者，則謂之變。闔往而闢即來，闢往而闔即來。動靜無端而不窮者，則謂之通。化育之機如此，而物生焉。自其資始之時言之，物斯見矣。然不貌象之彷彿，則謂之象。自其作成之時言之，物斯形矣。見其材質之一定，則謂之器。見形象器，而神物生於其間，於是制龜而用以卜，制蓍而用以筮。此聖人修身之教而垂憲萬世者，則謂之法。卜筮既立，利於用之以出以入，而民無不用之者，不期然而自無不然，不謂之神乎？則卜筮者，聖人本之於造化，而為法於天下者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節言《易》畫卦之序而及其用。若云，《易》固用以卜筮，而作《易》畫卦之次序則何

如者？是故聖人之作《易》也，本以模寫陰陽之變，而有陰陽之所以變者，是為太極。無象數之可名，而實象數之所以立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聖人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陰陽之儀形，自此生矣。陰陽有老有少，於是于兩畫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四者之象，自兩儀生矣。陰陽老少，又各有其變化，於是于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者之卦，又自四象生矣。八卦既立，則六十四卦，亦因此相盪而成，其中所載，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無不俱備，而吉凶已定矣。吉凶既定，則吉之所在，人知所趨，凶之所在，人知所避，而大業於是生矣。此所以可為卜筮之用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此節贊蓍龜功用之大。承上文，《易》以定吉凶、生大業而必假蓍龜以致用。是故言法象者，莫大乎天地，無所不覆，無所不載也。言變通者，莫大乎四時，寒暑相推而不已也。言懸象著明者，莫大乎日月，萬物之所仰也。言地位之崇高者，莫大乎有天下履帝位之富貴，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備天地化生之物，以致斯民之用，立人所成之器以為天下利者，莫大乎聖人，盡自然之利，極人官之能也。至於探討事之賾而不一者，索求理之隱而難見者，鈎

取其理之深者使之淺而易見，推致其事之遠者使之近而易知，以定天下之吉凶，使無不通之志，以成天下之亹亹，使無不定之業者，則莫大乎蓍龜。其功用為何如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此節言聖人作《易》之事。上文言蓍龜之用如此其大，聖人誠見其足以開物而成務，是故天生蓍龜之神物，聖人則而制之，以為卜筮之用。天之陰陽迭運，地之剛柔相推，是天地變化也，聖人效之而為蓍卦之變化。天之垂象，或見休徵而為吉，或見咎徵而為凶，聖人象之。而於卦爻之順理而得者，則定之以吉，於卦爻之逆理而失者，則定之以凶。河出圖，有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數，是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洛書出，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之數，是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各居其所。聖人皆則之，而或以畫卦，或以叙疇，聖人所制卜筮之事，孰非造化之自然者哉。

此節，說者多泥《本義》。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遂極力作推原語，甚傷語氣。如云，人知聖人之作卜筮，不知天生神物於先，聖人乃則之於後，《易》有變化，不知天地先有變化，而聖人從而效之，《易》有吉凶，不知本天之垂象見吉凶，而聖人從而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而聖人之作《易》叙疇，則本於此。愚讀之，殊覺未安，不如只平平說聖人作《易》時事，而其本於造化自見，於四者皆作《易》之所由一句，亦不相妨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節總言《易》之所以前民者，以應首節。承上文，聖人本造化以作《易》，於是前民之法，無一不備。揲蓍求卦，有陰陽老少之四象焉，所以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其卦爻之下，各有所繫之辭，所以告人以義理之所在也。其繫辭之中，又或定之以吉、定之以凶，所以斷其當趨、當避而不使之疑也。示之以象，告之以辭，而又斷之以吉凶，何志之不通，何業之不成，而何疑之不斷哉！信乎其足以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爻義，當屬八章擬議之例。《易》大有上九之辭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何也？子曰：所謂祐者，乃思或啟之，行或翼之，而得其助之謂也。然助豈倖得者哉？助有得之天者，天之所助者，必其順而不違者也。人不違天，天亦不違人矣。助有得之人者，人之所助，必其信而不妄者也。我以信乎乎人，人亦以信乎乎我矣。此感應之定理也。今《大有》上九，以剛居上，而下從六五，六五柔順而中，而上九與之下交，是其身之所履者信而無妄，心之所思者順而不違，且有下士之誠而尚乎賢，滿而不溢又如此，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可見，人欲得天人之助者，必信順而尚賢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章亦言聖人作《易》，君子用《易》之事。首自言聖人之作《易》曰：聞之書本以載言，而言之丁寧詳悉，非書之所能盡。言本以達意，而意之含蓄深遠，非言之所能盡。信如此說，則聖人憂世覺民之心，其終不可見乎？子曰：意固不易以言盡，聖人立奇偶之象以示人，其包含變化，無有窮盡，凡言之所不能傳者，皆可使入觀象而得之矣。聖人之意，欲使人知天下之情偽也，設為六十四卦以盡奇偶之變，凡天下之為善為惡，無不示象於此，而情偽可盡矣。而又於卦爻之下各繫之辭，而告之為吉為凶，而聖人之言亦於此而盡矣。由是，揲蓍求卦之法以立，自七八九六之變，以得所值之卦爻，即以卦爻之理，而通之於事為之間，使天下萬世之人，皆得趨吉避凶以盡利焉。人之有疑者，所為必不決，自象變既設，人皆知何者為吉，何者為凶，於是相率樂於趨避而不能自己，而又不知誰啟之，誰為翼之也，非所謂盡神乎？至此，則聖人何嘗有不盡之意、不盡之言，而聖人之意何嘗不可見於天下萬世乎？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自所立之象觀之，知夫《易》之所有，惟陰陽而已，則畫之奇而為乾，畫之偶而為坤，其即

《易》中所包蓄之緼邪？何以見乾坤為《易》之緼？方初畫卦定位之時，乾畫與坤畫相對而列，由此而相摩相盪，而自陰而陽，自陽而陰，交變不窮之理已立於其中矣。使當時不立此乾坤之畫，則所謂變化之理，何自而見？變化之理既不可見，則陰陽奇偶，不可復推為變通之用，而乾坤不幾於息乎？此聖人之所以立象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聖人既立卦象，天下之理具在其中，是故自卦爻之形而上，則皆自然之理而謂之道，自卦爻之形而下，則奇偶一定之象而謂之器。由是，本自然之化而裁之為七八九六之數，斯則剛柔相推，來往交錯，而謂之變。變既成，即所值之卦爻，推而行之於事為之間，則利用出入而謂之通。然是變通不特一人可用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皆如是變、如是通，則志無所不通，務無不成，而萬世賴之，不謂之事業乎！至此則聖人之意，可謂無不盡者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卦象本聖人之所以盡意，是故夫象也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

之爻。象本聖人所以象天下之賾，則能窮極天下之賾而無一物之不周者，惟存乎卦。爻本聖人所以效天下之動，則能鼓舞天下之動而使之臺臺不倦者，存乎爻之辭。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成七八九六之數，則存乎《易》之變。《易》中原有變動不常者，而後化裁可用也。因所值之卦爻而推之行事，則存乎《易》之通。《易》中原有通達無礙者，而後人可推而行也。若夫得卦爻之變而不泥於變，得卦爻之通而善用其通，所謂神而明之也，則存乎其人。苟非其人，不能有此妙用也。其人豈易得哉！同此卦爻之理，變通之用，獨能不煩擬議而全具於己，不假言說而實體於心，則存乎平日之德行。涵養純熟，而後自成自信如此也，豈易及者哉！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以明《易》之體用。首節言卦爻所由立。若云昔聖人作《易》，自太極判而為兩儀，自兩儀分而為四象，自四象而復加一奇一偶，純陽純陰，雜陽雜陰，八者之畫，以次而列，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象即在其中矣。如三奇則乾之

象，二奇之上偶，則兌之象之類是也。此只可謂之畫，不可謂之爻也。因此八卦之上重加八卦，而為六十四卦，則有內體之貞，外體之悔，而六爻之位即在所重之中，此立卦立爻之始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此下言吉凶所由著。承上文，言八卦列而象已具，八卦重而爻已備。即是以觀，但見其奇畫之剛與偶畫之柔，交相推盪，而卦爻之陰變為陽，陽變為陰，往來交錯，無不見於其中矣。由是，變之在卦者，消息異時，則繫之卦辭以命一卦之吉凶；變之在爻者，當否異位，則繫之爻辭以命一爻之吉凶。而占者所值當動之卦爻，即在其中矣。

《蒙引》云，變字就卦爻上說，未說到卜筮之變。處卜筮之變，則下文所謂動者也。愚意，卦爻有一剛，復有一柔，若彼此推換而出，故曰相推。變即如卦變云，某卦自某卦來，陽來居五、陰來居二之類，皆自成卦之後，兩卦相形，見其若自彼來，即所謂變也。

變就卦言，動就著言。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承上文，言動固在繫辭之中，當著未設而卦爻未動，吉凶悔吝，亦無由而見。至於揲著求卦之後，動在何卦，動在何爻，而後卦爻之辭或吉或凶，為悔為吝，於是可見。是吉凶悔吝，生乎卦爻之動者也。

《蒙引》云，此動字，只是卦爻動，不可以事為言。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承上文，言吉凶悔吝，固生乎動，試以卦爻之動言之，其成卦之始，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是剛柔乃立本者也。然或剛變而通於柔，柔變而通於剛，所以趣乎進極而退，退極而進之時也。

如筮得乾，則六剛爻是立卦之本，或初爻當變而通於柔，則趣乎姤，三爻當變而通於柔，則趣乎同人，六爻變則趣於坤之類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承上文，剛柔變通而吉凶見矣，然是吉凶二者，每以相勝為常，而不容並立。當其吉也，則有吉無凶，是吉勝乎凶也。當其凶也，則有凶無吉，是凶勝乎吉也。不入乎彼，必入乎此，卦爻之示人，惟此而已。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節承上文，言吉凶相勝，而推其理之所以然。若云吉凶之常相勝而不已者何也？以物物各有其正而常之理也。如天地之道，其正而常者，垂象以示人而已。日月之道，其正而常者，明以昭萬物而已。天下之動，其正而常者，則惟此一理，視其順逆以為吉凶而已。此吉凶所以常相勝而不已也。

《蒙引》云，天地、日月二句輕，不過引起下句耳。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上節言卦爻吉凶，此節推本卦爻之所由作。若云，《易》不外卦爻吉凶，然卦爻何由而作乎？今夫乾天之所以為天也，其德確然至健，是以理出必行，氣運必達，為萬物始而無阻滯，常示人以易矣。今夫坤地之所以為地也，其德隤然至順，是以因天之理，因天之氣，代以有終而無勞擾，常示人以簡矣。

《蒙引》云，自章首至「貞夫一者也」是一節，又自「夫乾確然」至「情見乎辭」是一節，皆言卦爻吉凶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承上文，乾坤所示之理如此，而《易》之所謂爻也者，不過倣此乾坤之理者也。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皆乾之健而易也。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皆坤之順而簡也。《易》之所謂象也者，不過倣此乾坤之理者也。諸陽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陽息而陰消，所以象乾之易也。諸陰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陰息而陽消，所以象坤之簡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承上文，言《易》本乾坤而有爻象，則可因蓍求卦而明吉凶。方其揲蓍求卦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爻象隱然變動於蓍策之內。及其蓍既揲，卦既成也，所值之卦、所值之爻，分

明可見，而為吉為凶，顯著於卦爻之外。其爻象之方動乎內，即所謂變也。卦雖未成，然既有變自有卦，有卦自有占。由是，可以趨吉避凶，事業從此而生，吾人用《易》功業，不因變而見乎！至於占之吉凶，卦有卦辭，爻有爻辭，而聖人憂世覺民之情，不見於此乎！有乾坤之理，而卦爻以立，卦爻立，而吉凶之占以明，《易》之體用如此。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夫《易》之理，肇自天地則為造化，體於聖人則為功業。以造化言之，天地不徒以法象大於天下也，其所謂大德者則曰生。蓋天地以生物為心，其知始作成，無時或息，而天地之大德在是矣。能配天地者，聖人之功業也，而聖人之大寶則曰位。蓋聖人以參贊為心，苟不得位，則無以成載成輔相之功也，是位乃聖人之大寶。夫是位也，何以守之？則曰仁。民為邦本，必得衆而後可以守邦也。是人也，何以聚之？則曰財。財為民天，必有財而後可以養人也。至若理其財使公私各得，正其辭使倫理大明，禁民為非使邪惡不作，則曰義。蓋義者，裁制是非各得其宜者也。義以理財，則九賦九式有定制而生養遂。義以正辭，則大綱小紀有定訓而教化行。義以禁非，則五刑五罰有定法而民不犯。至此，而聖人之功業，可以上配乎天地矣。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章言聖人畫卦之始，而因及制器尚象之事。若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欲有以前民之用，仰則觀日月星辰風雨露雷之象於天，而稽其升沉顯晦，俯則觀山川陵谷南北高深之法於地，而察其變遷往來，觀鳥獸羽毛毯草之文，與天地寒暑燥溫之所宜，近取諸身之形體性情而知其動靜慘舒，遠取諸物之飛潛動植而辨其聚散生成，莫不有陰陽之定體，消息之迭運焉，於是象其陰陽消息，始作八卦。凡微而神明之德默寓於天地人物中者，卦與之通而無間，顯而萬物之情散見於俯仰遠近間者，卦與之類而不違。物理物情無不具於八卦，則欲立成器以利天下，舍此安取哉？

《蒙引》云，「於是始作八卦」，總六十四卦只是八卦也，故下云有十三卦之象。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犧氏以民未知鮮食之利，始教人結繩而為網罟，以佃於山林，以漁於川澤，若此者蓋取諸離。離象為目，而網罟之兩目相承似之。離德為麗，物之屬於網罟者似之也。

朱子曰，「蓋取諸」等字，乃模寫是恁的，「蓋」字是個半間半界的字。又曰，據十三卦取象，蓋取諸離者，言繩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而王天下，以民之未知粒食也，斲木使銳而為起土之耜，揉木使曲而為扶耜之耒。耒耜耕種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二體皆木，既取益之象；上入下動，又取益之德。天下之利益，莫大於粒食，又有取於益之義。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以民之未知有無相通也，教民當日中之時而相市易，招致天下之民，聚集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則所乏者不至於無所取，所餘者不至於無所用，而各得其所矣，蓋取諸噬嗑。噬嗑之卦，上明而下動，日方中於上，而人相交易於下似之。且噬者市也，嗑者合也，亦於市合聚百物之義也。

此市字，是个市易之市，非市井之市。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三聖相繼而作，斯時風氣漸開，人事漸繁，民已厭太朴之俗而思變矣。三聖則為更立新制以通其變，使民懽愉鼓舞，趨之而不倦焉。然其所以通之者，非強用智慮作為於其間也，不過因其自然之變，而以自然之理處之，乃所謂神而化之。故使天下之民，相安於神化之中，而以為宜，此所謂趨之而不倦也。夫天下盈虛消息之理，每到數盡時極，

其勢必漸有更改而變，時數既變，則當有以通之，使其咸宜可行。既有以通之，則人皆樂於趨向遵守而可久，至於能久，則天人交助，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造化之理，原自如此。三聖通變之實則何如？三聖以向日衣皮服羽之風，人漸覺其陋，乃為衣裳之制，辨章采，別尊卑，禮義之風頓起，鄙陋之俗遂變，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此也。三聖之變化如此，其於《易》卦，蓋取諸乾坤。天地之變化，至易至簡，而無作為，正相配也。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濟天下，蓋取諸渙。

以民之阻於川澤也，聖人教人剡木使中虛而為舟，剡木使末銳而為楫。舟楫有載物浮水之利，以濟川澤之不通，致四方之遠，以便利天下，蓋取諸《易》卦之渙。渙，上巽下坎，木浮水上之象，舟楫似之。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以民之病於陸行也，聖人因牛之性順，而穿其鼻以服之，因馬之性健，而絡其首以乘之，使之引重載，致遠道，以利乎天下，蓋取諸隨。隨之為卦，下動上說，牛馬引其下，人安處其上，非隨之象乎？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聖人以患之不可不防也，設重門以為固，時擊柝以相警，以待暴客於未至，而使之無可乘，

其防患於未然，蓋取諸豫卦，豫備之意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聖人以民之知粒食，而未知脫粟也。於是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有臼杵春治之利，而萬民賴之以濟，蓋取諸小過之下止而上動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聖人以天下不可無以威之也，於是施弦于木而為弧，剡木使利而為矢，弧矢有射疏及遠之利，所以示天下以有警備而使之畏，蓋取諸睽。睽者，乖異之謂也。天下有乖異者，必威以服之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以宮室之制，上承者有棟，而下覆者有宇，雖震風淩雨，皆有待之而無患。其壯固安居，蓋取諸大壯，有壯固之義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而已。不封一土，不樹一木，喪哭之期，無有定數。後世聖人易以棺槨，則封樹之制，喪期之數，由是而定。以為送死大事，不可不厚，蓋取諸大過，而為是過厚之制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上古，民樸事簡，事之大小，惟結繩以識之，而天下已治。後世，民僞日滋，於是聖人易結繩以書契，言不能識者，書以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以臨之。由是在百官則功罪有可考，名實有可稽，而萬民以察，其明白剖斷如此，蓋取諸夬卦明夬之意。聖人包舉天地人物之理而作《易》，故先聖後聖創制立法，皆不能出於《易》之外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此章言易象與辭皆所以前民之用。承上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是故易者，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已。而卦爻之象也者，乃造化事物之理之形似也。理不可見，聖人立此象以示人耳。

象者，材也。

後世聖人復繫之辭，其繫於卦下者為象。象者，則統論一卦之材也。卦有德體象變之材，善惡純駁，所具不一，象則因其材而明之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其繫於每爻之下者，則仿效天下之動而為言也。天下之動，進退取舍，其端不一，爻中皆具此理，聖人因爻之時位，而一一摹倣以示人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前聖既立之象，後聖復繁之辭。是故吉凶本無形而難知也，而吉凶因象與辭而生矣。悔吝本至微而難見也，而悔吝因象與辭而著矣。則示人趨避以前民用，孰有備於《易》者乎！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章專論六子卦畫。首段言畫數多寡，二段言畫數之所以多寡，三段因畫數而推及德行之不同。若云卦之多陰者，宜為陰卦，卦之多陽者，宜為陽卦。今震、坎、艮，陽卦也，乃一陽二陰。巽、離、兌，陰卦也，乃一陰二陽。此其故何也？陽卦以一奇為主，而二陰從之，故多陰。陰卦以二偶為主，而二陽從之，故多陽。夫卦畫之所在，即德行之所在。陽卦陰卦之德行為何如也？陽道尊貴而統陰，有君之象。陰道卑賤而從陽，有民之象。陽卦一陽二陰，其象為一君而二民。以二民而從一君，以一君而統二民，其道大而公，乃天命之正，人倫之常也。豈非君子之道乎？陰卦一陰二陽，其象為二君而一民。以二君而統一民，以一民而從二君，其道小而私，於天命則非其正，於人倫則非其常。豈非小人之道乎？

愚嘗疑《本義》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夫一偶畫豈可分為二畫乎？今《蒙引》云，凡陽卦以一陽爻為主，凡陰卦以一陰爻為主。二語甚簡盡。而又云，一陽為一畫，二陰各二

畫。未免周旋牽泥。及觀韓康伯注云，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為之君；陰卦二陽，故偶為主。與《蒙引》首二句合，斷可從也。

《蒙引》云，二字不必限定只是兩個，二是多意，故坤為衆。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章夫子偶舉十卦十一爻之辭以釋之，以見逐爻各有意義，欲學者觸類而通也。《易》咸卦九四爻辭曰，人若憧憧然用私意於往來之間，則意偏於此必遺於彼，不能無所不感，惟其朋類從爾之思而所及者亦甚狹矣。夫子釋之曰，天下事感應之理盡之矣，何用思為，何用慮為。天下感應之理之具於事物者，本同歸也。但事有萬殊，物有萬變，所行之途則各殊耳。感應之理之具於人心者，本一致也。但所接不一事，所應不一物，而所發之慮，因之而有百耳。夫慮雖百而致則一，途雖殊而歸則同。此感彼應之理，一皆出於自然，而不必容心於其間，吾之應事接物，亦惟順其自然者而已。天下事亦何用思，何用慮，而憧憧為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試以造化觀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自生而不息焉。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功已成焉。日月寒暑之往，進極而退，息極而消，機之屈也。日月寒暑之來，退極而進，消極而息，機之伸也。其屈也，所以感來者之伸。其伸也，所以應往者之屈。屈伸相感，而明生歲成之利，已不期生而自生焉。造化之往來，何莫非自然之理，何待於思慮而後然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試以物理觀之，尺蠖必屈而後伸，是尺蠖之屈乃所以求伸也。龍蛇必蟄而後存，是龍蛇之蟄所以存其身以待奮也。物類之屈伸蟄存，何莫非自然之理，亦豈待於思慮哉？不特此也，即推之聖學，亦有自然之機焉。學者精察事物之理，而細微委曲，無不剖析，至於妙不容言之境，此用心於內也，以此出而應事，則見理既真，萬事到前，迎刃而解，而處之各當，非即所謂致用乎？學者出而應用，事事合宜，至於隨其身之所處而皆安，此所利在外也。然躬行既順，則其心之所得益深，所造益遠，而日進於高明矣，非所以崇德乎？內外之間，交養互發，亦理之自然，不待思慮者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承上文精義利用，此下學之事，猶可知也。過此下學思為之境，而愈進而上，則不容有思，不容有為，有未知其所以然者矣。至於精義之極，忘其為精義，利用之極，忘其為利用，而

於不測之神，合同之化，默契而無間焉，乃其盛德所自致，此亦感應自然之理也。天下事原無容思慮，《易》所為戒憧憧也。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困六三之辭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夫子釋之曰：凡人舉事，必度彼度已，如欲有所作為以圖功，必度吾力之所能而後為之，若其事本不易為，而強用其力以至於困，便是非所困而困焉，必貽譏於人而名辱。如欲有所憑藉以圖安，必度其人之可依而後依之，若其人本不足據而妄欲據之，便是非所據而據焉，必取禍敗而身危。既名辱而且身危，喪亡立至，妻其可得見邪？

《蒙引》云：「不要用九四、九二及上六來入解，祇解其辭意云耳，以諸爻例之如是。」

愚案：俗講以非所困為欲困人以成功，非是。凡不幸之困，非所自致而忽然至者，正君子致命遂志之秋，是乃所謂困也。名何由辱？非所困而困，謂事本難做，而又非關於分誼之不容諉，乃妄行取困，故曰非所困而困，斯乃名所由辱也。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足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上六之辭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夫子釋之曰，解上爻之辭，所謂隼者，射之禽也。弓矢者，射之器也。射之者，則人也。夫君子懷經邦濟世之器，待時之可行而行，則致用者有其具，何不利之有？蓋其人之無其器而動者，必有礙窒。既藏器於身而動以時，則從容應變，而四達不滯，是以不出則已，而出則有獲。《易》所云，「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者，正語夫挾已成之器而動者也。

隼者禽三句，據爻辭指點下文之意已躍然欲出，三復之，得讀書之法。

《蒙引》云，或欲以器為除暴去害之器。愚謂不必如此拘。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夫子釋噬嗑初九爻曰，小人不以不仁為可恥，而樂就之。不以不義為可畏，而輕犯之。有時為善，以利之在前也，不見利則不勸矣。有時懲惡，以威之而後畏也，不威之則不懲矣。其情狀如此，則方其初萌不仁不義之時，而即有威刑以懲之，於不仁不義之大者，因此知誠而不敢為，此真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正此小懲大誡，為小人之福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夫子釋噬嗑上九之爻曰，為善有成名之理，若不積則特片善耳，無可稱之實，不足以成名也。惡有取禍之理，若不積則特小過耳，無可殺之罪，不足滅身也。取禍取福，皆繫所積如此。可見善雖小而自此積之，即成名之基；惡雖小而自此積之，即滅身之本。奈何小人以小善為無益於名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於身而弗去也？故其惡積之久，至於彰著而不可掩，其罪至於滅身之大而不可解矣。《易》曰，「何校滅耳，凶」。蓋言積惡而滅身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夫子釋否九五爻義曰，凡恃其安者未必安，惟其心常若危者，則安其位之道也。恃其存者未必存，惟其心常若亡者，則保其存之道也。恃其治者未必治，惟其心常若亂者，則有其治之道也。是故君子位雖安矣，常思天位難享而不忘危；國雖存矣，常思社稷難保而不忘亡；政已治矣，常思萬機難理而不忘亂。其所以求安圖治保存者，日慎一日，是以身安其位，而國家久存常治而可保也。否之九五，當否將休之日，而其心常曰，其將亡乎，其將亡乎，即如繫於苞桑之固而常安矣，蓋此謂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夫子釋鼎九四爻義曰，凡人居位以德，謀事以智，任事以力，必相稱而後無患。若其德本薄也，而居之位則尊；智本小也，而謀天下國家之大；力本小也，而任安危休戚之重，鮮有不及於禍敗者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凶。」蓋言才德不足而不勝大臣之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夫子釋豫六二爻義曰，人於事物之際，能知其是非之介者，其明之至而神矣乎！夫上交貴恭而易至於諂，下交貴和而易至於瀆，其諂不諂，瀆不瀆之間，有幾存焉。君子上交未嘗不恭也，而不至於諂；下交未嘗不和也，而不至於瀆，其即所謂知幾者乎？然何以謂之幾？未動之先，吉凶未兆，既動之後，吉凶已形，皆不可謂之幾也。幾者，一念方發之始，其動甚微，而其為吉為凶，即於此見端，雖无吉凶之形，而已有吉凶之理，不可不察也。君子見是幾之動，其為吉之先也，則作而趨之，其為凶之先也，則作而避之，不待終日而已決矣。幾最難見，君子何以能然？《易》言之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之心安靜堅確，如石之介，不為物所動者，自不為物所蔽，其於吉凶之幾，不待終日而斷然明識矣。故其於幾之所在無所不知，不特上下之交而已也。知其微而用吾晦焉，知其彰而用吾明

焉，知其柔而用吾怯焉，知其剛而用吾勇焉，皆不俟終日而定，此其識超越衆人，豈非萬夫之望乎！

《蒙引》云，自知幾至不俟終日，是言君子知幾。自《易》曰至斷可識矣，則重在介於石一句，是言君子之所以知幾。然後，正言君子之事而贊之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夫子釋復初九爻義曰，純乎善而無待於復者，與道為一之聖人也。顏氏之子其殆近之乎，其偶有一不善之萌於心，則省察得到未嘗不知，及其知之也，則決意克去而未嘗復行。察之明而去之決，此顏氏之所以庶幾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殆足以當之。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夫子釋損六三爻義曰，天地絪縕，兩相與也，萬物得氣以成形者，皆漸化而凝厚。男女構精，兩相與也，萬物之以形相嬗者，皆漸化而生育。兩相與而無雜，則造化生育之功於此而成，況人之相與而可或雜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三人則情雜而亂，兩則交端而一，損三為二，以一合一，則情義端一，無所間雜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夫子釋益上九爻義曰：君子將有動也，必先順道以安其身，而後形於動焉。將有語也，必先和氣以易其心，而後發於語焉。將有求也，必先以義定其交，而後有所求焉。此所謂立心有常也。君子修此三者，故動則必與，言則必應，求則必與，而未嘗或失也。不然，不能順道以安其身而危以動，則動不合理而拂人之欲，民斷乎不與也。不能和氣以易其心而懼以語，則言必無序而不足以感人，民斷乎不應也。不能以義定交而妄有所求，則求者雖殷而適足啟厭，民斷乎不與也。此皆立心勿恒之故也。至於有所動、有所言、有所求，而皆莫之與，則衆叛親離，而禍敗立見，傷之者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章論《易》畫與《易》辭，而贊其能前民用也。首章言卦畫，若云伏羲之畫卦，初為奇偶二畫，是所謂乾坤，是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所從出，其《易》之門邪？夫乾之一畫，體一而實，是陽之形質也。坤之一畫，體二而虛，是陰之形質也。此陰陽二畫，相交而

配合其德，於是為八卦，為六十四卦，而卦之為剛為柔者，各有其體，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卦爻既畫，凡陰陽變化之跡，所謂天地之撰也，皆以此體之，而形容之畢肖。凡陰陽變化之理，所謂神明之德也，皆以此通之，而發揮之無遺。凡顯而該至著之象，隱而盡至微之理，天下之道，有外於卦畫者乎？

《蒙引》云：「陰陽合德」，德字輕看，祇是奇偶相交也。此係言畫卦之事，下條則言繫辭之事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承上，言卦爻既設，而文、周復繫之辭，一卦有一卦之名，一爻有一爻之名，或假物象，或言事變，其稱名雜出而不可一律齊也，而實各有定理，無少差謬。蓋萬物雖多，無不出於陰陽之變。文、周因卦爻陰陽之變，而取夫萬物陰陽之象，何謬之有？然考卦爻所稱之事類，則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其衰世民僞日滋、事變日繁之時，聖人不得不憂之深、而慮之切也乎！則其稱名之雜，時為之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承上文，言夫《易》既有卦爻之辭，則其中何所不備乎！陰陽消息，天道之已然者謂之往，《易》皆有以彰之使不晦。吉凶悔吝，事之未至者謂之來，《易》皆有以察之使前知。人事之顯，人以為粗迹也，《易》則明其本於理數而微之。義理之幽，人多日用而不知也，《易》則即人事為之開發以闡之。名各有等，《易》中所言君臣上下之位，窮通得失之分，必各當

其名，而名與實稱。物各有類，《易》中所言飛潛動植、服食器用之物，因其情狀而取以相類，各有所宜。卦爻之下有所言，為是為非，為得為失，皆正其言以示人，而無所回互。卦爻之下有其占，曰吉、曰凶、曰利、曰不利，皆斷其辭以告人，而無所依違。凡所以通陰陽之變，而盡事物之常，何一之不備乎！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承上文，言《易》無所不備，而於無所不備之中，又極其周密。試歷舉之：凡言之小者取類亦小，《易》之稱名也，或有事物之小者，其取類則以形容陰陽之變，又何其大也。凡旨遠者辭多晦，《易》所蘊之旨，皆道德性命之微，天地鬼神之奧，何其遠也。然其所著之辭，則明白顯著，又何其文也。凡言之曲者，未必中理。《易》之為言，喻以物態，通之人情，何其曲也。然揆之陰陽之理，又無一之不中焉。凡事之可敷陳者，多無深意。《易》之叙事，盡大小之迹，究本末之端，何其肆也。然皆本之陰陽之變，又何其隱而難窺也。《易》之周至如此，果何為也哉？蓋因民心之疑而莫決也，欲有以決之，而濟民之行，使皆合於理。故以此明天下之事，逆理而失，順理而得，各有其報，使人知所趨避耳。此文王、周公所以廣先天之蘊，而為開物成務之書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章言《易》皆反身修德之事，而三陳九卦以明之。若曰，《易》創自伏羲，夏商之季，其道中微，則《易》之繫以彖辭而復興也，其在中古乎？作《易》之聖人，其有憂患之事乎？不然，何其操心危慮患深，而所以反身修德之事，無乎不至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節即卦名而見其為修德之事。承上文云，是故《易》書之中，皆反身修德之事。人之修德，必以力行實踐為先，而所行之際，必假上下尊卑、親疏隆殺之節文，以為憑藉依據之地，則《易》中所言之履，是即德之基也。行禮而無卑己下人之意，則不得為禮，而德無所執，《易》所言之謙，即德之所以執持，而為事上接下之定則也。有以制其外，又當有以養其內，《易》所言之復，善端復於內，則衆善皆從此而生，非德之本乎？善端既復，又欲其常存而不失，《易》所言之恒，則一念如是，念念如是，非德之固乎？然存養之後，又當繼之以修治擴充之力，《易》所言損之懲忿窒慾，所以盡去人欲之私而為德之修也。《易》所言益之改過遷善，所以益充其本然之善，而為德之裕也。人欲盡而天理純矣。將於何驗之乎？能處困而亨，方知其得力之至。《易》所言之困，即德之所自辨也。德至可以處困，則確然有定而物不能移。《易》所言之井，即德植立之地也。可與立而後可與權，《易》所言

之巽，即德中處事之裁制也。此九者，孰非反身修德處憂患之善物乎？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贊九德之妙。若云，此九卦之德，其妙有可言者，禮本乎人情，非強世之事，固云和矣。和若非其至者，然一皆天理之節文，人情之儀則，加之錙銖則過，減之毫髮則不及，和也而實至矣。謙之為道，卑以自牧，似不尊光矣。然人道惡盈而好謙，萬民之所服者在此，有德者終不可泯，聲譽之日隆者在此。雖自卑也，而實尊且光矣。物之小者易為物蔽，復僅一念之善，雖小也而人欲終不得而辭之，何其明辨於衆物之中也。處雜者易自厭其德而失守，恒則常德自如，處於紛華轆轤之地而不至搖於外，而起厭倦之心。事之難易，不一類也。損之懲忿窒慾，摧伏其勝氣，力奪其艷心，豈不甚難？然克治既深，久則漸熟而安之，初間雖難，而後則易矣。凡事之增加者，多出於強設也，益之遷善改過，日日充長，以至寬裕。然不過去其所本無，遷其所本有，何曾有外索而添設者乎？窮者未必能通，困卦之德，身雖困而道則亨，窮者其身也，而通者其道矣。居其所者，未必能及物也。井之為德，義理自安，居其所矣。然能隨感而應，運用不窮，不又能遷乎？凡稱量乎物者，多有稱量之迹，巽以入事之中而酌其宜，義由中出，其所以裁制酌量之妙，有非人之所能窺者，其稱也，不亦隱乎？九卦之德之妙如此，此其所以切於人之德，而可著於用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節言九德之用。承上文言，履惟其和而至也，則可用之以和行。凡事依禮而行，則無所乖戾，而行已當矣。謙惟其尊而光也，故可以制禮，制節謹度而不放逸，則禮由我行而無失節矣。復惟其小而辨於物也，則獨知之地，可以自驗其善端之存而不容或昧。恒惟其雜而不厭也，則可以一其所復之善，而無二三之私。損惟其先難而後易也，則致禍敗德之害，可自此而遠。益惟其長裕而不設也，則日進高明之利，可自此而興。困惟其窮而通也，則患難貧賤無人而不自得，而天人之怨以寡。井惟居其所而遷也，則安而能慮事物之來，可以審其為是為非而皆當。巽惟其稱而隱也，則凡事能優游以人，不必拘其成跡，而自有以適其輕重之宜。人能反身修德如此，尚何憂患之不可免乎？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此章言《易》之切於人，而望人之體《易》也。《易》書字兼卦爻與辭而言。自「為道屢遷」至「唯變所適」，皆言卦爻之變，而辭亦隨之。自「出入以度」至「如臨父母」，皆指辭而言，然辭者皆變之所為也，總見《易》之不可遠。夫子說，《易》之為書也有畫有辭，人所

當擬議以成變化者，不可忽忘而遠之也。蓋以《易》之為道，屢遷而不可執一求也。其為變遷者何如？卦爻之陰陽，一變一動，初無定居，周流於卦中。六爻之虛位，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而無常；或剛變為柔，或柔變為剛而相易。其剛柔上下，皆不可為一定之則，惟隨其變之所趨而已。其屢遷如此，所以能體事而無不在，體物而不可遺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承上云《易》因象繫辭。辭之所言，皆利用出人之事。其言出入，必以事理當然之度，使人出而在外，入而在內，皆知度不可違，而凜然戒懼，不敢妄為焉。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不特此也，又於出入以度之中，凡遇憂患，更加諄切明告於人與其所以致憂患之故。使人於內外之際，慄慄然畏懼。雖无師保以戒慎之，常若父母臨於其上。《易》之切於人者若此，如之何其可遠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承上文云，《易》不可遠如此。學者若初循其辭，而揆度其理，則一卦自有一卦之定理，一爻自有一爻之定理，既有典常而可守矣。然理雖有定，苟非其人，能率辭度理而見之行事，則是理之在《易》者，不能以自行，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可見，《易》之為書，固不可遠，而不遠乎《易》者，則存乎人也。

《蒙引》云，不可為典要，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也。既有典常，析各卦各爻而言也。不必謂向無典要，而今方有典常。

諸解多云，以變言之而不可為典要，以辭言之則有典常。似未妥。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若云，《易》之為書也，原一畫之始，要六畫之終，以為全體者也。卦必六畫備，而後成質。此六爻也，有以陽居陰位者，有以陰居陽位者，交相錯雜，唯六爻隨時所值陰陽之物而已。其時所值之物不同，此六爻之所以相雜也。

《蒙引》云，原字、要字，不用十分重看，只是有始無終不成卦，必兼乎始終方成卦耳。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六爻固唯其時物，然其辭義之難易詳略，不能無辨。初爻之義，今欲知則覺難。上爻之義，今欲知之則覺易。何也？初在卦始，卦之本也。本則一卦之質未成，而其義尚隱，故難知。上在卦終，卦之末也。末則一卦之質已備，而其義大著，故易知。初唯難知，故聖人當繫初爻之辭，必擬議其為何象，當用何占，而後繫之以辭。上唯易知，故聖人繫上爻之辭，不過因初爻之象與占，而卒要其成於終而已。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承上云，初、上二爻之辭如此，若夫雜陳天地間一切事物，而撰述其所以然之德，物有淑慝，德有邪正，悉辨其是與非而不淆，則非中四爻不能備矣。

《蒙引》云，自其初難知至不備，以六爻之辭言之也。其原始要終，唯其時物，特以卦爻言，未有辭在。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承上云，卦有初上本末之詳，又有中爻物德之備，天下之理具矣。因發嘆曰，人若有欲知天道之存亡、人事之吉凶者，亦据六爻所備，而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以究其消息之機，得失之報，則存亡吉凶，居然可知而不勞餘力矣。然在知者，又不必備求之各爻也。只觀其彖辭，而所謂吉凶存亡之理，已思過其半矣。知者不可多得，六爻安可以不備乎？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與下節，復論中爻之同而異。若云，卦之理固非中爻不備，然中有所同，亦有所異。不可不辨也。二之與四皆陰位，同能為柔順之功也。而二居下體，四居上體，其位異矣。惟其位異，故其善亦不同。二之善在多譽，四之善在多懼。四之所以多懼者，以其近於君而有凌逼之嫌也。然柔之為道，非得陽以為之依附，則無以自立，亦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約得无咎而有譽者何也？以位柔而居中故也。柔而能中，所謂柔嘉維則，臣道之純者，雖遠而無

不利矣。

《蒙引》云，此柔字不可主六字言，通此一條，皆不可說出六字，只據二、四之位言，若九二、九四，亦如此論。三、五亦然。故其末乃云，「其柔危，其剛勝邪？」可見上文全據位而言之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三之與五皆陽位，同能為剛健之功也。而三居下體之上，五居上體之中，其位異矣。然在三則多凶，在五則多功，此何以故？以五居君位而貴，貴則可以有為。三居臣位而賤，則難以自專也。若論處此位之道，三之與五，大抵皆以柔居之，則萎靡不振，不稱其位而危。以剛居之，則沉毅有為，乃足以勝其位而無難也。二之與四，三之與五，其或同或異者如此。此又中四爻之大凡也。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此章總是贊易道之廣大悉備，而及其所有之名。若云，《易》之為書也，統言之則廣大，析言之則悉備。何以見之？且據八卦言之。卦有三畫，上一畫象天，則天道也；中一畫象人，則人道也；下一畫象地，則地道也。方易之小成，已具有三才矣。然猶未也，聖人又因八卦

而重為六十四卦。兼此天地人之三才，而加一倍焉，是兩之也。兩之，故有六畫。其六畫者非他也，亦不過是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皆具於易如此，易之廣大悉備何如乎！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承上文言，易惟備三才之道，則六畫皆道所在也。是道也，何以謂之爻？以一畫自為一義，變動而不可拘，故曰爻。爻者，從其交變而得名也。爻何以謂之物？以爻有遠近貴賤之等差，故曰物。物也者，從其不齊之質而名之也。物何以謂之文？是物也，剛柔之位相間而立，故曰文。文者，從其錯雜而名之也。然文有當有不當，有以剛居剛、以柔居柔而謂之當者，亦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謂之不當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謂之不當者，亦有以剛居剛、以柔居柔而謂之不當者，此則吉凶之所由生也。爻也，物也，文也，吉凶也，要皆三才之道之所顯著也。其廣大悉備不愈明乎！

爻、物、文，都就爻位說。文不當句，方兼九六說當不當，只是或得或失，不可拘剛居剛、柔居柔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章原《易》之所由興，而因以見聖人之情。若云，《易》之復興也，於何時乎？其當殷之

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為君臣之事邪？以文王之聖，親值末世之事而作《易》，是故其辭多戒懼警惕之意。凡辭中所言以危居心者，必因其戰懼而使之平安，以易居心者，必因其安肆而使之傾覆。此危平易傾之道，甚大而無不該。凡百有事，平者必出於危，傾者必出於易，未有能廢之者也。欲何為哉？不過使人懼於始，懼於終，終始一於懼，而不敢少有漫易之心。所言危者，固欲人懼以承之，所言易者，亦欲人懼以改之。大要使人有乎無傾，歸於无咎而已。《易》之憂世、覺世，其道固如此，其切於人何如哉！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此承上章言，聖人處憂患，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既具作《易》之本，遂作《易》使人卜筮，亦有以知乎吉凶也。若云，夫聖人有純乎乾者，其性情誠天下之至健也。故其德之見於行者，遇事必為而無沾滯，固恒易矣。然非一於易而忽天下之事也，其於危機所伏，即知其為險而不輕進焉。聖人有純乎坤者，其性情誠天下之至順也。故其德之見於行者，行所無事而無紛擾，固恒簡矣。簡足以順應天下之事也，其於困危所臨，更能知其為阻而不輕冒焉。知險知阻如此，所以無易者之傾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夫至健至順者之知險知阻，誠以其平日心與理合而能說諸心，及其臨事，即以所說之理再加

詳審而研諸慮。所以能定天下之吉凶，其為險阻與非險阻，無不先知也。又能成天下之亹亹，於險阻者則避之，於非險阻者則趨之，力行而不已也。

《本義》分屬乾坤，覺未妥。《蒙引》云，合乾坤而同一道，當從《本義》，又以下二句分承上二句，亦以渾講為妥。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聖人之悅心研慮而能先知者，不過本乎理之自然者以知之而已。是知理在天道則為變化，如日月星辰、寒暑風雨之屬，有消息之不同。在人事則為云為，凡進退出處、語默酬酢之屬，有得失之不一。此理之甚顯者也。天道人事之將有吉事也，必有休美之徵兆於其先。推之凶事，無不皆然。此理之甚微者也。總之，一理而已。吉凶之已定者謂之器，聖人即變化云為以象事，則其事理之已定者可以知矣。其知以藏往者如此。吉凶之未至者謂之來，聖人即吉事有祥以占事，則其事應之未至者可以知矣。其神以知來者如此。此其所以知險知阻、定吉凶而成亹亹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聖人不假卜筮知器知來如此。此豈可概求之百姓乎？於是乎《易》不能無作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易》之理具於其中。然無心之化，難以遍喻也。聖人作為《易》書，明天地之理以示人，以贊成其能。由是人之吉凶未決者，既盡人謀以定是非，又因蓍策以盡鬼謀而

審趨避，則百姓之愚，皆能知吉凶，成臺臺，而與乎聖人知器知來之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所謂聖人成能、百姓與能者如何？易理之在天地，百姓不得而知也。伏羲作為八卦，乃以天道人事吉凶之象，明告於人者也。尚未有辭也，文王、周公作為爻象之辭，則以八卦之情，發而為言者也。既告之以象，復詳言其情。今即《易》書以觀，為柔為剛，錯雜而居，有時位之得者，有時位之不得者，吉凶不昭然可見矣乎！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承上文，象辭備而《易》之體以立，《易》之為用，可得而詳矣。其揲蓍求卦，自四營至十有八變，所謂變動也。變動之始，尚未有言也，然由此而成文、定象。凡所以推明趨避之利，而示人以言者，即在其中矣。故曰，變動以利言。至於變動之後，其所遇之占，有吉有凶，皆因卦爻之情，有向於得者，有向於失者，占辭隨之而有吉凶，吉凶非以情遷乎？是故卦爻之情，有相愛者，有相惡者，愛惡相攻而吉凶由此而生矣。卦爻之情，有宜在近而反遠者，則病其疏；有宜在遠而反近者，則病其逼。遠近相取，而悔吝由此而生矣。卦爻之情，有以情相感者，有以偽相感者，情偽相感而利害從此而生矣。大抵凡易之情，近而相得者為貴，不相得而遠者亦無害。惟是其位既近，而又不相愛而相惡焉，不以情而以偽焉，其不相

得如此，必至於凶而又有害，而悔且吝矣。所謂吉凶以情遷者，如此。此聖人成能之事，而百姓之所以可以與能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所謂以情遷者，不特卦爻之辭，在人之辭亦有之。人言皆本於心，如其人之將背義棄信而叛也，心有所愧則其辭必慙。其中有所疑也，心無定主，則其辭必枝。有德之吉人，其心常靜，故時然後言而其辭寡。無德之躁人，其心常動，故不擇而發而其辭多。欲誣善類之人，則必據摭失實而失之游。自失所守之人，則氣先自餒而其辭屈。人之辭因情遷如此，卦爻之辭亦以卦爻之情而遷，不猶是乎？

舊說失守欠明，今斷作改節者說。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孔氏曰，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為也。愚案：傳字，宋儒呂氏所益。費氏、王氏本尚無之。《繫辭》、《文言》、《序卦》、《雜卦》皆然。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

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事，而因究其極功。若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蓍數，有卦爻，天下之道盡此矣。然蓍者何由而生？本聖人王道大行，天下和平，有以幽贊於天地之化育，於是和氣充塞而生蓍之神物。是蓍也，所以為求卦之用也。然蓍卦之數，何由而起？天體圓，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是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為三，是為參天。地體方，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是地數本二，從而定其為二，是為兩地。而揲蓍七八九六之數，皆倚此而起。三奇則三三而為九，三偶則三二而為六，二老之數，倚此起矣。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二少之數，倚此起矣。聖人既參天兩地而倚數，於是用以求卦于十有八變之後，統而觀之，為陰畫者有幾，為陽畫者有幾，而卦體以立矣。卦既成，於其中又逐一考其何者為太剛、為太柔，何者為少剛、為少柔而發揮之，極其明悉，則當動之爻於是以生矣。夫聖人作《易》，肇蓍之生，起蓍之數，卦因以立，爻因以生。是故凡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為人所共有所同得者，皆一一模寫出來而無所乖拂，是和順於道德也。而於其中，何者為吉為凶，何者為存為亡，又隨在各有條理，是理於義也。但見天下事物之理，皆於此析之其精，而無一之不窮，天下人物之性，皆由此各得其宜，而無一之不精盡理也，性也，皆天命也。窮之盡之而極其至，則於天命之本然，召合而無間矣。聖人作《易》之功，何其大哉！

觀變，即觀十有八變。朱子小字，亦曾主觀陰陽之變，不主蓍數，或是未定之說。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即卦畫以明易道之大。若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蓋以理一也，其凝成者謂之性，其流行者謂之命，將依此理之本然，而模出以示人也。是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運行而不息者，天之所以為天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為剛為柔，相因而無窮者，地之所以為地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居仁由義，體用之交盡者，人之所以為人。是皆所謂性命之理也。夫此性命之理，原通三才而兩之，陰陽具而後天道成，剛柔具而後地道備，仁義足而後人道全，皆兩而成化。故《易》六畫而後成卦，亦兩其三才以順之也。夫此性命之理，其為陰為陽，界限甚明而不亂，其或剛或柔，相承迭運而不息。故《易》之六位，陰陽相間，剛柔迭出而成文章，亦以順其陰陽之分，剛柔之運也。即爻畫觀之，而易道之大，不可見乎！右據《蒙引》演講。時人多遵《本義》說。「兼三才而兩之」句及「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句，都就聖人作《易》說，云，三才之理如此，在三畫已具，聖人欲兼三才而兩之。自三畫之卦重為六畫，而後為貞為悔，卦體以成。自六畫而細觀之，二、四、六陰也，一、三、五

陽也，是分陰分陽。一之剛、二之柔、三之剛、四之柔、五之剛、六之柔，相間迭用，是迭用柔剛。故《易》六位之間，奇偶錯綜，燦然成章。似不如蔡說文順理長，但其本自朱子，難遽變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明伏羲卦位，所謂先天之學也。若云，昔伏羲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是橫圖，乃作《易》之原本也。為其無以象渾天之形、陰陽消長之數也，故取其橫圖，規為圓圖。今觀其位，乾居南而坤居北，非天地定位乎？艮居西北而兌居東南，非山澤通氣乎？震居東北而巽居西南，非雷風相薄乎？坎居西而離居東，非水火不相射乎？此圓圖八卦對待之位也。由是乎而八卦交相錯綜，六十四卦從此成矣。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伏羲以此六十四卦規而圓之，以象天道之流行。震離兌乾，列之於左，巽坎艮坤，列之於右。夫列於左者，自震四而離三兌二以至乾一，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是數既往者也。數往則無推測之勞，不亦順乎！列於右者，自巽五而坎六艮七以至坤八，皆退而得其未生之卦，是知將來者也。知來則假推測之力，不亦逆乎！即圓圖而細觀之，固有順逆之辨矣。然此乃卦氣之所以運，而非卦畫之所以成也。若溯其成卦之序，則必始於乾一，而兌二、離三、震

四、巽五、坎六、艮七，以至坤八，無一而逆數也。夫卦氣之所以運者，从易卦既成之後，而取以為象者也。卦畫之所以成者，乃易卦生生自然之序，而《易》書之宗祖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論伏羲方圖之合於造化也。若云，伏羲既以六十四卦規為圓圖，復以六十四卦積為方圖。震巽居中，巽居左而向東南，震居右而向於西北。震之象為雷，巽之象為風，是當物之始生，雷以動乎物而發其生意，巽以散乎物而解其鬱結也。次巽者坎，次震者離。坎之象為雨，離之象為日，是當物之流行，雨以潤乎物，物由是而滋長也，日以烜乎物，物由是而發榮也。次坎者艮，次離者兌。艮之義為止，兌之義為說，是物之告成，艮以止乎物，而物之生意由是而收斂也，兌以說乎物，使物各得其所而欣暢也。次乎兌而極於西北者乾也，次乎艮而極於東南者坤也。乾，於物無所不統，是君之也。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烜，艮之止，兌之說，皆乾之一職也。坤，於物無所不容，是藏之也。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烜，艮之止，兌之說，皆包容於其中而乘時以出也。是以圖位之間，而寓造化生成之妙如此。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战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章言後天之易。若云，昔者伏羲卦位以對待為義，文王取八卦而更置之，起於震，終於艮，當一歲之運，而造化流行之序，於此可見矣。夫造化流行，必有為之主者，所謂帝也。帝有出入，其神妙不可測，而皆寓於後天八卦之位。帝之方出，氣之自靜而動也，而出則自震，化機之發，發於是矣。自出而齊，氣之由見端畢達也，而齊則於巽，化機之暢，暢於是矣。既齊之後，而發育明盛昭著者，是為相見，而相見則在乎離。相見之後，竭盡其涵育培養之力，是為致役，而致役則在乎坤。此帝自出而入之始也。既致役矣，則化機始斂，而飽滿欣歡，惟在乎兌為然，是說於兌也。既說矣，而肅殺嚴凝之氣與生育長養之氣，爭勝而不已，是戰也，此其在乾為然。由是化機盡斂，寧靜休息，是之為勞，而坎則其勞之地也。休息之久，而保合既至，生育收斂之功，於是無一之或遺而成矣，而成則在乎艮，此又帝自入而出之漸也。

《蒙引》云，帝者，天之主宰，究亦無他，只是氣機耳。又曰，後天乾坤乃偏言之乾坤，與六子同例者也，統之以帝矣。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

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夫帝之出入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之隨地以出入耳。萬物之出也，出乎震，震東方之卦也，於時為正春，萬物發生之時也。物既出矣，由是而齊乎巽，巽東南方之卦，於時為春夏之交，故物之前此未齊者，至此而齊。齊也者，蓋言物之生意畢達，鮮潔整齊，非復嚮之始出而未伸也。離也者，明之謂也，於時為正夏，萬物至此，形形色色，無不昭然相見，見則明矣。蓋離為南方之卦，南方明之地也，意者古聖人南面以聽天下，嚮乎明而治，蓋有取於南方之離也。次離者坤，坤之為卦，地之象也，位居西南，而當夏秋之交，土旺之時，萬物至此，皆盡其涵養之力以向於實，觀物之致役，而知帝之致役，故曰致役於坤。次坤者兌，兌位西方，正秋之時也，萬物生意已足，收斂充實，皆有油然暢適之意，觀物之說，而知帝之說，故曰說言乎兌。所謂戰乎乾者，乾西北方之卦，當秋冬之交，陽衰陰盛，生養之氣與肅殺之氣，互進互退，而交相迫擊也，物之受此氣，亦自所戰而不決矣。坎者，水象而位北，正北方之卦也，在八卦之中，此為安慰休息之卦也，以其時當正冬，萬物保合太和，乃其归宿之地也，觀物之勞，而知帝之勞，故曰勞乎坎。至於艮者，則東北方之卦也，於時為冬春之交，今歲之生意至此而終，來歲之生意又從此而起，是乃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萬物之成，一帝之成矣，故曰成言乎艮。此動靜之所以無端，陰陽之所以無始也。造化之流行，皆見於八卦者如此。後天之學，於是為至矣。

數「故曰」字，正借萬物之出入以明帝之出入。八卦或言位，或言時，互見耳。單言時處，當貼入位說。單言位處，當貼入時說。其言德言象，亦是舉一例餘，然不必增入，以此章言氣機流行，重在時與位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章合先天後天而總言之，以見其相需為用也。若云，以主宰而言，則為之帝，自其不測而言，則謂之神。神也者，無在而無不在，無為而無不為，不離於物之外，而實不滯於物之中，乃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試以後天六子分治之用言之，物必動而後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物必橈而其生始暢，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物必燥而後發榮，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物必說而后生意暢滿，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之浸灌。物必潤而後滋長不窮，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之沾濡。物之斂藏為終，肇端為始，而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當出入之際，貞元之交，可以成終而成始也。六子之用，何一而非神之所為乎？陰陽之變化成物如此。使其不得

所偶，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非先有交合之體，無以有分治之用。故必如先天所列，水與火為偶而相逮，雷與風為偶而不相悖，山與澤為偶而通氣，然後陰變陽化，凡所以動之、撓之、燥之、說之、潤之、終始之者，無不各盡其用，而萬物皆得成遂也。可見後天之《易》與先天之《易》，相為終始，缺一不可矣。

邱氏曰：序六子之用不及乾坤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為也。五卦皆言象而艮不言者，終始萬物義不繫於山也。

《蒙引》於此章言分治，又言流行。畢竟主分治是，若言流行之序，則斷不去乾坤。且以潤萬物當冬月閉藏之義，可乎？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即所謂卦德也。若云，八卦各有其性情，乾三畫皆奇，為陽之純，其靜也專而不可亂，其動也直而不可撓，誠見其為健也。坤三畫皆偶，為陰之純，靜則翕而無為，動則闢而不撓，誠見其為順也。得乾之初而為震，一陽生于二陰之下，而不受制於陰，存之為能奮之才，而發之為振作之用，性情之能動者也。得坤之初而為巽，一陰伏于二陽之下，而不與之抗，是其體固沉潛，而其用亦婉轉也，性情之能入者也。坎以一陽在二陰之間，為陰所溺而不能

自拔，則陷而已。離以一陰在二陽之中，安於依附而不敢獨運，則麗而已。艮以陽居陰上，則勢極而不動，其性情務為鎮定而止也。兌以陰居陽上，則意得而情見於外，其性情務自愉快而說也。八卦之性情如此，此《易》所以能通神明之德也乎。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言八卦之象乎物。若云，八卦於物類，各有其似。乾數奇而性健，馬蹄圓而致遠，是乾爲馬。坤數偶而性順，牛蹄拆而馴伏以引重，是坤爲牛也。震陽動陰下，龍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是震爲龍也。巽以陰伏陽下，難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是巽爲雞也。坎外柔內剛，豕外污濁而內剛躁象之。離外剛內柔，雉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外剛能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故艮爲狗。兌以一陰說於二陽之外，外柔說而內剛狠者羊也，故兌爲羊。八卦之象，遠取諸物，而無不合者如此。

《本義》「遠取諸物，近取諸身」，雖用古者包犧氏章成語，然與彼處不同，彼是作八卦時事，此是於八卦即成之後，見卦有此象也。本之《蒙引》。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言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而得之者。若云，八卦之象，不特在物也，其在身亦有然者。乾積

陽在上而覆物，首則會諸陽，尊而在上也，非乾為首乎？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則藏諸陰，廣而有容也，非坤為腹乎？震陽動於下，足則在下能動，震為足也。巽陰偶居下，股則兩垂而下，巽為股也。坎陽陷陰中，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者似之。離陰麗陽中，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者似之。艮陽止於上，手剛而在前，艮之與手為類也。兌陰拆於上，口開於上，陽之與口為類也。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而無不合又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八卦之象，取諸人倫者也。若云，乾何以謂之父？蓋因乾純陽至健乃天也，天者物所資始，有父道焉，故稱乎父。坤何以謂之母？蓋以坤純陰至順乃地也，地者物所資生，有母道焉，故稱乎母。至於震巽坎離艮兌，何以有男女長中少之稱？蓋震之為卦，是坤初索於乾而得乾之初畫，得畫在諸陽之先，故謂之長男。巽之為卦，是乾初索於坤而得坤之初畫，得畫在諸陰之先，故謂之長女。坎之為卦，是坤再索於乾而得乾之中畫，所得者陽之中，故謂之中男。離之為卦，是乾再索於坤而得坤之中畫，所得者陰之中，故謂之中女。艮之為卦，是坤三索於乾而得乾之第三畫，所得者陽之最後，故謂之少男。兌之為卦，是乾三索於坤而得坤

之第三畫，所得者陽之最後，故謂之少女。乾坤者，大父母也，而六子則以所得之陰陽分為男女，以所得之先後為之次第。八卦之象不求之人倫而有合哉！

此據近說而衍之者。朱子小注云，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與此相反，私心覺其未安，故斷乎從此。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此廣八卦之象。自乾之象廣之：乾純陽至健，故爲天。陽體圓而動故爲圓，以圓之爲物，體圓而動也。尊而宰物，無所不統，故爲君。資始萬物，故爲父。陽德純粹，故爲玉。陽德堅剛，故爲金。後天之位，乾居西北嚴凝之方，故爲寒、爲冰。乾爲盛陽，大赤盛陽之色也。乾健，而物之健者莫如馬，自陽德之純言之，則爲良馬。自老陽言之，則爲老馬。其純剛而無柔，則爲瘠馬之多骨而無肉。其健而至猛，則爲駁馬之鋸齒而食虎豹。圓而在上，則爲木果。

時說講「爲圓」，多云天體圓而動，乾既爲天，故又爲圓以象天之體，象天之運。稍覺牽合，故不從。若作應試文，不妨從俗。《漢書》「從諫若轉圓」，則圓乃圓而能轉之物。又，錢名圓法。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自坤之象廣之：坤至順而在下，故爲地。萬物資生，故爲母。柔而平廣，故爲布，以布之質柔而平廣也。以其虛而容物，故爲釜。坤靜翕而不施，人性之吝嗇者似之。坤動闢而至廣，人事之均平者似之。以質本純陰，順而又順，故爲子母牛。所載者廣，故爲大輿。三畫皆偶，故爲文。偶畫至多，故爲衆。在下而能承物，故爲柄，柄者承物者也。坤爲極陰，故於土色之中又爲黑，極陰之色也。

布或作錢布，固不似，其作展布說，亦與爲均相近，只取作文之便。布，即布帛之布。

均，或作均惠說，似偏。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自震之象廣之：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其象爲雷，以雷者陽在陰內，奮擊而成也。爲龍，龍以動奮之身，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也。乾坤始交而爲震，故於色爲玄黃，兼天地之色也。陽氣始施，故在人事爲旉而方有作爲。陽上進而前，陰兩開無礙，故爲大塗，大塗通行之路也。一索而得男，則爲長子。陽動而銳，則爲剛決急躁，而所爲必果。震東方之卦，其色

蒼，故為蒼筤竹，筤者竹之筠也。震體下實而上虛，萑葦下本實而上幹虛，故似之。其於馬也則為善鳴，陽氣在內，開口出声，震一陽在下，二陰上開之象也。為蹇足，一足懸起。為作足，四足俱動，皆陽動於下之象也。為的顙，的白也，陰色也，陰在於上，震亦二陰在上，故似之。其於稼也為反生，以剛動於下，反生者，萌自下也。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為健，健以德言。至於健則盛陽矣，而生物必盛，故為蕃鮮，蕃鮮者草木之茂盛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自巽之象廣之：巽之為卦，一陰伏入，二陽上盛，其象為木，木根下入而枝叶上盛也。為風，風者氣之善入者也。為長女，一索而得女也。斜木之曲而取直則為繩，引繩之直以制木則有工，巽者德之制，故在器則為繩直，而在人則為木工。為白，少陰之色也。為長，風之行至遠也。為高，木自下而上升也。一陰盤旋於二陽之下，懦而不決，故為進退，為不果。陰伏於下，氣鬱不散，故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陽氣上盛，陰血不升也。為廣顙，陽上盛也。為多白眼，離目上下白而黑居中，巽則上中白而黑反居下，故多白也。為近利市三倍，陽主義，陰主利，巽陰為主於內而又善入，故其人為近利，而所市獲三倍也。其究為躁卦，震為決躁，巽三畫皆變則為震矣。

進退者，且進且退也。

髮，血之餘，血為陰。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自坎之象廣之：坎卦陽陷陰中，內明外暗，其象為水，水內明而能陷物也。坎水流而不盈，故為溝瀆，溝瀆行水而不盈也。為隱伏，陽匿陰中也。為矯輮，陽在陰中，抑而能制也，矯曲者使之直，輮直者使之曲，皆抑制之也。為弓輪，二器皆矯輮所成也。其於人也為加憂，陽陷陰中，不得寧也。為心病，為耳痛，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則為病、為痛矣。為血卦，血之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為血卦。以得乾中畫之陽故為赤，與乾同色也。其於馬也為美脊，陽在中也，三畫之卦，上為馬頸，下為馬足，中為脊。為亟心，剛躁在中也。以上畫柔，故為下首。以下畫柔，故為薄蹄，又為足曳。其於輿也為多眚，坎為險陷，在輿斯為多眚矣。為通，一陽居中而上下皆虛，所謂水流不盈，人事亨通之象也，故為通。為月，月者水之精也。為盜，陽匿陰中而陷物也。其於木也為堅多心，陽卦故為堅，陽在中故為多心也。

險陷者，車之災也。

先天坎位西，月亦生於西。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繫，為蟹，為羸，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自離之象廣之：離明也，故為火、為日、為電，三者皆天地間之至明者也。為中女，再索得女也。為甲冑，外畫之剛象其外堅。為戈兵，離火之性象其上銳。其於人也為大腹，象其中虛也。火性燥，故為乾而無潤澤者之卦。外剛而內柔，故為繫、為蟹、為羸、為蚌、為龜。中虛而外乾，故其於木也為中虛而上槁。

蔡節齋云，內暗外明者火與日，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不如此說直捷，亦不可不知也。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閨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自艮之象廣之：艮以一陽隆起坤地之上，又止於極而不進，故為山之象。以一陽橫亘二陰之上，為徑路之象。艮陽剛至小，故為小石。上畫連亘，下二畫雙峙而虛，有似於門闕，故為門闕。陽在上而實，故為木之果、草之蓏，皆剛在上，小而實者也。閨寺止物之妄出入者也，艮之德止，故為閨寺。為指，指者人身之剛而止物者也。為狗，狗亦外剛而能止物者也。為鼠，亦以前剛者也。為黔喙之屬，凡鳥獸之剛喙能食生物者，其喙多黑，皆剛在前也。其於木也，為堅多節，坎陽在內，故堅多心，艮剛在外，故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自兌之象廣之：兌說也，說萬物者莫如澤，又其卦為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故為澤。三索而得兌，故為少女。兌既為說而又上拆為口，故為以言語說神之巫與夫悅人之口舌。為毀折，兌於時為秋，金氣始殺，條枯實落也。為附決，一陰在上，是柔附於剛，剛盛上進勢必決柔，故在人事為小人附己，而已能決之之象也。其於地也為剛鹵，下土堅硬，而其上鹵濕，二陽在下一陰在上之象也。為妾，陰之少賤者也。為羊，內狼而外說也。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程子曰，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

朱子曰，先儒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里面。

《蒙引》云，聖人只是略借卦名，序其所以相承者，不為無義耳。如卦德卦體之類，皆在所略也。又云，《序卦》之義，有相反、有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其未至於極者也。總不出此二例。又云，《序卦傳》中言不可者，其例有二，如物不可以終否之類，以理之自然者言也；如有大者不可以盈之類，以理之當然者言也。其言某者某也，亦有兩端，如屯者盈也之類，則粘帶上文；如震者動也之類，則粘下文。又如師者衆也之類，則承

上文而起下文，大抵承上起下者居多。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有天地，則造化流行於兩間而萬物生，此乾坤所以為諸卦之首也。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盈天地之間唯萬物，故繼乾坤以屯，屯者正言萬物之盈滿於天地也。受者，承接之意。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然屯者，又生意鬱積為物之始生者也。物之始生，必蒙昧而不明，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兩句一聯，上句申上，下句起下。若云，卦之為蒙者，正言物之蒙昧也，指物之幼稚穉而言也。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物穉當養。需者飲食之道，正所以為養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飲食，人之大欲也。有欲必爭，理勢之必至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訟則各有朋黨，起者非一人，是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正衆之謂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衆必有所比輔而後統攝，故受之以比。比卦者，正言人之比輔順從於一人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衆既比矣，必有所以畜養之者，如田里樹畜之類，故受之以小畜。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富之而後可教，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人有以禮相接，則尊卑親疏，各得其分而安矣，故受之以泰。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泰者天地交而王道行，亨通之會也。然物無終通之理，治極必亂，盛極必衰，天運之常，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物無終否之理，當與人協力共濟以傾其否，故受之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能同人則近說遠來而所有者大，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所有既大，不可以自滿，滿則招損，故受之以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有大而能謙，則保其所有而樂矣，故受之以豫。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人心和樂則必從之，故受之以隨。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以喜隨人者，非無故而空隨之也，必各有其當盡之事，故受之以蠱。蠱者，壞極而有事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有事則可大之業由此而生，故受之以臨。臨者，二陽方長而盛大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凡物之小者，不足動人觀。物大矣，則有光輝顯著，照耀人之耳目而可觀，故受之以觀。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既大而可觀，則信從者衆而有來合之者，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之義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物而苟合，則任情自遂，勢不能久，如何可以苟合而無以文之？故受之以賁。賁者，文以飾。

之者之義也。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文以飾質，本有亨通，若極致其飾，則反滅其質，而亨之道窮矣，故受之以剝。剝者，本實剝喪之謂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物無終盡之理，剝之為卦，陽既窮於上，則必復生於下，所謂動極而靜，惡極而善也，故受之以復。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善心既復，則實理存於中而无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中實无妄，然後其德可聚，自一念之善，積而至於念念皆善，充實而光輝矣，故受之以大畜。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德既畜聚，然後可以優游涵泳，養之以俟其化，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之謂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有大涵養而後有設施，不養則不可動而見於用。故於頤之後，受之以大過，言其既養，則有

大過人之才，而成大過人之事功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凡事以中為貴，不可以終過也，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而不已則陷矣，故人當遇坎而知止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人之陷者，必有所附麗而後可以濟，故受之以離，離者附麗之義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夫婦所關之大如此，故有夫婦之交，此《下經》之所以有咸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夫婦之道不可不久，故咸後繼恒，恒者久之義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此泛論物理，言夫婦固當久。若泛論天下之物，久處盛滿者不祥，久居權勢者必危，固不可以久居其所也。故恒卦之後，受之以遯，遯者退也，所以示人知所退避而去者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物無終於衰退之理，將來必有盛壯之時，消息本自相須也，故遞后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物無壯而遂止之理，必將乘其壯而有所為，故受之以晉。晉者，進而有為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進而不已，知進而不知退，必致傷矣，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之義也。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以就安，故受之以家人。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窮極則失節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之謂也。於是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越禮傷恩以相乖離，

故受之以睽，睽者乖離之謂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人情義乖離，必至相戕而難作，故受之以蹇。蹇者，禍難之謂也。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凡人患難，無究竟不散之理，故蹇之後受之以解，言其難極則必散也。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解又為緩，怠慢縱弛之謂也。人而如此，必有所失而損矣，故受之以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然消息之理，亦無終損者，損而不已，必轉而為益，故受之以益。

以下三卦，或作學說，懲忿窒欲，則善日遷，過日改，而所學充足洋溢。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益而不已，則盛滿之極必決去堤坊，而出禮法禁制之外，故受之以夬。夬者，決去堤坊之謂也。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物之決裂而去者，必有所遇而後止，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此本自《蒙引》，與上段相連。或作物之既決，必有所遇合，叛乎此則附乎彼也。此主決小人遇君子說。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相遇則相聚而為群，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之義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聚於下矣，由是而上定朝廷，所謂連茹彙征也，則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知進而不知退，故困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既不得進，勢當自退而居下。井者，物之在下者也，故受之以井。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井久則污濁，必革去之，而後可食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鼎之為用，變腥為熟，易堅而柔，是能革變乎物也。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主宗廟之祭器者，惟長子為宜，名正而言順也，故受之以震，震長子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震者動也，動極則靜，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之義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物又不終於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之義也。此動靜相生之理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人之進者，必有其歸宿之地，故受之以歸妹。特借歸字而言，妹字輕。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進而得其所歸，則造乎其極，非中道而廢者之比，其德業必然盛大而非小成者矣，故受之以

豐。豐者，極乎盛大之謂也。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窮極其大者，必喪敗而失其所居之安，故受之以旅。旅者，窮於外而不得其所安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旅者親寡而无所容，當巽順以處之，故受之以巽。巽者，從容委婉以相入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情相入則得其意而致說，故受之以兌。兌者相悅樂之義也。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心既相說，則憂患之結聚於中者，舒暢而無餘矣，故受之以渙。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渙者，又人情離散之謂也。物而使之終離，則遠去而不可止矣，當有以節之以定其志，故受之以節。制數度，議德行，所以收斂其離散之情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既立為節制，上當信而守之，下當信而行之，故受之以中孚。中孚者，一天下之心者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人而自有其信，則於事不加詳審，而所在必行矣，能免於過乎？故受之以小過。蓋天下事，

當隨時損益，不可膠於一定也。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有過人之才者，於事必能有濟，故受之以既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曰既濟，則事之終、物之窮極處也。物而窮，則無日新不已之理，故既濟之後，受之未濟。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此動靜之所以無端，陰陽之所以交變，萬事萬化之所以無窮已也。

右下篇

雜卦傳

韓康伯曰，雜卦者，雜揉衆卦，錯綜其義。

《蒙引》曰，卦皆反對，義亦反對。反對之義，即一陰一陽之易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乾純剛，坤純柔。比有親故樂，師動衆則憂。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動故見坎陷而不失其居。蒙，坎幽暗而雜，艮光明而著。此二卦，又上下體自相反對，

一則進而不遂其進，一則昧而不終於昧，亦全體反對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陽生於下。艮，陽止於上。損本泰也，而取下益上則為衰之始。益本否也，而損上益下則為盛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健不易止，而大畜之止健，則時適然也。災必有因，而无妄之所得，則災自外至也。萃者，聚而不散。升者，上而不來也。謙者，輕而不自尊重。豫者，怠而不能自持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噬嗑，食也。賁本无色而有色也。兌陰外見，故為說。巽陰內伏，故為人。隨前无故，故不飭。蠱後當飭，故不隨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者，生意潰爛而向於無。復者，生意復反而向於有。

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晉者，日出地上而為晝也。明夷者，日入地中而見傷也。井有及物之功，是為通。困以坎遇兌而見揜也。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

咸不訓速，天下之事惟感通為最速，故曰咸速也。速與久對。離與止對。離者散去而不止，止者安處而不離也。

解緩也，蹇難也。

既安則緩縱。方危則憂迫。

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睽相疏而外。家人相親而內。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為反其類。大壯陽既盛矣，君子不恃其壯而輕進，故止。遯者陰浸長矣，君子見其萌而早避，故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大有者，悉臣悉民所統者衆也。同人者，同心同德與之相親也。革者，去舊時之惡。鼎者，取維新之美。革者，更改之意，故曰去故。鼎之受物，貴其新者，故曰取新。小過之過，皆出於小，乃所謂過也。中孚之信，本之於中，乃所謂信也。信美德，過累行，相反對也。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時當盛大，其事必多。人當羈旅，親之者寡。離火炎上。坎水就下。小畜之力寡，故欲畜衆陽而不能也。履以和悅而履剛強，故能進而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

需者，有待而不進。訟者，爭進而不親。亦反對也。大過以本末弱致顛覆。自大過以下，卦

不反對。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姤以一柔遇衆剛，小人始進之機，君子之所當慮也。女子之歸，必待男子禮備而後行，乃所謂漸也。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

頤之為養，以正為貴也。事至既濟，則定矣。

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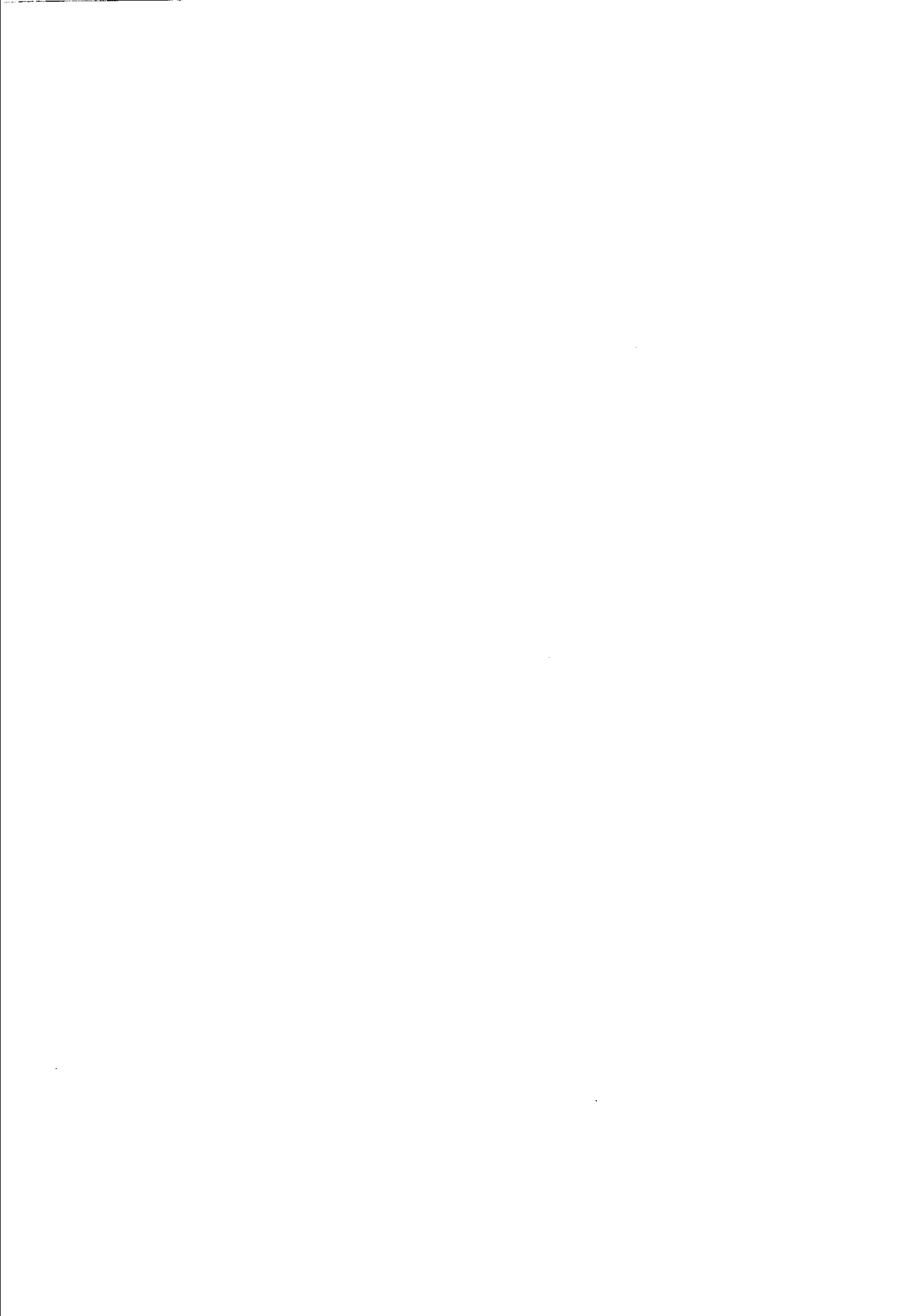
女得所歸，女子之終事也。未濟則道之窮。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當事而道長，小人屏迹而道憂，而豈非世道之一快乎？《傳·雜卦》而終之以此，蓋欲天下有治而無亂，有君子而無小人，其扶陽抑陰之意，萬世猶將見也。

點校附記：自「大過顛也」以下諸句，語序錯亂，且兩卦之間不相偶。宋人蔡淵曾加以改定，元吳澄、明何楷等皆從之。今錄之于下，以備參考。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清〕張爾岐 著
喬岳 點校

老子說略

齊魯書社

點校說明

張爾岐（一六一二——一六七七）字稷若，號蒿菴，山東濟陽人。明季諸生，人清不仕，教授鄉里終生。遜志好學，篤守程、朱之說，著《天道論》、《中庸論》，為時所稱。精通三《禮》，顧炎武自以為不如。著有《儀禮鄭注句讀》、《周易說略》、《老子說略》、《蒿菴集》等。

《老子說略》成書於康熙八年（一六六九），為作者晚年所作。初以抄本傳世，至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始有刊本（小蓬萊館根據離垢軒抄本刊行），但流傳不廣。此次整理是以番禺梁氏葵霜閣捐藏廣東圖書館本（現存中山大學圖書館）為底本進行。《老子》原文版本頗多，概不涉及，悉以作者所用之本為準。所謂說略，乃作者自謙之詞，實際是對《老子》的見解和評述。對《老子》注疏解說之作，多達數百種，但本書不剿襲雷同，有獨到見解，可謂成一家之言。

老子其人其書，在儒家學說占統治地位時，遭到不應有的貶抑。而作者以宗

程朱之儒家名流，當學風萎靡之際，能背其師承，獨抒己見，提出不同流俗之見解，公然筆之於其書：

「老子明道德，蓋將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常倫遺世事者異趣矣。……彼好之者，欲以先六經固不可，若概以浮屠神仙之屬等斥之，不已過乎！注者紛紜，各矜新異。各以其胸中所見之老子為老子，非必西周柱下之老子，而老子殆將隱矣。譬之水，淪茗則苦，漬蔗則甘，加醴則酸，投鹽則鹹，雜橘橙薑桂，則又橘橙薑桂。謂水味本爾，不誣水乎？」（見本書序）

顯而易見，作者不囿于習俗之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給老子以應有地位，給老子學說以公正評價，指出世之論者各有偏見，糾正幾千年來之錯誤看法。此《說略》功績之一。

自古各種思想體系，各種學術流派，為自我標榜，往往有畛域之分，門戶之見，以致形成派系，相互詆毀。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人主出奴，形同冰炭。實則除政見有大是大非外，學術思想雖有區別，絕非不可逾越之鴻溝。

作者是儒家，宗程朱，但在《說略》中溝通儒道兩家思想，「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破除門戶之私見，開創學術研究之新風。有胆有識，不畏人言。此《說略》功績之二。

作者生明清易代之際，父行素，官石首縣丞，罹兵難。作者欲以身殉，以全名節，因母老而止。順治七年貢成均（選送太學讀書）亦不出。《清史稿》載其「所居敗屋不修，藝蔬果養母，集其弟四人，講說三代古文於母前，愉愉如也。妻朱氏，婉婉執婦道，勸爾岐勿出，取《蓼莪》詩意，題其室曰「蒿菴」。又著《學辨》五篇，曰《辨志》……」。可見作者是以遺民的身分，懷着士大夫階級的「亡國」之恨，過着清貧的知識分子生活。目睹清統治者的鎮壓異己，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人民慘遭塗炭，生活痛苦不堪，自不能無動于衷。於是借老子之口，鳴百姓之冤，以「解老」之形式，泄憤世嫉俗之鬱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是對統治者殘民以逞的嚴正抗議；「民之有罪，常有司殺者殺之。若任一人之喜怒而殺人，是代司殺者殺，如人代大匠斲也。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這是對統治者廢法任情，草菅人命的揭露和警告。「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食稅多而民力竭，是以飢」。此反對當時苛政擾民使民不聊生。肯定老子之清靜無為，正反映出當時社會之不安定。老子是不滿現實想改造現實而著書，作者是不滿現實追求理想的現實而作《說略》，這既反映了作者對《老子》的見解，也反映了「不求聞達」「卓然經師」（顧炎武語）一個知識分子的節操和同情勞動人民反對壓迫剝削的立場和感情。

此《說略》功績之三。

點校時對本書做了如下處理：

原書未標章數，檢閱不便。現按次序標了章數。上篇爲道經：一至三十七章。下篇爲德經：三十八至八十一章。每章開頭低二格，不再分段。《說略》較原文低一格，以示區別。多數也不分段，偶有分者，也用另起一行，低二格寫表示。

文字方面的處理是：

①避諱字：缺筆的恢復原字。如「玄」「玄」一律改用「玄」。改字的，依情況而定。如漢諱「邦」改爲「國」，在五十四章中，「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國，其德乃豐。」因押韻，「國」字恢復了本字「邦」。而在六十一章中「大國者下流」所有「國」字，都是「邦」字因不是韻脚字，且原文用「邦」，解說用「國」也不協調，並且沿用已久，故遵守約定俗成原則未改。其他如「恒」之改「常」，「盈」「人」等字同樣處理。

②脫文：根據歷來研究成果，在不影響《說略》解釋的情況下，略作改動。虛字不影響文義，不予更動。實字如六十七章「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句，《說略》解釋「天下皆謂我之道則大矣，其人則似一無所能者。」顯然原文脫了「道」字，即根據

他本補之。

③空字：《說略》中有一些空格，因孤本無可參考，只好斟酌文意補之。所補之字，皆以圓括號（ ）表示之。

④誤字：如確知其誤，即隨手改之，不加符號表示。如「目盲」盲字誤爲「育」「天網」網字誤爲「綱」等。

⑤通假字和古字：爲方便讀者，文中所用之借字和古字，一律改爲通用的繁體字，不出校記。如：「希」改用「稀」，「冥莫」改用「冥暮」，「威」改用「滅」，「菑診」改用「災疹」等。

本書脫稿，承張翰勳、張傳實兩先生審閱校正，並得到袁兆彬副編審、安作璋教授的核定指教，謹此一并致謝！

限于水平，錯誤難免。幸研究《老子》者，大有人在，敬請高明之士，不吝賜教！

喬岳

一九九一年七月

目錄

點校說明	一
《老子說略》序	一
正文	三
上篇 道經	三
一章	三
二章	四
三章	五
四章	六
五章	七
六章	八
七章	八
八章	九
九章	一〇
十章	一〇
十一章	一一
十二章	一二

十三章	二	二六章	三
十四章	三	二七章	三
十五章	四	二八章	三
十六章	五	二九章	四
十七章	六	三十章	五
十八章	六	三十一章	五
十九章	七	三十二章	六
二十章	七	三十三章	七
二十一章	八	三十四章	八
二十二章	九	三十五章	八
二十三章	九	三十六章	九
二十四章	一〇	三十七章	九
二十五章	二		

下篇 德經

三十八章	三	五二章	四一
三十九章	三三	五三章	四二
四十章	三三	五四章	四三
四十一章	三四	五五章	四四
四十二章	三五	五六章	四五
四十三章	三六	五七章	四六
四十四章	三七	五八章	四七
四十五章	三七	五九章	四八
四十六章	三七	六十章	四九
四十七章	三八	六十一章	五〇
四十八章	三八	六十二章	五一
四十九章	三九	六十三章	五二
五十章	四〇	六十四章	五三
五十一章	四一	六十五章	五四

六六章·····	五二
六七章·····	五三
六八章·····	五四
六九章·····	五四
七十章·····	五五
七一章·····	五五
七二章·····	五五
七三章·····	五六

七四章·····	五七
七五章·····	五七
七六章·····	五八
七七章·····	五八
七八章·····	五九
七九章·····	六〇
八十章·····	六〇
八一章·····	六一

《老子說略》序

老子明道德，蓋將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常倫，遺世事者異趣矣。先儒審辨源流，每有論駁。至清靜不爭之旨，則莫或異議。彼好之者欲以先六經固不可，若概以浮屠神仙之屬等斥之，不已過乎？註者紛紛，務矜新異。各以其胸中所見之老子為老子，非必西周柱下之老子，而老子殆將隱矣。譬之水：淪茗則苦，漬蔗則甘，加醯則酸，投鹽則鹹，雜橘橙薑桂，則又橘橙薑桂。謂水味本爾，不誣水乎？今夏偶及是書，目力衰甚，苦不能讀細注，流覽本文而已。讀有未通，輒（輒）以己意占度，稍加一二言於句讀隙間，覺大義犁然。回視諸注，勿計不能讀，亦已不欲讀矣。因自笑曰：貧者啜水，乃厭酒醴之為煩，此豈可與言天下之備味哉？雖然，屬饜之餘，激喉滌齒，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因錄而存之，曰《說畧》。

康熙八年己酉夏五月望後一日濟陽張爾岐題

張蒿菴先生《老子說略》，余購求廿餘年，未得一見。癸亥春，荷澤劉約園為南康令。余過其離垢軒中，出舊鈔本相示，且曰：「是書山左向無刻本，子曷梓以行世！」余遂藏之巾箱。連年客游吳楚，未暇校讐。今秋適携此書來章門，復與約園相見。因檢付剞劂，以質世之讀《老子》者。

嘉慶十三年戊辰九月南城吳照識。

老子說略

上篇 道經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之可得而道者，非常道也，常道不可得而道也。常道不可得而道，又可得而名乎？名之可得而名者，亦非常道之名也。夫此不可得而名者，乃天地之所自始。既有天地，乃有可名。此有可名者，實萬物所從生之母也。道之自無而有如此，故聖人之體道也：常體其無，將以觀其無之妙；不離乎有，將以觀其有之徼。有無兩者相為體用，本非有二也，特異名耳。無者固玄也，有者亦非跡，同謂之玄也。玄不足以盡之，殆玄而又加玄焉。此玄玄之中，萬

理備具，豈非衆妙之門乎？

可道之道，與《中庸》自道之道同，人之所可循以為行者也。

或於「常無欲」、「常有欲」絕句。欲，猶意也，情也。蓋言無意之時，觀道之妙；有意之時，觀道之微。愚謂方有欲，則非無欲；方無欲，則非有欲。何以云「常無欲」、「常有欲」？故斷從「有」「無」字絕句。

「微」，如邊微之「微」，物之盡處也。朱子云：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蓋事到盡處，必有相承接底，如下章「美惡」、「善不善」之類。人於此處留心，方可處事。

蘇子由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

朱子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窅窅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

此篇，全書之綱領。後凡言道體者，皆觀其妙也、常道也、無名者也。凡言應事者，皆觀其微也、非常道也、有名者也。

二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則將相與市之，而美者非美矣；天下皆知善之為善，則相爭自託之，而善者非善矣。本美也，而反為惡；本善也，而反為不善。若知其美而不美、善而不善之故而善處之，又將美者真美、善者真善矣。美與惡、善與不善，相為循環之理如此。故有與無之相生，難與易之相成，長與短之相形，高與下之相傾，聲與音之相和，前與後之相隨，皆若是而已矣。是以聖人知其然，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於其前，美惡雜陳，而未嘗有所辭。即生養萬物，而不自以為有；經理萬事，而不自以為可恃。至於功既成矣，而猶不自居也。夫惟其不自居，是以功卒歸之而不去。此美不知其美、善不知其善，美與善之所由全也。

此章前段，即所謂觀其微也。美之盡處有惡，惡之盡處又有美，有無之類皆然。「是以」以下，則觀其微而得妙。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見音現

上尚賢，則民自表異而爭於名；不尚賢，則不爭矣。上貴難得之貨，則民競於利而至為盜；不貴難得之貨，則不為盜矣。上見其可欲以示人，則人皆欲得之而心亂，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矣。凡民之情如此，是以聖人之治：於華艷之事，則務靖之；於樸質之業，則務充之；是虛其心，實其腹也。於爭競之端，則務塞之；於自立之實，則務崇之；是弱其志，強其骨也。常使民無知，而不起分別之見；常使民無欲，而不生貪得之心；且使夫知巧之人，不敢以私智小道亂吾之治焉。其所為者，惟順民之心。而無所為，則天下無不治矣。

心、腹、志、骨四字皆借喻。

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冲然至無耳，而用以適衆，有無所不遍，或有未盈其量者。淵乎，其似萬物之宗主也。體道者惟當挫己之銳而不爭，解物之紛而無擾，和己之光而不耀，同物之塵而不絕。湛然無存，而似或存焉。體道如此。道終不可得而名也。吾不知誰在其先而此為之子也，彷彿

尚在帝之先耳。

邵弁云：上二「其」字，以己言，下二「其」字，以人言。言「或」、言「似」、言「象」，皆不敢質言之也。此「常無觀妙」之事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未嘗有私恩於物，但聽萬物之自生自死。其視萬物，若人所用以祭之芻狗然。飾之而進，非愛之；既事而棄，非惡之。皆適然而已。聖人之於百姓，亦未嘗用私恩也。但因民性之自然，而無以害之。生殺予奪，聽其自取，而我無心焉。夫天地之間，其猶治者之橐籥乎？橐籥之為器，虛其中而不屈，一動而氣愈出。天地之生萬物，亦若是而已矣。何庸知其私恩之有？知天地則知聖人。聖人之所以治民者，亦自有其虛而不屈者在，所謂中也，守之可耳。多言致窮，何為乎？

焦氏云：「屈，鬱也，抑而不伸之意。」

末二句未免強解，似自為一義。王純甫以為老子慮後世誤認芻狗之言，而發此歎，亦似有味。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不與物俱死，是為玄牝。玄牝之門，乃天地之所從而生，是謂天地之根。學道者體乎此而已矣。綿綿然若或存之，非存而存也。用之以應物而不勤，無用之用也。

焦氏曰：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牝生萬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

薛君采曰：牝讀如匕，以叶上句，玄牝之門，特衍其辭，與下句相叶。

蘇氏曰：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此申說首章之旨。谷神不死，即所謂常道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即無名天地之始也。綿綿若存，觀妙之事。用之不勤，觀微之事。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生物而不自私其生，故能長久。使天地而自私其生，則天地亦一物矣，何以能長且久哉？是以聖人處柔處下，本以後其身也，而身以先，寡欲無求，本以外其身也，而身以存。其後身、外身，非以其心之無私耶？心無私，故能成其私，而身以先，身以存焉，亦勢理之固然者耳。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人之上善，有似乎水。水之為性，善於利萬物而不爭。人皆好上，已獨就下，而處衆人之所惡，故近於道。人之上善者：居則善地，無處而不安，（若）水之流行坎止也；心則善淵，靜深而莫測，（若）水之空洞靜默也；與則善仁而利澤及物，（若）水之滋益群生也；言則善信而不欺，（若）水之行險不失也；政則善治而得理，（若）水之滌穢通美、平準高下也；事則善能而多方，（若）水之潰堅入微、無往不達也；動則善時而能變，（若）水之避高就下、流動不滯也。兼此衆善而又能不爭。夫惟不爭，故入世而無尤。此上善之所以若水也。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人有所固持而盈之，不如不盈之為安也。有所揣量而銳之，不知銳之不可恃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盈何為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銳何為乎？迹法天之道而已。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有而不有，無所謂盈矣。循理而動，無所謂銳矣。諸本多解作持其盈，揣其銳。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心役於物，則營與魄離。人之載營與魄而抱一者，能常相守而不離乎？心使氣，則氣亂。人之專守其氣以致柔，能如嬰兒之純乎？私累不盡則神有所蔽，人之滌除塵垢玄通曠覽

者，能無疵乎？身既治而治人、愛民、治國，能清靜坐理而無為乎？天門開闔，以應時變，能為雌而不為雄乎？既於事理明白四達，能晦默若無知乎？能如此，則於天下之民，生之畜之。生之而不自以為有，為之而不恃其勞，長之而不任己意以宰制之，是謂深遠難名之德。

朱子曰：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

玄覽，即觀微、觀妙之觀。天門，指心。開闔，心之運動變化也。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無轂之處，乃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無器之處，乃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無室之處，乃有室之用。有資於無如此，故天下之理，皆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非有則無利，而用之質亡矣；非無則無用，而利之機滯矣。無，非有不可也；有，非無亦不可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目以視色，五色眩目，而目為之盲；耳以察音，五音沸耳，而耳為之聾；口以嘗味，五味飫口，而口為之爽；田獵以自娛，馳騁不已，而心為之發狂；貨以利有，好其難得，而行為之妨。豈非貨為之患哉？逐乎外而無厭者，目也；止於內而易足者，腹也。是以聖人為腹之易足，不為目之無厭。故去彼外逐，而取此內止也。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古之達人寵辱皆若驚，視寵猶辱也；重大患若身，同身於患也。何謂寵辱若驚？人莫不

以寵為上而辱為下，若知辱生於寵，寵為辱先，則寵固為下矣。故得之若驚，訝辱之將至也，失之亦若驚，幸辱之可免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之自有其身耳。自有其身，則愛身之情過篤，而人世得失之事，皆足為難矣。吾能後其身、外其身，是不有其身也。不有其身，則死生榮辱，可以一致，復有何患乎？進而推之，人之不有其身者，必不以得天下為榮，而難以身為天下矣。斯人也，真可寄以天下者也。人之不有其身者，必能不自生而生人，而愛以身為天下矣。斯人也，真可託以天下者也。

貴，重也，難也。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在上不皦，在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忽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視之而不見，因名曰夷；聽之而不聞，因名曰希；搏之而不得，因名曰微。此三名皆強名也，實則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凡物之有形者，皆有明昧。此則上不皦而下不昧，無形

之可求也。繩繩兮往過來續於日用之間，若有物可名，而實不可名，復歸於無物而已。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忽而不可執以為有，恍而不可執以為無。迎而求之，莫知其所自來也；隨而究之，莫知其所自終也。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人有執古之道以御今日所有之事物者，身在今日，而能知古初無物之始矣。是謂道之就緒約略也。

通章皆極贊道體之妙。

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妙矣，玄矣，通矣。其深不可得而識也。夫惟不可識，故但強為之容：豫兮若涉川之難之也，猶兮若畏四鄰之慎之也，儼兮若客之無惰也，渙兮若冰釋之無所凝滯也，敦兮其若樸之厚重也，曠兮其若谷之虛受也，渾兮其若濁之晦默也。盛德之容蓋如此。其微妙玄通者，終不可得而識也。古之士何以致此哉？亦惟澄以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生而已。今之人皆昭昭以為清耳，孰能濁以靜之而徐自清？皆爭先以為生耳，孰能安以久

而不妄動，動之而因應徐生者乎？大抵保此道者不欲自盈，盈則心不虛而道不可保矣。夫惟不盈，則能安其敝，能不求新成，則其所以靜而徐清、動而徐生、微妙玄通之域，可企而至也。

能敝、能不新成，即濁也，安以久也。

極形盛德之妙，而示人入德之方。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致虛至於極，守靜至於篤，萬物並作於前，吾不與之作，而以觀其復。萬物之作，芸芸然矣。我觀復則不見其芸芸，而與之各歸其根。夫物之芸芸者，歸其根，則萬物無足動我者，是之謂靜，是之謂復命。命者，我生之本然也。復其本然，則無動也，亦無靜也，謂之常而已。知常者，非微妙玄通之士，不足以幾之，故曰明。不知此常，則未免妄作而致凶。人知常則善惡兩忘，何所不容！能容則徧覆無私，何有不公！公則可以為斯民之主而王，王又不足以盡之，而合乎始萬物之天。先天地之道，人與道合體，斯可以久，而終身不殆矣。

極言虛靜之效。其人首在觀復。觀復，即首章觀微也。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名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下知有之」，諸本並作「不知有之」。

太上盛治之君，下但知有之而已；其次，則民親之譽之；又其次，則畏之；又其次，則侮之。其遞降而至致侮者何故？惟上之信有不足，故民有不信而至於侮也。民既不信，雖多言何益乎？若太上之君則不然，猶今貴重其言而不輕出，使民陰受其賜。及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為我自如此，不知誰之所為也。所以下但知有之也。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之行也，民不知有仁義，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民本相忘於樸，智慧者出，而自矜其明，則民各以智相尚，而大偽從此起矣。六親方和，孝慈不著，人皆孝且慈也，不和，而後有孝慈矣。國家方治，忠臣不見，臣盡忠也，國家昏亂，而後有忠臣矣。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以聖智相尚，則民各奮其智能，而苦於多事；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矣。以仁義為美，則人驚於名，而孝慈之實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矣。以巧相御，以利相誇，則民多貪詐，而至於為盜；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矣。此三者，聖人以為皆文也、皆不足者也。故令絕之、棄之，而他有所屬。惟見其質，抱其樸，少所私，寡所欲，以庶幾於無為之治焉。

此章與前章緊相應。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晦，寂兮若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

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焦氏云：「怕，古泊字，靜也」。

人絕去世俗名象之學，則無分別計較之憂。如唯阿、善惡，世學之所務別也。自我觀之，唯之與阿，相去幾何乎？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乎？亦固任之已耳。可無用學，可無用憂也。若夫人之所畏，我亦不可不畏，不敢有所忽遺也。然循理謹度而外，無容心焉。此心之廣大荒哉，其未之有涯際矣。人之所樂，我未嘗溺以為樂。衆人方熙熙然，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無情欲之兆，如嬰兒之未孩矣。畏與樂皆不足累，但覺其心乘乘兮若無所歸，不係於私也。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不滯於有也。我其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其有知也，而我獨若昏；俗人察察其務別也，而我獨悶悶。且又忽兮似晦，寂兮似无所止。衆人皆有所為，我獨頑然似鄙。其無憂之狀如此，何以能然哉？衆人方驚於學，我獨絕之，返乎無物之始，而以自養也。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盛德者之形容，唯知以道是從耳。道體之妙何如乎？道之為物，惟恍惟惚，不可得而見

也。雖不可見，然惚恍之中有象，惚恍之中有物，窈冥之中有精。其精甚真而不妄，其中有信而可據也。是道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為道所閱哉？正以道體惚恍窈冥，無可變滅，故衆甫與化俱往，而道自常存耳。

王純甫云：閱，歷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

王輔嗣云：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凡物之理：曲者則可全，枉者則可直，窪者則可盈，敝者則可新，少者則可得，多者則可惑。此盈、虛、消、息之一定者也。是以聖人但抱一而不求多焉，而已為天下式矣。不自表現其明，故明；不自是以求彰，故彰；不自伐其功，故有功；不自矜其長，故長。此皆不爭之道也。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如謂猶有與之爭也。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夫人亦患不能曲耳，苟曲矣，誠全而歸之，物理斷不可誣也。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人希簡其言，因任自然而無容心則可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孰為之乎？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以飄驟者久，而人乃欲以一己之辯智與異己者爭，不亦難乎？故從事於道者不然，與道者遇，即相忘於道；與德者遇，即相忘於德；與失者遇，亦相忘於失。唯希言而已，自然而已。同於道者，道者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者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者亦樂得之。人無賢愚，皆與相安，信之故也。使其信有不足焉，則雖多言以爭之，而猶不信也。甚矣，希言自然之足貴也。

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者欲加高於立，而適不立；跨者欲加速於行，而適不行。世之自見以求明、自是以求彰、自伐其功、自矜其長者，何以異此乎？其於道也，如食之餘，如行之贅。物或惡之矣，故有道者不處也。

焦氏云：「贅行」之「行」，當作「形」，古字通也。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物焉，混然而成，不知其所以成也；先天地而生，不知其所自始也。其為物也，寂兮寥兮，獨立無偶。亘古今而不改，周行於萬有而未嘗殆。萬物無不由之而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亦曰大而已矣。其大也，化而不有，亦曰可逝，其逝也，周而無外，亦曰可遠，其遠也，一念之間，求而即得，亦曰可反。逝也、遠也、反也，統以成其大而已矣。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可不思所以全其大乎！全之如何？亦法地之無不載而已；地之外有天，亦法天之無不覆而已；生天地者道，亦法道之無不生、無不成而已；道本自然，法道者亦法其自然而已。末四句皆以人言，

泥其辭則難通矣。

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凡物之重者常能資其輕者，是重為輕之根也。物之靜者常能主其躁者，是靜為躁之君也。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重以自持，而不失於輕也。雖有榮觀燕處其中，而超然無累。靜以自主，而不失於躁也。奈何有以萬乘之主而以身輕馳驅於天下之細故者乎？是輕矣，輕則失其所以為根，而無以為之資矣；是躁矣，躁則失其所以為君，而無以為之主矣。輜重，以衣車為喻，言不離其本也。榮觀，屋翼、臺榭之屬，亦以喻尊榮之位也。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人之善行者無轍跡，行所宜行也；善言者無瑕謫，言所宜言也；善計者不用籌策，理必

有至也；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操得其要也；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衆所同欲也。聖人有是善，是以常以人治人，是善救人，故人各得其所，而無棄人；常因物付物，是善救物，故物各遂其生，而無棄物。是謂善用其明，以治人物也。夫天下之人，善、不善盡之。善人，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也。知其為師而貴之，知其為資而愛之，則所以處善不善者各得矣。是所謂善救人無棄人也。然而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自以為智，實大迷而已。夫此師與資之間，即救人之要妙，在善用之耳。

「襲明」之襲，傳襲也。言以己之明，被之人物也。一解即「掩襲」之「襲」。言密用其明也。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未嘗不知其雄而能用其剛也，乃守其雌而以柔為主，是處其身於卑下，而為天下谿也。為天下谿，則常德抱而不離，而復歸於嬰兒之無我矣。未嘗不知其白而能用明也，乃守其黑

而以晦為主，是其身常自俯仰而為天下式也。為天下式，則常德無少忒，而復歸於無極之形矣。未嘗不知其榮而能自高也，乃守其辱而以退遜為主，是以其身含納垢濁而為天下谷也。為天下谷，則常德充足，而復歸於混成之樸矣。樸者，不可以一器名者也。及其散而為器，器僅一官之守耳，聖人用之，則器反為樸，不為官而為官之長。故以大道制天下者，不事乎裁割之小數也。

「式」字，諸說解作「法」。愚意，「谿」「谷」皆借用字，則式字似亦謂車式耳。測時之器亦曰式，人自取正，而我無心似之。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昀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將欲取天下而有所作為、有所執持以為之，吾見其不得而為矣。何也？天下本神靈之重器，不可以一人之私智強為之也。為者斯敗之，執者斯失之矣。故天下之物，或前行者，或後隨者，或昀以為溫者，或吹以為寒者，或強而好勝者，或贏而自守者，或載而成者，或隳而毀者。材質不同，取舍亦異。欲以一人為之、執之，難矣。是以聖人因其自然，而無容心。但於其中去其甚者，去其奢者，去其泰者而已，無餘事矣。何必更有所為哉？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取強於天下。夫兵之為事，好相還報。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兵之為害如此，可以佐人主強天下乎？所謂善用兵者在能自果斷而已耳，不敢以之取強也。其所果者如何？果而勿矜也，果而勿伐也，果而勿驕也，果而不得已也，果而勿強也。天下盈虛之理，凡物之壯者則無不老。以兵取強，是謂失壯而不道。不道者必早已，亦何能終強乎？

焦氏云：「不得已」，為之難也。「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於此也。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

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夫兵之佳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以其事自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者則貴右，與君子道反，因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苟其不得已而用之，亦惟以恬澹為上。及其勝也，亦不自以為美。使勝而自以為美，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理（禮）之定體也。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是則以喪禮處之矣。甚矣，兵之為不祥也！凡軍禮殺敵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而歸，以喪禮處之。甚矣，勝之非美、而殺人之非所樂也！

恬澹，安靜也。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和，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道以無名為常，但可謂之樸而已。是樸也，夷也，希也，微也，可謂小矣。樸雖小，萬物皆自此生，萬物皆自此出，夫何所不統？天下豈有敢臣之者乎？王侯若能守之，則萬物將自賓。其和氣所致，天地相和，以降甘露。其盛德所孚，人不待令，而自均一。守樸之效如此。夫王侯之守樸也，守其常無名者而已。守其無名，始可以制有名。禮樂刑罰之屬，皆自此起。然不可逐末而忘本也。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而過恃無求多焉，仍鎮以無名之樸而已。知止如此，所以無危殆之患也。所以然者何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川谷以江海為歸，天下以道為歸。但恐人君不知守此樸耳。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人之是非者謂之智，自知其得失者謂之明，能勝人者謂之有力，自勝其私欲者謂之強。知足而無求者，謂之富；強行道而不息者，謂之有志。物變無窮，知其所而不為所變者，謂之久；死生之變甚大，雖死而未嘗亡者，謂之壽。

智、明、力、強，以內外對言。富而有志，以能行、知止對言。久、壽，以不變於生、不亡於死對言。不失其所，死而不亡，皆守常道之效也。

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之為體，汎兮其可以左、可以右，執一求之而不得。萬物恃之以生，未嘗辭也。生物之功既成，又不自名以為有。愛養萬物矣，而又不為主。自其常無欲言之，希夷無形，可名于小；自其萬物歸焉而不知主言之，容受無外，可名于大。道體之妙如此，是以體道之聖人，終不自以為大也，故能成其大。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能執大象以御天下，則天下皆歸往之矣。天下皆往而我未嘗有所作為而害之，則往者無不安，安而且平，平而且泰矣。此大道之為用也。若夫作樂設餌，以待來者，過客非不止也。樂闋餌盡，將舍之而去矣。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也。及

其用之，則不可既，豈樂與餌之比乎？

陸希聲云：大象者，道也。蘇子由云：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

樂餌，蓋喻小惠悅物者。

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天道之盈虛，人事之倚伏，皆有自然必至之勢。如將欲歛之也，必已張之矣；將欲弱之也，必已強之矣；將欲廢之也，必已興之矣；將欲奪之也，必已與之矣。此其理至微也，而實至明，大要柔者可以勝剛，弱者可以勝強而已。此理可以自養，亦可以自藏，是魚之深淵也；此理可以禦患，亦可以為患，是國之利器也。魚不可脫於淵，脫於淵，則死之徒矣；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或竊之，而為害不勝言矣。

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

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體本無，而應用則有。故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此道，其於天下，亦以無為為之，萬物將自化而順此無為之治矣。萬物既化，苟有欲起，而生其智巧者，吾亦將以無名之樸鎮定之。且並此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守道至此，可謂一無所欲，而真能靜矣。天下有不各返於不欲，而自正者乎？

老子說略

下篇 德經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德之上者，不自有其德，是以有德；德之下者，勉強執持而不失其德，是以德未至而無德。其中存之不同如此。德之上者，無所作為，非故無為也，率德之自然而已。無餘事，無所用為也。德之下者，則為之矣。然慮而後獲，為而後成，實不得不出于為也。其發用之

不同如此。德者，道備于身之稱。若夫一德著聞者，有上仁焉，有上義焉，有上禮焉。上仁事主于愛，不能無為矣。為之而生于心之不自己，實無所勉而為之也。上義事主于宜，不能無為矣。謂其宜也而為之，是有以為也。上禮以文貌情，情積於中，則為禮以達之。然節文詳縟，非衆之所必能也。為禮而人莫之應者有矣，莫之應則不免攘臂而扔之，又非僅有為而已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凡自道五降而後至于禮也。夫禮者，文也，文勝則情衰，禮者，讓也，讓不應，則爭起。禮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人之前識者，聰明外耀，矜外則遺內，推索過勞，明過則生悔。前識者豈非道之華愚之始乎？薄以生亂，華以致愚如此，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智禮，而專取此道德也。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王侯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

數與無與，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天下貞。雖有天、地、人、物之殊，其不可不致此一則同也。使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徒居高貴之勢，將恐蹶。甚矣，一之不可不致也！侯王之致一者如何？亦曰不自貴、不自高而已。貴者以賤為本，高者以下為基，如之何可以自貴、自高也？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以賤者自名，此其不自貴而以賤為本耶，非乎？天下之勢，合衆賤以成貴。如車之輪、轅、軫、軫，蓋以成車。非賤則無貴，如致數與則無與。侯王能忘其貴、忘其高，乃可以為天下貞耳。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過為分別也。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人不外馳而內反，即入道之弊端。反者，道之動也。有道者必不以物競，而自處弱。弱者，道之用。所以然者，蓋以天下之物，皆生於有。而有則生於無。無者，道之本然也。反者，捨有而趨無。以有趨無，故云道之動也。及其以道為一，無靜可名，何有於動乎？弱者，有而不離於無。不離於無，故云道之用也。若究其體，則亦無而已矣。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德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而已，不能必行也；下士聞道則大笑之，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道。何也？古之建言者有之矣，曰：明道者自明而已，不與世競明，故若昧。進道者自進而已，不與世競進，故若退。夷道者與世無所不平，雖非人之所及也，而與人若類。上德者不自有其德，其卑下若谷。大白者不離染以爲白，其同塵若辱。廣德者不自以爲廣，常若有所不足。建德者勤于治性，接物必簡，故建爲苟且而若偷。質直者任天而遊，無所執着，故見爲不常而若渝。大方正內而行，無事矜暴，故不見其廉隅。大器晚成，其成不可遽見。大音希聲，其聲不可得聞。大象無形，其形不可得容。此豈中下之人計量之所能至？安得不非笑之哉？蓋道之本體，隱而難見，無所可名。及其發見于物，則惟道善貸而且善成。萬物并受其賜，而又未之知之。其取笑於下士宜耳。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道生一，一生二，無名天地之始也。二生三，三生萬物，有名萬物之母也。萬物皆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孰非道之生之、成之者乎？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制名者使王公自以為稱。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也。故物或損之而適以益，或益之而反以損。謙與滿之所自招也。古人之所以教人者，我亦取其言為教。有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豈非自益而反大損者乎？是言也，吾將以為教人之主。

此章「沖氣為和」以上，似承「善貸且成」而言。與下段文義不屬。或有脫誤，不可知，解者皆牽合耳。

道謂理，一謂氣，二謂陰與陽，三謂陰與陽會合之氣，即下文所云沖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為和，即申說三生萬物也。

此言生一生二，與儒者不同。此章惟李息齋註，差明白可味。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惟天下之至柔，為能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役使之。惟無有者，惟能入無間之內而無不達。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無為之為，所謂至柔也，無有也。何所不馳、何所不入乎？然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蓋歎其鮮能也。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人之徇名者，知有名而不知有身。亦思名與身孰親乎？人之貪貨者，知有貨而不知有身。亦思身與貨孰多乎？徇名貪貨者，皆知好得而病亡。亦思得與亡孰病乎？是故有所甚愛，則求之者必力，而有大費。所藏者厚，則攻之者必衆，而至厚亡。至此而始悟：名之為身累也，貨之為身賊也，得之為病，甚於亡也。若夫君子能知足則不辱，能知止則不殆，斯乃可

以長久耳。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道德之大成者，不自知其成也。自視常若缺，故其用不敝。才能之大盈者，不自以為盈也，自視常若沖，故其用不窮。行之大直者，循理而動，不與物競，故若屈。知之大巧者，行所無事，不為雕琢，故若拙。言之大辯者，理有固然，不以口爭，故若訥。此清靜之德也。今夫寒熱之氣，有形者之所不免。而躁者可以勝寒，靜者可以勝熱。內之勝外如此。豈有體清靜之德，而不為天下所取正者乎？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天下有道，無所事爭，却走馬以糞田；天下無道，則日尋於爭，而我馬生於郊。何以故？罪莫大於可欲，有可欲，而以示人，盜之招也。禍莫大於不知足，不知足而求益，亂之所由

生也。咎莫大於欲得，人之有欲得，大惡之所歸也。匹夫有此，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此，戎馬所由生於郊乎？故人能知其分之已足，而自足焉，則無不足矣；無不足，則不爭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天下之為天下，無待於出戶而後知也。不窺牖，可以見天道。天道之為天道，固無待於窺牖而後見也。若不知天下、天道之所以然，而求以外，出戶而後知，所知幾何？窺牖而後見，所見幾何？即窮其所知、所見以求之，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矣。是以聖人之知天下，不自天下索知也；聖人之見天道，不自天道起見也。知不在外，見不見外，故不待行以求知而後知也；不待目見而後名也。不行而已知，不見而已名，且不必有所作為而已成矣。聖人體道之功用，如此其至也。

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也，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

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者以求知，故欲其日益。為道者在返本，故欲其日損。損之者無欲不去，亦無理不
忘。損之又損，至於一無所為，而後與道合體焉。為道而至於無為，則可以物付物，泛應無
方而無不為矣。故古之聖人取天下而化之，正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則為者將敗之，
執者將失之，何足以取天下乎？

無事，即無為也。取，開元疏云：猶攝化也。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
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
聖人皆孩之。

聖人無常心，惟以百姓之心為心而已。百姓之心皆欲上之善之也，皆欲上之信之也。聖
人於百姓之善者，吾善遇之；即其不善者，吾亦善遇之。斯其德全乎善矣。百姓之信者，吾
信待之；即其不信者，吾亦信待之。斯其德全乎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然恐天下之不相
忘於善、相忘於信。故為天下渾同其心，一以視之而無所異焉。百姓方注其耳目，互相同

察，各有是非，聖人皆孩之。孩之者，視若嬰兒，見其是者亦不喜，見其非者亦不怒也。聖人之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者如此。

慄慄，恐懼也。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人軍不避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萬物之變，莫大乎生死。苟出乎生，即入乎死。約計當世之人：宜得生而為生之徒者，十有其三；宜得死而為死之徒者，十有其三；自以為之生，實則動而之死地者，亦十有其三。夫方以為之生，乃動之死地者，何以故？以其生生之厚也。其奉生者愈厚，則其趨死者愈迫。故曰「之生而適之死也」。要之皆非攝生之善者，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人軍不避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所謂死地者，身是也。不有其身，方以生為寄，而不知愛。不愛其生，孰能死之？此所謂善攝生者也。

諸解多以「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無死地」，謂本性常

有。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固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立於無物之先者，道也，此萬物之所始。故凡物，皆道生之。道運而為德，陰陽之氣是也，萬有之所資也。故凡物，皆德畜之。氣聚而有物，而後有形可見，故物其形之者也。物既形矣，此物之形與衆物之形相交、相取而為勢。而後物之體用以備，故勢其成之者也。物之形形，此道之所生、德之所畜而已；勢之成成，此道之所生、德之所畜而已。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豈有待而然哉。夫固莫之爵而常自然者也。故道之於物，生之、畜之不已也，而又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其為功于物如此，然皆自然然而然，生之而不有也，為之而不恃也，長之而不宰也。豈可得而名、可得而測者乎？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知其母，沒身不

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此人所當體而得之者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將無所不察，無所不濟。然不可徇末而忘本也。既知其子，必復守其母，斯可以沒身不殆矣。守母之道如何？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勞，而功自成。不然，開其兌，以求濟其事，將終身危殆，而莫之救。人可不知返而守母乎？視之而不可見者，小也，能見此不可見，是曰明。守之而不可守者，柔也，能守此無可守，是曰強。用其外見之光，復斂其光，而歸本然之明。勿外馳不返，以遺身殃，是謂服習常道而與之合一者也。

此皆言體道之事。曰「始」，曰「母」，皆指道言。「子」，萬物也。知小守柔，即守母也。「小」「柔」，即上篇希、夷、微之意，形道妙之辭。「襲」，即《中庸》「下襲水土」之「襲」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亦無不可知，不可行也。惟誇張則必至失道，是可畏耳。大

道甚夷，本自易行，而民每好徑，隨至背馳。好徑者何如？視其朝甚除，刑政繁矣；視其田甚蕪，視其倉甚虛，本業廢矣。乃服文采，帶利刃，厭飲食，資貨有餘，寵賂章矣。大姦作，小道隨，是謂盜之先唱，如竿之唱衆聲也。真非道也哉。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之於邦，其德乃豐；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善建者其所建不可拔，善抱者其所抱不可脫，傳至無窮，至其子孫，猶祭祀不輟也。所謂善建、善抱者，善修其德而已。修德者：脩之於身而身正，其德乃真；脩之於家而家齊，其德乃餘；脩之於鄉而鄉服其化，其德乃長；脩之於邦而邦順其治，其德乃豐；脩之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所，其德乃普。此其所以不拔、不脫也。何以知其德之脩與否也？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而已。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觀身」數語未詳。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之厚者，至比於赤子。為赤子者，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皆厚德之應也。骨弱筋柔而握固，不知牝牡之合而峻作，其氣精純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心不動而氣和之至也。知此至和之理者，是之謂知常道。知此常道者，是之謂至明。知其和、知其常，而守之不失，則含德之厚可比赤子矣。不然，不知生之不可益而欲益之，是災沴欲至之祥。氣好勝而復使之，是謂不能弱而失之強。物至于壯則必老，恃壯者是謂不道，不道則早已。與含德者不大殊哉？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戶，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

而賤。故為天下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道者，塞內出之兌，閉外人之門，挫己之銳，解物之紛，和己之光，同世之塵，是之謂忘物我，混內外，玄同于道者也。亦安所恃言哉？未能玄同者，同乎此，則異乎彼；同乎始，未必不異乎卒。當其同也，則親之、利之、貴之；及其異也，則疎之、害之、賤之。玄同之人，無所為同也，安有所謂異？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之至貴。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為君者以正道治國，以奇變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可以無事取哉？嘗觀天下多忌諱，則失業者衆，而民彌貧；民多權謀，則國家眩於是非而滋昏；人不務本業而多伎巧，則珍奇無益之物滋起；多為法令以勝人，則盜賊因之而愈多有。此皆為上者多事之所致也。知多事之足以病天下，則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矣。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蓋言無事之足以取天下也。

「為」「化」並讀如「訛」，或「化」讀如「歸」。蘇子由云：利器，權謀也。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祲，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為君者其政悶悶而廣大歟？則其民醇醇而知厚矣。其政察察而煩苛歟？則民缺缺而疎薄矣。悶悶者若無得於民也，而醇醇者應之；察察者若大得於民也，而缺缺者應之。人見為禍，而已為福之所倚；人見為福，而已為禍之所伏。孰有知其究竟者哉？方人之為察察之政，其獨未嘗以正耶？久之，而正者復為奇矣，善者復為祲矣。察察之害如此，人之狙目前之小福而忽遠禍者，其目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去察察而取悶悶也。正而不至為邪，善而不至為祲，此道得也。

奇，異也。祲，怪變也。剝，傷也。割也。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者，不欲煩；事天者，不欲費。二者莫如嗇。嗇者，斂退虛靜之意。夫惟嗇，是不待禍患之形而早自服習於道也。早自服習於道，是重積德於己也。重積德於己，則於天下之事將無所不勝。無所不勝，則其德之量又莫知其所極。德之量莫知其所極，則於以有國矣。其有國也，乃有其撫育一國之本，是有國之母也。斯可以長久治安而無患矣。是道也，以之治生，則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也。故治人事天，皆莫如嗇。

韓非子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為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

又曰：「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語皆可味。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大國者，不可以煩，若烹小鮮者之不可以撓，治之以道而已。人主誠能以道蒞天下，則其鬼寂然安於冥暮而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鬼雖神而不為厲以傷人，若不神耳。又非其神之自不傷人也，聖人之治亦不傷人，以和召和，故神不傷人耳。聖人不傷人，聖人之德為之也。兩不相傷，而德交歸於聖人焉。

「亦」字皆善逗，乃追原語。「兩不相傷」亦謂聖人與神俱不傷人，非謂神不相傷。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大國者，小國之下流。天下所交會之國，即天下之牝也。牝之為物，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知牝之道，則知大國之道矣。故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之心而為其所歸；以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之心而為其所畜。或下以取人，或下而取於人，為牝之益大矣！嘗觀大國之情，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之情，不過欲入事人。今大國亦能下而取小國，小國亦能下而取大國，兩者各得其所欲矣。故大者不可恃其大，而宜為下也。大者宜下，況小者乎？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道者，萬物所寶以為安之奧，善人治身治世之寶，而不善人之所倚以自保也。何以見其為不善人之所保？人即不善，苟有一言之美，亦可以市於人；一行之尊，亦可以加人之上。人之不善，知悔而求道，何至遽為人棄之有？道為不善人之所保如此。故天子所由立，三公所由置，亦以道在而人自歸之耳。雖有拱璧以先駟馬，誠不如坐進此道之可貴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求以得，故為善人之寶；有罪以免，故為不善人之所保，而為天下貴也。

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所為者，無為；所事者，無事；所味者，無味。大視其小，多視其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方易，為大於其方細。蓋以天下難事必起於易，天下大事必起於細也。是以聖人於天下之事，終不待其大而為之，故能成其大。若夫衆人之輕諾者，後必難復而寡信，於事多見為易者，後必多至於難。是以聖人之於事猶難之，故終皆可成而無難矣。

焦氏云：為，營為也。

王純甫云：事，所為之條件也。味，所謂之理趣也。作，起也。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

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持」字，焦氏從韓非本作「恃」，今斷從諸本。

天下之事：方其安，易持；方其未兆，易謀；方其脆，易破；方其微，易散。故為之者亦於其未有而為之，治之者亦於其未亂而治之，乃為善於治者耳。試觀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何者不始於小而終於大乎？可不為於未有，治於未亂乎？為之，治之將如何？亦因物之自然而已。天下事有所作為者常敗之，有所固執者常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所以能為於未有，治於未亂也。凡事又不同特始者宜慎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若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以不欲為欲，故不貴難得之貨；以不學為學，故復衆人之所過。所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是以聖人」以下數句，與上文不相屬，豈錯簡歟？

六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

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古之善治道術者，非以明民而使之智，將以愚之，使之去巧詐，返淳樸也。民之難治，以其智之多耳。我若以智治國，則民亦將以智應之，機詐愈深，大亂將作，是國之賊也。惟安于無為，而不以智治之，則民亦將不識不知，以順吾治，乃國之福也。知此之為福，彼之為賊，則得治國之楷式。是謂玄德。玄德之為德，深矣遠矣，且物方競智而已獨賤之，與物情反。雖與物反，必如此，乃上下和平，至於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苦其重；處前，而民不忤害之。不惟不重、不害，天下且樂推而不厭。以其善下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老氏疵處在此。子由云：聖人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天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

先耳。增飾之詞，非其本旨。諸文士解老、佛書多類此。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下皆謂我之道則大矣，其人則似一無所能而不肖者。夫惟大故似不肖，若有所能而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常寶而持之。三者何？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天下所謂不肖者也。夫慈，則為人數福除禍，行之不疑，故能勇，儉，則積貯有餘，致用必裕，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則與物無忤，人所樂推，故能為材用之長。三寶之為益於天下者如此。今使捨其慈而徒為勇，捨其儉而好為廣，捨其後而樂居先，是人之所惡也，有死道矣。較之知所寶者，何如乎？試以慈之效言之，夫為上者盡慈之道，則百姓親附，各出死力以衛其上。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天將救是人而以慈衛之也。人知是人之以慈衛人也，不知實天之欲救是人而以慈衛之也。則世之殘民以逞者，其天之所絕乎！

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為士（者），不尚勇武；善戰者恬淡而不怒；善勝敵者，不與之爭；善用人者，身為之下。有此善者，是謂不爭之德，是謂能用人之力，是謂能配合乎天之道，此自古之極則也。

六十九章

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為造兵端之主，但後起應敵而為客；吾不敢進寸而爭人之有，寧退尺而守己之分。是用兵而存不用之心，若無行陣之可行，無臂之可攘，無敵之可扔，無兵之可執也。存心如此，安有用兵之咎乎？夫國家之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於自喪其寶。故兩國抗兵相加，惟哀人之死而不樂殺者，斯勝矣。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何也？言有其宗，事有其君。知其宗與君，而後謂之知，而後可見之行。夫惟不知言之宗、事之君，是以雖聞吾言而終不我知也。知我者稀，此在我者之所以可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豈人之所及知乎？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而自以為不知者，上也。不知而自以為知者，病也。夫惟病其病者，是以不陷於病。聖人所以無強知之病者，以其深病此病，是以不至於病也。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

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民不畏威，則必犯法而大威至矣。民之所以不畏威者，由於狹其所居，而至於大，厭其所生，故陷死亡而不恤耳。人各有分，慎無狹其所居之位也，慎無厭其所生之資也。夫民心何常，在上之所導耳！惟為上者先不厭其所生，是以民亦不厭其所生。使上好侈大，樂富厚，民志何由定乎？是以聖人自知而已，不自見以誇人，自愛而已，不自貴以上人。故去彼厭常兢新之習，而取此清靜也。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招而自來，繚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人有用剛使氣而勇於敢者，則必致殺人，有用柔能退而勇於不敢者，則可全活。此兩者或利或害，人（孰）知其不同也？勇於敢，為天之所惡，孰知其致（殺）之故在此乎？是以勇敢之事，雖在聖人猶難之，誠知其為天之所惡耳。天之道：未嘗與人爭也，而卒之無所不勝，未嘗言也，而善與人事相應；不待呼召也，而自來格於日用之間，繚然舒緩若與人忘也，而善為萬物謀其成毀，降祥降殃。天之法網，恢恢然大矣。雖若疎廓，而未嘗遺失。天

道之可畏如此，一犯其所惡，何以免於殺身之禍乎？

七十四章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稀有不傷其手矣。

一本「民」下無「常」字。「人常」作「民常」。

民之情本不畏死，為民上者，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復為奇者乎？惟殺之而不止，因知民之未嘗畏死也。則夫人（恃）刑以為治者，亦可以返矣。且民之有罪，常有司殺者殺之。若任一人之喜怒而殺人，是代司殺者殺，如人代大匠斲也。代大匠斲，稀有不傷手者矣。

司殺者，法也。聖人立法本乎天討，不可以私意輕重其間。為廢法任情警也。

七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食稅多而民力竭，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

有為而民智繁，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生生厚而貪無厭，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在上則不多取、多事，以病其下；在下則不敢扞網為奸，以累其上。是賢於貴其生矣。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人之生也柔弱，及其死也則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及其死也則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反而不勝，木強則人共伐之。凡物之強大者常處下，柔弱者常處上，人可以知所去取矣。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張弓者，高者抑之使下，下者舉之使高。天之道，有餘者損之，不

足者補之，政相類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之不足乎？惟有道者能之耳！是以聖人爲之而不恃其爲，成功而不居其功。其殆不欲自見其賢耶！庶幾能損有餘補不足者耶！

焦氏云：凡張弓，俯其體，則附在上，弰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附向下，弰在上。是抑附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弰之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弰而使之在下；其補不足，如舉其弰而使之高。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性常然未嘗變易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亦莫不知也，但莫能行耳。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斯言也，是合道之正言也。世俗視之，若以爲反正之言，以其方以垢爲辱，以不祥爲殃也。豈知柔弱之勝剛強乎？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人大怨，而我為之和，必有餘怨之不勝和者矣。有心為善，所及有限，安可以為善乎？是以聖人無心待物，如執左契，待人之來符於己，而不往責于人。故有德者無心計較，是謂司契；無德者恐其不均，而較量多寡，是為司徹。和大怨者，亦司徹者耳。是以不得為善也。天道亦然。天道於人，無所私愛，其所與者，常在善人，亦善人自取之也，豈常求善人而與之哉？

《禮記》「獻粟者執右契」疏云：「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右者先書為尊。」此言獻粟者必先以右契獻人之意，因知左契在主財物者之所，右契取財物者所執。則執左契者，待人之來取，合則與之，不往責人也。司徹，即主徹法均分多寡之人，言有心計較也。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

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吾願今之為諸侯者，各安其小國寡民，而不求多。使為之民者各安其分，雖有什佰乎人之材器，而不求用。使民重惜其死，而不遠徙以求利。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忘其詐巧，復結繩而用之。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內足而外無所慕。即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地至近矣，民亦至老不相往來。至近且然，況遠者乎？往來且無，況爭奪乎？無為之治蓋如此。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言之信者不美，言之美者不信；言之善者不辯，言之辯者不善；知道者不博，務博者不智。試舉聖人之道而約言之。聖人之為聖人，無所積以自私。故常為人，既已為人，已愈有；故常與人，既已與人，已愈大。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之道，天道而已矣。

古人寄意於言而著書，後人領意於書而生解。解也者，將以古人之意，自我而轉寄之後人者也。故讀是書而不得，則假解以求之；求之解而又不得，更將何所假、何所求乎？亦反求之是書而已。書苟具在，不必過恃他解也。人問朱子「道可道」如何解？應之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朱子平生，未嘗解《老》，使其解《老》，此即其解《老》之法，亦即可謂解一切諸書之法也。人問解《易》，又曰：「解《易》只添虛字，迎過意來。」此其解《易》之法也，亦即可謂解《老》之法也。皆不執解求解。反之，是書以解是書而已。嘗竊其法以讀《易》本義，而未有當。乃復之以讀《老》，此《說略》所由成也。不乏解人必且曰：兩篇具在，讀者自得之，《說》何為者？將遠擲之不暇，遑計其《略》否乎！斯真解《老》者矣。

長夏晦前三日 爾岐又題